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四冊目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一）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〇〇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一）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案此書爲元代麻沙版。前後續別四集皆宋祝穆撰。新集外集元富大用撰。遺集元祝淵撰。其合爲一編、則不知始自何人。疑即建陽書賈所爲也。穆有方輿勝覽、已著錄。此書後集第十卷内有呂午跋祝公遺事後一首、載穆事蹟尤詳。大用字時可、不知何許人。淵與作古賦辨體之祝淵名姓並同。其書中所載制度沿革、俱至元初而止、時代亦相符合。然彼祝淵字君澤、而此祝淵字宗禮、則截然迥別。疑其名姓偶同、實非一人也。前集之首有淳祐丙午穆自序、每集各分總部、而附以子目。條列件繫、頗爲賅備。每類始以羣書要語、次古今事實、次古今文集、蓋沿用藝文類聚初學記之體、而略變其例。其中如雙南金字初見張載擬四愁詩、再見杜甫詩、而註其下曰淮南子。淮南子實無其文。又如羅鄴詠草詩閑門要路一時生句、誤爲侯門要路一時生、亦爲葉盛水東日記所譏。蓋輾轉販鬻、迷其本始、殊不及前人之精審。然錦繡萬花谷之類所收古人著作、大抵刪摘不完。獨是書所載必舉全文、故前賢遺佚之篇、間有藉以足徵者。如束皙餅賦、張溥百三家集僅采數語、而此備載其文。是亦其體裁之一善。在宋代類書之中、固猶爲可資檢閱者矣。其新集外集遺集、均踵穆書而作、但補其門類所未及、而體例則一無所更。頗嫌其採引雜糅、不及原本。然作於元代、古籍多存、連類收之、亦可以備參考。惟穆書成於淳祐間、而書中有稱理宗廟號者、殆大用等有所追改、非盡原文。是則竄亂古書、開明人一代之惡習、爲可惜耳。

記問非講學所急而亦講學之一助焉昔上蔡謝公初謁明道程先生頗以記問自多至貽玩物喪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專以此為學耳竊謂講學固以窮理為尚而考古訂今亦必資記問之博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見羣疑塞胷無說可袪萬事搏手無術可應此其患在學力之未充而亦記問空疎之過也由是觀之講學之與記問雖若輕重之不侔而又寔可偏廢哉然記事為難記文為尤難彼答所問數條於賓客對食之頃寫黨錮一傳於遠謫無書之鄉是乃天稟之異不能人人而然其或抄錄以備遺忘雖去記問遠甚毋亦猶賢乎已穆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未幾悔悟隨即疏記積以累年遂成鉅帙第蕪穢猥雜每以散無統紀病之因考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傚其遺意詮次舊藁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紀事而必提其要

纂文而必按其尤編成輒以古今事
文類聚名之既復自念幼失所怙繄
陽朱夫子以其母黨子姝實教育於
考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
成猶屢日力於此者良由善足以為
法不善足以為戒或賦詩以吟詠情
性或立言以發明理致誨學之士亦
將有取豈徒類書之云乎抑又嘗聞
朱子之言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
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
百件惟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
活觀是編者盡亦溫故知新而不流
於玩物喪志斯可矣噫義理無窮見
聞有限輒犯不韙自叙其梗槩如此
伏惟
當世大賢矜其用志之勤賜之序引
使附以有傳而不終泯於覆瓿又幸
矣淳祐丙午臘月望日晚進祝穆伯
和父謹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 前集

天道部
太極 無極附 卷之一 天 日 日蝕附 月 月蝕附 卷之二
星 風 雲 霧 卷之三
雷 電附 虹蜺 霜 露附 雪 雹附 卷之四
冰 雨 禱雨 喜雨附 旱
蝗 荒歲 卷之五

天時部
春 立春 元日 元會附
人日 卷之六 上元 二月 社 稷附 卷之七
三月 上巳 寒食 鞦韆附 清明 卷之八
夏 夏熱附 四月 五月 端午 競渡附 卷之九
六月 伏 秋 七月
立秋 七夕 中元 卷之十 八月
中秋 無月附 九月 重陽 卷之十一 冬 冬寒附
十月 下元附 十一月 冬至 十二月 驅儺附
臘 蜡附 除夕 閏月 陰陽避忌
卷之十二

地理部
地 泰山 華山 嵩山
衡山 恒山 卷之十三 衆山 石 假山附 卷之十四
海 潮 卷之十五 江 淮
河 濟 洛 渭涇漢沔附 卷十六 湖
泉 水 水神水怪附 風濤之險 卷之十七 泉 瀑布附
湯泉 陂渠 卷之十八

帝系部
太上皇 皇太后 誕皇子 卷之十九 皇帝登極
潛龍舊地 潛龍故人 皇帝慶壽 皇后 卷之二十
潛龍舊學

宮嬪　皇太子卷之二十一　皇子公主皇孫附　親王
宗子　外戚卷之二十二
人道部
師　交友定交擇交附卷之二十三　故交
市交　息交　父執先友附　主賓館賓附卷之二十四
仕進部
校文主司卷之二十五　士子科目　狀元卷之二十六
制科宏詞館職附　及第　特科晚成附卷之二十七　座主貢舉主罰舉主
門生座主門生同列故吏並附　僚屬　寓公壓居附卷之二十八
同官同列相和同列相軋並附　同年　聘召
朝謁寓直附　休假卷之二十九　薦舉舉讎舉自代舉親乖殁舉代自舉
辟舉卷之三十　交代　謫罰卷之三十一　閑退
致仕知足附卷之三十二　隱逸卷之三十三
仙佛部

仙　道士女道士附　道觀奉祠附卷之三十四　佛
僧尼附　佛寺卷之三十五
民業部
農家　蠶家　貨殖家商賈附　梓匠者圬墁者附
卷之三十六　漁者　釣者　獵者卷之三十七
技藝部
醫者藥附　卜筮者　巫者卷之三十八　說相
談命卷之三十九　畫者卷之四十　傳神卷之四十一　射
投壺　棊卷之四十二　博塞　倡優優射雜劇附
卷之四十三
樂生部
生辰同庚附　幻悟　老卷之四十四　壽卷之四十五
年齒卷之四十六
嬰疾部

疾病 問病 好潔 君問病 痟渴 風疾 癩疾 雜病 羸弱 瘵疾

瘻疾 餘見耳目手足部 卷之四十七

神鬼部

神 祠廟 家廟 生祠 鬼 卷之四十八

喪事部

國哀 卷之四十九 園陵 卷之五十 死 遺言 遺忠 遺文 遺業 遺書 君臣哀悼 卷之五十一

居喪 忌日附 卷之五十二 起復 卷之五十三 弔慰 卷之五十四

祭奠 賻贈 助葬附 卷之五十五 壽藏 葬 卷之五十六

薄葬 厚葬 送葬 歸葬 卷之五十七 墓 古地 凶地 塋祀 先賢墓 省祭 卷之五十八

挽章 卷之五十九 墓銘 墓碑 行狀附 卷之六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終 前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目錄 前集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是編告成惟 本朝諸賢所著之文不敢僭書其諱謹依文選各以字書又有不以字顯者未免直以諱書之併誌篇端庶知凡例云

卷之一

○天道部

太極 附 無極

羣書要語 各具本題之下更不重出後放此

古今事實 夫子論太極 莊子論太極

古今文集 周子作太極圖 周子以圖授二程 朱子論太極 老子論無極 保無極

雜著 太極圖 周茂叔 與朱元晦書 陸子靜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又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古詩 感遇二首 陳子昂 感興二首 朱元晦

卷之二

○天道部

天

古今事實 盤古開闢 女媧補天 杞憂天墜 夢至鈞天

木公金母 雲擁玉帝 屈原天問 帝閽九重
張湛問天 陶侃登天 夢手捧天 天門放榜

古今文集

雜著

天說 柳宗元 天論 劉禹錫 上倩辯 蘇子瞻

古詩

與馬異結交 盧仝

律詩

易 邵堯夫

日 附 日蝕

古今事實

羲和掌日 羿射九烏 夸父逐日 小兒論日
以劍指日 揮戈指日 負暄獻君 日宮重光
取日虞淵 瞽奏鼓 以下係日食 春秋日食
元旦日食

古今文集

古詩

登天壇夜見海日 李益 負冬日 白居易
羅浮夜半見日 劉禹錫

詩話

御製日詩

雜著 以下係日蝕

日蝕對 孔光

古詩

日蝕歌行 梅聖俞

月 附 月蝕

古今事實

吳剛斫樹 嫦娥奔月 南樓翫月 登樓倩嘯
牛喘見月 微雲點綴 王濟將月 隨至月中

古今文集

雜著

月賦 謝莊

古詩

絶句 詠月 劉綺 月下獨酌 李白 問月 李白
行見月 王建 飛蓋揚觀月 歐陽永叔

律詩

新月 … 對月 … 舟中望月 庾信 秋月 杜甫
月 … 月中桂 … 霜月 李商隱 月 …
月 … 吳門月夜話別 李頎 詠月 王介甫
初月 杜光庭

詩話

影娥池 壯子兒韻 秋不如春

古詩 以下係月蝕

月蝕詩 盧仝 月蝕詩 梅聖俞

詩話

辨董泰 評劾玉川子

古今文集 卷之三

○天道部

星

古今事實

舜齊七政 熒惑守心 星孛于辰 五星聚東井
客星犯斗 夜觀星象 使星入蜀 德星聚
客星犯帝座 五星聚奎

雜著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古詩

月夜觀星 隋煬帝

律詩

星 李嶠　司天臺 白居易

風

古今事實

舜歌南風　雷電以風　六鷁退飛　風乎舞雩

御風而行　爰居占風　大風揚沙　畏風怯寒

以鵲占風　占少女風　巽二起風　封十八姨

占風鐸　竿旌風候　羊角旋風

古今文集

雜著

風賦 宋玉　颶風賦 蘇軾

清風閣記 蘇子瞻　御書堂記 馬子才

古詩

大風歌 漢高帝

律詩

風 李嶠　次韻耿天騭大風 王介甫

雲

古今事實

以雲紀官　帝鄉乘雲　雲如赤烏　書五色雲

所居有雲　白雲孤飛

古今文集

律詩

絕句 陶弘景　孤雲 于鄴

雲 李嶠　薛瑩　齊己　辛夤遜　韓琮

霧

古今事實

蚩尤作霧　玄豹澤霧　大霧三日　三人霧行

黃霧四塞　作五里霧　欒巴霧失　立成雲霧

霧迷失道　大霧晝昏

古今文集

古詩

凌霧行 [illegible]

律詩

霧 梁元帝　行舟値早霧 駱賓王

霧 蘇味道　李嶠

雷 附 電

古今事實

阿香　謝香　雷形　雷鼓

雷車　雷斧　雷神　雷火

震夷伯廟　雷震虔寢　毋畏雷震　椅柱遭震

方食失匕　借車牧參　迅雷震樹　震人書背

雷震取書　震屋龍出　擊姦黨碑　問雷起處

電繞樞星 以下係電　陽氣失節　天笑爲電

古今文集

雜著

上天鼓文 程詰　霹靂不善 程正叔
論造化之迹 胡明仲
律詩
雷 公韓愈　天目山不聞雷震 蘇子瞻
冬乾 朱翔年　聞迅雷有感 朱元晦

虹蜺

古今事實
白虹貫日　天投蜺　虹飲其釜
古今文集
雜著
暈日而成　入澗飲水

霜 附 露

古今事實
霜不殺草　霜殺草木　霜殺桑稼　盛夏降霜
零露之燕 以下係露　行露聽訟　宮露沾衣
團露沾衣　仙掌承露　甘露降祥　長吸花露
古今文集
雜著
霜淹成花 沈存中
律詩
詠霜 蘇味道
雜著 以下係露
甘露降松
律詩
詠露 李正封
露 李嶠

雪 附 雹

古今事實
賦黃竹詩　雪寒賑窮　東郭穿履　雪寒墮指
鳥獸凍死　蘇武嚙雪　謝女詠雪　雪夜訪戴
木脊布地　袁安臥雪　滕六降雪　雪夜平蔡
掃雪迎賓　王恭被氅　驢上吟詩　宰大臣芽
雪水煮茶　雪寒侍立　雹不為災 以下係雹
歷代雹災　縣境無雹　雹或兆祥　蜴蜥吐雹
古今文集
雜著
雪賦 謝惠連
古詩
辛卯年雪 韓愈　喜雪獻裴尚書 韓愈
詠雪贈張籍 韓愈　次韻常父丁卯雪 黃魯直
小雪 蘇叔黨　雪 歐陽永叔
賀晏太尉雪 歐陽永叔　聚星堂雪 蘇子瞻

律詩
雪 盧延讓　對雪 李嶠　詠雪 歐陽永叔　對雪 同上
春雪 章孝標　雪中偶題 鄭谷　雪獅絕句 張文潛
雪後 梁知柔　對雪 杜荀鶴　春雪 秦翰王　雪 羅隱
對雪 李商隱　雪 李商用　雪夜書北臺壁 蘇子瞻
詠雪呈廣平公 黃魯直
詩話
品題雪詩　點化詩句　不經人道語
評詩高下　雪詩寓諷　卜其任重
○卷之五
○天道部

冰

古今事實
受命飲冰　能造夏冰　書無冰　書木冰
滹沱冰合　冰山　樹介　海水冰
玩冰筋　冰山崩坐　冰紋成樹　敲冰煮茗

古今文集
古詩　明冰篇晁無咎　木冰鄭子由
律詩　飧冰佳甚程伯淳　稚子敲冰楊廷秀

雨

古今事實
河伯行雨　商羊鼓舞　天漏而雨　雨實珠

古今文集
古詩　秋雨歎杜甫　雨夜吟杜甫　秋霖歌李白　雨韓偓
久雨王介甫　喜雨歐陽永叔　雨聯龍挂胡至能
律詩　春夜雨杜甫　雨李商隱　雨杜牧　聽雨王建

禱雨 附 喜雨

古今事實
湯禱桑林　宣王遇旱　祠神何益　暴巫為蹠
天旱乾封　積薪自焚　方士養龍　撒召五星
登岳而雩　馬上行雨　禱而必雨　蠹盛蛇醫
龍吸硯水　仁宗禱雨　蜥蜴求雨

天文前　目　一

師興而雨以下係喜雨　行部雨降　雨隨車至
決獄而雨　呼御史雨

古今文集
雜著　象花牛僧孺　移雨神司空圖　風雨對羅隱
古詩　祈雨杜牧　祈雨蘇子瞻二首
律詩　郴州祈雨韓愈并韓愈　觀祈雨李約
雜著以下係喜雨　喜雨亭記蘇子瞻
古詩　西苦行王介甫
律詩　喜雨韓稚圭

旱

古今事實
僖公閔雨　烹弘羊　祭孝婦冢　繪坼圣圖
綠衣言事

古今文集
雜著　人旱解柳宗元　訟風伯韓愈
古詩　檢旱田劉貢父　旱謠張文潛

蝗

古今事實

天文前　目　五

茅茨食蝗　蝗飛入海　蝗不入境　捕蝗得錢
太宗吞蝗　姚崇捕蝗　捕蝗易粟　蝗死不賀
飛蝗墮水

古今文集

古詩
答朱寀捕蝗 歐陽永叔

詩話
詩刺荊公

荒歲

古今事實

后稷濟飢　矯詔開倉　歲荒禁酒　餉錢賑飢
一斛賑飢　賑濟鄉里　趙公賑飢　范公賑飢
蘇公賑飢　不增米價　區處流民　為糜賑飢
特寬鹽禁　新米互易　不依奏請　麥黃承事
振飢無術　建社倉　賑濟丁令

古今文集

雜著
賑濟有勞辭免進職狀 朱元晦

古詩
採桑女 鄭毅夫　糶官粟有感 張文潛

天時部 卷之六

春

古今事實

春省耕　春和議貸　剪綵為花　宜部花綫
羯鼓催花　探春閙花　以帳蔽花　號移春檻
亭負為春　迎春春遊

古今文集

雜著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古詩
春寒効李長吉體 歐陽永叔
江南春 寇平仲

律詩
染雲 王介甫　早春作 杜甫
春宮怨 杜荀鶴　春山月夜 于良史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賞春 羅鄴
春 高蟾　春晝偶書 寇平仲
夜直 王介甫　春風 王介甫
春日 韓子蒼　偶成 程伯淳
春日 朱子　郊行即事 程伯淳

正月

古今事實

探春宴　饗煎餅

古今文集

正月樂辭

立春

古今事實

葭飛灰　出土牛　下寬大書
春幡綵勝　芒兒上廳

古今文集

律詩

立春書懷　　立春 杜甫

古詩
郡中送春盤 孫覿

詩話
食生菜　剪春花　戴春燕　帖子口占
帖子規諫　帖宜春字　金銀幡勝　五辛盤

元日 附元會

古今事實
爆竹驚鬼　飲椒柏酒　飲屠蘇酒　桃符畫神
畫雞帖戶　獻鳩放生　帶鍾馗　畫鍾馗
送貧鬼　令如願　漢始元會 以下係元會
魚龍之戲　辭病不朝　戴憑重席　噀酒救火
為白獸尊

古今文集
雜著
椒花頌 劉臻妻陳氏　歲旦飲酒 洪景盧
京師舊俗

律詩
正旦家宴王賓酒 庾信　奉和元日詩 南齊黎慇
元日 王介甫　元日明日立春 蘇子瞻
次曾仲錫元日見寄 蘇子瞻

詩話
火城　賜幡勝

雜著 係元會
東都賦 班固　和吳沖卿元會 梅聖俞
元日早朝呈同省諸公 盧綸
元日朝迴中夜書情寄南宮二故人 盧綸

和耿拾遺元日朝早朝 司空曙
元日觀郭將軍早朝 楊巨源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韓愈

人日

古今事實
梅花粧　造綵勝　七種菜羹　人日朝謁
貼人於帳

古今文集
古詩
人日城南登高 韓愈　人日寄杜二 高適

律詩
人日 隋薛道衡　人日 杜甫二首　人日立春 侯彭老

詩話
人日多陰

事文卷之七
○天時部

上元

古今事實
金吾禁夜　廣陵觀燈　建燈樓　造燈壁
千炬燭圍　踏歌聲調　士女夜遊　李亭翻曲
貴戚傳柑　張燈被劾　元宵破賊　閙中攫兒
祭蠶神　紫姑神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買燈狀 蘇子　五夜元宵　燃燈始末　京師燈棚 孟元老

古詩

題燈 陳季常　上元夜 蘇子瞻　燈市行 范至能

律詩

元宵 蘇味道　元宵 郭利正　次韻王晉卿 蘇子瞻

詠呉中二燈 范至能　上元紀呉下節物俳諧体 同上

上元夜 楊誠　上元侍飲 蘇子瞻

上元夜遊　上元過祥符寺

答王都尉傳柑 並同上　次東坡韻 秦少游

詩話

彌衡擊鼓　五宅夜遊　英公應制詩

岐公應制詩　宴元老　同民樂

二月

古今事實

立中和節

古今文集

古詩

二月樂辭 李賀

律詩

郴州二月 柳宗元　南浦 王介甫

呈邑令張寺丞 程伯淳

二月花柳將盛忽有風雨絶寒戲呈東甫 宋公序

社 附 稷

古今事實

社稷神　三代社主　漢枌榆社　宰社均平

魏用末社　社日毋亡　殺社豬　造社飯

古今文集

雜著

社賦序 晉嵇含

律詩

社日 杜甫　社日村居 張籍

社 韓愈　春日田園雜興 范至能

春社出郊 李伯時　春和永叔社日 梅聖俞

詩話

耆祭社　沽酒　停針線

楓林社　社翁雨

卷之八

天時部

三月

古今事實

風乎舞雩

古今文集

雜著

惜餘春賦

古詩

三月樂辭 李賀　留春亭 楊次公

律詩

三月晦日 賈島　遣興 杜甫　送春 羅鄴　晴景 王禹偁

晚春 吳融　即事 杜牧　晚春 張文潛　晚春 晏叔原

北山 王介甫　蕭然 王介甫　安樂窩 邵堯夫

上巳

古今事實

溱洧祓除　漢樂遊園　上巳産女　曲水流觴

蘭亭脩禊　上巳踏青鞋　唐曲江遊　上巳聽琴

古今文集

雜著　蘭亭序 王羲之

古詩　三月三日 沈約　宴洛濱詩 白居易

詩話　上巳賦詩

寒食 附 鞦韆

古今事實

絕禁寒食　周舉溫食　墓祭之始　造香粥

造餳糕　鞦韆之戲 係鞦韆

古今文集

雜著

禁火周制　不因子推

古詩　寒食行 王建　寒食歌 張文潛

律詩　寒食 李崇嗣　途中寒食 宋之問

嶺表寒食 沈佺期　寒食 馬秀才

寒食 杜甫　鄜州寒食 韋莊

寒食 劉禹錫　寒食夜 韓偓

夜深 韓偓　寒食 翁承贊

見詩　寒食日寄李補闕 郭鄖

寒食內宴 張籍　寒食都門 胡宿

寒食輦下 宋景文

詩話

青精飯　飲梨花下　餳字所出　改樂天詩

禁煙賜火 以下係秋千

古詩　鞦韆詞 王建

律詩　鞦韆 何正平

詩話　蹋蹴鞦韆

清明

古今事實

賜新火　治雞坊

古今文集

律詩　旅寓村居 熊谷　清明日送田徹 司空曙

清明 杜甫　東郊梨花 魏子春

清明 王禹偁　清明 蘇子美

清明 魏野　長安清明 韋莊　清明賜新火 歐陽永叔

詩話　淘井　花信風

〇卷之九

〇天時部

夏 附 夏熱

古今事實

冷煖人懷　入水避暑　暑中環火　河朔夏飲

高臥北窗　涼棚避暑　以腹熨石

古今文集

雜著

病暑賦 歐陽永叔　病暑賦 張文潛

古詩

苦熱 何遜　和蔡仲謀苦熱 梅聖俞

暑日題道傍樹 王轂　苦熱行 僧鸞

苦熱行 王轂　苦熱行 梅聖俞

律詩

熱 杜甫　夏意 蘇子美　與國樓上作 王介甫

午熱登多稼亭 楊廷秀　劉駙馬水亭避暑 劉禹錫

江村 杜甫　途中盛暑 丁公言

詩話

八公權聯句　能識不曉事

四月

古今事實

谷雨　設齋會

古今文集

古詩

四月樂辭

律詩

初夏戲題 徐寅　初夏 王介甫　朧麥 王介甫　坡麥 王介甫

木末 王介甫　北陂 曾吉甫　絕句 謝[illegible]　山亭夏日 高駢

五月

古今事實

五月[illegible]

古今文集

古詩

五月樂辭 李賀

律詩

絕句 李參　夏中 蘇子美

端午 附 競渡

古今事實

端午誕子　晉溺江濤　屈沉汨羅　投粽祭

鬬草鬭雞　高會太原　造百索　賜時服

衣紗公服

古今文集

古詩

五日扶拾 梁上翁

律詩

端午賜衣 杜甫

詩話

帖子用鏡事　帖子規諫　捕符官　捕蝎虎

捕蟾蜍　養奇鳥　香鸜鵒　九子粽

射粉團　菖蒲酒　五彩絲　桃印符

赤靈符　畫天師　帶蒲人　結艾人

戴文虎　鬬草戲　浴蘭湯

古詩 以下係競渡

競舟 [illegible]　競渡曲 劉禹錫　競渡歌 文苑英華

律詩

競渡 郭功父

詩話

治舟車

卷之十

天時部

六月

古今事實

六月北伐

古今文集

古詩

六月樂辭 李賀

伏

古今事實

秦作伏祠　方朔割肉　伏閉盡日　體不霑汗

避暑飲　琢冰山

古今文集

古詩

懷河陽縣 潘岳　伏日 程曉

秋

古今事實

唱涼風曲　製秋風曲　思蓴鱸

古今文集

雜著

秋興賦 潘岳　秋聲賦 劉禹錫　秋聲賦 歐陽永叔　秋陽賦 蘇子由

古詩

秋風辭 漢武帝　秋風三疊 蕭居士　懷秋 謝惠連

秋熱 王介甫　早秋苦熱 杜甫　秋懷 司正甫

律詩

秋夜 杜甫　秋雨夜 白居易　涼夜 元稹

長安秋望 趙嘏　秋日偶成 程正叔

七月

古今事實

古今文集

周公陳王業

古詩

七月樂辭 李賀

立秋

古今事實

取蟲惡　戴楸葉

古今文集

律詩

立秋日 司空曙

七夕

古今事實

西王母至　王方平來　王喬笙鶴　懸犢鼻褌

曬腹中書　織女嫁牽牛　穿針乞巧　上珠網

古今文集

雜著

乞巧文 柳宗元　京師舊俗

古詩

古樂府 文選　七夕詠牛女　牛女 杜甫　明河篇 宋之問

七夕曲 王建　七夕 張文潛

律詩

七夕 羅隱　七夕 杜牧　七夕 李商隱　七夕 晏叔原

七夕 杜甫　七夕 梅聖俞

詩話

乞巧針

中元

古今事類 蘭亭奪俟 仙宮校籍

古今文集

雜著 蘭亭盜賦 楊炯

○卷之十一

○天時部

八月

古今事類 乘槎犯斗牛

古今文集

古詩 八月樂辭 李賀

中秋 附 無月

古今事類 觀濤廣陵 捧雲取月 遊廣寒宮 銀橋升天

月宮奏樂 天柱峯翫月 玉堂翫月

古今文集

古詩 翫月詩序 歐陽詹 中秋月歌 孫明復

中秋月 蘇子瞻 中秋亭望月 白居易

中秋夜月 宋喬年 中秋夜不見月 孫明復

中秋不見月 陳去非

律詩 中秋月 杜甫 中秋翫月 劉禹錫

中秋月 田表聖 十四夜翫月 孫明復

同閑雜興 范至能 中秋月 秦韜玉

中秋月 肯堂 中秋月松江新橋對月 蘇子美

詩話 嫦娥怨 金背蝦蟆 遇吳綵鸞 端正月

開燕月明 歌東坡詩 敵詞愛君 陰晴皆同

九月

古今事類 作滕閣記

古今文集

古詩 九月樂辭 李賀

重陽

古今事類 登高避厄 佩萸食餌 孟嘉落帽 登戲馬臺

摘菊盈把 賜菊延壽 開杜鵑花 造棗糕

古今文集

古詩 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宣遠

律詩 九日諸人集於林 杜甫 雲安陪諸公宴 杜甫

九日 王介甫 舟中望曹少卿飲 蘇子瞻

重陽 小宋去覓 重陽謁令狐絢不見 李商隱

九日藍田崔氏莊 杜甫 齊山 杜牧

九日次王鞏韻 蘇子瞻

詩話 詩用茱萸 九日食糕 用落帽事 布衣與安

嶺南霽候　蒲城風雨　重陽日雨

〇卷之十二

〇天時部

冬（附 冬寒）

古今事實

師人多寒　雨雪賑寒　歲寒築臺　溫知人寒

天寒鑿池　士卒墮指　仙翁吐火　設却寒簾

古今文集

古詩　前苦寒行 杜甫　苦寒 韓愈

律詩　苦寒吟 孟郊

詩話　折綿冰酒

十月（附 下元）

古今事實

水官校籍　拜墳　進煖炭

古今文集

古詩　十月樂辭 李賀

律詩　贈劉景文 蘇子瞻　絕句 王介甫

詩話　食雄糟

十一月

古今事實

農隙役民

古今文集

古詩　十一月樂辭 李賀

冬至

古今事實

迎日推策　圜丘奏樂　觀臺書雲　丹筆祥刑

李鵠獻子　添宮線　進履襪　放囚

古今文集

雜著　獻襪表 曹植　襪銘 曹植

古詩

律詩　冬至 杜甫　小至 杜甫

詩話　赤豆作粥

十二月（附 驅儺）

古今事實

臘八粥　驅儺

古今文集

古詩　十二月樂辭 李賀

律詩　宮詞 王建

臘 附蜡

古今事實

八蜡　蜡飲若狂　臘曰嘉平　臘取瘦羊

奴竊食祭　臘日祠竈　遣內豎歸　使人逐邪

不識臘字　閏月置臘

古今文集

雜著

臘月村田樂府叙 范至能

律詩

臘日 杜甫　臘前 梅聖俞

除夕

古今事實

大儺　宮裏燃燈

古今文集

古詩

餽歲 蘇子瞻　別歲 蘇子瞻　守歲　今夕行 杜甫

爆竹行 范至能　燒火盆行　分歲詞　賣癡獃詞

打灰堆詞 並前人

律詩

除夕 庾肩吾　杜位宅守歲 杜甫　除夜 王諲

除夕 曹松　歲除 李佐　除日立春 王介甫

除夜 高適　除日 王介甫

詩話

藏鉤之戲

閏月

古今事實

置閏月　詔王居門

古今文集

古詩

閏月無射 李賀

律詩

閏月 方干

陰陽避忌

古今事實

占家不同　不避甲窮　不避反支　不必避忌

太歲方位　不避歲星　禮無忌月　不避往亡

不避凶兆　不避甲子　不避四廢　初不擇日

哭不避辰　自今擇日　避亦不免　不避太歲

行不擇日　避正五九月

古今文集

新著

時日無吉凶辨 沈顏　論辰不哭 顏之推

繕修犯土 洪景盧

卷之十三

地道部

地

古今事實

數況洗氏　斷鰲立極　柱折維絕　章亥步極

八駿周遊　北地寒　南地暖　縮地脉

金甌無缺　地動也搖

古今文集

雜著
地形圖序 呂溫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古詩
地動聯句 蘇叔才子美

泰山

古今事實
帝王封禪　孔子登泰山　秦大夫松　漢時種柏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封禪記　泰山紀行
古詩
望嶽 杜甫　遊泰山 李白
遊泰山 李白

華山

古今事實
華山之神　山中毛女　公超霧市　王猛隱居
子先騎龍　登落雁峯　希夷隱居
古今文集
雜著
太華山碑銘 張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登華首 沈顏　辯登華首
古詩
華山 王維　古意 韓愈
華山歌 劉禹錫　望嶽 杜甫
西嶽雲臺歌 李白　[illegible]從出西嶽 沈佺期
遊華山雲臺觀 孟郊

嵩山

古今事實
許由隱居　嵩山生賢　緱山笙鶴　嵩呼萬歲
隱少室山　誤墮大穴　嵩山紀行
古今文集
雜著
跋韓退之嵩山題名 歐陽永叔
古詩
贈嵩山焦煉師詩并序 李白　元丹丘歌 李白
嵩山天門歌 宋之問

衡山

古今事實
禹巡衡山　採藥忘返　遇數少年　杜遊嶽祠
李泌隱居
古今文集
古詩
岩下 [illegible]　望嶽 杜甫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韓愈
望衡山 劉禹錫　霍山 曹松
自上封登祝融峯絕頂 朱元晦　岣嶁碑 韓愈
律詩
醉下祝融峯作 朱元晦

恒山

古今事實
山藏寶符　恒山之蛇　恒山之仙
古今文集

雜著
北嶽恒山碑銘 張嘉貞

八、卷之十四

○地道部

衆山

古今事實

巨鰲戴山 愚公移山 會稽禹穴 蓬萊風阻

偏歷名山 着屐登山 天台採藥 携妓東山

峴山感慨 數月山行 有濟勝具 終南捷徑

求買山錢 賜買山銀 遊山題名

古今文集

雜著

記鴈蕩山 沈存中 武夷圖序 朱彥時

西山記 宋景濂 山志 古人名著

麻姑山賦 李泰伯 居記 楊廷秀

古詩

華子岡 謝靈運 登石門最高頂

石壁山 古前人 敬亭山 鮑照

劍閣 杜甫 石龕 杜甫

天台曉望 李白 送人歸黃山白鶴峯

登蛾眉上 並前人 白水山佛迹岩 蘇子瞻

游武夷分韻得瑤字 朱元晦 游廬山草 同上

廬山 李白 閒山歌 杜甫

律詩

劉阮山 元稹 香爐峯 白居易 五老峯 李白

君山 劉禹錫 君山 黃庭堅

廬山 吳倩之 游東山 丁公言

八 古今百名 八 廿

石 附 假山

古今事實

貢怪石 石能言 寶燕石 以石爲虎

鞭石作橋 鬱林石 叱石成羊 叩石鼓鳴

中書盤石 醉石 翁仲 醒酒石

戒子孫鬻石 雲鐘石 三石現夢 記防取石

拜奇石 石筍 以假山爲血山 係假山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湖石記 白居易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怪石供 蘇子瞻 泉石膏肓記 楊廷秀

盤石銘 白居易

古詩

題祖山人怪石 張碧 太湖石歌 吳融

奉和牛相公題太湖石 劉禹錫 奉和思黯相公題太湖石贈 白居易

陳朝三品石 王介甫 怪石 黃魯直

詩話

評望夫石詩

雜著 以下係假山

木假山記 蘇明允

古詩

奉和裴相公假山 韓愈 和司空相公假山 錢希白

和徐生假山 宋玉藁

八 三十十 八 廿八

八、卷之十五

○地理部

海

古今事實

精衛塡海　乘桴浮海　海變桑田

風飄海船　舟遇海艱　海賦不道塩

古今文集

雜著

海賦 木華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古詩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望海 楊孝叔　觀海 隋煬帝

律詩

望海 周鍇　送人南遊 賈島又杜荀鶴　南海 曹松

潮

古今事實

子胥揚濤　錢王射潮

古今文集

雜著

海潮賦序 盧肇　胥山祠銘 盧元輔

海潮圖序 余安道　論潮

辨胥濤之妄 王充　浙江潮声　戒弄潮文 蔡襄

律詩

杭州觀潮 姚合　和運使舍人觀潮 范希文　再和范希文

觀潮 胡禹錫　横江祠 宋之問　送章孝標歸杭州 楊巨源

八月十五日看潮絶句 蘇子瞻　望海樓 蘇子瞻

觀濤 宋蒙　潮 羅隱

古今卷之十六

地理部

江

古今事實

龍負禹舟　楚王萍實　子胥渡江　羽不渡江

江限南北　囊沙塞江　五馬渡江　擊楫渡江

古今文集

雜著

江賦 郭璞

古詩

渡新安江 沈約　入彭江 薛道衡　夜渡吳松江 宋之問

律詩

九江口 蘇味道　臼口阻風 劉禹錫　灔澦 杜甫

淮

古今事實

召公平淮　兵賦之淵

古今文集

雜著

浮淮賦 王粲　浮山堰賦序 秦少游

古詩

淮之水 徐仲車　長淮謠 馬子才

河

古今事實

河出圖　榮光塞河　白魚入舟　有如白水

負石沉河　美哉山河　負薪塡河　張騫窮河

投之黃河

古今文集

雜著

大河賦 呂成公

古詩　匏子歌 漢武帝　泛黃河 孟郊

律詩　黃河 羅隱　汴河 羅隱

濟

古今事實

秩視諸侯

古今文集

雜著　祭濟瀆文 後魏李文翁

洛 附 渭 涇 漢 沔

古今事實

獲瑞稱王　龜圖出洛　周公卜洛　太公釣渭 以下係渭

渭水貫都　出中渭橋　渭水天星　涇水溉田 係涇

化下江漢 以下係漢　濟漢誓川　漢皐解佩

沔水斷蛟 以下係沔　沉碑沔水

古今文集

雜著　洛神賦 曹植

古詩　至渭源 宇文通

律詩　早春望渭水 徐晰　渡漢水 李百藥

公安送李十二弟入蜀余下沔鄂 杜甫

湖

古今事實

城陷爲湖　扁舟五湖　詔賜鏡湖　西湖

古今文集

雜著　奏修西湖狀 蘇子瞻　臨湖閣記 洪景盧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彭蠡湖 王介甫　思拔山鏡湖 陸務觀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登岳陽樓　宿青草湖 並同　渡青草湖 陸龜蒙

泛宮亭湖 劉禹錫　題太湖 羅隱　太湖 蘇子美

泉水 附 水神 水怪

古今事實

禹平洚水　弱水沉羽　濯足濯纓　瘴水染腳

無支祁神 以下係水神　陽侯　靈胥

馮夷　河伯娶婦　燃犀照水 以下係水怪

昏精水害　天吳　含沙

古今文集

雜著　灧澦堆賦 蘇子瞻　黃樓賦 蘇子由

古詩　早發漁浦潭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萬丈潭 杜甫　水泛 韓愈

長安閘 范至能　閘水歌 杜甫

律詩　過舒平閘 楊廷秀　過雲川大溪 楊廷秀

東溪岑參　西湖李夢陽
潯陽觀水李群玉　題華下西溪張子野

風濤之險

古今事實
二妃墜湘　鯀化為魚　禹因拯溺　溺死不收
渡湘赭山　曹娥饒娥　大笑墮水　浪湧吟嘯
木人石心　有跛男子　酌水誓江　運糧失舟
子美漂滿　太白捉月　龍神現夢　舟危救母
怡然讀書　心存誠敬

古今文集
雜著
責漢水辭李華　漁父屈原
哀溺文柳宗元　擬曲江水伯文樊鑄

古詩
公無渡河李賀　公無渡河李白
題子美墓裴說　采石月贈郭功甫梅聖俞

詩話
作苓茯引　淮上遇風　謫官渡灘

〈人〉卷之十八
○地理部

泉 附瀑布詩

古今事實
不飲盜泉　刺山泉湧　拜井泉出　翻車轉水
飲貪泉　所須清泉　泉石膏肓　水樂

古今文集
雜著

冷泉亭記白居易　卓錫泉記　龍井泉記秦少游

律詩
題山中流泉儲光羲　野泉張籍　僧院引泉姚合
方山寺松下泉章孝標　石門山泉鄭谷

古詩以下係瀑布
入廬山望瀑布張九齡　望廬山瀑布李白
廬山瀑布范希文　漱玉亭蘇子瞻
三峽橋蘇子瞻　漱玉亭朱元晦　三峽橋同上

律詩
廬山瀑布陸勝　瀑布石曼卿　廬山瀑布李白　題名水簾洞韓熊
朱陵洞口水簾畢竅　東山瀑布方干
天台瀑布曹松　僧德珠家水簾王介甫

詩話
評高宗詩　評徐凝詩

湯泉

古今事實
驪山湯泉　建華清宮　沸泉　潮泉
半冷半溫

古今文集
雜著
游湯泉記蘇子　湯泉賦秦少游　書游湯泉詩後蘇子瞻

古詩
驪宮高白居易　溫泉宮王建
惠山湯泉蘇子瞻　廬山溫泉朱元晦

律詩
湯泉王介甫　華清宮杜牧
廬山湯泉僧可遵　戲作一絕蘇子瞻

詩話
評黃山朱砂泉

陂渠

古今事實

復鴻隙陂　白公渠　白水陂　芍陂
召伯埭　築錢塘堤　折碓　築捍海堤
揠築陂塘

古今文集

古詩
漢陂行 杜甫

太上皇

古今事實

弃禪舜　舜禪禹　追尊太上　請上尊號
置酒奉功　逍遙晚歲　置酒歸德　付託得人
諫幸九成　遷居西內　降詔內禪　再世內禪

古今文集

雜著
憲宗上順宗尊號文
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文 任滇
君前臣名故本朝諸公復書其諱比例也
皇帝御群臣詣德壽宮恭請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表 周必大
玉堂雜記 周必大

皇太后

古今事實

三世賢后　輒王諸呂　倉皇弄孫　斥去奢麗
始謚母后　不許臨朝　革唐為周　垂簾聽政
諫服袞冕　還政天子　撤簾輟坐　請還御寶
女中堯舜　權同德政　不御正衙

古今文集

雜著
後漢后妃序　本朝后妃紀序
尊皇太后冊文 歐陽脩　皇帝上壽皇太上冊文 周必大
皇太后受冊寶賀皇帝表 趙汝愚
賀皇太后受冊表　皇太后生辰賀表 並同上

誕太子

古今事實

流星貫昴　吞乙而孕　瑤光貫月　履跡而生

虹流華渚　電繞斗樞　十四月生　感樞星生
白氣貫月　謂能胎教　使于豕牢　夢與神遇
夢日入懷　赤光照室　嘉禾之瑞　慶雲之瑞
夢日而娠　夢神捧日　五星聚奎　夢日墜裙
夢赤脚仙　赤光照天

古今文集

雜著
生皇子賀皇帝表 周必大　降誕皇子賀皇帝表
降誕皇子賀皇帝表　生皇孫賀壽皇表 並同上

皇帝登極 附

潛龍舊地　潛龍舊李
潛龍故人

古今事實

御王冊命 三遜再遜 現魄思沛以下係偉地
豊有枌社 雞犬識新豐 芒碭雲氣 常游鄠杜
望氣鬱葱 役一年租 龍潛舊宅 臨幸故鄉
飛龍之瑞 建寺錫名 帝王之師以下係舊學
三聖舊學 高宗舊學 東宮舊僚 從鄉校學
豊沛故人以下係故人 同居豐邑 微時博奕
客侵帝座 嘗同研席 嘗給資用 嘗留講論
同君白水 思報一飯 為置守家 久同軍旅
微時戲言 白首相見 能識君僧

古今文集
雜著
順宗即位冊文 登極賀皇帝表楊伐說
登極賀皇后牋楊伐說
元宗明美敕詔係故人

皇帝慶壽

古今事實
古帝壽數 華封三祝 夢與九齡 天子萬壽
昌熾壽文 稱壽寓規 未央為壽 凌煙為壽
嵩呼萬歲 奉觴上壽 立千秋節 不立為節

古今文集
雜著
天申節賀表周必大 瑞慶節賀表楊伐說
誕節受賀

古詩
千秋節有感杜甫 壽寧節王元之宮詞王仲

皇后

古今事實
嬪于虞 曰嬪于京 天作之合 晏起待罪
三聆諫王 諫用諷按 費施貴微 拳手即伸
捫天吉兆 沙麓之祥 金屋貯嬌 毒殺許后
娶陰麗華 相得其人 一夜即生 素柰不祥
賢女必孝 王女覆䙰 若書無疵 陛下家事
私謁撓權 女相甚貴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后妃傳序 冊皇后文王安 賀冊皇后表周必大
○卷之二十一
○帝系部

宮嬪 又見美女宮妝門

古今事實
能諫好獵 號如夫人 不妄登車 能以死諫
釣棄前魚 推升進讓 進西施女 臨終固寵
畫王昭君 馮媛當熊 老溫柔鄉 飛燕體輕
不肯同輦 綈紗繫臂 宮中羊車 選女尚書
最幸四人 聞鍾早粧 半面粧 女作門楣
姊妹并貴 女色召亂

古今文集
雜著
說毛延壽自解舒亶 女史箴張華
跋楊妃病齒圖黃庭堅

古詩
妾薄命李白 浣紗篇宋之問 王昭君歌劉長卿 明妃曲歐陽永叔
明妃引邢居實 李夫人白居易 冬白紵元稹 後庭怨王諲

馬嵬行 劉禹錫

律詩 宮詞 王建　戲老宮人 劉得仁

詩話 賦詩有體　枕案[?]賦詩

皇太子

古今事實

朝覲謳歌　兄弟交遜　兄遜其弟　問安侍膳

正人與游　鶴駕　當璧者王　撫軍監國

發立係命　治亂所關　四時調護　不當將兵

所當蚤建　扼殺太子　輔以智術　受詔立功

下通賓客　生於甲觀　亂我制度　不絶馳道

作歌四章　坐氈看針　娶當擇賢　菜去邪蒿

兄弟相讐[?]　双陸不勝　入宮備選　請建太子

古今文集

雜著 治安策 賈誼　皇太子牋 翔王[?]　順宗立皇太子冊文

皇太子受冊賀牋 宋濂[?]

立皇子賀皇后牋 趙汝談　立皇子賀皇帝表 趙汝談

律詩 壽皇太子 楊万里　壽皇太子 趙彦端[?]

卷之二十二

○帝系部

皇子 附 公主 皇孫

古今事實

鍾愛少子　請封皇子　養成德器　分朋角勝

正人檢束　中丞彈奏　下嫁諸侯 以下係公主

遠嫁單于　不以私庇　不以私謁　格殺其奴

請奪其國　椿破其車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世系表

律詩 壽皇孫 楊万里　壽皇孫 趙彦端[?]

雜著 係公主 自古帝王之女

親王

古今事實

宗王展親　封建其弟　封弟作誥[?]　剪桐戲封

大牙相制　非劉不王　預知反相　設醴敬賢

舞袖小舉　不得干政　當別親疏[?]

古今文集

雜著 漢諸侯王表

律詩 贈汝陽王 杜甫

宗子

古今事實

麟趾信厚　宗明當先　文昭武穆　心居魏闕

庇蔭本根　以忠而死　招致方術　來獻雅樂

封爭極諫　以忠被譖　青藜校書　齊於編人

爲善最樂　小山大山　操筆成詩　錦囊賦詩

召見金鑾　天子同庚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贊　進仙源類譜表　呂祖謙

律詩　同子瞻和劉伯充韻　黃庭堅

外戚

古今事實

逶戚母家　尹姑禮法　王之元舅　作亂被誅

不以私相　爲相嫩兄　特恩誅族　同日五侯

能制外戚　避椒房嫌　四姓小學　不私其兄

戒外家僭小　尋訪外家　世爲帝戚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外戚傳叙　唐外戚傳序

卷之二十三　人道部

師

古今事實

百世之師　孔師老聃　遠來求師　束脩爲禮

傳授源流　假館受業　不忘其師　從師卒業

相次受業　從居受業　前施絳帳　禮待不同

易已東矣　吾道東矣　不稱官閥　輕東家丘

學非一師　搢紳有見　吾之師表　舌耕得粟

貫遊知李　白首北面　門人遵時　篤進其師

不叛其師　師道不尊　二程師授　止來李者

修乃有悟　吾道南矣　鄭齋師事　坐春風立雪堂

體用之學　隨貲而教　以子妻之 以下係師門記旨

增給其文　服喪廬墓 以下係爲師服喪　爲師起墳

弟子無服

古今文集

雜著　師說　進學解 韓愈　責沈 陳稀甫

古詩　送盧弘 張籍　寄渾命 陳无己　觀宛文忠公象六一堂圖書 同上

詩話　師生俱賢

交友

古今事實

孔子四友　以見事友　雖飢不見　莫逆於心

久而能敬　世莫可語　結爲死友　惡爲寥落

同師之友　與與爲善　患中相尋　爲刎頸交

見利背友　相得甚驩　歡如平生　勝勝不如

爲忘年友　託其妻子　結綬彈冠　何時抵掌

與談必久　如期而至　過賊不避　同年友善

總角之好　見侮不較　同與通壁　契若金蘭

千里命駕　小人共載　青雲之交　時請一言

爲耐九朋　落落晨星　見其所與　出語更僕

約更爲傳　友三傳人　少日同爐 以下係定交

傾望相語　定交拜曰　問交 以下係擇交

友勝己者　非德不交　師友商陳

恥兵子語　不交流俗　所至擇交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豆盧詠

古詩（係擇交）　審交　孟郊　　擇交　孟郊

〈人〉卷之二十四

○人道部

故友

古今事實

不棄踦履　不棄耆舊　無失舊故　班荊與食

重見故人　綈袍戀戀　道逢練裙　斬其故人

故人遺肉　脫粟見待　故人無子　獨行一夫

造門叙舊　已為見錄　置酒叙舊　始合終睽

多擢舊交　迎友之喪　故舊難待　兄弟有待

賤必均禮　不私故人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侯權秀才序　白居易　　送直廣部宋丞相序　陸龜蒙

古詩　停雲　陶潛　　感舊　晉曹攄　　傷友　白居易

律詩　逢謝偃　高適　　長安逢故人　郎士元

春日憶李白　杜甫　　聽舊人穆氏唱歌　劉禹錫

途中寄友生　盧綸

詩話　別後寄詩　　貴不相忘

市交

古今事實

馮驩市喻　廉頗謝客　翟公署門　失勢即去

初附終叛　制詞畧著

古今文集

雜著　錢塘勤上人詩序　蘇子瞻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詩　箜篌謠　李白　　貧交行　杜甫　　勿去草行　楊次公

息交

古今事實

著絕交論　父戒其交　閉門却掃

古今文集

雜著　廣絕交論　劉孝標

父執

古今事實

父黨造門　友不答拜　父友候問　對子字父

與阿戎談　往見盛蓋（以下係先友）　泣撫其子

託以妻子　賑其妻子　收養其子　罪不及子

撫綏不孤　道逢練裙　恤其敗家　教育其子

嫁其二女　庭訓其子

古今文集

雜著　先君墓表碑陰先友記　柳宗元

古詩　送張環赴舉　劉禹錫

主賓 附 館賓

古今事實

為東道主　稱主人翁　食客之衆　雞鳴狗盜
毛遂自贊　客皆珠履　食客三千　馮驩彈鋏
下令逐客　開館延賢　寧逢惡賓　常置驛馬
翟公書門　且留東閣　倒屣出迎　坐上客滿
盛礼待客　賓主相忘　無主客礼　設醴主人
盤盤逼人　有此客不　不妄通賓　見薄不恥
敬粗不恥　避遠賓客　欲授子經 以下係館賓
不能礼賢　教諸生厳　館於府第　子陪大祝
女嫁門賓　狎遊縱飲　館賓數走

古今文集

雜著
東北道主

古詩
寄黃充 陳無己

律詩
絶句 陳無己

詩話
賓客炎涼　贈以女奴　庖蛙爲賂　館賓爲守

卷之二十五 ○仕進部

校文主司

古今事實

辨戰場文　賦日五色　賦阿房宮　黜去浮艷
主司權輕　重司空圖　堪笑論語　懷金請祝
我輩纖翦　陸氏一庄　私其鄉人　歐変文体
寧取落韻　考官失察　懷聲喧譟　李子上請

古今文集

古詩
次韻晁仲考進士卷 晁以道　和晁仲觀試進士 同上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蘇子瞻
催試官考校戲作 蘇子瞻　次子瞻韻 黃魯直
博士王揚休輾客要能同事飲之戲作 黃魯直　監試官諸試官 同上
觀伯時畫馬礼部貢院作　考試院與孫元忠博士竹間對
晚夜聞元忠誦書聲調悲悲戲作竹枝歌之 並同上

律詩
夜讀試卷呈君實景仁 王介甫

詩話
號傳衣鉢　主司冬烘　不負初心　同牌窮達
焚香撤幕　賦詩嘲謗　倡利盛事　詩譏主司
監試主盟　失衣點贖

卷之二十六 ○仕進部

士子科目

古今事實

周取士制　漢取士制　漢之射策　北齊取士
唐取士制　中書詳覆　殿試之始　糊名之始
重進士科　不許許燭　舉業疎略　推原事始
隔截進士　秀才變李究　廷試以策　不私增年
不妨舉業

古今文集

雜著　孚校貢舉私議朱元晦　舉印進士試題
古詩　送皇甫湜赴舉呂溫
律詩　省試夜蔡節　題都堂壁王承然
詩話　八叉手成　槐黃赴舉　不甘末第　解嘲登第
高談性命

狀元

古今事實　鼎甲公孫　衣鉢相傳　狀元角勝　五年不詔
大小狀元　呼小狀元　小賓當魁　竟如素志
鄙爲睡漢　不在溫飽　不受郊迎　五色雲現
兩世狀元　三世探花　傳呼狀元　叱呼狀元
語以不欺　題得忠孝　少年大魁　先衣新衣
以文頌示　不肯自陳　不娶貴戚　天門放榜
夢斫落頭　夢火山軍　夢人剃髭　夢登雲梯

古今文集
雜著　狀元年三十以下者　狀元十年執政者
狀元五年持橐者　狀元三年執政省元三年持橐者
狀元大拜者
古詩　觀聖上親試貢士歌王元之
律　登第後宿平康里鄭谷

詩話　平康謁妓　未第選婿　志魁天下　身到黃扉
出處異同　誓作狀元　賦詩見志　賦梅見志
貢院失火　老作大魁

卷之二十七

制科 附 館職　宏詞

古今事實　擢黃仲舒　擢晁盾　擢公孫洪　或治申韓
桂林一枝　獨爲第一　無登第者　直言不棄
當取大科　一門大科　須要試題　出孟子注
辭類俳優以下俱宏詞　不當自售　問克敵弓
倒綳孩兒以下俱館職　召試謁謝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韋道冲赴制舉劉禹錫　莫相疑行杜甫
詩話　中貴乞詩　試罷題壁

及第

古今事實　芥拾青紫　料不赴宴　後暴題榜　題名鴈塔
泥金書帖　龍虎榜　探花郎　榜花
一第閑子　千佛名經　東塗西抹　表州舉人
因弟讓兄　少年擢第　妓抓破臉　金榜通判
更相爲僕　錫宴簪花　熟讀左傳　熟讀樂記
殿試無黜　兄弟同登　鼠嚙試卷　夢中改名
貴游覆試　貴游擢第　自取儒科　再擢科第

廷對賜燭　奏文星暗 以下係下集　失韻坦率
一生無成　失無慍色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柳宗元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姑蘇同年會詩序 見同年部
新進士期集
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律詩
上禮部陳侍郎 唐肯　崇政殿放榜 蔡持正
送張師厚赴殿試 劉子暉　送胡大夫赴振武 [illegible]
詩話
謁光範門　移樂泛舟　瘦馬著靴　拼桂五枝

命妓開燕　喜子登第　擇婿車　換却舊衣
登第放纖　少年登第　兄弟繼登　師生窮達
皆取寒素　郡守餞送　獻主司詩　賜進士詩
破天荒　錦織御詩　紅裙爭看　止壓一人
詩戲押榜
律詩 以下係下第
下第集句 石曼卿　與潘三失解後飲 蘇子瞻
詩話
賺了英雄　下第獻詩　東野下第　在孫山外

特科 附 晚成

古今事文
老而仕　八十司徒　六十始仕　八十方拜
大才晚成　頭白補郎　七十而召　立推恩法

推恩授官
古今文集
詩話
特奏賦詩
人 ○卷之二十八
○仕進部

座主 附 賀座主　罰座主　門生　座主門生同列　故吏

古今事文
李詣座家　達觀所奉　忠報座主　及貢薦賢
至公見報　以名為戲　相為座主　受門生謁
賞郤缺 以下係賞座主　賞伙臣　用王稽
封郭秋　賞貌無知　賞嘗何　以下係謝座主
既讚有裁　坐前戶　坐遷官　郡守坐免

門生始禍 以下係門生　上下門生　陸氏莊荒
玉筍班　縈歲集門　桃李在門　報門生書
不稱門生　門生往異　同升諸公 以下係座主門生同　門生繼踵
門生每避　置身分隔　不及門生
恥與同列　善事主司　獨有二天 以下係故吏
故吏炎涼　故吏先達　觀避故吏　故吏戒郎君
故吏同列　故吏有聲　特抑故吏　故吏奔喪
古今文集
詩話
門生迎父　兩重門生　同入翰林　同知貢舉
同榜送行　更求他師　座主設燕　託孤門生
四為門生　責稱門生
雜著 以下係故吏
送鄭紺校理序　上鄭餘慶書 皇甫湜

上知己書 周子充

僚屬 又見辟舉部

古今事實

名流入幕 特爲設榻 同登南樓 戒其權滿
泛綠依紅 風動張開 手板拄頰 值雨入車
似是馬曹 爲是司騎 爲腹心害 幕客狎遊
委以子孫 醉登其牀 稱小朝廷 傳相賓僚
豈池中物 力辯是非 遺賜厨傳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石洪處士序 韓愈 送溫造處士序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節度掌書廳記 並同上

律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又一首 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杜甫
參軍能詩 係詩話

寓公 附 羈旅

古今事實

願受一廛 造堂會盍 特爲設榻 買舡一本
薦其行義 訪德者居

古今文集

古詩

寄盧仝 韓愈

律詩

嚴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杜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 杜甫
王侍御論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使君同到 杜甫

詩話

無撓公私

○卷之二十九

○仕進部

同官 附 同列相知 同列相軋

古今事實

同官爲僚 同官交訪 年輩相遼 猜介寡合
周召不疑 以下係同列和 嫌隙相避 冠冒極歡
同列代貶 李郭相勉 如推車子 三將叶心
同列平心 未嘗同堂 以下係同列相軋 同列怨望
不得共坐 不與同列 同列相輕 此奔彼取
老韓同傳 然依居下 同列兩罷 何功居上

古今文集

中書直廳 文目者 恥同新進 同列相倪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次張唐公韻 王介甫
雛媒 劉禹錫

同年

古今事實

同龍虎榜 昌黎同年 會期集院 不赴曲江
同年有情 晨星相望 待年家子 同年遠嫌
女婿同年 榜中得人 同年三季

古今文集

雜著

送宛陵陳從華彼歸覲序 梅宗元 同年會詩序 范文正

古詩

杏園上同年 曹鄴　　二同年相訪 范希文

律詩

寄蘇州白使君 張籍

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因爲相公鎮山南 趙嘏

詩話

契分稠疊　同年無恩　同年俱貴　同年付錢

同年相仇　相遇贈詩　同年俱少　會飲摑拳

窮達不同

聘召

古今事實

耕莘三聘　非招不往　身勸爲之駕　舍人趣裝

安車以迎　召見壹室　蒲輪以召　躡次續食

朝奏暮召　相見何晚　恨不同時　往來胥疏

令召君矣　一封軺車　追鋒車　使者四輩

以銀爲信　召見金鑾　召見便殿

古今文集

古詩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朝謁 附寓直

古今事實

舉后四朝　後至者戮　氐羌來享　視朝有並

介圭入覲　無信不朝　早而假寐　來朝不孔

共起朝儀　無與共語　本朝札簡

夜召草麻 以下係寓直　夜召訪問

古今文集

雜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律詩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閤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和賈舍人 杜甫　和賈舍人 王維　和賈舍人 岑參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甫　　早朝日寄所居 皇甫曾

早朝 楊巨源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白居易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張籍　　早朝感事 歐陽永叔

早朝 同上　早朝 鄭毅夫　　和宋次道紫宸早朝 蒲穎叔

古詩 以下係寓直

禁直

律詩

奉宿左省 杜甫　　晚出左掖 杜甫

同縣貢外味玄亭晚寓直禁中 沈佺期

夜直 王介甫　初秋寓直 文同叔

臥病逾月請假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

賜宮燭法酒書言同院 蘇子瞻　　上直 歐陽永叔

詩話

昭儀引空

休假

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　休沐不出　有累長告　賜告不歸

休日治事　五日一急

古今文集

雜著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古詩

蘇州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白居易

休日早起 陳去非　示祝四舉 朱元晦

八、令卷之三十

○進仕部

薦舉 附 舉讎 舉親 自薦 舉自代 垂殁舉代

古今書要

無言幾失　舉七十家　薦六十家　舉不所知

非此人不可　有味其言　薦經舉　吾欲除吏

薦寵下士　舉皆名士　不容私請　不欲一鷄

舉皆當才　舉處士　薦恐人知　拔十得五

薦多卿相　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山公啓事

以母言薦　兄弟並舉　桃李在門　藥籠中物

被薦不知　表薦布衣　除吏八百　爭令出門下

與陸祠部　一薦四人　三人交薦　奇貨稱道

古虞薦賢　薦一寒官　衣袋冊　薦不示恩

毀直薦賢　我薦後攻　恩戒己出　第受百敗

未同復薦　薦張橫渠　薦程伊川　上當求下

薦歐陽公　不識其面　不受寵絡　無書獲薦

不干人薦　更薦范公　薦張孟舉　力[illegible]薦要

亦不果薦　遊薦時賢　材舘録

祁奚舉解狐 以下係舉讎　解狐舉荊伯柳

蜀犯舉虞子羔　蕭何薦曹參　蔣欽薦徐盛

祁奚舉子 以下係舉親　謝安薦兄子　仁傑薦子

韋貴之舉弟　祐甫多親故　曹侍中薦子　文稱薦姪

舉其表弟　伊尹干湯 以下係自薦　郭隗自薦

冶躍之金　毛遂自賛　方朔自書　漢士自衒

張敞上書　王霸自陳　獻文不報

呂蒙舉代 以下係自代　鍾皓舉代　韓愈舉代

管仲舉代 以下係垂殁舉代　蕭何舉代　丙吉舉代

周瑜舉代　羊祐舉代　王旦舉代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韓愈　為人求薦書 韓愈　三上宰相書 同上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愈　贈崔斯立 韓愈

律詩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 杜甫

詩話

近水向陽　作詞謝薦　因時論薦　薦而大用

不預其薦

辟舉

古今書要

謹辭乃係　自辟其屬　辟而不用　為親而喜

羔鴈成群　投傳而去　辟謝安　下車連辟

表留幕府　幕府得人　承數旬客　辟客可師

法不敢私　幕府名士　書高辟官　客可為師

古今文集

雜著

徐泗濠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送石洪處士序　送溫造處士序

古詩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張籍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韓愈

八、卷之三十

○仕進部

交代

古今事實

舊政告新　舊貴不改　及瓜而代　將死授政
反閣代去　蕭規曹隨　前召後杜　以嶽繼寬
按按代者　謝令不去　我棄彼取　代者掛怨
垂成而代　狗尾續貂　棘粃在前　漸改在政
門生爲代　遭謗除代　各任所長　爲代懷怨

古今文集

雜著

託巽子孫　同年爲代　樂人餞(?)詩(?)　笑帝不敢

謫罰

古今事實

舜去四凶　三已無慍　直道三黜　楚囚南冠
行吟澤畔　居常鞅鞅　受辱獄吏　誼謫長沙
獄吏踏蹴　書空咄咄　閉戶避謗　獨未放拭(?)
快心陰責　貶死朱崖　謫居喪母　春州惡地
直言遭貶　居亭主人　失明遭貶　寫子所累
攜(?)毋貶所　失儀被謫　崖州爲大　篤(?)審謫傳
孝子隨侍　遇雨戴笠　僦屋獲罪　民居不僦
杜門莫見　盡呼相公　以義相勉　貶中喪子
客至對卧　時相詭詐　階官安置

古今文集

雜著

弔屈原賦 賈誼　囚山賦 柳宗元　謫九年賦 劉禹錫

古詩

律詩

書懷詩 梅聖俞　雜興 同上　跋東坡和陶詩 黃魯直
自謫後題于越亭 冲晏燁(?)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送唐介之貶所 李郎中　送唐御史 仲訥
夏日登車蓋亭十絕 蔡持正　戲答劉文李 黃魯直

詩話

鬼門關　到海十里　崖州相逢　乘桴浮海
比路荊棘

卷之三十二

○退隱部

閑退

古今事實

醉尉見訶　不當治產　閉門自保　辭官歸從(?)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柳先生傳 陶潛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箕踞軒記 唐子西

古詩

封丘作 高適

律詩

閑居 蔡襄　安分 邵堯夫　遣興 韓愈　北門 王介甫
靜居 李宗易　林下 邵堯夫　省心 邵堯夫

詩話

徒言退閑　二龍閑卧

致仕 附 知足

古今事實

邵笑請老　張良称病　二疏歸老　万石歸老
大議每咨　懸車為榮　慇勞以事　掛冠城門
掛冠神武　白衣尚書　角巾歸里　陳情求歸
鍾鳴漏盡　結香山社　作三休亭　乘牛車歸
作綠野堂　父子謝事　富貴知止　請老就養
耄忘致仕　跨驢入市　灯夕特召　致仕著書
告老辞闕　野服見客　人各有志　免為描畫
每言国事　草閣蹐踊　三樂自足 以下係知足　見幾而作
三者自足　自若有餘　安步當車　八十日令
官六百石　妻諭知足　但取僅足　禄豈須多
但少一死　濁酒一盃　山貲已足
不市田宅　灌園採薪　不置産業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楊巨源少尹序 韓愈　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 歐陽廬陵
登華旨　致仕後客位咨目 宋元獻

古詩
詠史詩　和潞公超然亭 邵子雍

律詩
醉後寄裴晉公 白居易　送蕭俛相公歸山 趙嘏
題開元寺壁 王石　初致仕 白居易
林下書懷 朴世昌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蘇子瞻
寄子京 宋公序

詩話
不仕公卿　毀車殺馬　碧山不負　御詩送行
得午橋莊　題詩徑歸　一出一処　風月閒人
老鳳不去　叔姪同歸　還鄉散財　香山九老
睢陽五老　洛陽耆英

卷之三十三
退隱部

隱逸

古今事實

堯讓許由　許由一瓢　壤父擊壤　舜讓支伯
被裘拾薪　踰牆而避　寧為牛龜　寧為孤豚
范蠡五湖　商山四皓　子陵垂釣　申屠絕迹
使工圖形　樊英无奇　恥爲後代　遠志小草
子驥搖楊　畫牛喻意　七松處士　寫掛隱貲
山中蔬食　泉石膏肓　竹溪六逸　終南捷徑
志和垂釣　四明狂客　東皋子　松菊主人
拜官而卒　希夷入對　召邵康節　為買園宅
山中騎牛　公卿訪隱士　郡守訪隱士　處士投贄
逸民言兵　排斥抑放

古今文集

雜著
許由先生廟碣 楊柢　梅先生碑 羅隱
刻嚴陵釣臺碑陰 羅隱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叔夜　送薛處士序 杜牧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招隱士 淮南王安
北山移文 孔稚圭

古詩
招隱 陸機　反招隱 王康琚　招隱 左思　四皓 李白
遣興 杜甫　同王維偶然作 儲光羲
送董元達 謝無逸　寄隱士 同上

律詩
王居士 許渾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許渾

題韋處士山居 許渾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贈方干 僧貫休　閑居 方干　寄棲閑隱者 張籍
贈隱者 張籍　送友人歸山 張籍
書友人屋壁 魏野　贈隱者 薛能　山居 姚合
題處士盧岵山居 溫庭筠　贈蔡處士 鄭谷
贈梁燭處士 鄭谷　拜左拾遺歸隱 王易簡
招楊德逢 王介甫　書湖陰先生壁
訪隱者　偶書 並同上　退棲 司空圖　贈方干 僧可朋
題獨孤處士村居 薛逵　偶題 陳圖南
謝富相公見招 邵堯夫

詩話

賦白萋詩　處士盜名　宋公訪隱
詩識隱士　處隱者居　處士起朝

仙 附 女仙

古今事實

崆峒問道　赤松為雨師　偓佺食松子　彭祖長壽
穆王宴西王母　關令尹之生　老子之生　子喬乘鶴
蕭史吹簫　鬼谷先生　琴高乘鯉　安期生賣藥
橘中二老　秦皇求仙　盧遨求仙　漢武求仙
王母蟠桃　華表丁令威　薊子摩銅人　李少君道術
封君達活人　過羨門子　長房遇壺公　魏伯陽服丹
王喬飛舄　梅福為仙　葛洪尸解　雞犬舐鼎
董奉種杏　負局磨鏡　葛玄道術　讀石室書
許真君斬蜃　李八百　隔兩壁　洪崖鍊丹
惟風化虵　屍解如蟬　空中鬭打麥　希夷得道

金母 以下係女仙　樊夫人　萼綠華
江妃解佩　毛女食松　洞庭君女

古今文集

雜著

別中岳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古詩

飛龍引 李白　古風 李白　感遇 陳子昂
感興 朱元晦　讀道書作 朱元晦

詩話

洞賓遊岳陽　飲東林沈氏

雜著

麻姑壇記 以下係女仙 顏真卿

古詩

王母歌 李賀

詩話

藍橋遇仙

道士 附 女道士

古今事實

寄書遊山　絳帕蒙頭　詔賜鏡湖　以鵝換經
道士授官　奏章天門　遊廣寒宮　謝自然 係女道士

古今文集

古詩

送張道士序 韓愈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訪嵩陽道士不遇 孟郊　宿業師山房 孟浩然
送王屋山人孟大融 李白

律詩

訪道士 劉長卿

詩話
石鼎聯句
古詩 以下係女道士
華山女 韓愈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李白
送嵩山焦煉師 李白
謝自然詩 韓愈
律詩
送宮人入道 張籍

道觀 附 奉祠

古今事實
南京鴻慶宮　嵩山崇福宮　華州雲臺觀　臨安洞霄宮
紹興報恩觀　隆興萬壽宮　江州太平興國宮
武夷沖佑觀　成都玉局觀　台州崇道觀　建昌仙都觀

古今文集
古詩
紫極宮 李白　遊華山雲臺觀 右郡　仙都觀 蘇子由
仙都觀 蘇子由　送戴𤰞赴玉局觀 同上　玉局歌 陸務觀
律詩
桐柏觀 錢起　桐柏觀贈師秀玉臺 杜甫　洞霄宮 蘇子瞻
雜著 以下係奉祠
古有職而今甚輕　論觀使提舉之冗

拜提舉宮有感 朱元晦
○卷之三十五
○仙佛部

佛

古今事實
西方大聖人　釋迦佛生　漢明帝迎佛　佛法入中國
阿難說法　達磨傳衣　弘忍鏡臺　梁武溺佛
鑄作金像　募錢造像　諫迎佛骨　晚事浮屠
演繹佛教　斧碎佛牙　毀佛像　後主信佛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佛骨表 韓愈　大悲閣記 蘇子瞻
釋迦舍利塔銘 蘇子瞻　天堂地獄偈 李舟
古詩
記吳道子畫佛滅度 蘇子瞻　感興 朱元晦

僧 附 尼

古今事實
達磨傳衣　沙門行禪　入遠公社　不過虎溪
招入白蓮社　不入白蓮社　女子寄宿　逼受妓女
飛錫衝空　能通茶術　黑衣宰相　赤髭白足
文殊問疾　隔坐求法　佛有五戒　看水牯牛
石頭路滑　磨磚成鏡　罵佛罵祖　一餅一鉢
茹芝石室　一塢白雲　白公問禪　蜂鑽紙窗
百尺竿頭進步　一口吸盡西江水
寒山子　拾得子　布袋和尚　萬迴師
施千僧供　判僧飲酒　判僧賭錢　浮屠還俗
浮屠奉親　東坡問禪　為尼之始 以下係尼
武氏為尼　愛姬為尼　為尼立碑　惑於妖尼
捨宅為寺　為妾造寺　題尼寺壁　李公問禪

古今文集
雜著

曹溪大鑒禪師碑 柳宗元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濬師序 柳宗元　送文暢上人序 柳宗元
論禪寺之始

古詩
太白贈胡僧歌 李白

律詩
贈楚雲上人 温庭筠　贈僧 杜荀鶴　贈老僧 薛能

詩話
韓詩戲僧

雜著
慈竹院記 呂[illegible]

古今事文

佛寺

建寺之始　祇園　捨宅爲寺　嘗書溪水
佛字如毀　寺爲塞室　諫起佛寺　卓錫開山
神獻寺基　上方　方丈　毀佛寺

古今文集

古詩
嶽麓道林二寺詩 杜甫　嶽麓寺 沈傳師
道林寺 韋蟾　金山行 郭功父　題落星寺 黃魯直
慈雲寺 黃魯直　虎丘寺 蘇子瞻　遊甘露寺 蘇子瞻

律詩
金山寺 張祜　又 孫魴　無錫縣東山寺 張祜
天台寺 杜荀鶴　登甘露寺 周繇　孤山寺 張祜
題東虎丘寺 白居易　夜遊西武丘寺 白居易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過資聖寺 司空曙
題鶴林寺僧室 李涉　楓橋寺 張繼

登雲樓寺塔 劉禹錫　天竺寺 白居易
題盤山寺 劉禹錫　虎丘西寺 劉禹錫
題靈巖寺 劉禹錫　遊金山迴作 楊公濟
金山寺 王介甫　遊虎丘山寺 王元之　甘露寺 陳存中

詩話
靈隱夜吟　闍梨飯後鐘　烹食寺犬　寺僧蒸豚

卷之三十六

民業部

農家 附 田

古今事類

耕莘樂道　耦耕　荷蓧　豚蹄穰田
輟耕壠上　羔酒自勞　躬耕壠畝
負郭十畝 以下係田　負郭二頃　買酒自汙
伯耕使季　及貴買田　自耕而食　身後桑田
求田問舍　有田不仕　苦飢常勤　多田翁

古今文集

雜著
稼軒記 洪景盧

古詩
畲田行 劉禹錫　渭川田家 王維　田家 聶夷中　田舍曲 王貞白
田家雜興 儲光羲　田家書情 儲光羲
觀田家 韋應物　野老歌 張籍　歌南豐 王介甫　水車 蘇子瞻

律詩
長安秋夜 李德裕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書村叟壁 鄭谷　張谷田舍 鄭谷　田家作 王維
題汝川村居 羅隱　田家 [illegible]　田家 歐陽永叔
田園雜興 范至能　時世行 杜荀鶴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蠶家

古今事實
馬頭娘　祀先蠶　祭蠶室

古今文集
雜著
蚕賦并序

古詩
蠶簇詞 王建　織女怨 文与可

貨殖家 附 商賈

古今事實
伎巧致利　人棄我取　好得財　揲券得民
居家致富　書萬物錄　公侯殖貨　收息百三
衣被衆貨　揲券自償　積財能散　為鬼所笑
自執牙籌　身償二縑　公焚其券　立市易法
與錢錄歌 以下係商賈　借財命窮　轟葬

古今文集
雜著
治生用奇　等于户封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張籍

梓匠者 附 圬墁者

古今事實
傭其工　魯般木機　梓慶木鐻　公輸規矩
公輸雲梯　造草木人　捕匠和雀　撰成木經
堂无塗墍 係圬墁者

古今文集
雜著 圬墁者附
梓人傳 柳宗元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卷之三十七 民業部

漁者

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　伏羲為罔　舜漁雷澤　如宗笑魚
網得織梭　曹魚當價　以術放生　舟載釣具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古漁父篇 孫覿
跋曹漁逸百幼圖 孫廷　跋漁浦晚歸圖 同上

古詩
江湖散人 陸龜蒙　紫溪翁歌 陸龜蒙
觀打魚歌 杜甫　又觀打魚 杜甫
西湖迂漁 蘇子瞻　答趙景晛陳獲常 同上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黃魯直　清江曲 呂本中

律詩
答漁招張功曹 韓愈　淮上漁者 鄭谷　醉著 韓偓
欸乃曲 元結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詩話
評柳子厚詩

釣者

古今事實
一釣六鼇　釣鯉得書　漁釣好周　釣得玉璜

以豚餌鯛　釣而不綱　任公大鉤　粒餌得魚
手變垂釣　煙波釣徒　坐上釣師

古今文集

律詩

獨釣 韓偓　溪興 杜荀鶴　釣臺 黃魯直　釣翁 鄭谷

詩話

評釣舟

獵者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發豝噎兕　西狩獲麟　袒裼暴虎
因獵諷諫　放麑與母　不失禽期　詭遇獲禽
馮媛當熊　諫帝射雉　以兒從獵　拔猛獸箭
豕突帝驚　匿鵝于懷　因獵擢諫　不可不獵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上林賦 同上　羽獵賦 揚雄　長楊賦 同上

律詩

觀獵 王維　觀獵 張祜

卷之三十八

技藝部

醫者 附 藥

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　鳩衍為醫　扁鵲善醫　扁鵲論病
扁鵲起死　醫和戒色　病在膏肓　七醫之困
視見五藏　召醫恐疹　命乃在天　著針經
醫書不傳　為人迎醫　醫者意

饒藥不嘗 以下醫藥　賣藥避名　對[illegible]藥
服金石藥　讀藥治病

古今文集

雜著

宋清傳 柳宗元　養生論 嵇康　求醫當拜　盡告所患

詩話

因病求醫　守庚申

古詩

採藥 [illegible]

卜筮者

古今事實

伏羲作筮　筮短龜長　占卅無足　詹尹決疑
季主賣卜　君平卜肆　客星犯斗　占易擲金
占其屋崩　火焚青冥　錢卜　折葵獲奴
死卜　卜遇四相　驗於事後　賣卜難信

古今文集

雜著

龜策傳 褚少孫　雜說 [illegible]　卜論 李華　卜流不一

巫者

古今事實

病忘禍巫　曹阜焚巫　巫陽下招　知人生死
宮中巫蠱　興祠雜卜　禁以牛祠　鄴令沉巫
戒用巫覡　王渙類巫　置巫求婿　召巫禳厭
禁巫惑人　不許呼巫　巒巫呪生　巫術敗酒

古今文集

雜著

荊巫眾隱　急急如律令

〔八〕○卷之三十九

○技藝部

說相者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　堯舜異相　禹文王異相　皋陶異相
豐下有後　豺狼之聲　滅若敖氏　貌失子羽
惟不知壽　貴不可言　先知反相　當刑而王
相不當侯　父子為相　貴而餓死　美則不貧
富而餓死　婦人當貴　燕頷虎頸　人奴封侯
蜂目豺聲　童有善相　不壽之相　可知其貴
眇目而貴　天日之表　無貴相　觀友知兒
肉不稱骨　伏犀貫腦　鼻息必貴　久皆得證
蒼有火色　日角珠庭　貧相福文　領取宰相
相在怒時　相夭反貴　陰德紋見　善相骨
能識君潛　厮役當貴　莫公貴相　急流勇退
貴人識貴　作棋夫拜　早達晚遲　耳白於面
道人現夢　瘦中辨貴　善聽聲　視日不瞬
兼相其後　熟睡乃相　眼多白

古今文集

雜著

非相篇 荀況　相論　論相 杜牧　雜說
相辯 皮日休　贈相士序　送嚴電道人入蜀序 陸務觀

古詩

贈李士寧道人歌 歐陽永叔　贈善相程傑 蘇子瞻

談命者

古今事實

孔子知命　不容何病　止或尼之　李廣不逢
至老不遇　岸崩得脫　窮達有命　福薄
命多蹇剝　李虛中術　命亦難信　命三處合
召用失儀　聖善忽解　終身不遇

古今文集

雜著

得失皆命　命解 李翱

律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有感
送魏閣能東遊　哭從弟 白居易
山寺逢僧談命 朱元晦　送談命曾處翔 楊廷秀
送談星辰許李升 楊廷秀

詩話

不遇當宗　不遇元宗　心肯命通　命在磨蝎
題詩坐窮　雷轟薦福碑

〔八〕○卷之四十

○技藝部

畫者

古今事實

解衣般礴　誤墨成蠅　發廚取畫　觀畫施錢
登樓空見　點睛龍飛　油污其畫　誤墨畫牛
羨為畫師　鄭虔三絕　觀畫地獄　取軸棄畫
襲父兄業　畫見夜燐　啜茶觀畫　王墨山水
黃筌畫花　崔白翎毛　惠崇小景

古今文集

雜著

畫記 韓愈　宝繪堂記 蘇軾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書蒲永昇畫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朱象先畫後 並同上　跋東坡竹石 朱元晦
跋唐人畫暮雨牧牛圖 同上　觀畫要訣 以下鄧椿畫繼
鬼神易畫　雪中芭蕉　畫奉應法　當辨時代
墨竹之始　輕色染成　正午牡丹　張素敗壁
馬不畫毛

古詩

畫鶻行 杜甫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天育驃騎圖歌 並同上
八駿圖 白居易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顧況
畫竹歌贈蕭悅 白居易　韓幹馬十四疋 蘇子瞻
畫風雨山水歌 張文潛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秦少游
畫沐猴戲馬 陳允平　和張規臣墨梅五絕 陳去非

詩話

圖畫上詩　見詩如畫

卷之四十一

技藝部

傳神

古今事實

畫象　圖像麒麟閣　圖像雲臺　圖像凌煙閣
畫王昭君　長康傳神　華屋圖賢　得其神氣
朱桃椎象　誤認畫像　戲責畫工　一髭不似
形貌之別　訟毀公象 見官政門　乖崖留象

古今文集

畫溫公象

雜著

傳神記 蘇子瞻　贈寫眞劉琮序 胡邦衡
送寫眞郭拱辰序 朱元晦　贈寫眞葉君序 楊誠之
東方朔畫贊 夏侯孝若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敬夫
自題寫眞贊 黃魯直　東坡畫象贊 黃魯直
又贊 黃魯直　六先生畫象贊 朱元晦
吳伸寫予眞求贊 周子充　張敬夫畫象贊 朱元晦
朱晦庵畫象贊 陳同父　呂伯恭畫象贊 朱元晦
劉訥寫余眞戲自贊 楊廷秀　趙德輝命寫老醜戲題
示鑑寫誠齋求贊
劉敏叔寫老醜眞諸兩先生後因題其定 並前人
辛稼軒畫象贊 陳同父

古詩

丹青引 杜甫　贈寫御容妙善師 蘇子瞻
贈寫眞何充秀才　贈李道士 並前人
贈寫眞李道士 蘇子由　贈都下寫眞葉德明 楊廷秀
贈水鑑劉士王溫叔 楊廷秀　書李太白眞 蘇子瞻
杜甫畫像 王介甫　杜子美浣花醉圖 黃魯直

律詩

贈寫御眞李長史 李遠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眞因題其上 朱元晦

詩話

詩可傳神　金粟影　樂天寫眞　畫洞賓像

卷之四十二

技藝部

射

古今事實

羿射九烏　甘蠅貫風　孔子觀射　由基穿楊

彈人觀遊　猿能搏矢　射虎乃石　力可扼虎

【古今文集】

激矢殺字　善射不知　射飛必中　陳肅善射

詩話

作詩嘲射

投壺

【古今事實】

投壺而中　激矢還反　雅歌投壺　末箭中耳

【古今文集】

雜著

論驍箭巧中顏之推　投壺格并序 司馬君實

棊

【古今事實】

堯舜教子　弈秋誨弈　號棊之戲　韋曜戒弈

臨敵圍棊　王粲覆棊　別墅圍棊　弈具投江

觀棊爛柯　坐隱　手談　有瓜葛

推枰決策　圍棊雁答　西南風急　弈棊賭郡

圍棊失睦　周始弈戲　方圓動靜　東宮侍棊

婦姑手談　吟聯棊子　弈棋諱敗　偽為不勝

假棋濟貧　狹許常輸　棊子役心　不能着棋

【古今文集】

雜著

弈旨 班固　原弈 皮日休　弈棋 柳宗元　博弈論 韋曜

圍棊賦 馬融

古詩

用韻戲贈葉致遠 王介甫　觀棊歌送儇師西遊 劉禹錫

律詩

池上 白居易　觀棊 邵堯夫　寄棊客 鄭谷　觀棊 杜荀鶴

棊 裴說　棊 李商隱　觀棊 陳元輿　弈棊 洪玉父

棊 王介甫　送圍棊王逢 杜牧　弈棊 黃魯直

因與西廳蔡政侍郎弈棊子輸紙筆硯三物以詩見徵爲官毫

適盡但送蜀牋端硯繼以此章 楊大年

以建茶代宣筆 絕句 楊大年　象戲 程伯淳

詩話

弈棊敘事　賦觀棊詩　人遲已速　忘情息慮

輸棊賦詩　荊公棊低　作棊隱語　聞落子聲

就枕聞棊　升坐說棊

卷之四十三

藝術部

博塞

【古今事實】

博塞亡羊　提殺太子　自道博徒　格五待詔

製雙陸局　南風不競　牧豬奴戲　在鄭戲擲

得雉得盧　喝子成盧　一擲百萬　馬策擲杯

賭隻聚瓷　雙陸不勝　四緋轉敗　判僧賭錢

【古今文集】

雜著

叙博弈論 韋昭　書博弈論後 黃魯直　觀博 劉禹錫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塞賦 邊孝先

古詩

今夕行 杜甫

律詩

觀雙陸賭有感 宋元憲

詩話

欲見玉纖　墮落坑塹

倡優 附 優射 雜劇

古今事實

斬俳優　優旃休居　門高作亂　譏帥臣貪
武昊優戲　以儒爲戲　斥優先聖　笑不爲優
射蝴蝶寄生 以下係優射　射有酒食　射燕蜂蜘蛛
射鼠生三子　射蜻蜓石鼈　平城傀儡 以下係雜劇
香勁走索　分身吐火　金刀厭虎　掌上舞
反腰貼地　成造戲具

古今文集

雜著

傀儡詠　黃頌之撰
書三笑圖後 蘇子瞻　諫伶人爲近侍疏 文粹

古詩

險竿頭 顧況　險竿行 柳曾
西涼伎 白居易　擬寒山拾得 王介甫

律詩

窟磊子又人 梁鍠　傀儡 楊大年　又 黃魯直　上竿伎 吳同叔
藏鬮 夏子喬

人今卷之四十四

乃樂生部

生辰 附 同庚

古今事實

生空桑中　維嶽降神　紱麟　饋鯉
陸地生蓮　揆余初度　天星孕秀　雌甲辰
天上麒麟　生丙子　小戊子　獨獻范蠡圖

丞相放生　悲喜不同　大宴近駿
同日相賀 以下俱同庚　顏悅蒲柳　同庚聯名
有無通共　小一月生　同年爲兄　後一日生
同年皆貴　同宗同甲　同庚俱貴

古今文集

雜著

謝陳提刑壽詩啓 周子充　謝吳運使壽詩啓
回豐漕壽詩啓　謝許監丞壽詩啓 並前人
謝人投壽詩啓 朱元晦　回壽詩啓 傅景仁

古詩

三星行 陳繹　壽韓平原 陸務觀
壽叔父南極老人歌 楊廷秀

律詩

壽寇相公 魏野　壽周益公 李南叟

壽詞

水龍吟 壽丁畢 最高樓 辛幼安　沁園春　鵲橋仙 並前人

詩話 吳曾漫錄

縣令生日　獻老子圖　爲同甲會

幼悟

古今事實

生而岐嶷　戲陳俎豆　互鄉絜己　關黨將命
羅貫成童　與我玄文　果取小者　對日遠近
一座盡驚　龍駒鳳雛　戲知僕勞　因戲得志
戲爲營陣　以船秤象　溺不好弄　江夏黃童
呼爲小友　蘭茁其芽　擊甕活兒　水灌出毬
執帽不濡

古今文集

古詩
徐卿二子歌 杜甫
詩話
數歲不言

老

古今事類
老人衰壞　天下大老　之武老矣　楚丘何老
廉頗遺矢　王翦何怯　馮唐為郎　顏駟不遇
扶杖聽詔　主父逆施　充國上圖　馬援矍鑠
生入玉關　尚允登車　喬琳耳聵　公然一笑
古今文集
雜著
老而貧功　福榮堂記 楊廷秀

古詩
榮木 陶潛　浩歌行 白居易　悲白頭翁 劉希夷
老去也 陸游　短歌行 張籍
律詩
村南逢病叟 白居易　代鄰叟 寄

卷之四十五
樂生部

壽

古今事類
廣成子千二百歲　彭祖歷三代　千歲有壽
老子二百餘歲　色若孺子　摩訶狄人
呑氣九千歲　龜息公壽　香山九老　至道九老
洛陽耆英　貴而且壽　飲菊水

古今文集
雜著
壽域碑 王元之
古詩
唐九老詩序 白居易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睢陽五老圖詩序 錢明逸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年九十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年九十四
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年八十八
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年八十七
謝借觀五老詩 歐陽永叔
耆英會序 司馬君實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彥
國年七十九
弼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居為耆年之會承命賦詩謹錄
上呈伏惟采覽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
博寬夫年七十七
弼竊嘗長編斷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絕上呈
彥博伏觀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字上呈

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几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肅之年七十五
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正叔年七十二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不疑年七十二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年七十一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年七十
彥博代簡上君貺宣徽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會約
作真率會用安之韻 司馬光

○樂生部

年齒

古今事實

七月 周歲 二歲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七歲
八歲 九歲 十歲 十一歲
十二歲 十三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二十一至三十歲
三十一至四十歲 四十一至五十歲
五十一至六十歲 六十一至七十歲
七十一至八十歲 八十一至九十歲
九十一至百歲

古今文集

雜著
白蘇詩紀年歲
詩話
而立者稀

○疾病部

疾病 附

問病 君問病 瘋疾 羸弱 好潔
痟渴 風疾 雜病 餘見耳目等部

古今事實

河為祟 清禱 病在膏肓 何恙不已
有陰德 移病 躬行致藥 死見為祟
賢者病篤 造物小兒 七十無病 服清涼服
既死復蘇 康節知命 問病猶留以下係問病
問病防笑 穿壁問疾以下係君問疾
燒嬌問疾 遺醫不絕 老姬問疾 煎藥和藥
亡之父矣以下係瘋疾 啖松枝 癲哥
散藏帶械以下係羸弱 難近婦人 常禁其語
拂席洗床以下係好潔 人夫婦坐處 號為水淫
掃拂郭踏 痟渴以下係消渴 用水止消渴
以疾爵名以下係風疾 佯狂
紙疥以下係雜病 患大頭 元草心恙

古今文集

雜著
釋疾文序 盧照鄰 辨恙字義
律詩
風疾枕上作 白居易
詩話

慮發瘧

瘧疾

古今事實

顓頊三子 黃熊為癘 呼名降瘧

死為癘鬼 墓土止瘧

古今文集

雜著

祀黃熊評 晁補之 祀瘧癘文 詰瘧鬼文 秦少游

古詩

遣瘧鬼 韓愈 讀詩愈瘧 謝瘧鬼 陳子高

詩話

瘦疾

古今事實

號智囊 發憤生瘦 飢瘦狗頸

割瘤即死 項安節相

古今文集

古詩

汝癭和王仲儀 王介甫

◎卷之四十八

○神鬼部

神廟 附 生祠 家廟

古今事實

五方神現 翁仲一神 為賽神會

許賽以牛 以下係廟 神呂都廳 焚蔣帝廟

毀廬山 宿溥后廟 毀淫祠 脩江瀆廟

牧其施利 術致廟祭 古今生祠 以下係生祠

民立生祠 當立家廟 以下係家廟 家廟影象

古今文集

雜著

南海神廟碑 韓愈 羅池廟碑 韓愈 野廟碑 陸龜蒙

拜嶽言 陳燦 亳州聖水狀 李德裕

鎮江城隍神佑廟記 陸務觀 寧德縣修城隍廟記 陸務觀

古詩

玉華宮 杜甫 黃牛峽祠 歐陽永叔 迎神 李建勳

迎神 司空文明 送神 同上 賽神曲 陸務觀

律詩

三閭大夫廟 戴叔倫 謁昇仙太子廟 鄭畋

諸葛廟 杜甫 野廟 吳融 題烏江伯王廟 李山甫

木居士廟 韓愈 題木居士廟 羅隱

蜀先主廟 杜甫 謁文宣王廟 羅隱

詩話

三閭廟詩 双廟詩 掛紙竹生

雜著 係生祠家廟

張文定公生祠記 蘇明允 文潞公家廟碑 司馬君實

鬼

古今事實

夢伯有 無鬼論 不信鬼 見土中人

家中談易 因鬼殺子 正能辟邪 鬼之董狐

見妖不怪 鬼手入

古今文集

雜著

原鬼 韓愈 戴氏廣異記序 顧況

燭枝鬱鬼　氣未嘗亡

詩話

燧槳精　神座有狐

八〇卷之四十九

〇喪事部

國哀

古今事實

鼎湖墜龍　如喪考妣　降割我家　嬛嬛在疚

未堪家難　病既弥留　沒於祗宮　即位而哭

尸虫出戶　祖龍死　東載鮑魚　諡以飾貌

女替白花　帝持心喪

古今文集

雜著

十太后誄 曹植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

昭明太子哀策 梁王筠　唐章武皇帝哀策文 令狐楚

慰國哀　布四脚加冠

太上皇帝上仙慰皇帝表 周必大

孝宗升遐慰皇帝表　寧宗升遐慰皇帝表 趙汝談

寧宗升遐慰皇太后表 趙汝談

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 周必大　又 同上

壽仁太上皇后上仙慰皇帝表 周必大

皇后上仙慰皇帝表 周必大　孝宗梓宮發殯慰皇帝表

顯仁太后發引慰皇帝表　又 並同前人

寧宗發引慰皇帝表　寧宗發引慰皇太后表

英宗掩殯慰皇帝表 王安石　慰太皇太后牋 同上

太皇太后掩殯慰皇帝表 周必大　又 同上

寧宗掩殯慰皇帝表　同前慰皇太后表

太上皇帝掩攢慰皇后牋　太皇太后掩攢慰皇帝表

英宗祔廟慰皇帝表 王安石　同前慰太后表 同上

太皇太后祔廟慰皇帝表 周必大　又 周必大

慈烈皇后祔廟慰壽成太后牋　寧宗祔廟慰皇帝表

同前慰太上皇后牋　卒哭慰皇太后表

同前慰皇太后表　孝宗小祥慰太上皇帝表

同前慰皇帝表　寧宗小祥慰皇太后表

同前慰皇帝表　孝宗大祥慰太上皇帝表

同前慰皇帝表　寧宗大祥慰皇太后表

同前　釋服慰皇帝表

同前慰皇帝表　元正慰表 周必大　又 周必大

同前慰皇太后表　又 周必大

冬至慰表 周必大

皇太子薨慰寧宗表 趙汝談　皇太子薨慰皇后表

古詩 律詩附

祖龍行 韋居老　太宗皇帝挽歌 王元之

仁宗皇帝挽詞 王安石　又 [illegible]

神宗皇帝挽詞 黃庭堅　孝宗皇帝挽章 朱元晦

高宗皇帝挽詞 吳適　孝宗皇帝挽詞 吳適

御製英宗皇帝挽詞　莊憲皇后挽歌應制 宋庠

莊獻明肅太后挽詞應制 宋庠　太皇太后挽詞 王安石

皇太后挽詞 陳師道　隆祐皇太后挽詞 汪藻

悼懷太子挽歌詞 白居易

王欄賞牡丹

詩話

八〇卷之五十

〇喪事部

園陵

古今事實
橋山劒舃 舜葬蒼梧 水齧王季墓 虎丘金精
葬近二陵 驪山修葬 祭自秦始 漢文霸陵
灞陵石槨 爲食官令 復土將軍 得殯時物
珠襦玉匣 盜發諸陵 栽令流水 掃地露祭
天祿辟邪 既葬隋亡 詔從儉約 詐望昭陵
縣奉八陵 蘭亭殉葬 紙斂瓦棺 寒食出祭
本朝陵名 皇堂棟損 書責時宰 檀移山陵
護葬詭去位 山陵非宰相護送 權名攢宮

古今文集
雜著
女媧陵記 喬潭 諫厚葬疏 劉向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恨石銘 皇甫湜
讀帝葬儀 本朝陵名犯前代

古詩
橋陵三十韻 杜甫 始皇陵下作 曹鄴
七哀詩 張孟陽 感興 蘇子美
豈陵行 鈕思 題奉先寺 張文潛
律詩
行次昭陵 杜甫 古城眉怨言漢武事 王嵫 仁宗昭陵
詩話
吳蓋達後主 金粟岡 發引一詞

卷之五十一
喪事部
死 附 遺言 遺文 遺書 遺忠 遺業 君哀悼 民哀悼

古今事實
傳說騎箕 夫子夢奠 顏淵蚤死 曾子易簀
黔婁布被 夢能竊屏 七日復生 夢起起
死不恨 託以身後 含笑入地 先知死期
星殞於營 走生仲達 妖星見 但少一死
減年代死 酒壚含悟 夢白雞 尸解
問地下事 天下玉指 不見嫁娶 皆償負錢
算生張說 書帳後事 死乃天命 召作玉樓記
死付白金 卒不識玄色 夢不祥 見夢于帝
使虜道卒 書前定事 魚鼓龍拔 星殞寢室
月蝕東壁 論大衍數 十六日復生 乘崖遺像
傳霖來訪 死時雷震 披黃白術 王雯復見
誤傳已死 親書遺表 從其治命 以下係遺言
屬以其子 合葬桐鄉 遺詔刻石 分香賣履
死爲酒壺 送尸隨林 景文遺戒
立言不朽 以下係遺文遺書 上封禪書 歸孔獻文

續成其書 恨書未成 相三君無積 以下係遺忠
將死不忘君 將死薦賢 惟憂國事 書言國事
抗表諫伐 九京可作 以下係遺俠 愛及其衆
家無遺財 以下係遺業 有舊田廬 薄有桑園
增無所殖 先分田園 思法好直 以下係君思悼
思播道濟 思糧證 停罷鼓聲 何奪之速
國人巷哭 以下係民哀悼 秦春罷相 百姓痛家
烈婦爲白幘 畫退公衆

古今文集
雜著
歸辭書並陽公碑陰朱闕 死則氣散 朱文公易世子
詩話
服金石藥 遊岱 木稼
康節知命 詩讖

卷之五十二

喪事部

居喪 附 忌日

古今事實

三年通喪　除喪彈琴　期而猶哭　朝祥暮歌

冒服飲燕　廬墓孚青　匿喪受封　奔喪彈琴

生孝死孝　使鄉允樂　在艱戲擲　恭功聽樂

求尸漬血　辰日不哭　無緦麻服　不持所生服

主喪禮熟　匿親忌日 以下係忌日　以社日土

忌日不聽樂　忌日醉擲祭　嫁寄墓裏　終身之喪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服圖

內族服紀　女為本族　為母之親服

夫為妻親服　妻為夫親服　三殤服

不飲酒食肉 司馬君實　當有喪哭　飛用細黃 以上出儀禮

詩話 忌日作詩

賀母作詩　居喪作詩　忌日當悲

卷之五十三

喪事部

起復

古今事實

閔子要經　伯禽征伐　不敢負制　詔奪情

令起視事　起復本職　衰麻錫緦　不當佩魚

非盛世事　竟不可奪

古今文集

雜著

代李副樞乞終喪表 宋庠

辭免起復表 劉敞　辭免起復太宰表 王淮

論起復服色　代回都統起復 周必大 王淮

卷之五十四

喪事部

弔慰

古今事實

人哭亦哭　哭之慟　哭於中庭　衰衰往弔

弔於其室　出乎東郭　弔不與言　百官會弔

赴者三萬　生芻一束　青蠅弔客　誄者四十人

弔客化鶴　弔其子沒　門無雜賓　西門慟哭

名士獨弔　鼓琴而哭　弔依驢鳴　哀棟梁折

客哭主不哭　奔喪得罪　自哭亡妾　含字為淚

匍匐以弔　朝服不弔　聞哭則不歌　涕淚成冰

屏諫 以下俱出儀禮　為誄以弔　素服以臨

古今文集

雜著

歐陽生哀辭 韓愈　德先生誄 李尋

悼東坡文 李方叔

詩話

淚如河傾

卷之五十五

喪事部

祭奠

古今事實

遺奠兩楹　炙雞絮酒　斗酒決酹
生芻一束　冢前奠酒　食必嘗奠

古今文集

雜著

祭亡友柳子厚文 韓愈
哲宗皇帝祭司馬溫公文 蘇子瞻
祭歐陽文忠公文 同上
祭蘇子美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二首
祭鄭自明文 並同上
祭蘇子晉文 同上
祭尹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
祭劉恭父樞密文二首 朱元晦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徐子宜侍郎文 葉正則

賻贈 附助葬

古今事彙

賻布恤貧　說驂而賻　攜束帛　不釋服而遜
以堵與飭　還其賦斂　裹縑一匹　辭其賻贈
悉辭贈賻　送以家貨 以下係助葬　贈以麥舟
發貲助葬

古今文集

古詩

李宓仲兄詞并敘 柳子厚　贈車默 同上

八 卷之五十六

○喪事部

壽藏

古今事彙

樂哉斯丘　穿如　將歸故宅　樹檟為櫬
奏請墓地　自為壽藏　預定其地　胃然營墓

自署其穴　酌酒賦詩　詔賜墳塋
附葬祖塋　刻石其上

古今文集

律詩

得壽藏於先壠之旁併酹諸原感賦以懷 劉至能
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 同上

葬

古今事彙

更葬朽骨　馬鬣封　不如速朽　合葬非古
犯人之冢　葬不食之地　預知葬後　兩不克襄事
非毀當道墓　不歸鄉葬　玉魚　葬近烈士
銀錢黃腸　葬不擇日　埋玉樹　荷鍤自隨
命葬枯骨　瘞將士骸　瘞楊貴妃　金棺
以勢奪山

古今文集

雜著

滁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唐盧子駿　禁焚死 葛勝
梓戶之慘　漏澤園之創　漳州義冢記 危稹

八 卷之五十七

○喪事部

薄葬 附 厚葬 送葬 歸葬

古今事彙

烏鳶螻蟻　王孫贏葬　不恃石槨　素棺速朽
遺命薄葬　堯與狗葬　鄭大夫冢　勿墾勿墳
以書殉葬　悉辭儀物　勿封土立碑　斂以常服
美棺葬親 以下係厚葬　蜃炭蛤灰　大治冢舍

古冢珍宝　為盜所發　送車千乘以下係送葬
四方來會　因喪會葬　乞骸歸葬以下係歸葬
喪欲歸葬　見喪歸葬　助歸葬費

古今文集

雜著
瘞葬書楊王孫　葬終論王肅記

詩話
留侍光彬

雜著以下係歸葬
祭崔使君神柩歸上都文梁肅元

律詩
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杜甫
哭蘇僕射歸櫬杜甫
送盧十四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杜甫

合卷之五十八
喪事部

墓 附

吉地　凶地　墓祭
旌祀先賢墓

古今事實

狐死首丘　伏不至泉　掛劍於墓　合葬於防
孔墓不生荊　宰上木拱　樹墓檟　九原可作
樵牧躑躅　預知其墓　反間發墓　營高燥地
下馬過墳　弟子負土　冢墓連山　佳城鬱鬱
過冢上墳　布囊負土　郭璞相地　鹿髓墓松
淚着樹枯　郡守致敬　古冢得竹書　買墓前田
發墓而葬　發墓斷臂　芻牧不禁　盜發父墓
諫發大臣墓　免發直臣墓　牛眠得葬地以下係吉地
書生示葬地　僧指示葬地　不利長子以下係凶地

害兄福弟　黃摋沙　訟斫墳林
反國展墓以下係墓祭　酹園內冢　以酒脯祷
省父母墓　因兵禁樵採　封比干墓以下係旌祀先賢墓　吏民常祀
孔林禁樵採　祭信陵墓　祀益民者
遣使祠墓　祠蕭曹墓　遣掾修墓　祭以少牢
訪求先賢墓

古今文集

雜著
葬論司馬君實　又程正叔
春雨亭記楊廷秀　思亭記陳無己
　　與李侍講書楊廷秀

古詩
古樂府　悲行路孤墳何遜　適思蘇轍
北邙山張籍　又王建　古墳司馬君實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黃庭堅

律詩
行經古墓崔塗　長江縣經賈島墓鄭谷
宮人斜雍陶　又陸龜蒙

詩話
墓鬼賡詩

合卷之五十九
喪事部

挽章

古今事實

挽歌之始　搖鈴自歌　道上行殯

古今文集

雜著
非始於田橫

古詩
挽歌二章 田橫門　一薤露　二蒿里
擬挽歌詞 陶潛　擬挽歌詩 顏測伯　又 陸士衡　又 荀儀明
律詩
裴大夫挽歌 岑参　哭孟郊 賈島　哭柏岩和尚 同
司馬溫公挽詩 蘇子由　自作挽詞 李覯
樂壽縣君呂氏挽詞 黃魯直　哭孟寂同年 張籍
哭孟東野 賈島　哭貝韜 杜荀鶴　哭京兆庞尹 張籍
哭刘尚書夢得 白居易　哭喻鳧 方干　韓忠獻挽詞 陳□
古今卷之六十
○喪事部
墓銘 附 墓碑 行狀
古今事實
孔子題墓　石椁有銘　黃絹幼婦　作碑無愧色
立石刻名　必求騈儷文　自爲墓誌　妄認古冢
碑特鎮石　誌文長短　必求韓記　必求柳書
篇篇不同　子孫不能通知　崔氏能任　文奴請銘
乃緒乞銘　御筆題碑額　諛墓得金　遺識求誌
四絕　心織筆耕　筭生張說　義不食言
更相爲傳　不顧時忌　不懷舊怨　不喜見評
文不可改　不受潤筆　獨銘五人　因發己意
弟狀兄行　得金以賻
古今文集
雜著
石誌不出禮經　碑本墓用
行狀出於門生　文字潤筆　求墓銘
墓銘
宋制機母八龕墓誌銘　謝枋得
刘氏夫人墓誌銘　然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目錄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一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天道部

太極 無極附

羣書要語

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牙鴻濛滋萌 三五曆紀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 前漢律歷志

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是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之一生二也 易疏

太極極盡之稱 紀瞻傳

古今事實

夫子論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係

莊子論大極

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以立乎北極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終 大宗師篇

周子作太極圖

朱震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胡仁仲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也及得誌文考之則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授於人 朱文公作濂溪遺事後序

周子以圖授二程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某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也（張南軒太極圖序）

朱子論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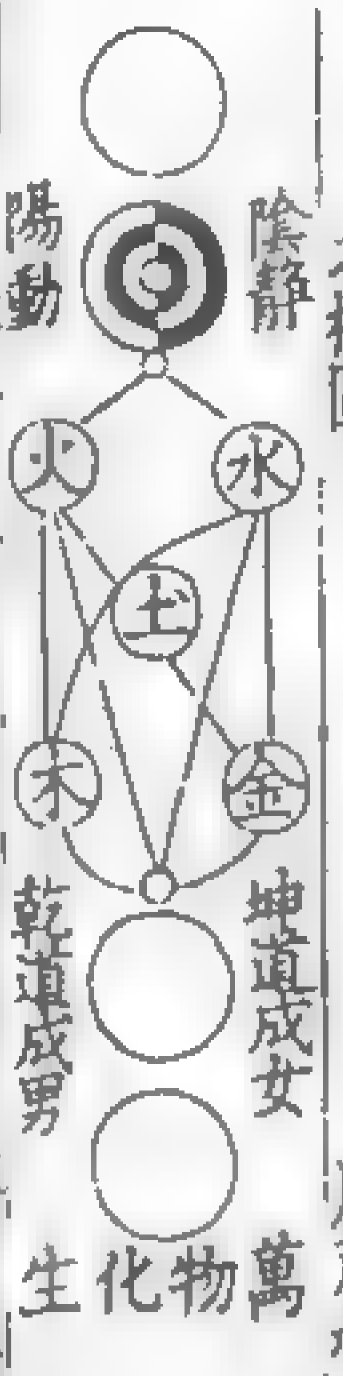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並語錄）

老子論無極（係無極）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體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象成）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反朴）

雜著

太極圖　周茂叔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與朱元晦書（辯無極）　陸子靜

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借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它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遽中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無此言也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

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

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兄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未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彼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今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群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

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
其吐露輸寫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惮下教致遠惟
爲國保愛倚俟柄用以澤天下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
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
世儒淺見所及也但其間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
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
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已之私見
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
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
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
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上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上皆未
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上未嘗言無極
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
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
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
以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
乎既蒙不鄙而教之某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
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
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
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
北極之極宸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
蓋以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
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轃將來到此築底更
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
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
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
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
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
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而表之
則章內之言固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
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
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
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
喻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
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
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
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
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
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
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
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
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
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
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
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
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
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
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
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

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明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其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固不足怪老兄平日自視以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形天地五行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窮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是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凢陋沉溺俗學悖矣如此亦可憐也

其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旣沒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辨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

其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某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辯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察其間緊切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其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也以中
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
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終以常無觀妙
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其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
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某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
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
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
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
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
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
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義
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
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
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
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猶言太極固無偏
倚而爲萬化之根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
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老兄以中訓極某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
文義而謂它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其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
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
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
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
之此義在諸說中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
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
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
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
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
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
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
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係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
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
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
某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
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
陰陽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日之明耳之聰父之

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暑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論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説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禀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中焉止矣而上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説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内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説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説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説有若實見得即説有説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説無説有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妙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時既私其説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説文義此漏泄之説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説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

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今雖偶然道着而其所見所説即非禪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説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説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某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捨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其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俱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之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辞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其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姿質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是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謂其博文約礼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後但未有禪書可改撰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切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礼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其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有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万幸察　近見国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无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卞矣然因渠添此一字却見得本无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古詩

感遇二首　陳子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代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吾觀昆侖化日月淪洞㝠精魄相交會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无明空色皆寂滅業緣定何成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

感興二首　朱元晦

昆侖大无外旁薄下深廣陰陽无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

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鏡馬啇人文已宣朗焜然一理貫昭斯来
象罔珍重无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无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
存万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誑聾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一　　前集

建　安　祝　穆　和父編

天道部

天

羣書要語

天顚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說文大哉乾元万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卦天行健同上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万物覆焉中庸上天之載無声無臭大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天之蒼蒼其色正耶莊子域中有四大一曰天大老子天得一以清同上天形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乗氣而立載水而浮天運如車轂之運渾天儀天形穹窿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抑水而不流者氣充其中也虞昺穹天論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于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晉天文志引吳王蕃傳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強又曰天不足西北故左寒而右凉地不滿東南故右熱而左温素問

天之別名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尒雅　九天東方皡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楚辭注

天神之名　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宝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灵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黒帝計光紀中央黄帝含樞紐五經通

義穆祈愉兮上皇 楚詞東皇太一歌

古今事實

盤古開闢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万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万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徐整三五歷紀

女媧補天

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 湯問

杞憂天墜

杞国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无処无形奈何而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使墜亦不能有中傷 列子

夢至鈞天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錫之以葉秦遂大昌 史

木公金母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氣万神之先也亦号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皆稟其命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 太平廣記

雲擁玉帝

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不得見其面 謝天老傳

屈原天問

屈原作離騷曰天問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

帝閽九重

宋玉招魂云虎豹九關兮啄害下人些 張衡思玄賦云叫帝閽使闢扉兮觀天皇于瓊宮

張温問天

吳使張温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蜀志

陶侃登天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泰州卧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 倦游錄

天門放榜

范公 仲淹 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平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 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天説 柳子厚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倖々衝々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尔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天論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々者則曰天与人实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寧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々者則曰天与人实相異霆震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然無有宰者則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抗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勝耳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万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尽善罰不必尽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尽喪矣夫实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々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盛行則其人曰天何預於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

而欲質天之有无感矣余曰天當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乱云尓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尓生乎治者人道明感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帰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帰乎天非天預乎人尓

上清辭　蘇子瞻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隷星辰兮役太歲儼吾降兮雷隆隆朝發軫兮帝庭力弭節兮山宮猿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爰流血之滂沛兮又嘗癯瘠与螟虫嘯肓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煙嘶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逐兮獄窘疇滅而无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岳之神公龍車獸兕不知其數兮旗纛晻靄而宜家漸俯偃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磐司生殺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旣約束以反戰兮退戰慄而愈恭澄充塞於四海兮烑炎然其无功君之去兮天門開鼓閶闔兮朝玉臺群仙迎兮森森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旁君良苦兮馬虺隤閽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役万灵之喧豗默清淨以无爲兮時節符於斗魁諸通明而獻黜陟兮大輅蕩蕩其无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岳爲豆四海爲杯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兮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旣返兮曾顏咫尺之不違陛秘殿以内悖兮犹凛凛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辞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

古詩

與馬異結交　盧仝

天地日月如等閑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骨巉岩崔嵬硉兀刀劍爲峰鍔平地放著高如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神農畫八卦鑿破天心胸女媧伏羲婦恐天怒擣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縷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帰將家走向日中放老鴉刀裏裁桂養蝦蟇天公發怒化龍虵此龍此虵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虵罰神農爲牛頭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尓來天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定正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仝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同異自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至直當中兮動天地白玉璞裏斲出相思心黄金礦裏鑄出相思淚忽聞空中崩崖倒谷声絶勝明珠千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双婢此婢嬌饒惱殺人凝脂爲膚翡翠裙唯解画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敲金擬玉凌浮雲却返顧一双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若少人憶君眼前如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奇骨此骨縱橫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折半殘壓山谷盤根蹙節成蛟螭忽雷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化摠是鱗皴此奇怪物不可欺盧仝見馬異文章酌得馬異心中事風姿骨本恰如此是不是寄一字

律詩

易　邵堯夫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日

日蝕附

羣書要語

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 山海經 日名朱明一名耀靈一名東方一名大明亦名陽烏 事類 日實也大明盛實 釋名 日中有踆烏謂三足烏也 淮南子 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日之光曈曨日景曰曖其氣曰瞑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 大明 日昕 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景故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張晏注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在下也 太平御覽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注 自暘谷至于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 淮南子 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鳥鼠山同穴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西方之地崦嵫日所入山也 山海經 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淮南子 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 十洲記 太山東南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許 漢官儀 日出三竿黃色赤暈 南齊天文志 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里同晷故日將旦清風起羣陰伏 李尋傳 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和安行君明民靜也促短者非分度減損上闇下亂也 潛夫論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又名燭龍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 山海經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 注 白駒日景也 魏豹傳

〔詩〕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也有晴 劉禹錫 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杜甫

〔日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詩 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讁見於天日為之食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 禮記

〔照臨日月〕日月麗乎天 離卦 至德之明日月若連璧 易坤靈圖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易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詩 日行遲月行疾若何君舒臣勞也日月所以懸著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也 白虎通 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為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為陰之類其數耦 張衡靈憲 月為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 周髀 日 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 考靈曜 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陰燧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許慎注云方石也諸珠也 淮南子

〔古今事實〕羲和掌日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書 堯典

羿射九烏

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羽翼 淮南子

夸父逐日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暘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 列子

小兒論日

孔子遊見小兒問之問其何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日初出大如車輪其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列子

以劍指日

虞公与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 淮南子

揮戈止日

魯陽公与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 淮南子

負暄獻君

昔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列子

日宣重光

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宣重光 本紀 癸文宗祀日宣重光倪寬奉觴再拜上壽 本傳

取日虞淵

狄仁傑贊鄭曰虞淵洗光咸池潛掞五龍夾日以飛

瞽奏鼓 以下係日食

夏少康時仲康羲和廢職戢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日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有六

元旦日食

仁宗康定元年皇祐元年嘉祐四年 神宗熙寧元年皆正旦日食 理宗淳祐六年正旦亦日食

古今文集

古詩

登天壇夜見海日 李益

朝遊碧峰三十六夜向天壇月邊宿仙人攜我搴玉英壇上夜半東方明仙鐘撞撞迎海日海中離離三山出霞梯赤城遙可分霓旌絳節倚彤雲八鸞五鳳紛在御王母欲上朝元君群仙指此為我說幾見塵飛滄海竭竦身別我期丹宮空山處處遺清風九州下視杳未旦一半浮生皆夢中始知武皇求不死去逐瀛洲羨門子

負冬日 白居易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与虛空俱

羅浮夜半見日 劉禹錫

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雞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万里湧出黄金輪

詩話

御製日詩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云云 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万国明鉉大驚殿上稱壽○按後山詩話謂此月詩而國史以為日詩當從國史

雜著　係日食

日蝕對　孔光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古詩

日蝕歌行　梅聖俞

赫赫初出咸池中浴光洗跡生天東不意有物來啖時閗圞一片如破銅前時蝦蟆食尒叱天下戢戢無有忠責罵四方誰膽大仰頭嘖嘖啼盧仝欲持寸刃去其害氣力雖有天難通是時了無毫芒益徒有文字辯且雄仝死于今百餘載日月幾度遭遮蒙衆人見之如不見誰肯開口杏天公老鴉居熏已自揔三足鼎峙何每備而今有嘴不能噪而今有爪不能攻任看怪物欺天眼方且肖車保尒躬日月與物固無惡應由此鳥招禍凶吾意彷彿料此鳥定亦閃避離日宮安逢后羿不乘暴直與雷熬弩強弓射此賊惡鳥以謝毒惡虫二曜各安次災害無由逢南不尤赤烏東不誚蒼龍北龜勿吐氣西虎勿嘯風五行不汨陳虞舜生重瞳我今作此詩可與今比功

月　月蝕附

群書要語

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淮南子月以宵耀名曰夜光皇甫謐年曆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條鳥反疾貌朝而月見東方謂之朒朒一作側匿仄肉反行遲貌尚書哉生明哉生魄說者以爲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溯於日乎尚書大傳月闕也滿則缺也晦則灰也月死爲灰月光以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釋名蚤闢灰而月暈盡以芳灰環月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淮南子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月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京房俗謂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御覽虞喜安天論佛氏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白虎通月天之使也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淮南子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而魚腦減淮南子月群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呂氏春秋月中何有白兔搗藥傅玄擬天問吳牛苦於日故見月而喘風俗通

詩句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魏文帝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曹植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謝朓少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李白洛月如金盆杜甫近水樓臺先得月蘇麟

月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詩

古今事實

吳剛斫桂

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酉陽雜俎

嫦娥奔月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張衡靈憲

南樓翫月

庾亮鎮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月登南樓𫍯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如此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數重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而退

牛渚泛月

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尔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誦声既清會辭又藻拔久之遣問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

微雲點綴

王重爲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君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本傳

玉斧修月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襆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万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

躡至月中

玄洲之高以水精爲月刻瑶爲兔翟乾祐與數十許人翫月或問月中竟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 [illegible]

雜著

月賦 謝希逸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身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玉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朓警闕朏魄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 [illegible] 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声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

睇感之晏之無與歸皆期於以還徽霜露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𤥨玉音服之無斁

古詩

絕句

藁砧今何在山下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詠月

月華臨靜夜夜靜成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月下獨酌　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問月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行見月　王建

月初生居人行見月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盈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飛蓋橋翫月　歐陽永叔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谷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律詩

新月　梁劉瑗

仙宮雲箔捲露出玉簾鉤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對月　張喬

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圓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風

舟中望月　庾信

舟中夜離家開舲望月華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天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灰飛重暈闕蓂落獨輪斜

秋月　杜甫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令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月　曹松

寥寥天地內夜魄爽何輕頻見此輪滿即應華髮生不圓爭得破纔正又須傾人事還如此因知倚伏情

月中桂　李建封

片月轉無際萬古同榮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向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白兔宮何時猶羽化細得問元功

霜月　李商隱

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南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

月　羅隱

陰雲薄暮上空虛此夕清光已破除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

月　袁郊

常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天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

吳門月夜与曹太尉話別　李頻

早晚更看吳苑月西齋長憶月當窓不知明夜誰家見應照離人隔楚江

一片清光万里無幾回盈缺又纖〻君看出沒非無意豈爲辛勤妾玉蟾

詠月　王介甫

追攀落日不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清光雖在不堪行

初月　杜光庭

始看東上又西傾貪缺何曾得自由照物不能長似鏡當天多是曲如鉤定无列宿敢爭耀好伴晴河相映流直使奔波急於箭只應白盡世人頭

詩話

影娥池

唐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无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求出処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〻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如仙人乘舟共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德棻嘆其博

些子兒韵

後山云　太祖平後池對新月置酒召當直學士盧多遜使賦詩多遜請韵曰用兒字其詩云太液池边看月時好風吹動万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太祖大喜尽以坐間飲食器賜之桐江詩話曹希蘊能詩都下有人以敲拆父爲韵索賦新月詩曹[illegible]云敲初聞第一敲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宅鏡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然終不能有以勝之也

秋不如春

元祐二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也遂召二歐飲作減字木蘭花詞云不似秋光只与離人照斷腸右山云老杜詩亦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

古詩　詠月蝕

月蝕詩　盧仝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金鍾森〻万木夜殭〻寒氣贔屭頑无風爛銀盤從海底出〻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氷光交貫寒曈曨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摧環破璧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炱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万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暗灯掩菼如玳瑁今夜吐焰如長虹孔隙千道射戶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陽太陰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〻勞四体与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

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
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喪明
幸且非春時万物不嬌榮青山破瘦色綠水氷崢嶸花枯无女
艷鳥死沉歌声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又聞古老說蝕月蝦
蟇精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騃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緣
青冥恐是眶睫間揞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
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滉漭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
受虫豸欺長嗟白兔擣靈藥恰似有意防奸非藥成滿臼不中
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
熠丹砂燋六合烘為窯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
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䘥䘥
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幡麾幢旒駕車六九五十四
頭蛟螭虬掣電九火輈汝若蝕開齱齵輪御轡執索相爬鉤推
蕩轟訇入汝喉紅鱗燄鳥燒口快翎鬣倒側聲醆鄒撐腸拄肚
礧傀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
時當食藏頭擫腦不肯食不當食張唇哆觜食不休食天之眼
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嚙天媚蟇被蟇瞎
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
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嫦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舂喉戈去此睛
上物初既猶朦朧既又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
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榻砂土中地上蟣虱臣仝告訴帝天
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蟇癡腸皇天不為臣立梯磴臣血肉
身无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颰排閶闔入紫宮密
迩玉几前擘坼奏上臣仝頑愚胸敢死橫干天其長東方蒼龍
角插戟尾捭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虫坐理東方宮
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刺

頭戴井冠高逵枿月蝕鳥宮十二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察貪
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卻月不啄殺虛眨鬼眼赤
突突鳥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踦踦斧為牙鑿為齒偷犧牲食
封豕大蟒鵝餐肥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
天天若准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
束頸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雕其肉一底板沒信處唯
堪支床腳不中鑽灼與天卜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
黔婁生覆尸无衣巾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熒惑矍鑠翁執
法大不中月明无罪過不糾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謫
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
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鋩生恒州陣斬酈定
進項骨脆甚春蔓菁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
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若不肯
信試喚皋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章宮作上帝紅綠環天二十
八宿是天尚書郎整頓排班行劒握他人將一賜太陽側一賜
天市傍操斧代大匠兩手不相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
明煌煌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遥相望蚩
尤簸旗弄旬朔始搥天鼓鳴璫琅枉矢龍蛇行眊目森森張天
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萬萬黨構架何可當眯目釁成就
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揮萬國縣中央此外盡
掃除堆積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常星沒殞雨如迸漿似天
會事發叱喝誅姦狂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
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无信他人忠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
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剪戟須臾癡蟇精兩吻自決折初露半个
璧漸吐滿輪魄眾星盡原赦一蟇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挂
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万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

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煩令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張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礼過三皆樂過五小猶不説大不可數災沴无有小大輸安引衆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孝執為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頭天完兩目照下万方土更不瞽万万古

月蝕　梅聖俞

有婢上堂來白我事可驚天如青玻瓈月若黑水精時當十分圓只見一寸明主婦煎餅去小兒敲鏡声此雖淺近意乃重補救情从深兎窟出衆星隨所傾

詩話

辨董秦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為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効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為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説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詠之東坡以為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禄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黄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偽官為賊君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禄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仝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禄山與泚矣切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仝以為璧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无與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説而不能省憶其詳　客斎隨筆

評效玉川子

李林新編公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太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蝕詩豪怪奇故退之深所歎服故所作尽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某切以為不然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則退之蓋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节約之以礼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而後成詩耶　[illegibl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

建安祝穆和父編

天道部

星

羣書要語

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說文）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春秋說題辭）星者水之精也（三五曆紀）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天文志）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西京雜記）星者散也言其布散也（宋玉九歎）文章昭回之光粲然如繁星麗天而已矣（揚雄）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書洪範）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周禮）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春秋運斗樞）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晉天文志）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斯乃文昌天府（李固傳）狼北有大星曰老人星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天文志）郎官上應列宿（後明帝紀）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見（孫氏瑞應圖）

古今事實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

熒惑守心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必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呂氏春秋傳）

星孛于辰

昭公十八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在宋衛陳鄭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火

五星聚東井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高祖紀）注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

客星犯斗（詳見八月門）

夜觀星象

劉向書洞書傳夜觀星宿上奏災異消大異。或勸郭林宗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遂不應

使星入蜀

李郃好天文之術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二使向益州夏夕郃露坐問二人曰君發京師寧知二使何時發二人驚問曰何以知之公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部

德星聚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客星犯帝座見帝龍故人門

五星聚奎

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竇儼周顯德中嘗謂楊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古今文集】

雜著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庭不若之徒皆曩然而和睢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宗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歌頌謹按歲星五帝爲蒼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爲理發爲萬民浹洽生類協天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休徵大化始報成功玄祐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爲紀洪範之敘皇極曰然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發於人係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契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諸右之師用弘文言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於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違爲禮百神覆懷擴俗嘉瑞美祥紛委狎至置之而不有於人端士連茹推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怡神於靖其離一代爲純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邃古光昭聞見巍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缺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无疵癘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爲天祥重華燦燦乃居明堂下照仁澤上爲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佑命之自天无窮微臣頌歌敬備唐風

古詩

月夜觀星　隋煬帝

團團素月淨翛翛夕景清谷泉驚暗石松風動夜聲披衣出荆戶躡履步山楹欣睹明星爛喜見泰階平觜參柄可識牛女尚分明更移斗柄轉夜久天河橫徘徊不能寐參差幾種情

司天臺　白居易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下陵上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半見半没占台坼是時非无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此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爲

律詩

星　李嶠

蜀郡靈槎轉豐城寶劒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入西秦未作三台輔寧爲五老臣今宵穎川曲誰識聚賢人

風

【羣書要語】

其爲風 易係 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 爾雅 四氣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凉風西風謂之泰風 爾雅 猛風曰颺凉風曰颼微風曰飈小風曰颸 風俗通 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飈亦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而雨土曰霾 爾雅 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風曰緒風吹萬物有声曰籟終日風謂之終風 爾雅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莊子注 吹萬不同 莊子 風一西一東孰噓吸是孰披拂是天

乎蓬蓬然起於南海而入於北海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伏水）飛廉風伯也風師箕星也（風俗通）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應劭注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晉灼注）鵬之徙于南溟也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逍遙篇）太平瑞應五日一風風不鳴條（論衡）舶趠風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弥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舶趠風是時海舶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舶俱至（蘇東坡）

古今事實

舜歌南風

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雷電以風

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成王啓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反風禾盡起

六鷁退飛

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風乎舞雩

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風乎舞雩詠而歸

御風而行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旬有五日而後返（莊子）

爰居占風

海鳥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國語）

大風揚沙

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長風快寒

蕭齊員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帝有寒色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世說）

以鵲占風

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東方朔執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柏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此以人事知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順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朔傳）

占少女風

管公明傳將大旱有問何當雨言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欲嗤公明公明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男風陰鳥亂翔其雨至矣須臾玄雲四集大雨河傾

巽二起風

蕭至忠為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沓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北帝命蕭君畋汝輩若干人為鷹死若干合箭死者老麋伏地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兄善謀汝往求之群獸歡然從行老麋說之曰至深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求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使君不出矣群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雲大作竟日蕭果不出（幽怪錄）

封十八姨

崔元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辭冷冷有林下風色皆殊絕芳香襲人醋醋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立苑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此月二月一日立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

權乃悟女伴即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
裹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卻老元微等亦長生至元和中元微
猶貌若少年亦一異也 博異記

占風鐸

唐岐王宮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
占風鐸 開元遺事

竿旌風候

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金鈴有
聲即使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 開元遺事

羊角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
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
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
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丘墟遂移今縣 筆談

雜著

風賦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
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
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
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
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因也然則
氣與風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
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
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
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
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
草離秦衡概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倘佯中庭
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乃得為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
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
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
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堀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
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
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
造熱中脣為胗得目為蔑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
雌風也

颶風賦 蘇叔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
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
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
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
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
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眾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
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
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
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
於再瞬列萬馬而並騖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奔蹙類
巨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
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
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

既偃鞭軒檻之上折補茅屋之罅漏牽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者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則其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惴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清風閣記　蘇子瞻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得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耶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泛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迎薰堂記　馬子才

元祐二年春三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飄人襟裾已而入肌骨蕩滌腸胃胷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萬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乃歘起音如歌詠太平之声長枝牽柔婉蔓娜娜如翟羽旋佾舞蹈盤旋客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遠乎邈哉聊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爲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今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帝指拂拂以起被動植與蠶成若湯之時吹雲橫霓沛作霖雨滌八載之穿而吾民僕蘇文武成康酣和塞周飄然日南暨及路寄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祿漢李文時吾民阜財國亦富實大倉中都之儲者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賚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　宋受天命驅逐羣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聞昭數十世聖人必與吾風必來古今符矣禍災秋槁之氣不以從而生氣從五百歲至於湯湯五百歲至於周尚凡百餘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於唐唐三百餘歲至于　宋自舜迄今三千三百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忿直悽凄若物頹色爽落頻頷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兹其幸歟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古詩

大風歌　漢高帝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律詩

風　李嶠

落日生蘋末搖颺偏遠林帶花疑鳳舞向竹似龍吟月動臨秋扇松清入夜琴蘭臺宮殿峻還拂楚王襟

次韻耿天騭大風　王介甫

雲埋月缺暑寒灰颶發䗵如巨象壓湃縱勇方川冰柱立紛披
千嶂土囊開密門未帷爰居至鄭圃何妨輿冠來終夜不眠誰
與共坐忘唯有一頭回

雲

【羣書要語】雲山氣也 說文 雲之爲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 春秋說題辭 雲師謂之豐隆 廣雅 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在下【注】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五臣曰雲師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按楚詞則以豐隆爲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 同上 慶雲曰景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謂之矞雲 同上 雲曰油雲靈雲曰同雲 西京雜記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禮記 雲從龍 易乾卦 坎爲雲 易 山雲蒸柱礎潤 淮南子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 淮南子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之見喜氣也 史天官書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 公羊傳 金柯分玉葉散 陸機浮雲賦 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 成公綏賦 暴風之發有砲車雲 國史補

【詩句】玄雲起高岳然朝彌八方 魏劉楨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 杜甫 可勉晴雲如擘絮 韓詩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 坡詩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魏文帝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淹

【古今事實】

以雲紀官

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左傳

帝鄉乘雲

華封人謂堯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食天下有道與物皆昌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又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孟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礙故能御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浮游如此 莊子

雲如赤鳥

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辨五色雲

周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鄭司農注 二分二至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所居有雲

漢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白雲孤飛

狄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

【古今文集】

律詩

絕句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陶洪景

孤雲 于鄴

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閒因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

樹長安无舊山徘徊不可駐渙渙又東還

雲 李嶠

英英大梁國郁郁必晝臺羽落從龍起青山觸石來官名光迹

雲 崔塗

古蓋影耿塵姿飛感高歌發威加四海回

得路直爲霖濟物不然閑共鶴忘機无端是向陽臺畔長送襄王暮雨歸

雲 齊己

倚峯觸石湿苔錢便逐高風離淥泉深處卧來真隱逸上頭行去是神仙千尋有影滄江底萬里无蹤碧落邊長憶舊山青壁裏遠菴閑伴老僧禪

雲 辛寅遜

因登巨石知來處勃勃元生綠蘚痕静即等閑藏草木動時頃刻遍乾坤横天忽必朋元衆捧日還當瑞不尊不獨朝朝在巫峽楚王何事謾勞魂

雲 韓琮

深意雖情灑落暉如車如蓋早依依山頭觸石應長在天際從龍自不歸吳閣陰晚龍夜月好來仙洞濕行衣春風淡蕩无心後見說襄王夢亦稀

霧

【群書要語】濛水土蒸故爲霧。霧冒也，氣蒙冒覆物也 釋名

凡連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其霧不可冒行也 齊王世紀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不明，陰陽之氣亂則霧

曾子云十月發氣，霧亦爲其青爲殃 望氣經云椅霧甚從者

【詩句】霧是山巾子舡爲水靸鞋 此事須言訛也

【古今事實】

蚩尤作霧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 崔豹古今注

玄豹澤霧

陶荅子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化陶三年名譽不興家產三倍，其妻數諫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无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貪富圖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避害。今君與此皆不无後患乎 列女傳

大霧三日

漢高困於平城之圍大霧三日

三人霧行

王肅張衡馬均俱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无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 博物志

黃霧四塞

西漢王氏五侯俱封，其日黃霧四塞終日

作五里霧

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後漢書

欒巴霧失

欒巴爲尚書，忽一旦天大霧，對坐不見，故失巴所在，尋問之，巴其日還都 神仙傳

吐成雲霧

東海黃公吐成雲霧，又蜀注蜀都鄧公呼吸成霧 同上

霧迷失道

曹公赤壁敗行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

大霧晝昏
天寶錄昏晦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 六帖

古今文集

古詩

凌霧行 韋應物

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合元天溶溶迷朗日乍看含羲白稍見沾衣密道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霏微誤噓吸膚腠生寒栗歸當飲一盃庶用蠲此疾

律詩

霧 梁元帝

三晨生遠霧五里暗城闉從風疑細雨映日似遊塵乍若飛煙散時如佳氣新不妨鳴樹鳥能蔽摘花人

行舟値早霧 梁伏挺

水霧雜山煙冥冥不見天聽猿方忖岫聞瀨始知川漁人惑澳浦行舟迷泝沿日中氛靄盡空水共澄鮮

霧 蘇味道

氤氳起洞壑遙裔匝平疇乍似含龍劍還疑映蜃樓拂林隨雨密度徊帶煙浮方謝公超步終從彥輔遊

霧 李嶠

曹公迷楚澤漢帝出平城涿野妖氛靜丹山霽色明類煙飛稍重方雨散還輕儻入非熊兆寧思玄豹情

建安祝穆和父編

天道部

雷 電附

群書要語

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 淮南子 疾雷不及掩耳 同上 疾雷為霆 爾雅 雷天之鼓 抱朴子 豐隆雷師 見雲門 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雷乃收聲 月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雷在地中復 震來虩虩震驚百里 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動萬物者莫疾於雷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雷風相薄 並易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詩 殷殷其雷 楚辭 風疾雷破山 莊子 雷聲發榮 前漢郊祀志 雷填填兮雨冥冥 楚辭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也 王充論衡 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哉彼豈有懲於物也 柳文 毋雷同 曲禮 雷霆謂 世言雷能吉於行雨而多氣匿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屋樞之內 此葛洪言

詩句

雷霆空霹靂 杜 雲雷驅號令 杜

電

電謂之雷光 五經通義 仲春始電 月令 爗爗震電 詩 雷電噬嗑 易 電以為鞭策 雷觀氣出 淮南子 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 莊子 於大壯之代兮掣雷鞭而西征 靈賦 列缺睥其眼從兮電騁天 雷公躡 之迅疾 思玄賦 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 淮南子 擊電无停光 公孫子 吳武陵曰雷研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 唐藝文志 驚蟄蟲於始作兮 李顒雷賦 有聲曰雷無聲曰電 八公子 月支獻猛獸

兩目如火鐵殺念彈彈念之炎光太平廣記

詩句 電光燒空黑雲腳飛銀線韓退之詩 電光煜煜紫金蛇東坡 驚雷夜訴光蛇走遊

古今事實

阿香

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新草小屋，有一女子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車。女子辭去，忽驟雷雨。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冢。搜神記

謝仙

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姑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夾螺髻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閱其說於道藏中，檢之，果有謝仙字，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矣。

雷形

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國史補

雷鼓

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論衡

雷車

柳公權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見門外喧闐，因潛於窗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畫圖者。久之，一嚏氣，忽斗暗失其人，兩目遂昏焉。酉陽雜俎

雷斧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筆談

雷神

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雷雨，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搜神記

雷火 以上係雷之總門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筆談

震夷伯廟

雷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雷震陵寢

後漢延和中，雷震憲陵寢屋，是時梁太后兄冀用事。

母畏雷震

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

倚柱遭震

夏侯玄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世說

方食失匕

先主與曹公論，會雷大震，先主方食，失匕箸，曰：一震之威乃至此。華陽國志

借車收麥

李鄴在比鄰，介休百姓送解牒，宿同宇下，夜有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至介休收麥。良久，數人共持一物如幢，上綴

旗幡其幡九十八葉有光如電以授之次日介休大雷雨損麥千餘頃 酉陽雜俎

迅雷震樹

劉曜從劉元海獵于四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傍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震人書背

長慶中有人雷震而死背上粉書云市中用小斗 錄用隋芝田

雷電取書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因暴風雷雨忽至頃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令吾攝六丁雷電取將文書 龍城錄

震尾龍出

吳宗冉用爲允州一日大震雷家人皆伏匿冉用當尸坐不動俄見有豨狶四人舁冉用坐牀出庭中復大震麥折有龍出 九国志

擊奸黨碑

宣和間所立元祐奸黨碑一夕大風雨爲震雷擊碎 步里客談

問雷起處

邵子謂程子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語錄

電繞樞星 見誕聖門以下係電

陽氣失節

魯隱公九年大雨雷電注此陽氣失其節 公羊

天笑爲電

天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所以爲電 神仙傳

古今文集

雜著

上天鼓文 徐浩文粹

雷車震于六合喝吼驅風雨於南極旋晕雲於北斗發東海以波濤撼太山而爪剖玉石至堅切如泥海松種至勁粉爲枯朽蠹皮擊名而魑魅駭腸龍顛鯨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鴻毛不像幹運乾坤之樞而嬰孩群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山埃塵霸罷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雖若天之遠近當風雲飛在於雲之轂重徒來橋首及夫白日兩歇長虹齊後刲缺暖毋幺其假手蓄積怒之未洩闡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緣察耶蚊蚋坐右今若爲善惡之主宰攝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頹闕之綱行天關跖蹻之竊群罪一軋而攫天下之凶醜於一舉行戮天下之佞友決高懸於光典刑不試於周后何必憑虛潤色之節養育吠堯之狗

震擊不善

問人有不善被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而死然否伊川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亦自然之理 語錄

論造化之迹 胡明仲

或謂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亦非陰陽聚散闔闢之爲

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李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其声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声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聲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見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无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密遲迅窸也曰世人所得霹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以爲陰陽之怒氣也無辯而怒方亦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然而不必然也曰雷之閃鑠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亦滴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无此矣況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則必入于幻怪誕僞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曾見

律詩

雷公　韓偓

閑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怪松必若有蘇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

天目山不聞雷震　蘇子瞻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无限人間失箸人

冬乾　朱喬年

陌上冬乾泣老農天留甘雨付春工何看急試雷霆手更放人間有卧龍

壬子聞迅雷有感　朱元晦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見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群心

虹蜺

羣書要語

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 釋名 蝃蝀也蜺雌虹也一名挈貳 二嘉言二 爾雅 雄曰虹雌曰蜺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爲雄其闇者爲雌也 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蜺 爾雅注 今俗謂虹爲虹 一名蝃蝀 說文 虹蜺者陰陽之精又曰陰陽交爲虹蜺 元命苞 天二氣則成虹 淮南子 日旁氣白者爲虹 陰陽交氣陰爲虹 莊子 季春之月虹始見孟冬之月虹藏不見 月令 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无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詩 雖霓連蜷 若大旱之望雲霓 孟子

古今紀事

白虹貫日

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 戰國策

荊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貫日 列士傳

天投蜺

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長十餘丈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也 後漢五行志

虹飲其釜

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須臾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竭便吐金滿器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劉敬叔異苑

古今文集

雜著

暈日而成

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

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侯鯖錄

入澗飲水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見夕虹下澗中飲者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向西則為日光所爍筆談

霜 露附

羣書要語

殺草霜也繇霜之白者又有女霜說文 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霜雪 青女乃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者淮南子 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 月令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 月令 駟見而霜隕 國語 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 大戴禮 履霜堅冰至象曰陰始凝也 易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祭義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詩 霜以殺木露以潤草 春秋說 九月降霜 爾雅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幽王詩 王者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春秋感精符 豐山有九鐘霜降而自鳴 山海經 北方白鳥秋深乃來來則霜降謂之霜信 詩話

詩句 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 杜 鴛鴦瓦冷霜華重 白

露 陽氣散則為雨露 大戴禮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天酒 書中興書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楚辭 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之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 陵陽子明經 色黃曰爵錫 天官書 蟬飲露 見蟬門 鶴警露 見鶴門

詩句 玉露凋傷楓 杜

古今事實

霜不殺草

釐公三十三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

霜殺草木

漢武帝元光四年隕霜殺草木自是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 本紀

霜殺桑稼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 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饑 以石顯用事

感夏降霜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為之降霜江淹曰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 麥露之歌見御燕門以下係露

行露聽訟

行露召伯聽訟也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宮露沾衣

子胥諫吳王恐蠹喻子胥牽衣群臣曰宮中无泥露相君牽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以越諫王不聽吾恐宮中生荊棘露沾吾衣矣 吳越春秋

園露沾衣

吳欲伐荊舍人孺子欲諫懷彈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苦露沾衣曰臣捕蟬雀不覺露濕衣 劉向說苑

仙掌承露

漢武帝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金莖銅柱

甘露降祥

漢宣帝詔曰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晨吸花露

太真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苑口吸花露以潤肺 開元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霜花成花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亦嘗有之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筆談

律詩

詠霜　蘇味道

金祇暮律盡玉女暝氛歸孕冷隨鍾徹飄華逐劍飛帶日浮寒影乘風進晚威自有貞筠質寧將庶草腓

雜著 以下係露

甘露降松

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餳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時有野人賣藥於市語人曰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自出按之有道人笑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消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枯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 澠隱

古詩

詠露　李正封

霏霏涼夜重霑表天方落露樹惹玄蟬洒池淒皓鶴流壁清逢階飛月滴宵潤玉堂簾曙寒金井索佳人比珠淚坐歎紅綃薄

律詩

露　李嶠

滴瀝明花苑葳蕤泣竹叢玉垂丹棘上珠湛綠荷中夜警千年鶴朝零七月風願陪仙掌向長奉未央宮

雪 霰附

〔羣書要語〕

露霜霧雨之類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温則爲雨寒則爲雪 [illegible] 皆由地發不從天降 論衡 九霄云同雲曰同雲 詩外傳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 [illegible]

霧雲大雪 [illegible] 十一月三日 [illegible] 西北人謂曰要宜

麥見三白 [illegible] 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 西京雜記

曾冰峨峨飛雪千里 [illegible] 天人爲大雪 左傳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詩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詩 今我來斯雨雪霏霏 詩 重雪終日 [illegible]

〔詩句〕 天人 [illegible] 六出飛 [illegible] 逐微風起惟言飛玉塵 [illegible] 不知何義 [illegible] 散銀盃 [illegible] 大如席 [illegible] 客如飄玉屑 白樂天 河南二三月雪花一尺圍 [illegible] 剗江湖 [illegible] 漸成花 韓 斜侵潘岳鬢 [illegible] 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 天聖間 [illegible]

〔霰〕 雨與雪雜下曰霰 [illegible] 陰陽和聲而霧霰凝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盛陽雨水温暖而湯熱陰氣薄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霰者陽脅陽也雹者陰脅陽也

霰五 雹雨雪也從雨包声 說文 相彼雨雪先集維霰 詩小雅 曰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 大戴礼

古今事實

賦黄竹詩

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游黄臺之丘獵於萍澤有陰而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黄竹詩三章以哀之曰皇我万民旦夕勿忘

雪寒賑窮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爲君而不知民我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東郭履穿

東郭先生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盡踐地 史記

雪寒墮指

漢高帝自將兵擊匈奴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漢書

鳥獸凍死

漢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

蘇武嚙雪

蘇武使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絶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

謝女詠雪

謝安雪日内集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兒子朗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爲樂兄女道韞王凝之妻也 世說

雪夜訪戴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木屑布地

陶侃元會大雪始晴聽事前猶濕於是以所掌木屑布地

袁安臥雪

大雪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无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錄異記

勝六出雪

晉州蒲刺史至忠將以臘日畋游有棋若於霍山見一老叟哀請黄冠老人遂占曰若令勝六出降雪與二迎風即蒲君不復獵矣翁若何未以風雪遽作蒲刺史竟不出 幽怪錄

雪夜下蔡

李愬入蔡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声

掃雪迎賓

王元寶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逕迎揖賓客飲宴謂之暖寒會 天寶遺事

王恭被氅

王恭嘗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世說

驢上吟詩

或問鄭綮近爲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

幸大臣第

太祖一日大雪夜叩趙普門曰已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茵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帝曰吾睡不着一榻

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求見卿遂定下江南之策

雪水烹茶

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妓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有此但能於銷金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默然慚其言

雪寒侍立

侯師聖云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雹不為災 以下俱雹

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无雹雖有不為災 左

歷代雹災

漢文帝後元年雨雹如桃李深者三尺 風俗通 景帝二年秋雨雹大者五寸永始二年五月河山郡大雨雹如桃李大或如斗殺畜生雉兔折樹木孔甚衆 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雨雹大如馬首 宣帝地節四年夏山陽濟陰雨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人飛鳥皆死 本紀

縣境無雹

韓稜為下邳令鄰縣皆雹傷稼稜境獨無

雹戎兆祥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或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亦勝之符讖告耶

蜥蜴吐雹

劉居中至燕山顛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食之抗摩其身漸縮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雹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纍纍滿地忽震雷一声起彈丸俱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 夷堅志

古今文集

雜著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游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国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湧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弈弈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圭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姱若乃積雪未消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皔曒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无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双舞瞻雲鴈之孤飛折閨中之萱草摘堦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

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〻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爐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〻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褫珮而解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〻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〻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古詩

辛卯年雪　韓愈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片一尺圍翩翩相排拶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幡旂白帝盛羽衛鬖鬆振裳衣白霓先啓塗從以萬玉妃翕〻陵厚載譁〻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喜雪獻裴尚書　韓愈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簁騁巧先投隙潛光亂入池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污增高未見危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為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換灑急聽窗知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書文鳥篆奇縱歡羅艶黠列賀擁熊螭履弊行偏冷門扃臥更羸悲嘶聞病馬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授簡慕前規捧贈同燕石多慙失所宜

詠雪贈張籍　韓愈

秖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颻還自弄厯亂竟誰催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慢有先居後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奔發積牆隈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樹凍裹莓苔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挼定非燖鵠鷺真是屑瓊瑰緯繣觀朝萼冥茫矚晚埃當窗恒凜凜出戶即皚皚壓野榮芝菌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漾胥怒浪崔嵬磧迥疑浮地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汗合千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隳節門庭遂擴排陛級纔豈堪裨岳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誤雞宵呃喔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悠悠帀九垓鯨鯢陸死骨玉石火炎灰厚慮填溟壑高愁撥斗魁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岸類長蛇攪陵猶巨象豗水官夸傑點木氣怯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罍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硉矹興與酒陪鰓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次韻常父惠示丁卯雪詩　黃魯直

春星賦上瑞求雪費黃金至尊愛下令走百神大雲庇九丘風聲將仁氣藹藹生春疇其花舞霙亂表裏照皇州千門委圭璧曉日爛不收元年冬無澤穴處長蟲頭兩宮初旰食補袞獻良籌有道四夷守無征萬邦休耆年東向論涇渭極分流輟未入班品逸民盡歸周股肱共一体間不容戈矛人才如金玉同美異剛柔政須器賢和乃可跳其咬攻紋張徽法病十九已瘳手指要不

匿蝕非日月羞淼林請六事河水問九疇天意果然得立功当
吾謀此物有嘉徳占年在來歲近臣知天喜玉色動晃旒儒館
無它事作詩配崇丘

小雪　蘇叔黨

眈眈五侯居碧瓦映華桷毀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擣春風逆幄
帳酣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蓽門士破壁穿
飛屑

雪　歐陽永叔

時在潁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皆請
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緌
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
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窗靜聞落酒壚
成徑集瑤琴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猊虎團成呀
且攫共貪終歲飽麰麥豈恤空林饑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
野行歌沒芒屩乃知一雪万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
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万象窺冥漠
潁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
由開一噱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歐陽永叔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上地下誰
發万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盖由姦將不斬虧国刑遂令邪風
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聖憂勤懇惻通精誠
聖人与天同一体意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
物凜以清寒風得勢猶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群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閤鬱鬱瑞氣盈空庭退朝
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趍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
歡声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
拂酒面紅煩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怜鐵甲
冷徹骨四十餘万屯邊兵

聚星堂雪　蘇子瞻

元祐六年禱張龍公得小雪与客會飲聚星堂忽
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体物語
尓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
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
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

牕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態斜
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恨无翠袖點橫
斜只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
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飆驚
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乱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
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律詩

雪　盧延讓

瑞雪落紛紛薄風一向斜地平鋪作月天迥撒成花客滿燒烟
舍牛羣賣炭車吾皇憂挾纊猶自問貧家

對雪　李嶠

瑞雪驚千里從風降九霄地疑明月夜山似白雲朝逐舞花光
動臨歌扇影搖大周天闕路今日海神朝

詠雪　歐陽永叔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遽繁飄颻初未積散漫忽无涯万木青煙
滅千門白徑新往來衡㝵高下若何匀染好登長欄斗堪走

踏輪馬寒毛縮彎弓勁力添鈞洛醉看成眩兒嬉吅且掩扉坐
明水夜高瑯照清晨樹石詩翁對川原攬斷陳凍孫迷舊穴饑
雀噪空囷此土偏宜稼而予濫長人媿須詩和暖載酒共行春

對雪　歐陽永叔

對雪无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閒見初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
質亦憐薄刻痕鋪平尖池沼翻黑壁熟軒楷不扞嘉樹衝宜走
益添冥莫敗白酒樹暖尖發銘温遠霧倘如況然望晚更兒吟
鵝風恐須索凍鵠蹄痕思驚殘叢間散韜酒貴稍勞春意動誰
与訟名園

李邦鎮揚州請李標賦春雪詩命題於壺盞上索筆
一揮云　章孝標

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
軍喜氣銷

雪中偶題　鄭谷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
得一簑歸

戲作雪獅子句　張文潛

六出糊成百獸王日頭出後便郎當擡眉拄眼人誰怕想沒腳
无熱肺腸

雪後　譚知柔

晚踏扶節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无
人月一痕

對雪　杜荀鶴

風攪長空寒骨生先於曉色報窗明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時
聞折竹聲蒲塞本深无復漏路岐兼得一般平擁袍公子莫言
冷中有樵夫跣足行

春雪　秦韜玉

雲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積滿春朝片纔着地輕二陷力不禁
風旋二消惹砌任他香粉妬縈叢敢自孛小梅嬌誰家醉捲珠簾
看弦管堂深暖易調

雪　羅隱

細玉羅紋下碧霄杜門頻喜落偏饒巢居只恐高柯折旅客愁
聞去路遙撒凍野蔬和粉重掃庭松葉帶酥燒寒窗呵筆尋詩
句一片飛來紙上銷

對雪　李商隱

旋撲珠簾過粉墻輕於柳絮重於霜已隨江令誇瓊樹又入盧
家妬玉堂侵夜可能爭桂魄忍寒應欲試梅粧關河東合東西
路腸斷斑騅送陸郎

雪　李咸用

上帝無私意甚微欲教霖雨更光輝也知窮怨花相似可到貧
家影便稀雲浣風多銀浪濺崑山火後玉塵飛高樓四望吟魂
斂却憶明皇月殿歸

雪夜書北臺壁　蘇子瞻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
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
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
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
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詠雪奉呈廣平公　黃魯直

連空春雪明如洗忽憶江清水見沙夜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
整復斜斜風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開頃刻花政使盡情寒至

骨不妨桃李用年華

詩話

品題雪詩

荆公嘗与伯氏天啓在鍾山對雪舉唐人詠雪數百篇要之窮極変能无如退之大抵唐詩尚工巧失之氣格不高有如鳥向不香花裏宿人從无影月中歸若狀一時佳処如江上晚來堪畫処漁人披得一蓑歸道孤寂之意如夜靜誰聞折竹声好用事如義山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濕謝莊衣又云已隨江令誇瓊樹又入盧家妬玉堂至於少陵老郎不然霏々向日薄脉脉去人遙等句便覺超出人意唐人詠雪如用瓊瑤鵷鶴梅花柳絮重疊工巧所以覺少陵超邁也　本朝歐陽公雪詩多大篇然已𡚁去曰事故東坡効之東坡少時亦多詠也知不作堅牢玉无柰能開頃刻花又云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後亦不作犯白事如白戰不許持寸鐵一篇雖无白事亦但然老健直有少陵氣象荆公又嘗云春雪詩古今甚衆只唐人二句爲冠輕若未飛銷水面落隨和氣入花根此真是春雪詩又雪晴詩云乃未盡如花落候四簷鳴似雨來時但氣格不高亦察蘇集

點化詩句

王勉嘗作雪詩上天境下且揩灰爲李從教變白梅坡次王仲玉云江雲欲落且揩灰勉之詩近俗入坡翁爐鞴則爲佳句文酒詩話

不經人道語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拋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次仲曰甚佳惜其未大也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

卜其任重

韓魏公詩老石蓋深盤虎陷冷枝擎重玉龍寒讀此句亦可見公之自任如此

評詩高下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処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斈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飛鳥絕万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洪駒父詩話

雪詩寓諷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万屯边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鬧　侯鯖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

建安祝穆和父編

天道部

冰

羣書要語

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風俗通）。孟冬之月水始凍，仲冬之月冰益壯，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入（月令）。東風解凍，魚上冰（月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坤卦）。北方有曾冰万里，厚百丈（神異經）。曾冰峨峨，飛雪千里（楚辭）。大霜魚負冰（易通卦）。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荀子）。良匠不能琢冰（文子）。胡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晁錯書）。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周禮）。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二之日夏之十二月，三之日夏之正月）。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illegible]）狐聽冰（見狐門）

詩句

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冬光（孟郊）。搴裳行採薪，斧冰持作糜。（魏武帝）飛雪斷道，冰成渠沉（神宗）。清如玉壺冰（鮑明遠）。霜威朝折綿，風力夜冰酒（山谷）。

古今事實

受命飲冰

葉公子高曰：吾朝受命而夕飲冰（莊子人間世）。

能夏造冰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能剸校四時，夏造冰（列子）。

書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注）時天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

書木冰

成十六年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

滹沱冰合

光武至薊，上王郎使至，上發薊，晨夜馳至下曲陽滹沱河，導吏還言（候吏）流澌無船不可渡，遣王霸往視，實然，霸恐驚衆，即還白冰堅可渡，比至冰果可乘，帝遂得渡河。

冰山

或勸進士張彖謁楊國忠曰：見之富貴可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於嵩山（本傳）。

樹介（又見九死門詩話）

永徽二年十一月，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劉向以為木少陽，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本紀）。

海水冰

長慶元年二月，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東望無際（本紀）。

玩冰筯

開元冬日雪霽，冀結簷溜，皆為冰條，妃子使侍兒取玩，帝晚朝回，問之，答曰所玩冰筯也（遺事）。

冰山圍坐（見伏日門）

冰紋成樹

景福中滄州城壍中冰有紋，如畫大樹，華葉芬敷，時人以其地當有兵難（長編）。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每冬取溪氷煮建茗共賓客（六帖）

古今文集

古詩

明氷篇　　留嘉謀

北陸蒼茫河海凝南山闌干晝夜氷素彩峩峩明月升深山窮谷不自見安知採斵備嘉薦陰房涸沍掩寒翁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沱度千門明氷時出御至尊彤庭赫赫九儀備腰玉煌煌千官事明氷畢薦周在位憶昔沙朔寒風漲崑崙長河氷始壯漫汗崚嶒積亭障遥遥鳴雁江上來禁苑池臺氷復開搖春涵綠映樓臺灩歘七月王風始明氷藏用昭物軌四時不忒千万祀

木氷　　蘇子由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氷滿庭前枯榆老柳変精妍細梢如苗簾卯榛風敲碎玉落紛然氷裏掛葉誰雕鐫村家父老呼東鄰欲沽官酒嗟无錢我亦強起試一觀樹稼不見今十年

律詩

長嘯巖中得氷敲食甚佳　　程伯淳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氷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与雲膏洗俗腸

擣子敲氷　　楊廷秀

擣子金盆脫曉氷彩絲穿取當銀鉦敲成玉磬穿林響忽作玻瓈碎地声

雨

羣書要語

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釋名）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霡霂時雨曰澍雨三日以往爲霖久雨曰霪雨与雪雜下曰霰（爾雅）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水曰潦雨雲曰渰（集韻）甫時雨若（洪範）有渰萋萋興雨祁祁（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詩）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鹽鐵論）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王充論衡）雨師屛翳風伯飛廉（漢郊祀志注）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列仙傳）玄冥雨師（風俗通）唐俚語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朝野僉載）皇天滛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楚辞）鸛鳴于垤（詩　陰則穴處者蟻之東山將）蟻封穴戶大雨將至（易林）驟雨不終日（莊子）道至天者祥風起甘雨降雨霽而陰曀者謂之甘雨（論衡）六月有大雨名凍枝雨（風土記）夏至前雨名爲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又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同上）

詩句

霧雨散如絲（晋張協）伏夔不復季電中生蛙蝦（傅玄）蒼生憂其魚南畝多被水（荊公）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李白）黒雲玄甲駐鐵騎冷官馳（后山）

古今事實

河伯行雨

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沱（神異記）

商羊鼓舞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兒有屈其一足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將有水爲災（家語）

天鳴而雨

中和三年浙西天鳴声如轉磨无雲而雨占曰无雲而雨是謂天泣 五行志

雨寶珠

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帝觀之有喜象羣臣因上瑞雨頌云飛卦洒潤玉散珠聯 初学記作蕭昂道

古今文集

古詩

秋雨歎　杜甫

闌風長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抱衾禂相許寧論兩相直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无憂走風雨雨声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雨夜吟　杜甫

屋小茅乾雨声大自疑身著簑衣臥蕉是孤舟夜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怜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背壁寒灯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秋霖歌　李沇

西方龍兒口猶乳初解驪雲牽行雨縱恣群陰駕老虬勺水蹄涔尽奔注葉破苔黄未休滴膩光透長庭莎色恨无長劒一千仞劃斷頑雲看晴碧

雨　韓渥

坐來蕺蕺山風急山雨隨風暗原隰樹帶繁声出竹間溪將大點穿籬入餉婦冢翅布領寒牧童擁草簑衣濕此時高味共誰論擁鼻吟詩空佇立

久雨　王介甫

媒炲昔天無寸空白沫上岸吹魚龍蘇和惟車出不得河伯欲取山為宮城門晝開眠百賈飢孫得糟夜餔翁老人慣事少所惟看屋箕踞歌南風

喜雨　歐陽永叔

大雨雖霶沛隔徹分晴陰小雨散浸淫為潤廣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小雨農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秋及時一日雨終歲飽豐穰夜響流霡霂晨輝霽蒼涼川原净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央

詩　范至能

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雨驟至霆奔龍掛可駭偶成古詩

隤雲𩃎前驅連鼓訌後殿駿駿失高丘擾擾暗古縣白龍起幽蟄黑霧佐神變盆傾耳雙聵斗暗目四眩帆重腹逾飽檣潤脇更健圓渦暈雨點跳沫起波面伶俜愁孤鴛颭閃亂飢燕麥老枕水卧秧瘦与風戰牛蹊岌城沉蟻隧洶濺水車競施行歲事敢休宴呀啞喃笭鳴轆轤連鎖轉駢頭立婦子列舍望宗伴東枯驟西潰寸潤驚尺羨嗟余豈能賢与彼亦何辨扁舟風露熟半世江湖徧不知憂稼穡但解加飡飯遥怜老農苦敢厭游子倦

律詩

春夜雨　杜甫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声野徑雲俱黑江舡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雨　李嶠

西北雲膚起東南雨足來靈童出海見神女向山回斜影風前

合圓紋水上開十旬无破塊九土信康哉

雨　杜牧

連雲接塞添迢遞洒幕侵灯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窻外有芭蕉

聽雨　王建

今年思家客裏愁雨声落〻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黒淹爛庭花不肯休 俚今歲書嘗諸語云龍星照泥土出日依舊雨

禱雨 喜雨附

羣書要語

上龍致雨 淮南子 甲乙日不雨命為青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為黄龍中央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黒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潜処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神農求雨書 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九歲三十六雨此休證時若之應 京房易傳 禱林郡山有池池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天雨洪注石牛背泥尽即晴 續博物 廣州記

詩句 雲驅鐵騎千山合雨挽銀河一夜傾 拼摭

古今事實

湯禱桑林

湯伐桀後大旱七年煎砂爍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一与民失職与宮室崇与婦謁盛与苞苴行与讒夫昌与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

宣王遇旱

雲漢尹吉甫美宣王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故作是詩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乱饑饉薦臻靡神不挙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祠神何益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群臣而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飢色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此不可祠无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夫河伯以水為国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国民將亡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奈何曰避宮殿暴露与山靈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乃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晏子春秋

暴巫為疏

魯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尢乃不可敂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夫婦人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卒為之徙市

天旱乾封

西漢郊祀志云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積薪自焚

戴封字平仲迁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无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近歎服 謝承後漢書

方士畫龍

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呪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漸縮至數寸乃掇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賫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中出一龍著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抱朴子

徵召五星

魏管輅字公明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倪不之信輅曰十六日壬子畢星中已有水氣又作徵召五星宣布星符敕下東井告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須臾風雲並興玄雲四合大雨河傾

登岳而夢

後周達奚武以太保爲同州刺史時旱武祀華山廟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逾六十攀藤而上晚不得還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驚覺旦而澍雨

馬上行雨

李靖微時嘗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扣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戒曰馬躩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此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間特連下二十餘滴比夜半平地水三丈 玄怪録

禱而必雨

唐段文昌帥荆南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甕盛蛇醫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祀過汴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於鬧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者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 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 酉陽雜俎

龍吸硯水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閑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遂腥視之雨悉黑水 幕府燕閑

仁宗禱雨

慶曆間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是日不雨 帝問故公曰陛下幸知其雨以禱不誠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 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邪 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一宮公乞傅旨帝曰車駕出郊不預告卿不知典故公曰 國初以虞非常今以太平預告使內外望清光者衆耳非虞也諫官故不豫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雨至 帝卻遣從輦御平輦徹蓋還宮明日召對 帝曰朕自卿得雨 聞見録

蜥蜴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倦游雜録

師興而雨 以下係禱雨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无道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左氏傳

行部雨降

漢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內旱嵩行部車所經甘雨輒降

雨隨車至

後漢鄭洪迁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決獄而雨

袁安為楚相會楚王英事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掾與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決獄事人人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為上所引懸時理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將甘雨滂沛歲入豐稔 汝南先賢傳

呼御史雨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古今文集

雜著

象化　牛僧孺

象龍請雨三月不應巫病民盜王甚愁儒有言曰王无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若也龍之性善爭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鴟鳩之性均而木刻鴟鳩足以象均耶獅子之性觸而塊飾獅子冠足以象觸邪能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若衣裳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以是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為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三不聞有咎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憂蒲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刲羊豕而號乞者九三而后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戮何者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望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然於上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然何以為義利膢膗之饋何以為仁忿天下之事何以為勸褻其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戮也噫天不可紓慢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畀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焉旗不生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天欲何言

古詩

祈雨　杜牧之

東堤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鋒挽雷車轍軸壯矯攫蛟龍爪尾長神鞭鬼御載陰帝來往噴洒何顛狂四方歲騰玉京仗萬里橫牙羽木搶

祈雨　蘇子瞻

長尖蛇鬣一寸腹銜水吐霓何時見耆鷄无罪亦可怜斬頭攜盤不敢哭豈知泉下有豬龍卧挽雷車踏陰軸前年太守為旱請雨點隨人如散菽

祈雨　蘇子瞻

常山山人信英武挽駕雷車呵電母山中歸時風色变中路已見商羊舞夜飛騷二開松竹朝畦汶二流膏乳庶將積潤掃餘孽收拾豐歲還明主

律詩

郴州祈雨　韓愈

乞雨女郎魂炰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神降越巫言旱氣期銷蕩陰官想駿奔行看五馬入簫颯已隨軒

井　韓愈

呆然蟒介不能容石眼環二水一鍾闕說旱時求雨澤只疑科斗是蛟龍

觀祈雨　李約

桑條无葉土生烟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

雜著　以下系喜雨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雖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慶於庭商賈相与歌於市農夫相与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无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无禾无麥无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与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王介甫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皋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掛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与天通千秋万歲与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律詩

喜雨　韓稚圭

何假喃喃擊鼓持默然嘉澤浹民區經時亢暘群心駭數月焦熬一陣蘇已發朱苗安在揠弄生稚對不虞枯須吏蔚蒲三農望欽却神功敘似无

旱

水干土則大旱（禾穀不成）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至也　春秋考異

七八月之閒旱大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　孟子

頃者炎旱日更增其沙礫銷鑠草木燋

蒸歊烹臺而有燂爇之煩浴寒冰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无
陰以憩熙休蔡邕文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則舉巫而舞雩周礼南方有
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国大
旱赤地千里一名格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消也神異經
僭常暘若（注）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洪範爍石流金淮南龍見而
雩左傳雩者為旱求也谷梁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
以為灾也旱之為言乾乃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
暴虐於下故旱灾應也以上董子五行傳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莊子

古今事實

僖公閔雨

魯僖公夏四月不雨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當烹弘羊

武帝時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太子太傅卜式曰今桑弘羊令
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祭孝婦冢

東海有孝婦少寡无子養姑甚謹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
哀其无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吏婦
殺我母吏捕孝婦婦誣服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
孝婦冢因表墓天立大雨歲熟

繪圻屋圖

鄭俠見荊公言青苗之害不荅又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會大旱
自十一月至于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
民市麻籸麥麩為之糜或掘草根採木實以食俠上疏曰今天
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拆屋伐桑爭貨于市輸官糴米皇
皇不給之狀繪為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 陛下
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綠衣言事

朝奉郎杜球言永熙辛併寺塔廟禱雨至天變三館起居因駐
蹕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
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顧之而行歸後對輦召綠衣者
問狀對曰其所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能其所守臣
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 上悉罷宰相天即大雨
綠衣者寇萊公也國史

古今文集

雜著

人旱解 盛均 文粹

涸灘歲數根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七
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㨿遐荒而誅之昔歲嘗然
幾剃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
去矣其遺家有書一幅目曰旱有三曰天旱国旱人旱曷為天
旱蹇陽肆凶下土祇填螟六七歲然人不飢曷為国旱君道職
失德淵仁枯貪風暴氣熱為時獲曷為人旱邪黜其政吏賊其
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国旱求諸
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貪貴遊于上刑賕于
下百姓焦然結成恨暑所謂人旱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遠能貴
雨是猶乘權適海登峯望鼇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
正月不雨至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訟風伯 韓愈

維兹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
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欲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
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閔其兆兮不樹其神嗟風伯兮其所謂何

我於尒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
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二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
吹使離之蝶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尒風伯欲逃
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
天加誅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尒傷

古詩

檢覆候郟城旱田示同官及寄河南諸賢　劉貢父

昔歲數无年今歲仍荐饑罷尺去南畝賤價指東菑藉藉道路
間餓者何纍纍穜穜不充腸赤然旐與倪嗟我祿代耕每食為
不恰徉倦仰由志身賤那得施属城上民訟比牒皆苦詞奉詔
實有无百閭謝一犯旱言說桑田行与父老期觸熱不敢休重
研寧告彼郊原赤如赫秉穗无孑遺飛蝗不可扑四旁主蒸藜
流行誠代有慝獨豈易嗤附上亦有刑殘下罪彼司鄙夫不忍
此告吏感赦之蝱蝨啄蝡㤭足以蘇惸嫠大農萏經費言利析
毫厘二三吾猶不足一以寧謂咒国翁頒爭永鄭邑用不危馮雎
焚券書田氏人若歸匿二二小邦兩士能若斯當官在公行匪
石安可移諸公悉吾友此志良非非當今徇路人一听狂者詩

旱謠　張文潛

十月不雨井水渾孤城烈日風飈塵楚天萬里無纖雲旱氣塞
空白晝昏土龍蜥蜴竟无神田中水車声相聞努力踏車莫厭
勤但憂水勢傷禾根道傍䎲送者何人稍歷平水殺厭鄰五湖
七澤水不竭正賴老龍一屈伸

蝗

群書要語

食苗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四蝗虫名也尒雅 蝗螽也一名蝻一名蝝說文 蜚乃蠜虫也左傳注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詩 蝗虫腹下有梵字雜俎 蝗是魚子在水中化為之錄佃蕃

詩句 始自兩河及三輔荐食如蚕飛似魚樂天捕蝗 遺蝗入地應千尺東坡雪詩

古今事實

茅茨食盡

承蜂宇宋外災不害此何害災甚也柰何茅茨尽也穀梁

蝗飛入海

馬援為武陵太守郡連有蝗援振貧羸薄賦稅蝗飛入海化為魚蝦東觀漢記

蝗不入境

魯恭為中牟令飛蝗避境○宋均為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至九江輒四散

捕蝗得錢

漢平帝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詣吏者以石斗受錢

太宗吞蝗

正觀間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吞之曰但當食朕无害百姓是歲蝗不為患

姚崇捕蝗

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詩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乃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誚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万石時議者喧譁崇曰討蝗縱不能尽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且殺虫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尽如百姓

何殺虫救之禍歸於崇不以譏貶公也蝗害訖息

捕蝗易粟

五代晉出帝天福閒募民捕蝗易以粟 備史

蝗死不賀

祥符九年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宫天感焚香祈禱禁宫城音樂三日先是　上出死蝗示大臣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於災〻弭幸也又何賀焉固不可乃止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　上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飛蝗墮水

趙抃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死 言行録

古詩

答朱寀捕蝗詩　歐陽永叔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來貪擾戶到頭斂无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投火况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詵〻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蝝蚳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為百无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鼓嗟茲羽翮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万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蝻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群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蝝災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曽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敖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虫雖甚衆嫉惡苟銳不難為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告採詩

詩話

詩刺荆公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絶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〻怨相公推有蝗虫偏感德又隨人〻過江東 泊宅編

荒歲

羣書要語

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迎道不除百官備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穀梁

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一曰散貸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礼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周礼

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仍饑為荐 尔雅

民无菜穀王耕野古語苦振廩勸分去徹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宣十五

嗷〻萬人聚泣田畝 唐宗實録

詩句 民貧吏勸分 山谷

古今事實

后稷濟飢

稷思天下之飢者猶己飢之

嬉語開會見火災門

歲荒禁酒

蜀大旱先主禁酒有酸具並坐之詳見禁酒門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亂後禁酤

納錢賑飢

劉凝之傳嘗年飢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飢者悉分之

一尉救飢

唐員半千爲武陟尉歲旱勸令發倉振民令不從及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賑以濟太守怒囚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大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

賑濟鄉里

唐張万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食万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其子將米百車餉之

趙公振飢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知越州趙公抃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所被災者二万一千九百餘人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食之羡粟得粟四万八千餘石又爲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餘石或給或糶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曾鞏作救菑記

范公振飢

景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監司奏劾公於杭州不恤荒公乃自爲條敘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 筆談

蘇公救飢

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飢者又立病坊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

不增米價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 見聞

區處流民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万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澤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万人募而爲兵者又万餘人上聞之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爲法 神道碑

爲糜振飢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遇歲大飢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万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神道碑

特寬鹽禁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万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不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變 神道碑

薪米互易

民無落明道米天下旱蝗遣路知通州東民未饑慕富者得錢數万貫分遣將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蒭官爲收買以給其食官米至冬大雪取以元價易薪芻与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 學德錄

不俟奏請

范公堯夫知慶州饑莩满路官无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發付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敢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言行錄

婁黄承事

張忠定公守任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黄兗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堦接之禮顏隆厚且揖與公坐承事之下詢爾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旦即遣與吏請西門請黄承事者我令且常所着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真之上座耶黄曰無它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万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價直不增升斗亦元爲下在我者初无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真之上也公命公吏二吏揆之使拜受四拜黄公後爵番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 青紫厚德錄

振饑無術

王荊公參政方得君銳意於政事多不待奏者淮浙大饑人相食朝堂督安撫監司賑濟李傅爲發運使移檄郡縣以厚朴沙且爲冒開饑民冒口多造紙楔以衣貧民接勸諭富民施錢以種福田或謂曰東南之民冒口既開又得紙楔爲衣兼得福田居之不須慮也監司大懼暴童聞上不行 祥緊聞見別錄

建社倉

乾道間朱文公作社倉於建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尽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恵足以廣而息逐折以予民行之累年人以爲便 社倉記

賑濟出公

或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祗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先生曰這便見他有才此八字做兩榜便乱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 朱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賑濟有勞進職直秘閣劄子　朱元晦

右某等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某前狀所乞寢罷新除直秘閣恩命事本

聖旨不許辭免者某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拜受謹已具陳辭謝記但某狀内所稱某雖至愚然此有不能安者正爲南康軍供明勸諭到税户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二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黄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税户刘師輿獻米四千石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户部依格施行則當之賜數奏施行今來所准省劄内却刪去此項事理某切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関天聽其合推賞各人依舊未得施行被聖恩則某於義亦難祗受又況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无幾全賴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將家助国救民兼某見蒙改除提峯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爲職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恐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誤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某雖力死不足塞責欲望

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其前狀所陳將南康所奏税戶張世亨
等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
其身而聖朝旌義之政脩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亦下情
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古詩

採鳧茈　鄭毅夫

朝携一筐出暮携一筐歸十指欲流血且急眼前飢官倉豈無
粟粒粒藏珠璣一粒不出倉倉中群鼠肥

糴官粟有感　張文潛

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苦貧誰非阿困
廪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吾民坐視既不可禁之亦
紛紜擾擾田畝中鼓腹才幾人我欲究其原宏闊未易陳哀哉
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建安祝穆和父編

天時部

春

群書要語

春為青陽萬物發生(爾雅)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
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故為規
(前漢律曆志)東方之神太皥乘震執規司春(禮月令)立春後十五
日斗指寅為雨水十五日指甲為驚蟄後十五日指乙為清明
後十五日指辰為穀雨周天五歲六周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詩)
(詩句)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古詩)獻延年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
路(選)向陽花木易為春(蘇麟)

古今事實

春省耕

春省耕而補不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和議貸

前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
或阽於死亡其議所以振貸之

剪綵為花

隋煬帝築西苑宮木秋冬凋落乃剪綵為花葉綴於條常若陽
春

宣詔花發

天授二年臘則天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
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皆發(卓異記)

羯鼓催花

明皇時春景明媚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取羯鼓自製

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發笑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羯鼓錄

探春鬭花

長安士女春時鬭花以奇多者爲勝皆以千金市名花植於庭中正月半乘車跨馬遊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大寶遺事

以帳蔽花

穆宗宮中花開以重頂帳蒙蔽置惜春御史之號曰括春

號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絙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開元遺事

草青爲春

突厥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 北史

油幕春遊

長安貴遊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囿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天寶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淸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古詩

春寒效李長吉體 歐陽永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〻愁煙白宿鷺無光瑤草寂東皇殺花滿春国天寫花迷惜春色呼雲鎖月恐紅蔫幾日春陰發花魄愁〻遠絮縈空掷愁思纖春挽不得高樓去天无幾尺遠岫參差亂列碧

江南春 寇平仲

波渺〻柳依〻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律詩

染雲 王介甫

染雲爲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

早春作 杜甫

力疾坐淸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

春宮怨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〻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春山月夜 于良史

春山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无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鳴鐘處樓臺深翠微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杳〻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淸渭沉思忽有驚

賞春 羅鄴

芳草和煙暖更靑閑門要路一時生年〻點檢人間事唯有東風不世情

春 唐高蟾

明月斷魂淸靄〻綠蕪歸思路迢〻人生莫遣頭如雪縱有春

風亦不銷

春晝偶書　寇平仲

白晝偶成芳草夢起來幽興有新詩風簾不動黄鸝語坐見庭花日影移

夜直　王介甫

金炉香烬漏声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

春風　王介甫

春風過柳緑如繰晴日蒸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没処一環清浪湧亭臯

春日　蘇子瞻

鳴鳩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窓泼眼明午醉醒來无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偶成　程伯淳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偸閑学少年

春日　方干

年去年来似有期日高添睡是春時雖将細雨催芦笋却用東風染柳絲重覆色應吞海色輕箭猶自拄花枝此時野客因花醉醉卧花間應不知

郊行即事　程伯淳

芳原緑野恣行時春入遥山碧四圍興逐乱紅穿柳陌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辞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正月

【羣書要語】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勾芒律中大簇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上氷獺祭魚鴻鴈來是月也以立春盛德在木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善相七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命樂正入學習舞禁止伐木毋覆巣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月令攝提正于孟陬其節正月爲端月主典正月爲孟陽纂要招揺東指鶡冠子李明書斗柄東指天下皆春鶡冠子孟春之月惟歳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辭梁文帝春賦獻歳發春兮汨吾南征獻進也楚詞三微月令陽氣始施万物始動白虎通

【古今事文】探春宴

都人士女正月半乗車跨馬郊野中爲探春之宴天宝遺事

繋煎餅

補天穿拾遺記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絲繋煎餅置屋上謂之

【古今文集】正月樂辭　李賀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黄着柳宮漏遅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緑幽風生短絲錦牀暁卧玉肌冷露臉未開對朝暝官街柳帯不堪折早晩菖蒲勝綰結

立春

【羣書要語】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徳在木天子乃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

郊月令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舞雲翹之舞 後祭祀志

古今事類

葭飛灰

立春之日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氣至則灰飛 續漢書

出土牛

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 出猶作也丑為牛牛可牽止又鞭撻也 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則定月令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犂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為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仗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 [illegible]

下寬大書

後漢立春之日下寬大之書 禮儀志

春幡綵勝

後漢立春之日立春幡 禮儀志 唐制立春賜三省官綵勝各有差 文昌雜錄

芒兒上廳

太平興国二年冬縣司以春牛呈知府就午門外安排薦以香灯酒果其芒兒據之頭精同判王洗馬晦伯來有披服裙貴具斤上知府程給事見之謂同判曰某雖不才忝為刺史且芒兒者耕墾之人不應上廳將來恐村夫輩或有不揆耳至甲午果有順賊之變 成都記

古今文集

律詩

立春 曹松

春日一盃酒便吟春日詩木梢寒未覺地脉暖先知鳥轉星沉後山分雪薄時寧无剪花手贈与最芳枝

玉燭傳佳節陽和應此辰土牛呈歲稔綵燕表年春臘尽星回次寒餘月建寅梅花將柳色偏思越鄉人

立春 杜甫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古詩

郡中送春盤 楊廷秀

餅如蠒紙不可風菜如縹茸劣可縫韭芽捲黃苣舒紫蘆菔削冰寒脫齒臥沙壓玉割紅香部署五珍訪詩腸野人未見新曆日忽得春盤還太息新年五十柰老何霜鬚看鏡幾許多麪生嗔人不解事且為春盤作春醉

詩話

食生菜

東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菔芹芽為菜盤相饋貺 摭遺 唐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 四時寶鏡 齊人月令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 坡詩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又云蓼茸蒿筍試春盤

賜春花

唐景龍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上令侍臣迎春內出綵花樹人賜一枝令李士賦詩宋之問云今年春色好應為剪刀催

戴春燕

立春日悉剪綵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綵燕迎春入鬢飛輕寒未放縷金衣歐陽公云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鬭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 荊楚歲時記

帖子口占

温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帖子是時歐陽脩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王珪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歎其敏麗 隱居詩話

帖子規諫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与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万物不須雕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无煩刺繡紋曾在蚕宮親織就方知縷縷尽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親万機燕居専事養希夷千門永昼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温公日録

貼宜春字

立春日貼宜春字于門 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云北陸凝陰尽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宝字貼宜春 荆楚歳時記

金銀幡勝

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為之宰執親王近臣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周美成春帖子云寶輅青旂殿閣寛祠官奠璧下春壇曉開禹鑰朝衣集綵勝飄揚百辟冠 夢華録

五辛盤

安定郡王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黄柑醸酒謂之洞庭春色坡詩云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黄柑 雜言

元日

元會附

群書要語

正月上日注朔日也 書 夏以半明為朔殷人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故云三朔 書大傳 為端

月其一日為上日亦云三元歳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玉燭宝典

鮑宣傳云三始如淳注正月一日為歳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古今文集

詩句 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 樂天元日對酒詩 藍尾事詳見飲酒門

爆竹驚鬼

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烞熚有声而山臊驚憚 神異經 爆竹燃草起於庭燎 歳時

飲椒柏酒

正月一日是謂正日衆祀祖祢進酒降神畢乃室家尊卑大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婦曽孫各上椒酒於家長 崔寔月令 元日進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走柏是仙藥進酒次第以年少者為先 同上

飲屠蘇酒

元日服桃湯進敷于散蓋桃者五行之精厭邪氣制百鬼令人又進屠蘇酒膠牙餳 荆楚歳時記

桃符畫神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万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閲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銅虎於是黄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於門戸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則桃板之制也蓋其起自黄帝故今世畫神像於板上猶於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元日置之門戸也 山海經 黄帝上古之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樹下簡閲百鬼之无道者縛以葦索執以銅虎 張平子東都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 風俗通 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桃梗曰今子東国之桃木削子為人假以丹彩用子以當門户之癘 戰国策

畫雞帖户

正月一日帖畫雞户上懸葦索於其上插符於旁百鬼畏之歲時記 舊時歲朔常設葦茭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寺門以禳厄氣沈約宋書

獻鳩放生

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悦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〻而放之恩不相補矣列子

夢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屨一足腰懸一屨搢一筠扇盗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盗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以百金唐逸史

畫鍾馗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睛筆蹟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有得之者以獻偽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精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則更有力試為我改之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別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拇指昶賞筌之能賜以綵段銀器野人閒話

除貧鬼

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鬼韓文公送窮文亦云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粻三揖窮鬼而告之唐四時宝鑑

令如願

有商人過青湖見清湖君君問所須有人教云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如願即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因正旦如願起晏商人撻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糞埽中云令如願歲時記

美始元會 以下係元會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群臣朝賀儀武帝改用夏正亦在建寅之朔則元日慶賀始於高祖也通典

魚龍之戲 見雜伎門

辭病不朝

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病不能朝高陽奏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漢儀

截憑重席 見席門

噀酒救火 見火災門

酌白獸尊

魏武帝用漢儀元日百官上壽設白獸尊於殿庭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案礼白獸尊乃北齊之遺式也上施白獸蓋後代所為示忌憚也

雜書

椒花頌　劉臻妻陳氏

旋穹周迴，三朔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美哉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万。

歲旦飲酒　洪景盧

今人元日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飲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与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与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倘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義亦然。容齋隨筆

京師舊俗

京師正月一日，節開封府閑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若正旦大朝會，車駕坐大慶殿，有介冑長大四人立于殿角，謂之鎮殿將軍。殿庭立朝賀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緣。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入獻。諸国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窄紫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肩為一拜；副使拜以漢儀。夏国使副，高麗、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于闐、三佛齊，又有南蠻五姓番、真臘、大理、大石等国，有時來朝賀。其大遼使人在都亭驛，夏国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番国在瞻雲館或懷遠驛。惟大遼、高麗就館賜宴。大遼使人朝見訖，翌日詣大相国寺燒香，次日詣南御苑射弓，朝廷旋選能射武臣伴射，就彼賜宴。三節人皆預焉，先列報箭班十餘於垛子前，使人多用弩子射，一裹無腳小襆頭，錦襖子，遼人踏開弩子，舞旋搭箭，過与使人，彼窺得端正，止令使人發牙，箭中的，賜閑裝銀鞍馬、衣着、金銀器物有差。伴射得捷，京師市井兒遮路爭獻口號，觀者如堵。翌日人使朝辭，朝退，內前灯山已上綵，其速如神。夢華錄

律詩

正旦蒙趙王賚酒　庾信

正朝辟惡酒，新年長命盃，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奉和元日詩　隋蕭愨

帝宮通夕燎，天門拂曙開，瑞雲生寶鼎，榮光上露臺。華山不彫葉，宜城万壽盃，遙見飛鳧下，懸知葉縣來。

元日　王介甫

爆竹声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四時纂要屠蘇孫思邈庵名，一云屠者割也，蘇腐也），千門万户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元日明日立春　蘇子瞻

堆盤紅縷細茵陳，巧与椒花兩鬭新，竹馬異時寧信老，土牛明日莫辭春。

次曽仲錫元日見寄　蘇子瞻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〻幡勝剪宮花愁聞塞曲吹芦管喜見春
盤得蓼芽
詩話　火城
元日冬至立仗百官皆備珂相方至珂傘列燭至五六百炬謂
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皆滅燭避之坡詩万人争看火城
還国史補
賜幡勝
董勛問礼俗正月一日造華勝相遺夢華録元日賜銀幡坡詩
朝回兩袖天香満頭上銀幡笑阿咸
雜著 附元會　東都賦　班固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万国之貢珍
乃盛德與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賛群后究皇儀而
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
饗尓乃食挙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鍧管絃燁
煌統五声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傸佅音書音昧兜離四夷學名
罔不俱集萬樂備百礼暨皇歡浹群臣酔降烟熅調元氣然後
撞鍾告罷百寮遂退
古詩 附元會
和吳冲卿元會　梅聖俞
千官車馬闇闐來畫漏始上閶闔開峩峩左右昇龍進昨夜雪
飛雪作堆殿前冠劍魚鱗立東風入仗旗脚廻黃鍾一奏寶翕
掩珠簾捲起香霧排鳴鞘未盡鑾輿響衮輦已退黃金階聖人
端冕御法座大樂旅作聲和諧群公抃蹈丹墀下尚書奏瑞四

夷懷來與卿入更衣閤通天絳袍陞玉榻百拜稱觴万歳聞兩
廊賜食罄裾匝曲傳大官辭綴踈波旋烟斂飭宮車撤官解蔽
多士退日光停午氣象舒吳君才筆天下傑帰來作詩傳石渠
石渠秘邃无凡過石渠酬唱皆羆徐我慙短李後在後收余掇
棄聊以書
元日早朝呈同省諸公　盧綸
万戟凌霜布森〻瑞氣閒垂衣當曉日上壽對南山済〻延多
士蹉〻舞百蛮小臣无事諫空愧伴鳴環
元日朝廻中夜書情寄南宮二故人　盧綸
鳴珮隨鵷鷺登堦見冕旒无能裨聖代何事別滄洲閑夜貧還
酔浮名老漸羞鳳城春欲晩郎吏憶同遊
和耿拾遺元日觀早朝　司空曙
元日争朝闕奔流若會眞昭塵和輦霧騎火接低星門響双魚
鑰車喧百子鈴兗旒當扆殿幢戟滿形庭積威方編瑞乘春即
省刑太官陳禹玉司歴貢堯蓂壽酒三声退簫韶九奏停太陽
開物象和氣發生靈南陌高山碧東方遠氣青自憐揚子賤帰
草太玄經
元日觀郭將軍早朝　釋靈澈
欲曙九衢人更多千條香燭照星河今朝始見金吾貴車馬縱
橫避玉珂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　韓愈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声
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
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人日

群書要語 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 董勛問礼俗

詩句 鏤金作勝傳荊俗剪綵爲人起晉風 李商隱

古今事實

梅花粧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後人効之爲梅花粧

造綵勝

劉臻妻陳氏人日上人勝於人或剪綵或鏤金薄爲之 歲時記

七種菜羹

人日採七種菜作羹 歲時記

人日朝謁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勞之曰今日鄉至可謂人日 劉餗傳

貼人於帳

古人以正旦畫雞于門七日貼人於帳杜公瞻注歲時記云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象而二日獨施人雞此則未喻于以意度之正旦畫雞于門謹始也七日貼人於帳重人云 藝苑雌黃

古今文集

古詩

人日城南登高 韓愈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波凍盤蹴冬春雜草酒清濁共

人日寄杜二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遥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遠藩无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処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律詩

人日 隋薛道衡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人日 杜甫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氷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无勞比素絲

人日 杜甫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綉衣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无憂行路難

人日立春 侯彭老

朔來茜菜待鞭牛已又見江边雪弄休須官市東風吹雨脚晴二勝日綵雲頭前則未放梅花約鬢手春柳帶和文取春花時一醉莫教沈瘦更清秋

詩話

人日多陰

都人刘克翁該典籍嘗与客論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四百年惟子美与克會其起就架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犬三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宝亂離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二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 冷齋詩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前集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天時部

上元

羣書要語

樂書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史記）正月十五作膏粥以祠門戶（玉燭寶典）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先以楊柳枝插門隨楊柳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荊楚歲時記）如來闍維訖收舍利置金牀上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然燈十二里（涅槃經）摩竭陁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衆雲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西域記）正月十五夜造火蛾兒（金門事節）

詩句

期人未到情如海穿市歸來月滿軒（黃詩）九枝火樹連金狄萬里霜輪上璧璫（錢惟演）

古今事實

金吾弛禁夜

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勑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唐韋述西都雜記）

廣陵觀燈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此夕何處極麗對曰天下無踰於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及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其殿士女華麗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勑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幽怪錄）

建燈樓

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燈影設庭燎自禁至於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方都匠毛順巧思結創繒綵為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開元遺事）

造麵繭

都下上元日造麵蠒以官位帖子置其中以高下相勝為戲笑（開元遺事）

千炬燭圍

韓国夫人置五枝燈樹楊家子弟上元夜各有千炬燭圍（開元遺事）

踏歌声調

先天初上御安福門觀燈令朝士能文者為踏歌声調入雲（唐華下記）

三夜夜遊

唐朝正月十五夜許三夜夜行其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棚高百餘尺神龍以後復加嚴飾士女無不夜遊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浮行數十步者（雍洛靈異小錄）

李謩笛曲

明皇幸上陽宮夜新翻一曲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燈下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所翻曲密捕笛者詰之自云其夕於天津橋上翫月聞宮中奏曲愛其声遂以爪畫譜記之即長安少年李謩也（連昌宮詞注）

貴戚傳柑

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黃柑相遺謂之傳柑

張燈放勑

元祐間蔡太師以待制守永興上元陰雨連三日不得出遊十

七日雨止欲再張燈兩夕而吏謂長安大府常歲張燈所用膏油至多皆預爲備今已盡臨時營之決不能辦公因欲之或曰唯備城庫所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動亟命取用之已而爲轉運使所劾時呂汲公爲相見之曰帥臣妄用油數千斤何足加罪乎竟其奏不下 邵帛端

元宵破賊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二鼓青稱疾輒起令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筆談

闕中擒兒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家人皆步出將帷幄爲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襟服爲前以從至宣德門 上方御樓蕭雲縱發萬炬齊動士女仰視喧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騎御此皆帷撓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惟次狼狽無氣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陵賊 自 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俗然不復求成但測居旬日 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 旨抱南陵以出諸卓家人驚喜迎拜 天語既定問南陵以所之乃知是夕姦人利其服裝自盜負第中已竊踰其後既負而趨南陵亟覓已若之異或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陵過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恍其姗秀抱置之膝是早攤至 上閣以爲宜男之祥 上問以誰氏字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 上頷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今暫留 欽聖觸視賚詔開封捕賊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 皆可程史

祭蚕神 見蚕門

紫姑神 見廁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買燈狀 蘇子瞻

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枝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命臣始聞之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之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不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買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惜優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謹歟可不畏歟

五夜元宵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 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乂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容齋隨筆

燃燈始末

上元燃燈或云以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璧殿遥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而上元游觀獨盛 春明退朝錄

京師燈棚　孟元老

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辭燈山上綵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面北悉結綵山山上皆畫神仙故事横列山門各有綵結金書大牌中曰都門道左右曰禁衛之門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樂綵山左右以綵結佛像跨獅子鬧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灯燭數万盞望之蜿蜒如双龍飛走自燈山至宣德門樓横大街約百餘丈用棘刺圍遶謂之棘盆內設兩長竿高數十丈以繒綵結束其百戲人物列于棚上風動宛若飛仙宣德樓上皆垂黄緣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羅設一綵棚御龍直執黄蓋掌扇列于簾外簾內作樂宮嬪嬉笑之声下聞于外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綵結欄檻兩边皆禁衛排立萬姓皆在露臺下觀樂人時引万姓山呼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迎祥池有對御謂賜羣臣宴至晚還內圍子親從官文武官殿前班御龍直各頂大帽幞頭形製各異衫帶各隨其官品常駕出有紅紗貼金燭籠二百對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灯快行家各执紅紗珠絡燈籠駕將至則圍子數重外有一人捧月樣兀子錦覆於馬上天武官十餘人簇擁扶策喝曰看駕頭次有吏部小使臣百餘皆公裳执珠絡毬仗乘馬聽喚近侍餘官皆服紫緋綠公服三衙太尉知閤御帶羅列前導兩邊皆內等子選諸軍膂力者着錦襖幞頂帽插孝順金有高聳者捷之沸而教坊鈞容直樂部前引其後諸班直馬隊作樂駕後圍子外左則宰執侍從右則親王宗室南班官駕近則列横門十餘人擊鞭駕後有曲柄小紅繡傘亦殿侍執之於馬上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喝隨竿媚來御輦圍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鵪鶉旋又謂之踏五花兒則輦官有喝賜矣十五日詣上清宮亦有對御至晚回內十六日車駕不出自進早膳訖登樓未作樂卷簾　御座臨軒万姓先到門下者猶得瞻見天表須臾下簾則樂作縱百姓遊賞兩朵樓相對左樓對鄆王以下綵棚幕次右樓對太師以下執政戚里幕次時復自樓上有金鳳飛下諸幕次宣賜不輟於是華灯寶炬月色交光霏霧融融洞燭遠近至三鼓樓上以一小紅紗毬燈緣索而至半空都下人皆知車駕還內矣須臾聞樓上擊鞭之声則山棚上下灯燭數千萬盞一時滅矣於是貴家車馬自內前鱗次悉南去遊相国寺寺之大殿前設樂棚諸軍作樂兩廊詩牌有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照樓臺之句其餘宮觀寺院皆放百姓燒香阡陌縱横城闉不禁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千門笙簧未徹市人賣玉梅花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䭔凡賣䭔必以小竹架子出青傘前後設燈籠敲鼓應拍團轉走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至十九日收燈

古詩

題燈　陳季慈

富家一椀燈大倉一粒粟貧家一椀燈父子相聚哭風流太守知不知推恨笙歌無妙曲

上元夜　蘇子瞻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掛罘罳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擧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踈月鬅鬙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

燈市行　范至能

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燈影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疊玉千絲似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窮兩品爭先最先出不待三五迎東風兒郎種麥荷鋤倦偷閑也向城中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三歲寒民氣如春酣儂家亦幸荒年少始覺城中燈市好

律詩

元宵　蘇味道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不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元宵　郭利正

九陌連燈影千門偏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更聞清管發處處落梅花

次韻王晉卿　蘇子瞻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光動仙毬縋香餘步輦回相從穿細馬羸病若爲陪

詠吳中二燈　范至能

龍綵纈冰壺魚文鏤玉英雨絲風外細雲網日邊明焰暈重重見分光面面呈不深閑退趣爭識箇中情

右琉璃毬

弱骨千絲結輕毬萬錦裝縷雲籠月魄寶氣繞星芒檀點紅綃小梅妝粉細香葉開三夕看消費一年忙

右萬眼羅

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　范至能

斗野豐年屢吳臺樂事并酒壚先疊鼓（燈後即無亭先擊鼓不已以迎節）燈市蚤投瓊（臘月即有燈市珍奇者數人醵買之相與呼盧彩勝者得之）價喜膏油賤祥占雨雪晴篔簹仙子洞（坊巷以竹抹竹爲之縛成洞門）菡萏化人城（以蓮花灯最多）檣炬疑龍見（舟上撥竹燃燈檣之表置一灯望之如星）橋星訝鵲成（橋灯）小家厖獨踞（犬灯）高閈鹿雙撑（鹿灯）屏展輝雲母（琉璃屏風）簾垂晃水精（琉璃簾）萬窗花眼密（萬眼灯以碎羅紅白相間砌成工夫妙天下多至萬眼）千隙玉虹明（琉璃毬灯每一隙映成一花亦妙天下）薝蔔丹房挂（梔子灯）葡萄綠蔓縈（葡萄灯）方縑翻史冊（生絹糊大方灯圖畫史冊故事村人亦看）圓魄綴門衡（月灯）擲燭騰空穩（小毬灯時擲空中）推毬滾地輕（大毬灯）映光魚隱見（魚灯以琉璃水養魚以灯映之）轉影騎縱橫（馬騎灯）輕薄行歌過顛狂社舞呈（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勝紀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樂）街市管弦清（街市細樂）里巷分題句（每里門作長灯題好句其上）官曹別扁名（官府名額多以綵或琉璃或灯）旱船遙似泛（夜以道僧行舟號競夜之樂謂之划旱船）水儡近如生（水戲照以灯）鉦鐃裝牢戶（鼓灯嘲嗅）繪樂棚（山棚多畫一裝可謂謂之人）諸觀瑶席盛道締叢爭藝籥通三鼓歸鞭任五更蠶叅開勸（春采白蠶月即入食次所以爲蠶事之兆）花蝶夜蛾迎（大白蛾花不貴賤悉戴之亦以迎春物也）兜子捕冊筆（紅紙鴨子捕纏遺）鴉毛剪雪英（剪鴉毛爲雪花云夜蛾並戴）寶糖珍粔籹（糖珍以吳中細粉之主糖餅特爲脆美）烏腻美飴餳（烏腻糖即白糖俗言能去烏腻）捻粉團欒意

攤子鼓拜䐡膊聲 炒糯米以下俗名字麥北人号糯米花蒸餅子
巫志怪𠊱火姆輸誠 俗謂正月自旱靈故常草館實之為卜
爲多婢子之輩爲之箒卜拖裙驗舞蝶 以下名帚箒姑賓
詩落筆驚 紫姑 與紫姑謂之人仙俗名背箕姑 纖如針倚尾以
針卜伺其下 鬼神為米俗名針姑 賜及蓋公並蓋亚分台為卜
名葦姑末俗難詞玉佐宗立放行此時紛僕馬有客靜采荊李
其歸長鈇春然照祝蒸生涯唯病骨節物向鄉情搖撫成俳躰
答詢建里毗說將吳地志聊以助談評

上元夜　崔液

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

神燈佛火百輪張刻像圖形七寶裝影裏如開金口說空中似散玉毫光

星回河漢月將微露洒煙飄燈漸稀猶惜路傍歌舞處躊躇相顧不能歸

上元侍飲　蘇子瞻

淡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朶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銷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上元夜遊　蘇子瞻

午夜朦朧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看燈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上元過祥符寺僧房蕭然無燈　蘇子瞻

門前鼓舞鬭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无叔亦无燈

答王都尉傳柑　蘇子瞻

侍史傳柑玉帝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薝蔔是餘香

次東坡韻　秦少游

輔黃傘下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禁籞重瞳左右列英莖

端門魏闕聳嵯峨火城中禁路平不待上林鶯百轉教坊先已進新聲

從下番來各一聲飛泉如雨自繽紛細看香案旁边吏却是掌家大小君

上元夜俗以粉米為繭絲書吉語置其中以占一歲之禍福謂之繭卜戲作長句 徐吉詩　楊廷秀

去年上元客三衢衛西看燈強作娛今年上元家裏住村落无燈惟有雨滿瀼叢祠旣蕭歲不知還有遊人否兒女炊玉作繭絲中藏吉語默有祈小兒祝身取官早小女只求蠶事好先生平生笑兒癡遠場亦復作兒嬉不願著脚金華殿不願增巢上林苑只乘少陵七字詩但得長年飽喫飯心知蚕卜未必然聊中得卜吾欲癲

詩話

禰衡撾鼓

後漢禰衡善擊鼓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望日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衡乃揚枹作漁陽摻撾蹀躞而前淵淵有金石聲揚文公談苑禰衡作漁陽摻撾鼓歌曰边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東坡詩云疊鼓誰摻漁陽撾

五宅夜遊

開元十載上元日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門市楊氏奴鞭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主因叉數撾主泣奏上令决殺楊家奴昌裔停官於是楊氏轉橫時謡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 楊妃外傳

英公應制詩

應制詩無出於典麗富貴如夏英公及王岐公上元詩是也英公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京冉冉游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燄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 歐陽詩話

岐公應制詩

元豐中元夕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和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爲黄門侍郎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盃 是夕以高麗進樂又進一盃

宴元老

至道元年燈夕 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召至賜坐數對明爽精力康勁 上親酌御樽飲之選殽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內賜詩焉

同民樂

仁宗正月十四日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翌日蔡君謨獻詩云高列千峯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爲三元夜樂事還同万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間

和氣潤春陰要知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愛深 東齋錄

二月

群書要語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律中夾鐘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高禖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虫咸動啓戶始出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月令

古今事實

中和節

唐李泌正月奏曰以晦爲節非也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李果種相問遺號獻生子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古今文集

古詩

二月 李賀

飲酒採桑津宜男草生蘭笑人蒲如交劍風如薰勞勞胡燕怨酣春薇帳逗煙生綠塵金翅峨髻愁暮雲沓颯起舞真珠裙津頭送別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

二月花柳將盛忽有風雨絶寒戲呈東甫 宋公序

二月韶芳已有期精來風雨閟難知潤添水榭千波漲寒勒林花十日遲曉匣殘粧慵不發寶絃繁緩雁頻移傷春苦道恨君須會重暖山爐爇玉卮

律詩

南浦　王介甫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緑粼粼起弄日鵝黄裊裊垂

雜詠　王介甫

春風過柳緑如繰晴日蒸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没處一環清浪湧亭皋

社 稷附

羣書要語 擇元日命民社注為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農事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月令 良耜秋報社稷也詩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詩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侯錫貢里閭立社用洽鄉黨之歡唐高祖紀

詩句 豐畝慢歲功豐衆祝神靈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杜 社甕亦來嘗杜牧 社雨報年豐 願為同社人雞豚宴春秋韓 懐所丈鍾吕初改灰社公礼罷元侯迎車載牲牢甕負酒並召窮客廷鄉校掃和頭 盡醉共結綢豚社一笑相從万事休翁

古今事實

社稷神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覧故祀以為祖神風俗通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氏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左傳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又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為稷礼記 周棄播殖百穀以稷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蔡邕獨斷

三代社主

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論語木為主

近枌榆社

漢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州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羊彘本紀 高祖禱豐枌榆社郊祀志 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郊祀志 枌榆鄉名

宰社均平

里中社陳平為宰分肉均父老曰善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魏用未社

魏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魏以丑臘土成於未故於歲始未社也魏臺訪議

社日母亡

魏王脩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脩哭之哀甚鄰里為之罷社

殺社猪

張端為河南司録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猪突入厩廳即殺之更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別市猪貢父詩話

造社飯

京師八月秋社各以社餻社酒相饋送貴戚宮院以猪羊肉雞物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人家婦女皆歸外家既歸即外舅姨舅皆以新葫蘆兒為遺俗云宜良外甥夢華録

古今文集

雜著

社賦序　晋稽含

社之在於世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用丁未至於大晋則社孟月日則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有不同雖共奉社而莫識社之所由與也說文云祈清道神為之社有事於道者吉凶借名

律詩

社日

姚令威叢語以社詩社日用伏日事誤史記年表秦德公始用伏祠社乃同日也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誰憐病峽中

社日村居　張演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社　韓愈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

春日田園雜興　范至能

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人迴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鬬草來

春社出郊　李伯時

千尋古櫟笑盃中此日春風屬社公開眼已憐花壓帽放懷聊喜酒治聾擕刀割肉餘風在下箸傳神俚俗同聞說已栽桃李徑隔溪遥認小深紅

古詩

奉和永叔社日　梅聖俞

玉卿不吞龍嗜肉藏乎成兒去單屋老樵半黃田鼓鳴樹下空乎誰似玉茂陵常識泣秋風王母惜憐髮鬚綠東方伏日恩早歸長飢不及侏儒腹損家新年白釀熟舊衣地坐无拘束驟山夜寒坑瓜哭誰把添書留家竹

事詁

差祭社

太社二祭多差近臣主之東坡在兩禁二十年熙寧間為翰林學士亦被差題詩於齋宮云隣雞未唱曉騾催又向靈壇飲酒杯自笑治聾知不及明年強健更重來

治聾酒

李文公談錄吾為翰林學士七月答內翰户部李相濤好滑稽嘗因春社寄七言詩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為乏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偏依稀巡到第三廳其筆札遒麗自一家之妙俗傳社日酒喫治耳聾故兵部有是句兵部小字社翁每於班行呼其名字其坦率如此[illegible]錄事

停針線

張籍吳楚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社日婦女不用針線自唐已然矣

楓林社

曾浪齋日記云荆公言唐人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書於劉楚公第苕溪漁隱云此夢得秋日送客詩

社翁雨

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必有雨謂之社翁雨陸龜蒙詩幾點社翁雨一番花信風　提要錄

建安祝穆和父編

天時部

三月

羣書要語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律中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躬桑以勸蠶事命百工毋或不良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月令三月榆莢舒氾勝之書

詩句 三月桃花浪杜 三月三日天氣新杜 春晚綠野秀謝靈運 是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崔塗 霑衣欲濕杏花雨、、面不寒楊柳風南上人

古今事實

風乎舞雩

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古今文集

雜著

惜餘春賦　李白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氳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春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而情逾疾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沉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遙寄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古詩

三月樂辭　李賀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殺人複宮深殿竹風起新翠舞衿爭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宮妓掃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漂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

留春亭　楊次公

古今春過知多少人不留春頭白早君欲留春春已了君莫賦留春詩留春莫只留花住花老春風亦隨去栽若芝蘭香不歇亭下長如二三月

律詩

三月晦日　賈島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漫興　杜甫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

送春　羅鄴

每到東風剩顆然亦知春去有明年世間爭奈人先老更對殘花一醉眠

晴景　王駕

雨前初見花間蘂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疑春色在鄰家

晚春　吳可

小雨初晴過別村數家殘雪擁籬根枝頭有恨梅千點溪上無人月一痕

即事　杜牧

小院無人雨長苔滿庭脩竹間疎槐春愁兀兀成幽夢又被流鶯喚醒來

晚春　張公庠

一春無事又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過雨馬蹄無處避殘紅

晚春　晏叔原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好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

北山　王介甫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灧灧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蕭然　王介甫

蕭蕭三月閉柴荊綠葉陰陰忽滿城自是老來遊興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安樂窩　邵堯夫

安樂窩中三月期老來纔會惜芳菲自知一賞有分付誰謂萬金無子遺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

上巳

群書要語

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祓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應劭風俗通

魏巳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　沈約宋書

詩句

携朋適郊野鞠蒐連桃花生玉澗柳葉暗金溝　梁庾肩吾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杜

古今事實

溱洧祓除

鄭國之俗上巳於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　韓詩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

漢祭遊園

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遊戲就此祓禊登高幄幕雲布車馬填塞綺羅耀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翌日傳於京師故杜少陵有樂遊園歌　西京記

上巳產女

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一日中並不育至此日諱之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濯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間失其二女亦何足驚彼風俗為世忌乎

曲水流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

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帝大悅 束皙傳

蘭亭修禊

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太原孫統等四十有一人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羲之詩賦製序用蚕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 法書要錄

上踏青鞋

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 盧公範儀飾錄

唐曲江遊

唐人遊賞於曲江宴盛於中和上巳節故杜少陵有麗人行

上巳聽琴

上巳宴大李聽彈琴序天子嘗賞上巳節詔公卿群有司率厥官屬飲酒以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李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有一儒生抱琴而來 韓文

古今文集

雜著

蘭亭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万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古詩

三月三日 沈約

麗日屬上巳芳年俱在斯開花已匝樹流鶯覆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雁鶩陂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卮寧憶春蚕起日暮桑欲萎

宴洛濱詩并序 白居易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白居易蕭籍李仍叔劉禹錫鄭居中李惲李道樞崔晉張可續盧言苗愔裴儔裴洽楊魯士弘暑一十五人合宴於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泝沿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賞極遊泛之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盡得於今日矣若不記錄謂洛無人晉公首賦鏗然玉振顧謂四座繼而和之居易舉酒抽毫奉十二韻以獻詩曰

三月草萋萋黃鶯歇又啼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禊事修初

靈遊人到欲齊金鈿耀灿　李綠皆駁見駕嬌岸迴船尾臨流換
馬蹄闌於揚子渡踏破鋪王堤妓接謝公宴詩踏青令題舟同
李贊之醴爲穆生設水引杯心蕩池畢醉服迷塵衛從鼓動煙
樹任鴉棲舞急紅腰旋歌遲翠黛低夜歸何用燭新月鳳樓西
詩話

上巳賦詩

元祐中秘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工云翠
浪有声黃繖動春風无力綵旌垂秦少游云簾幙千家錦繡垂
仲玉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　王直方詩話

寒食 歲時附

〔事文〕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
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荊楚歲
時記　新火三日謂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　歲
時記　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門　同上　齊人呼寒食爲冷節
又曰熟食又曰禁煙　杜詩注　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五代史周本

〔詩句〕留餳和冷粥出火煑新茶　白樂天　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欲
變舊爐灰　崔曾　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　孟浩然　冷火冷餳稀杏粥
閒立萬井閒闇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煙　曹鄴　人爲子推初
禁火夜松香女伴飛霜又見柔華粥香餳白杏花天　李義山　楚
鄉寒食橘花時　劉禹錫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煙宮柳綠　元稹　寒
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　杜詩　佳辰強飲食猶寒　杜　杯盤餳粥春
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　歐　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　韋應物　雨
中寒食空齋冷　同上

〔古今事實〕

魏禁寒食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
絕火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
患今後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
一月俸

周舉溫食

周舉遷并州刺史初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歲多死者
舉到州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
今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頗革　陸翽鄴中記

墓祭之始

唐侍御鄭正則祠享儀云古者无墓祭之文孔子許望墓以時
祭祀春秋左氏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竟爲陸渾氏爲漢光武被賊夫業諸將出征有過
鄉里者詔有司給少牢令拜埽以爲榮貴人過喬玄墓致祭其
文悽愴寒食墓祭蓋出於此。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无文
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埽禮。柳宗元書近世禮
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
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
之鬼无不受子孫追養者

造杏酪

寒食三日爲醴酪又煑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煑作粥　鄴中記

造棗餻

寒食以麵爲蒸餅樣團棗附之名曰棗餻

鞦韆之戲

北方戎狄至寒食爲鞦韆戲以習輕趫後中國女子季之乃以
綵繩懸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謂之鞦韆或曰本山戎

之戲自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国一云作千秋字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世語倒讀爲秋千耳古今藝術圖混槃經謂之罥索戲時記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築鞦韆令宮嬪輩嬉笑以爲樂帝常呼爲半仙之戲 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禁火周制

蔡操昔文公与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国子綏獨无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与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按左傳及史記並无介子推被焚之事然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国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 初學記

不因子推

左傳晋文公反国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与母偕隱而死晋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綿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已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与左傳略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晋爵齎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記始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謂冬至後百有五日也宋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容齋隨筆

古詩

寒食行　王建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壠年年无舊道車徒散行入衰草牧童驅牛下冢頭畏有人家來灑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妒婦望鄉拜三日无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但看壠上无新土此中白骨應无主

寒食歌　張文潛

東風芳草長寒食春菲菲人家掩門去雖大白相將原頭簇簇垂与花行人往來哀哭舊墳新塚纍纍是紙錢澆酒何人家桑上鳴鳩喚山雨山雨腳蕭蕭山日暮婦來門巷下春寒花底殘紅落花無數此時歌嗚夜不休清歌脆管起南樓古人今歌哭何時盡芳草白楊春復秋去年巧笑擬女今年嫁作東家婦婦纏登樓當年只有朱顏不如故百人李仙无一成麻姑不見但聞名丹厨春醪須痛飲江边漁父笑人醒

律詩

寒食　李崇嗣

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不知何處火來向客心然

途中寒食　宋之問

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

嶺表寒食　沈佺期

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

寒食　韋承謙

上巳接寒食鶯花零落辰微〻潑火雨草〻渉青人

寒食　杜甫

幾年逢熟食万里逼清明松柏邙山路風花白帝城

寒食城外醉

蒲街楊柳綠絲烟畫出青春二月天好是隔簾花影動女郎撩亂送鞦韆

寒食　劉禹錫

鶯嬌燕懶弄風烟士女兒童滿野田草色淺深圍帳幕花枝上下送鞦韆

寒食夜　韓偓

惻〻輕寒翦〻風杏花飄雪小桃紅夜深斜搭鞦韆索樓閣朦朧細雨中

夜深　韓偓

清江碧草兩悠〻各自風流一種愁正是落花寒食雨夜深無伴倚空樓

寒食　唐熊孺登

東風潑火雨新休舁盡春泥掃雪溝走馬犢車當御路漢陽公主謝雞毬

鬼詩　酉陽雜俎

流水涓〻芹吐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寒食日寄李補闕　郭郎

蘭陵士女滿晴川郊外紛〻拜古埏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栢自生烟人間後事悲前事鏡裏今年老去年介子終知祿不及王孫誰肯一相憐

寒食內宴詩　張籍

因清詩話云觀此詩乃知唐清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名冷節

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熟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

寒食都門　胡宿

二年寒食住京華寓目春風万〻家金絡馬銜原上草玉釵人折路傍花軒車競出紅塵合冠蓋爭回白日斜誰念都門兩行淚故園寥落在長沙

寒食雨下　宋曾鞏

海棠時節又清明雪絮烟收雨乍晴幾處青帘沽酒市一竿紅日賣花声綠楊去向侯門過青錢多隨雪路行日暮人〻醉歸去點〻春城遍六街

詩話

青精飯

楊桐葉細冬青居人遇寒食採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䬾飯陶隱居登真隱訣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䬾飯法又云取南燭草木葉煮汁漬米炊之為黑飯杜甫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䭀飯光潤碧霞漿

飲梨花下

侯穆有詩名因寒食郊行見數少年共飲於梨花下穆長揖就坐衆皆笑之或曰能詩者飲乃以梨花為題穆吟云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泛金甌妝靚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〻寒食夜吟遶不勝愁衆皆閣筆

餳字所出

刘夢得嘉話云為詩用僻字須有來処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餳人家物故 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声吹暖賣餳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 青箱雜記

改樂天詩

余為郭生好寒溪郭生畧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樂天首句云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 山谷並同東坡志林

禁煙熾火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九十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亦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煙之說唐史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為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煙一月周舉為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祠禁煙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新煙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煙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无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敕宮中許燃燭一百六在清明之前寒食之後豈特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燃燭乃一時之權宜乎 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為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為子推設也 耕[illegible]

古詩以下係鞦韆

鞦韆詞　王建

長長絲繩紫復碧嫋嫋橫枝高百尺少年女兒重鞦韆盤巾結帶垂兩边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不得旁人送上那足貴終賭明璫闘日起回回若与高樹齊頭上寶釵從墮地眼前爭勝難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律詩

鞦韆　可正平

畫架雙裁翠絡偏佳人春戲小樓前飄飄血色裙拖地斷送玉容人上天花板潤沾紅杏雨綵繩斜掣綠楊煙下來閑處從容立疑是蟾宮降謫仙

詩話

蹋蹴鞦韆

寒食蹋蹴黃帝所造或云起於戰国之時乃兵勢也 杜甫清明詩十年蹴鞠將雛遠万里鞦韆習俗同 裴說寒食詩畫毬輕蹴壺中地綵索高飛掌上身 [illegible]

清明

群書要語

清明桐始華三月節 [illegible] 節過禁煙時當改火 白居易 [illegible]爟氏季春出火 周官 鑽燧改火 論語 四時变国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周礼

詩句 已著单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黃昏 王介甫 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厨煙 [illegible] 留餳和冷粥出火煑新茶 楽天 東風也作清明意開遍來禽一樹花 [illegible] 且將新火試新茶 東坡

古今事實

賜新火

唐朝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也輦下歲時記禁火乃周之舊制唐又　皇朝清明日賜新火亦周人出火之事會要

治雞坊

明皇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雞坊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使教飼之時賈昌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又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是兆亂之象也東城父老傳

古今文集

律詩

旅寓村舍　鄭谷

村落清明近秋千稚女誇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白鳥窺魚網青帘認酒家幽棲雖自適交友在京華

清明日后上巳送西嚴　楊巨源

清明千万家処処是年華榆柳芳辰火梧桐今日花祭祠結雲騎遊陌擁香車惆悵田郎去原迴烟霞斜

清明　杜甫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

東欄梨花　蘇子瞻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清明　王介甫

東城酒散夕陽遲南陌秋千寂寞垂人與長瓶卧芳草風將急管度青枝

清明　蘇子美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清明　魏野

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鄰翁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

長安清明　韋莊

早是傷春暮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影畫秋千游人記得承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

清明賜新　歐陽永叔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餳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見春

詩話

淘井

東坡在黃州夢參寥誦所作新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日淘井志林

花信風

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為寒絕後唐人詩云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又古詩云早禾秋雨初晴後苦楝花風吹日長東皐雜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九

建安祝穆和父編 **前集**

天時部

夏 立夏附

群書要語

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前漢律曆志〉又曰夏爲朱明亦曰長嬴〈爾雅氣赤而光明長嬴〉炎帝乘離執衡司夏〈淮南子〉相傳夏至一陰生是陰始用而陽復於靜也〈後卦疏〉陽氣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漢書〉日行南陸謂之夏〈後漢天文志〉夏爲朱明〈爾雅〉青朱明盛長敷與萬物〈後漢禮樂志〉立夏清風至〈易通卦驗〉鳴鳩鳴〈夏小正〉谷飛電見龍升天〈淮南子〉夏至景風至蟬始鳴螳螂生〈易通卦驗〉收恢台之孟夏〈注〉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楚詞〉

古語 月令土潤溽暑〈注〉溽濕暑也〈說文〉暑者陰虫之又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詩〉十日代出流金爍石〈楚辭〉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淮南子〉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氣之盛以暑有暍者〈京房易飛候〉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莊子〉指冰室不能起暍子之熱〈抱朴子〉方大暑火燎爍赤焚于炉君燎于原舌焦口不能持〈文選〉不自運方千里竹〈史記〉

古文 虐昔羿爲天十日燒九州六合燃爲窑〈要覽〉夏月飲氣金爍水銀流玉層丹砂焦〈同上〉老少多暍死汗蹄水沸〈韓非子〉柳少府蚊蝇食案敷席膩肌血壅〈詳〉納句白楚五月困暑溫如坐深甑蒸灶〈晉〉安掛赤脚踏層冰〈杜〉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張景陽〉洪山石燥露頂洒松風〈李白〉弱紈猶尚重織絺尚少涼〈劉孝威〉賽冷氣拔石似懷溫〈任昉〉

蔭暍人懷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而天下懷〈淮南子〉又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世說〉

入水避暑

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八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抱朴子〉

暑中環火

元帝被病須求方士漢中送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乃使暴坐又環以十炉火不熱而身汗不出或問不熱之道曰服玄冰元飛雲散王仲都並用此方也〈抱朴子〉

河朔飲

袁紹在河朔每至夏大飲云避一時之暑故號爲河朔飲

高卧北牕

陶潛夏月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以腹熨石

劉真長見王公王公了不與語時大熱以腹熨石棋局

涼棚避暑

長安富人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名妓間坐遞相爲避暑會〈開元遺事〉

不畏盛暑

呂正獻公居家夏不排爨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獨大夫環坐宇下之將赴官來辭於乃呂氏甥呂公於西廡下烈日中公衣冠坐飲酒三行大夫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病暑賦　歐陽永叔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蔭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躡星辰之所沒傍日月之所窮披閶闔之清風飲黃河之百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身重而下墜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鑠骨何異避喧之趍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万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室居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跼縮飛蚊幸予之寢坐兮蟻蝨何余之入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寢兮莫殊氷而簟玉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蹈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歊

病暑賦　張文潛

皇昌運之元祀兮余出佇乎清潁之湄背國門而南騖兮彌節乎大昊之墟方炎夏之隆赫兮畏時律之不濡賊乘時而行虐兮益威烈乎暘烏鳶異於而驕炎惑兮凶祿為其前驅炊所及於一燎兮何有於石與瑠璵豐隆發其微陰兮飛廉揚而無餘野盼盼而揚塵兮何滿女之紛敷歷龍燭首於下壤兮僅自免於焦枯烏呀咮而忘飛兮獸逃穴而深居嗟人胡獨不能兮無乃欲息而被驅昔蘄山之秋鵠兮因永巷而王舒功功能於公庭兮曾何足以寧吾軀飽風而為蛸兮又欲求水而為魚出冪泉於深井兮竭筋力於轆轤不計服之所受兮尚閒山窮翅麥之有無辭曰陰陽循環寒暑躬移兮時至而必有常則兮斷彼

金鐵爍山石兮謹視其報在朔易兮玄陰大冬冰雪積兮无畏其機備其極兮補完衾褐戒紘纊兮保我歲寒以終吉兮

古詩

苦熱　梁何遜

昔聞草木焦今覩沙石爛曬曬風逾靜曈曈日漸旰習靜悶衣襟讀書煩几案臥思清露浥坐待高星燦蝙蝠户中飛蠛蠓窗間亂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遺金自不拾惡木寧無幹願以三伏辰催促九秋換

和蔡仲謀苦熱　梅聖俞

大熱曝万物万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況乃服冠袍廣廈雖云託呼風不動毫未知林泉間何以異我曹蠅蚊更晝夜膚體困爬搔四序苟迭代會有秋氣高

暑日題道邊樹　王穀

火輪迸焰燒長空浮埃撲面愁濛濛羸童走馬喘不進忽逢碧樹含清風清風留我移時住兩地瀧陰頻前去却數人無及物功不似團團道邊樹

苦熱行　僧鸞　英華

燭龍銜火飛天地平陸無風海波沸鼎雲暑肆奇峯長焰〻流光爇爇翠煙鳥搏鵬鷃双翅羲和赫熾強轡爍流金文髮長途始見當中印王宇明明夜西朝又東古來有道仍再中扶桑若葉蔽不得稚苗直上凌蒼空萬人揮汗翻成雨口燥喉乾陞塵土西郊雲色召真宰如何不救生灵苦何山旷木藏蛟龍縮鱗老巢為乘潏不發濤濊往天下欲使風雲何所從旱苗原上枯成焰獄灵枝祝無神嬰豪家蕭外喚清風水紋明角翻長簟玉扇及奎堂凝夜秋歌艷舞眾催眞愁陽烏落尽酒不醒扶上西

國富月樓發留賜亞非吾属僅有黄金食有粟

苦熱行　王轂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為我掃却天下熱

苦熱行　梅聖俞

六龍衝火燒蒼穹魏王氷亦如湯煮松枝桂葉疑若凝喘殺溪頭蠣風虎北溟鯨却万丈氷千斤東鼠忙如蔵我聞胡土長飛雪此時日懸地皮裂仙芝瑶草不敢出湘川竹焦痕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堆首墨碧徒亦爲

律詩

熱　杜甫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无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爲寒氷玉頑作冷秋孤何似兒童歲風凉出舞雩

夏意　蘇子美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花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亭午夢覺流鶯啼一声

興国楼上作　王介甫

松篁不動翠相重日射流塵四散空地上行人愁喝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午熱登多稼亭　楊廷秀

矮亭炎天不可居高亭爽氣亦元無小風不被蟬簧知今有些凉到老夫

御風不必問雌雄只有炎風最不中却是竹君殊解事炎風流道作清風

刘駙馬水亭避暑　刘禹錫

千竿竹翠數連紅水閣虛凉玉簟空琥珀盞烘疑漏酒水精簾瑩更通風賜氷滿椀沉朱实法饌盈盤覆碧籠盡日逍遥却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途中苦暑　丁公言

山木無陰驛路長海風吹熱透蕉裳旧思西漢金莖露困憶南朝石步廊江上綸竿輸散誕林間冠褐負清凉下程欲選披襟處滿眼榴桐葉佛桑

詩話

公權聯句

東坡云宋玉雄風之對哉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絺綌不曉事

古樂府詩云今世絺綌子觸熱向人家炙轂子云絺綌笠子也集韻絺云絺綌不曉事余表由乃熱乃知人觸熱求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　艮斎詩話

四月

君臣故事

立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律中中呂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是月也以立夏盛德在火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月令四月維夏詩莠麥始生夏時要四月秀葽七月百穀
各以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蔡邕月令章句会汀洲
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黄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

詩句 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杜詩
麥天晨氣潤槐日午陰清梅天一雨清石林凉生
畫閣慿乙雁梅潤入圖書東坡

古今事實

浴佛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至二十五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曰佛世尊以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拘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文殊釋氏以佛生日是昭云今朝正是四月八日淨飯王宮生悉達也以水九龍吐水洗浴其七蓮花捉發

設齋會

四月八日佛生日京師十大禪院各有浴佛齋會煎香藥糖水相遺名曰浴佛水東京夢華錄

古今文集

古詩

四月樂辭　李賀

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濃綠生雲外依微香雨青氛氲膩葉蟠花照曲門金塘閑水搖碧漪老景沉重無驚飛墮紅殘萼暗參差

律詩

初夏戲題　徐寅

長養薰風拂曉吹漸開荷芰落薔薇青蟲也學莊周夢化作南園蛺蝶飛

初夏　王介甫

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壠麥　王介甫

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翛翛麥橫起風寒占作秋

陂麥　王介甫

陂麥連雲慘澹黃綠陰門巷不多涼更無一片桃花在借問春歸有底忙

木末　王介甫

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北窗　黃山谷

生物趨功日夜流園林纔夏麥先秋綠陰黃鳥北窗簟付與來禽安石榴

絕句　譚知柔

麥隴風來翠浪斜草根微雨似深秋野亭盡日拼簾坐清機帶帝黃栗留

山亭夏日　高駢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精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五月

羣書要語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律中蕤賓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是月也命樂師均琴瑟調竽笙會有司大雩帝命

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是月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月令

古今事實

五月渡瀘

諸葛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古今文集

古詩

五月樂辭　李賀

雕玉押簾上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文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羅袖從徊翔香汗沾寶粟

律詩

絶句　參寥

春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州

夏中　蘇子美

院僻簾深晝景虛輕風時見動竿烏池中綠滿魚留子庭下陰多燕引雛雨後看兒爭墜果天晴因客曝殘書幽棲未免牽塵界身世相忘在酒壺

端午　競渡附

羣書要語

仲夏端午注端始也 風土記 五月五日午時為天中節 提要錄

古今事實

端午數子

田文母五月五日生文父令勿舉母私舉之及長以實告之遂啓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君俗以五月為忌月故忌 異苑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得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以鎮惡名之 宋略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此日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亦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 西京雜記 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 小說

曹娥江濤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盱能弦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 東漢列女傳

屈沉汨羅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續齊諧記 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嘗見祭甚善但常所遺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仍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投粽祭 見上

鬭草剪鏤 月令門

高會太原

太宗征太原行次潞州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錢庫迎謁道左　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為我師有必捷之兆東窒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適五月五日也 國朝事實

造百索

唐歲時節物五月五日有百索粽子 文昌雜錄 都人爭造百索文花銀樣鼓兒花花巧扇 夢華錄

賜時服

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端五賜衣服 楊文公談苑

朝官每歲端五賜時服 澠水燕談

衣紗公服

一朝士五月五日起着衣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曰易之詰曰有何條例答曰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 涑水[illegible]

競渡救屈原 保競渡

屈原以是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 荊楚記

競渡之戲

唐杜亞為淮南乃春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髹船底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

古今文集

古詩

五日望採拾　梁王筠

長絲表良節金縷應嘉辰結蘆同楚客採艾異詩人折花競鮮[illegible]彩拭露染芳律含嬌迎斜眄斂笑動微嚬獻當依洛浦懷佩似江濱

律詩

端午賜衣　杜甫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詩話

帖子用鏡事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　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曈曨照曉霞瑤墀力衛瑞雲遮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部眾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係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遙知從此朱靈合驅盡人神嬴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煉金寶鑑疑異月華沉爭如一寸丹心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紛翠綾爭掛室云何江心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欽之云百鍊鑑從江上鑄玉花向殿前裁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長叢艾今照乾坤共作鏡我生江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復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率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余文翟輕同所始見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光明監興亡莫釋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鑄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為鏡鑑古鑑今不鑑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亭亦皆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當以其非吉祥不可形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容齋隨筆詳見龍門

帖子規諫

學士院端午前一月撰　皇帝　皇后夫人閤門帖子送後苑作院用羅帛製造又期進入先是諸公所撰但宮詞而已故王岐公皇后閤子帖云禁籞无風日正亭侍臣初賜玉壺水不知翠輦游何処悪在瑶臺第一層又歐陽脩李士始伸規諫　皇帝閤曰甚辰共喜不關湯壽冷何須採艾穰但得皐陶調鼎鼐自然炎沴変休祥又曰共国因讒逐屈原終身无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後人率皆倣之春日亦然人間以朱書詩或符呪作門帖歲時雜記

捕守宮

漢武帝時以端五日取蜥蜴置之器飼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擣之以塗宮人臂有所犯則消没不尒則如赤痣故得守宮之名李賀詩玉臼夜擣紅守宮李商隱云巳酉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古呂詞云愛惜加穷擣防閑試守宮

十三

捕蠅虎

世傳唐宗季女萬華術以五月五日取蠅虎於研柱丘〻自踊躍可以繫蠅後山蠅虎詩云却行捕蠅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捕蟾蜍

肉芝云蟾蜍萬歲蟾蜍頭上有角目赤頷下有丹書八字以五月五日日中取之陰乾帶於身辟五兵六日則不中用簡齋詩云六日蟾蜍無世用抱朴子

羹梟鳥

漢書人曰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月五日食之古者帝常求炙梟羹蓋欲滅其族類故莊子云見彈思鴞炙顏濬詩云五官封拜梟羹賜凶去方知辟有功

養鸜鵒

零陵記云鸜鵒人多養之五月五日去其舌尖則能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劉義慶幽明錄云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教語无所不能後於大會悉効人語声無不相類時有參佐𪖙鼻因內頭甕中効之有主典盗肉乃白參軍以新何處覓得後搜得罰盗者僧虛中端午詩云菖蒲花不覺鸜鵒性多靈

九子粽

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製不一有角粽錐粽茭粽筒粽秤錘粽又有九子粽王沂公端午皇后閤子帖云九子親傳九子粽皇祈續千春章簡公端午帖子云九子綵萬角玉粽香五絲菱臂寶符光歲時雜記端午煎蹤以菰葉裹粘米謂之角黍風土記

射粉團

唐宮中每端午造粉團角黍飣金盤中纖妙可愛以小小角弓架箭射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天寶遺事今人作水團又名白團或雜五色人獸花果之狀其精者名滴粉團或加麝香又有乾團不入水者張文潛端午詞云水團冰浸砂糖裹透明角黍松兒和歲時雜記

十四

菖蒲酒

端午以菖蒲或縷或屑泛酒章簡公端午帖子云菖華泛酒堯樽綠菰葉縈絲楚粽香歲時雜記

五彩絲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繫臂名辟兵及鬼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又有條達北人端五以雜絲結合歡索纏手臂風俗通又有條達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又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縷帖畫貢獻于所尊古詩云綵結雙條達切韻歐詩五色與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又云綉閣誇新巧紫絲喜續年章簡公皇帝閤帖云清曉會披香朱絲續命長一絲增一歲

万縷獻君王又云雨館初成長命縷珠裒仍帶辟兵繒無城帖子云飲食祈君千万壽反辰更上辟兵繒

桃印符　碎

續漢書劉昭曰桃印本漢制以止惡氣今世端午以綵繒篆符以相問遺亦以置牙帳之門姚収詩辟兵書鬼字神印題靈文章簡公帖子云桃印微金屏鳴環寶館歸又云赤符神印穿金縷團扇影綃畫鳳文

赤靈符

抱朴子或問辟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王沂公端午夫人閤帖子欲謝君恩却无語心前笑指赤靈符章簡公帖子云自有百神長侍衛不應須佩赤靈符歐陽公云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今謂之釵頭符

畫天師

端午都人畫張天師像以賣又作泥塑張天師以艾為頭以蒜為拳置于門上蘇子由太妃閤帖子太醫爭獻天師艾瑞霧長縈堯母門 歲時雜記

帶蒲人

端午刻菖艾為小人子或削蘆形帶之辟邪王沂公帖子云明朝知是天中節旋刻菖蒲要辟邪 歲時雜記

結艾人

荊楚人端五採艾結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王沂公帖子仙艾垂門綠靈絲繞戶長又云百靈扶衛戶不假艾為人章簡公帖子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

戴艾虎

端午以艾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綵為小虎粘艾葉以戴之王沂公帖子釵頭艾虎辟群邪曉駕祥雲七寶車章簡公艾花隨暖午消風細五絲釵頭艾虎騎 歲時記

鬭草戲

五月五日蹋百草今人又有鬭百草之戲歐詩云共鬭今朝勝盈襜百草香章簡公帖子云五叢開瑞彩百草鬭香名又云五日看花坼非早今朝鬭草得宜男 荊楚歲時記

浴蘭湯

大戴禮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楚詞浴蘭湯兮沐芳華王禹玉作夫人閤帖云金縷黃龍翦蘭芽翠釜湯章簡公帖子菖酒朝觴蘭湯暖浴湯

古詩 以下係雜儀

競舟　元微之

楚俗不愛力費力為競舟買舟俟一競競斂貧者賕年年四五月繭實麥小秋積水堰堤壞拔秧蒲稗稠此時集丁壯習競南獻頭朝飲村社酒暮椎郡舍牛祭舟如祭祖習競如習讎連延數十日作業不復憂君侯饋之食吏倉浸盈篝邊匹朱合六競長江流建標明取舍胥負死生求一時歡呼罷三月農事休岳陽賢刺史念此為俗疣習俗難盡去流弊用支其尤百船不留一一競不當留自為建中游我亦不寫遊吾閣管仲數沐樹懸隨郎此諧俗得良政不我來歌此事非獨歌此州此事數州有亦欲聞數州

競渡曲　劉禹錫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揚枹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鬐鬣動螮蝀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顏色沮勝負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府披觀雲委江之湄綠旗夾岸照蛟室羅

襪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

競渡歌　文苑英華

五月五日天清明楊花繞江啼曉鶯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使君出時皆有準馬前已被紅旗引兩岸羅衣破鼻香銀釵照日如霜刃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綵掛虹霓暈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撓瘡眉血首爭不定輸岸一朋心似燒只將輸贏

賞兩岸十舟五來往須臾戲罷各東西競脫文身請書上吾今細觀競渡兒何殊當路權相持不思得所各休去會到摧舟折檝時

律詩

競渡　郭功父

競渡傳風俗旁觀亦壯哉棹爭飛鳥疾標奪彩龍回江眾陣斷鉦鼓聲遠震雷輕生一餉樂特序未相催

詩話

治鳧車

南方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州將父士人悉臨水而觀之蓋越人以舟爲車以楫爲馬古詩云蘭湯備浴傳荆俗水馬浮江弔屈魂又王簡公端五帖子云絲竹漸高撓鼓急瑞律亭下競鳧車　荊楚歲時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九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

建安祝穆和父編

天時部

六月

羣書要語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律中林鍾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命婦官染采命虞人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月令　六月食鬱及薁　詩

古今事實

六月北伐

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古今文集

古詩

六月　李賀

裁生羅伐湖竹帔排疎霜簟秋玉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車輪上徘徊啾啾赤帝騎龍來

伏

羣書要語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曆忌釋　初伏薦麥瓜于祖祢　崔寔月令　牧羊酤酪以

成伏臘之費 鄒安世賦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楊惲傳

秦作伏祠

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以禦蠱災 年表 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 漢郊祀志

方朔割肉

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上問之朔免冠謝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本傳

伏閉盡日

後漢和帝永元六年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體不露汗

鄭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熏蒸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漓謝著故綃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

避暑飲

光祿劉松北鎮袁紹夜酣以盛夏三伏之際晝日與松飲酒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取荷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大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碧筩酒

琢冰山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右皆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天寶遺事

古詩

懷河陽縣　潘岳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風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伏日　程曉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扇臂中疲流汗正滂沲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歌

秋

群書要語

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 律曆志 秋爲白藏 爾雅 秋曰素商 纂要 西方金行之氣 西京記 少昊秉兌執矩司秋 白虎通 一葉落天下知秋 淮南子 秋歌西顥 前漢禮樂志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郊祀歌 七月流火 詩 以火而清風戒寒 詞 秋陽以暴之 孟子 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淮南子 正秋萬物之所說也 說卦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 楚辭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潦收而水清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同上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同上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同上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 同上 既而天高潦將收而水潔 虞世南賦

唱迴風曲

漢宮人麗娟善歌常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 洞冥記

製秋風曲

明皇製秋風高曲每奏之則清風徐來庭葉交墜 羯鼓錄

思蓴鱸

晉張翰吳人入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 詳見避榻門

古今文集

雜著

秋興賦并序　潘岳

晉某年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以秋興命篇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以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遊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而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歲時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秋声賦并序　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賦秋声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嘆況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纖寒螿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宮商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封荒園露滋人寂寂樹蟲蟲兮蟲唧唧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麽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眄天籟而神驚力將痑兮足受紲猶奮迅於秋声

秋声賦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声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声予謂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声声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声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

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秋陽賦　蘇子瞻

爲趙令時作故云不土之里無言之詩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游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帷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頹穿面垢落塈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于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病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炎者昔之溫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慍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蔽戶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古詩

秋風辭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作此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秋風三疊寄秦少游　邢居實

宋史云居實爲此詩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不合人語同時之士號稱能文者皆古學者比其異也及使之壽之則其所就詎可量哉

曾子固云觀其詩大略氣索如秋風三疊殆類鬼詩其能久乎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憔悴兮鶴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我房晝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漠漠鴻雁書飛兮蟋蟀夜鳴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水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得時又倒兮從夜逆明振衣獨處此兮誰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忡

秋風告逝兮天宇高群山遠迤兮溪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予

聊翺翔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挾孤與伍兮
寥庭兮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遙遙顧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懷秋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
明弈弈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曖
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夜蜷蹐怵惕衣伏昧剛鮮未知
古人心且從性所玩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採翰擢魂不再圓傾
義無兩旦金石終銷毀丹青暫雕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秋熱　王介甫

荊山李壁注元豐末公居金陵秦淮小宅甚熱中
折松枝架欄楯蔭著因有此作公以荊字祖秦祠居
與今　時知此合之崇飾舒宅者視此得無愧乎

火騰為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織蘆編竹繼檐宇架以桁
欐之條枝欲推頹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沿蕩荒陽陵秋更暴
橫燃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爛何足怪鳥焚魚爛爲可哀憶我
少年亦值此翛然但以書自埋老衰奄奄氣易奪撫卷豈復能
低回西風忽送中夜濕六合一氣爭新開蕭蕭幕卜便防冷且
恐癈壁相催來

早秋苦熱　杜甫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中夜自足蠍況乃秋
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
壑安得赤腳踏層冰

秋懷　可正平

霜禽驚呼山鵲音霜風急吹溪上林羲和挽轡不可緩長夜苦
身驚寸陰橫河明明月皎皎連山蒼蒼水深深哀鴻萬里絕雲
陣遊子不眠中夜心

律詩

秋夜　杜甫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
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秋雨夜　白居易

涼冷三秋夜安閑一老翁臥遲燈滅後睡美雨聲中灰宿溫瓶
火香添暖被籠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

涼思　吳融

松間小檻接波平月淡煙沉暑氣清半夜水禽棲不定綠荷風
動露珠傾

長安秋望　趙嘏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
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秋日偶成　程正叔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
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
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七月

纂要語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
帝少皞其神蓐收律中夷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
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命將
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命有司修法制繕
囹圄具桎梏禁止姦務搏執戮有罪斷薄刑是月也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月令

【詩句】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 韓文 皆匠成蕭覆注 蕭颯晨吟蕭索也 張仲文 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 韓 蓋金景氣尚低火老候愈濁 開秋覺涼氣 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 深秋風七桂枝 涼風動萬里 杜 殘暑已候裝好風方來歸

【古今事實】周公陳王業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古今文集】古詩

七月樂辭　李賀

星依雲渚冷露滴盤中圓好花生木末衰蕙愁空園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曉風何拂拂北斗光闌干

立秋

【羣書要語】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月令 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 後漢祭祀志

【古今事實】取姦惡

漢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又裴德容制漢家授御史多於立秋日蓋以風霜已嚴鷹隼初擊

戴楸葉

京師立秋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皆剪成花樣戴之形制不一 夢華錄

【古今文集】律詩

立秋日　司空曙

律變新秋至蕭條自此初花酣蓮報謝葉在柳呈疎澹日非雲映清風似雨餘卷帷涼暗度迎扇暑先除草靜多翻燕波澄下露魚今朝散騎省作賦興何如

七夕

【羣書要語】七月初七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菓散香粉於河鼓織女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言之頗有受其祚者 崔寔四民月令 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 焦林大斗記 織女天女孫也 史記天官書 河鼓謂之牽牛 爾雅 黃姑即河鼓也 荊楚歲時記 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主關梁織女星則主瓜果嘗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 荊楚歲時記 七月六日有雨謂之洗車雨七日雨則云灑淚雨 歲時雜記 烏鵲填河而渡織女 淮南子

【詩句】乘槎斷消息無處問張騫 杜 閶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 杜 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 盧仝 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楊朴 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 何遜 已駕七香車 李商隱

【古今事實】

西王母至

王方平來

王喬乘鶴並見仙門

曝犢鼻褌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也諸阮前世皆儒學內足於財唯咸一生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

曬腹中書

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臥出腹於庭曰我曬腹中書

織女嫁牽牛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續齊諧記

穿針乞巧

唐天寶宮中七夕以錦綵結成樓殿高百尺可容數十人陳花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穿針乞巧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皆效之

占蛛網

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巧荆楚歲時記

古今文集

雜著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餟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恠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龍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濆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黿鼉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以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常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囂

曾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万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弃不有眉矉頻蹙喙唾胷嘔大赧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可自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污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京師習俗

京師七月七夕潘樓街州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街及馬行街內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綵裝欄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直數千者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為時物追陪又以黃蠟鑄為鳧鴈鴛鴦鸂鶒龜魚之類綵畫金縷謂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樣謂之花瓜又以油麪糖蜜造為笑靨兒謂之果食花樣奇巧百端如捺香方勝之類若買一斤數內有一對被介冑者如門神之像蓋自來風俗不知其說謂之果食將軍又以菉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牙數寸以紅藍綵縷束之謂之種生皆於街心綵幕帳設賣至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鋪陳磨喝樂花瓜酒炙筆研鍼線或兒童裁詩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在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之門首爭以侈靡相尚磨喝樂本佛經摩睺羅今通俗而書之夢華錄

古詩

古樂府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七夕詠牛女　宋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曬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昵愛脩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斡款顏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

牛女　杜甫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浥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礼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明河篇　宋之問

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

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
虧畫堂瓊戶特相宜雲母帳前初泛濫水精簾外轉逶迤倬彼
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
寒衣鴛鴦機上疏螢度烏鵲橋邊一雁飛雁飛螢度愁難歇坐
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
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七夕曲　王建

河邊獨自對星宿夜織天絲難接續抛梭振躡動明璫為有秋
期眠不足遙愁今夜河水隔龍駕車轅鵲填石流蘇翠帳星渚
間環珮无聲燈寂寂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綵橋頭每年
宮女穿針夜勅賜諸親乞巧樓

七夕　張文潛

亭皐一葉墮梧桐蓐收行秋回斗杓靈官召集役靈鵲直渡天
河雲作橋河邊女兒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
衣辛苦无歡容不理帝憐獨居无與娛河西嫁与牽牛夫自從
嫁後廢織紝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謫歸却踏來
時路但令一歲一相逢七月七夕橋邊度別多會少知奈何却
憶從前歡愛多匆匆万事說未尽燭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
催曉發令嚴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尽愁无歇
寄言織女君休歎地久天長會相見猶勝嫦娥不嫁人夜夜孤
眠廣寒殿

律詩

七夕　羅隱

月帳星房何次第開兩情惟恐曙光催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
情送巧來

七夕　杜牧

雲堦月地一相過未抵經年別恨多最恨明朝洗車雨不教回
腳渡天河

七夕　李商隱

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迴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
年一度來

七夕　晏叔原

雲幕無波斗柄移鵲慵烏慢得橋遲若教精衛填河漢一水還
應有盡時

秋夕　杜牧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堦夜色凉如水卧看牽
牛織女星

七夕　梅聖俞

古來傳織女七夕度明河巧意世爭乞神光誰見過隔年期已
拙舊俗驚今說豈知金盤菓蜘蛛浪作窠

詩話

乞巧針

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為針謝觀七夕賦
云綵縷緊而貫串針簪細而穿空荊楚歲時記婦人結綵縷以穿七
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崔顥詩七孔穿針可得過西京
雜記漢宮中七夕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
得巧杜詩云王母當年穿九孔針天寶遺事

中元

歲時廣記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荊楚歲
時記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修行記當地官校籍
之辰是日帝釋時之運爲錄要七月十五延太上老君同元始

天尊會集福世界道藏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
遊於赤壁之下東坡賦

古今事實

盂蘭盆供

目連比丘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
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
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
爲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
十方大德佛勑衆僧皆爲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
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
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爲亦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
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巧之
妙 盂蘭盆經

山官校籍

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句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大聖衆
普詣宮中簡定劫數人鬼傳錄餓鬼囚徒一時皆集以其日作
玄都大獻於玉京山采諸花果珍奇異物幢幡寶蓋精膳飲食
獻諸聖衆道士於其日夜講誦是經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
餓鬼俱飽滿免於衆苦得還人中 道經

古今文集

雜著

盂蘭盆賦　楊炯

渾元告秋羲和奏曉太陰望兮圓魄皎閶闔開兮涼風嫋四海
澄兮百川皛陰陽肅兮天地窅埽雍宮清重閣設皇邸張帝幕
陳法供飾盂蘭青蓮吐而非夏甜果摇而不寒靈蕈三揉儀刑
万類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貞兮象地殫怪力兮窮神異毒形怒兮
繇然狂夔奔兮沉醉彷彿翾翾潛魆魆晃兮若蕣堂之帝室艷兮金
闕之仙家其高也上諸天於大外其廣也遍諸法於恒沙上可
以薦元府於七廟下可以納群動於三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天時部

八月

群書要語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律中南呂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乃命司服具飭衣裳乃命有司斬殺必當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乃勸種麥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虫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月令

八月丹鳥羞白鳥白鳥謂蚊蚋 夏小正 鷸雉入淮至八月白露降即為而相替鳥 二說 八月斷壺 七月 八月剝棗 並上

詩句

八月秋高風怒號 杜 西風齧殘暑 山谷

古人事實

乘槎犯牛斗

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張華博物志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 荊楚歲時記 按張華博物志即无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无乘槎之說宗懔作荊楚歲時記未知何所據而云

古今文集

古詩

八月樂辭　李賀

孀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簷蟲緝絲向壁燈垂花簷外月光吐簾中樹影斜悠悠飛露姿點綴池中荷

中秋 玩月附

群書要語

以教行秋書

詩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今夕不飲奈明何 韓 贈張功曹

此際若无月一年虛過秋 司空圖

常无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李頻

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 王元之

一半秋光此夕分 羅隱

古人事實

觀濤廣陵

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並往觀濤於廣陵之曲江

梯雲取月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袖因取筯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肌骨 宣室志

遊廣寒宮

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中秋夜月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

三人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玉城嵯峩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舞曲（異聞錄）

銀橋升月宮

羅公遠鄂州人開元中中秋夜侍元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桂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元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元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元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

月宮奏樂

三說不同今並載云

元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善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善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上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異聞記）

天柱峯翫

道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夜知微曰可備酒殽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峯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三水小牘）

玉堂翫月

蘇頲與李乂對掌綸誥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命撤去（天寶遺事）

古今文集

古詩

翫月詩序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二年歐陽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長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皆陳之居修翫月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雲大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況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揮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說而相謂曰

斯古人所以為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灎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凉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沉西方

中秋月歌　孫明復

明月一歲中影圓十二迴如何今夕衆争賞羅樽罍既發盈二色更上高二臺人心不知此試為君言哉月者水之精秋者金之氣金水性相生五行分其事則知天地間相感各以類水得金還盛月因秋更清氣類使之然人誰不有情可憐別夜色一一皆銷昔自昔詩家流吟皆不到此徒能狀光彩豈解原終始耳搜訖有得燥吻有何以請看退公歌其的深中矣

中秋月　蘇子瞻

明月不解老良宵誰合并回顧坐上人聚散如流萍誰聞此宵月万里同陰晴天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

中秋湓亭望月　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花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西北望鄉何處是東南見月幾回圓臨風一歎無人會今夜清光似往年

中秋夜雨　朱希年

秋靈定何心忍翳今夕月尚思微雲綴況乃都漫滅當時任氛霾數日望清徹倦枕雨中寒竹雨聽騷騷對床不成夢有酒那能歠螢飛發意氣蟲語特幽咽心知層陰表皎皎玉輪潔何當凌倒景從而覷飛轍

秋夜不見月　孫明復

長記去年中秋玩月北堂冰輪直可鑑毛髮是時家醪又新熟呼童開席羅清樽纖埃不起寒露下對此陶陶樂未央自顛如逢堯舜世上下清明无纖荒吁嗟今夕何不幸正逢羿弱恣猖狂浮雲左右爭擁蔽變而不見常娥無語縮頭何處坐胡不開口奏請上帝旁立召飛廉奪其職盡除擁蔽揚清光堂然高照遙天外更教万国如昔空依依

中秋不見月　陳去非

去年中秋端正月照我登樓万傾血嫦娥留笑待今年淨洗金觥對銀闕豈堂妒婦心不閑排徘封姨同作難貴推恨蒲月宮裏勝游西山吳彩鸞知疑周生懷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人間今之趙知幾無復清遊繼天柱南枝烏鵲不敢啅倚杖三嘆風枝斜明年強健更相約會見林間金背蟆

律詩

中秋月　杜甫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

中秋翫月　劉禹錫

天將今夜月一徧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万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中秋月　田表聖

少皥磨成白玉盤六丁擎出太虛寬清光千古復万古留向人間此夜看

同范秘閣賦八月十四夜月　孫明復

銀漢無聲露暗垂玉蟾初上欲圓時清樽素瑟宜先賞明夜陰晴未可知

田園雜興　范至能

中秋全景屬潛夫棹入空明看太湖身外水天銀一色城中有此月明無

中秋月　秦韜玉

當時好月稍新晴不似年年此夜生初出海濤疑尚濕漸來雲路覺偏清寒光入水蛟龍起靜色當天鬼魅驚不獨坐中堪仰望孤光應到鳳池明

中秋月　許渾

待月東臨月正圓廣庭無樹草無煙中秋雲靜出滄海半夜露寒當碧天輪彩漸移金殿外鏡光猶掛玉樓前莫辭達曙殷勤望一墮西岩又一年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公之什　蘇子美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

尽但欲追隨乘曉風

詩

嫦娥怨

古樂府有嫦娥怨之曲注云漢人因中秋无月而度此曲所謂嫦娥者蓋指言月中姮娥也雖隱中秋不見月詩云為素娥嫦怨苦故教西北起浮雲

金背蝦蟇

長歌中有人中秋夜見月光滿於林間如匹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蟇疑月中者陳簡齋有金背蟇之句酉陽雜俎

遇吳綵鸞

鍾陵西山有遊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數十里若闤闠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惟對答敏捷者勝大和末有書生文簫往觀覩一姝甚麗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還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逕將盡陟山捫石冒險而升生亦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幄机几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傳奇

端正月

前輩名中秋月為端正月高黍月詩云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又前輩詩云去年中秋端正月照我衣襟万條血

開樽月明

晏元獻守南都王琪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于朝以為府僉判當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為備公適无命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遂相與樂飲達旦古今詩話

歌東坡詩

東坡作彭城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一絕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无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其後山谷作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志林

坡詞愛君

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復雅歌詞

陰晴皆同

中秋天色陰晴與天下同又東坡云故人史生為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夜月雖相去万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无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亦嘗聞此宵月万里同陰晴[illegible]錄

九月

歲華紀麗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律中无射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虫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月令九月肅霜七月九月築場圃詩九月授衣詩季秋獻功衣天官九月曰暮商纂要

古今事實

作滕閣記

唐王勃字子安六歲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三侍父官遊江左舟次馬當寓目山半古祠危欄跨水飛閣懸蔆勃乃登舟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禁庭森肅侍衛狰獰勃詣殿砌瞻仰稽首返回歸路遇老叟年貌殊古骨秀神清坐于磯上与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欣然拜且謝且祈問叟仙耶神耶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甘勃即登舟翌日昧爽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婿吳子章善為文詞公欲夸之賓友乃宿搆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為之若即席而賦者既會公果授簡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公既非意色甚不怡起歸內閣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以報公但頷頤而已至落霞与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須而文成公大悅子章閣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既行謝以五百縑勃舟回故地而叟已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礼以答神休叟笑曰但過長蘆焚陰錢十万吾有未償債也勃過長蘆如數焚之而去 摭言

古今文集

古詩 九月樂辭 李賀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月綴金鋪光脉脉涼苑虛庭空澹白霜花飛飛風草草翠錦斕斑滿層道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疎桐

重陽

群書要語

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數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 風土記 貞元四年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任百寮追賞為樂 故韓退之聽穎師彈琴序云癸酉重九令節詔群臣有司飲酒 舊唐書

詩句 霜風破帽 孟嘉龍山落帽

古今事實

登高避厄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景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去可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年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

佩萸食餌

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蓋相傳自古莫知其由周官籩人職曰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曰糗餌者豆末稻米之以屑之為餌方言餌謂之餻或謂之餈 西京雜記 食餌者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加味嘗新 玉燭寶典

孟嘉落帽

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温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勑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置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登戲馬臺

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故事南齊書齊高祖以九日登商飈館世呼爲九日臺

摘菊盈把

陶潛嘗九月九日无酒宅邊菊叢摘盈把坐其側悵望久之見白衣至乃江州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續晉陽秋

賜菊延壽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其享宴高會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出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体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開林餉花

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或見女子紅裳豔粧遊於花下俗傳花神周寶鎮浙西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花開可副重九乎曰可乃前期往女子來告曰今爲道者開花至九日爛熳續仙傳

造棗糕

二社重陽尚食糕而重陽爲盛大率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歲時雜記都人重九各以粉麪蒸糕相遺上插剪綵小旗摻飣果實如石榴子栗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夢華錄

古今文集

古詩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宣遠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无留鷰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氾歡餘讌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律詩

九日諸人集于林　杜甫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疏漫看年少樂忍淚已沾衣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杜甫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裌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九日　王介甫

十道志齊武帝九日燕群臣於蔣陵岡

九日荒榛何得追飄然隨意歷山陂蔣陵西曲風煙慘也有黃花三兩枝

九日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　蘇子瞻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

重陽　張芸叟

一見黃花只自嗟蕭然須鬢不禁秋誰人爲整烏紗帽獨倚西風滿眼愁

重陽詩今抓掏不見見獨見門

九日藍田崔氏莊　杜甫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齊山　杜牧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從之泣曰

笑於傍曰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
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慚焉列子

江涵雲影鴈南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

九日次王鞏韻　蘇子瞻

我醉欲眠卿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卧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詩話

詩用茱萸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今年他年少插茱萸二君所用杜為優予觀唐人用十二首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太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醺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緯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郎簡不解獻茱萸朱搢茱萸今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俱不侔矣容齋隨筆

九日食糕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无之輟不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詩云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遂為古今絕唱糗餌粉餈糕類也周礼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註曰糗餌者宜米屑蒸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方言餌謂之餻或謂之餈

聞見後録

用落帽事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爭可致正須胸中度世尔后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南柯子詞云破帽多情却戀頭乃反之尤為奇特杜詩不眠瞻白兎百過落烏紗故東坡以閏九月題披雲樓詩云九日再逢堪一笑烏紗百過更深要籍短髮不堪落帽也后山詩話

布衣與宴

韓忠獻嘗遇重陽置酒私第惟歐文忠與一二執政而蘇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礼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倚醉中來之句其志氣不少衰

嶺南氣候

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菊花開時即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和陶九月九日詩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志林

蒲城風雨

謝无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蒲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為三絕蒲城風雨近重陽无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蒲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蒲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鴈不成行

重陽日雨

重陽日常有踈風冷雨庚伯可在翰苑日對重九遇雨奉勅撰詞伯可口占望江南一闋進云重陽日陰雨四垂垂戲馬臺前

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菊吏勝菊絮泥滋滋 昔貪落帽孟嘉尋芳籬笠休官陶令吾一謙浓兩个一身泥 荆楚歲時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天時部

冬 冬寒附

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 前漢律曆志 冬為元英 爾雅 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月令 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 董仲舒策 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 前漢律曆志

群書要語

詩句 地爐不暖柴兼濕 杜荀鶴 破屋仰見星忽風冷如鐵 歐陽集 長風入短袖內手如懷冰 李白 側身無着處呵手不成溫 唐詩 坐開西牖下凍折兩三弦 貫休 重衾無暖氣挾纊似懷冰 文選 兩耳凍欲脫 東坡文集

古今事實

師人多寒

楚莊王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士皆如挾纊 左

出粟賑寒

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國人大悅 尸子

歲寒罷役

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

溫知人寒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粟以予飢

貧者

天寒鑿池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寒哉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以陬有火是以不寒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命罷役 呂氏春秋

士卒墮指

高祖聞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天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同上 趙充國傳將士寒手足皸瘃上草車反皸裂也

仙翁吐火

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室客皆熱脫衣矣 葛仙翁傳

設却寒簾

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簾云却寒鳥骨爲之 杜陽編

古今文集

古詩

前苦寒行 杜甫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氷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荊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莫入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送將安歸

苦寒 韓愈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太昊弛綱雖其遇但守謙遂令黄泉下萌芽夭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鋩刃甚割砭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頻窺覘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鎌氣寒鼻莫齅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箝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籤侵爐不覓暖熾炭屢以添探湯無所益何況纊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氷脫髯芒碭大包內生意恐不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却得親炰燖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恩嫌伊我稱最靈不能安覆苦悲哀激憤歎五臟難安恬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天子哀無辜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纊調和進梅鹽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憸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簷雪霜頓銷釋土脈膏且黏豈徒蘭蕙榮華及艾與蒹日薰行鑠鑠風條坐襜襜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律詩

苦寒吟 孟郊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爲破瓜霜落刃嘗稻雪翻匙巫峽寒都薄黔溪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詩話

折綿冰酒

潘子真詩話余以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之句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更看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豈山谷偶忘之耶 [illegible]

十月 下元附

群書要語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在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律中應鍾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坏城郭固封疆備边竟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月令 十月曰上冬亦曰陽月 纂要 公父公叔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 左傳 十年 十月納禾稼 詩 十月滌場 詩 冬日其暖如春故謂之小春 初學記

下元

十月十五日為下元 道書

古今事實

水官校籍

下元日九江水帝十二河源溪谷大神与暘谷神王水府靈官同下人間校定生人罪福又下元三品解厄水官主錄百司檢察人間善惡上詣天闕進呈 正一旨要

拜墳

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墳禁中車馬朝陵如寒食節 夢華錄 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礼祭之飲食則称家有无 程氏遺書

進炉炭

十月朔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煖爐會 夢華錄 京人十月朔沃酒乃炙臠肉於爐中圍坐飲啗謂之煖爐 呂原明歲時雜記

古今文集

古詩

十月樂辭 李賀

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幙燭龍兩行照飛閣珠帷怨卧不成眠金鳳刺衣著体寒長眉對月鬭彎環

律詩

贈劉景文 蘇子瞻

荷盡已无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絕句 王介甫

紅梨无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

詩話

食煖糟

峽人十月一日多以蒸裹為節物荊楚人多食煖糟 或作㸐 故杜詩云蒸裹如千室煖糟幸一柈茲辰南国重舊俗自相歡

十一月

群書要語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甲乙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律中黃鍾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命有司曰土事毋作謹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月令

古今事實

蟲隙役民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離婁

古今文集

古詩

十一月樂辭　李賀

宮城團迴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撾鐘高飲千日酒却天凝寒作君壽御溝泉合如環素火井溫泉在何處

冬至

羣書要語

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至晷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 玉燭寶典 斗指子為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 孝經說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註 陽氣始於剝盡之後至陽氣來復時凡經七日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 易復卦 魏晉冬至受万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也 沈約宋書 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 漢書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如之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 律歷志 惟二至乃候 後律曆志

詩句 宗祊迎時集芳芸雁節郊祓 宋傅亮冬至 至後日初長 杜

古今事實

迎日推策

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 史封禪書

圜丘奏樂

周大司樂凡樂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天官

觀臺書雲

僖公五年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左傳

丹筆拜刺

後漢儒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獄囚當斷妻夜秉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

繫緉獻子見舅姑門

添宮線

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 歲時記 唐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 雜錄

獻履襪

後魏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

放囚

晉席闡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

古今文集

雜著

獻襪表　魏曹植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為之頌臣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万彙

昭蘇丑歲迎祥發長納慶陽升於下日永於天長履景福至于億年 襪銘 崔駰

古詩

冬至 宋鮑照

景移風度改日至晷迴換眇眇負霜鶴皎皎帶雲鴈長河夜闌干層冰如玉岸哀哀故老容慘慘愁歲晏

律詩

小至 杜甫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詩話

赤豆作粥

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爲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劉子羣玉日詩豆糜厭勝禳荆俗 荆楚歲時記

十二月 驅儺附

羣書要語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律中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月令 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 月令

驅儺 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 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臘八粥

南方專用臘月八日灌佛 皇朝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

驅儺 併驅儺

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爲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焉東海中度朔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御凶鬼爲民除害因制驅儺之神 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除選侲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皂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逐惡鬼于禁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𧌑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 見山海經及後漢礼樂志

古今文集 古詩

十二月樂辭 李賀

日腳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枝下依稀和氣排冬嚴已就長日辭長夜

律詩

宮詞 王建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灯如白日沉香火

臥坐吹笙

臘 驅儺附

【群書要語】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 風俗通 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於民者也 僕歲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玉燭寶典 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但迎氣故但送不迎 蔡邕獨斷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漢火德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為臘魏土德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為臘晉金德金衰於丑故以丑為臘 魏臺訪議 因祭蜡則獻禽以須擊土鼓以息老物 周禮 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明日為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古之遺語也 杜台卿玉燭寶典 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卧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中除瘟病 養生要錄 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魏土德也宜以戌祖辰臘 魏獄礼

【古今事文】

八蜡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注八蜡者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防七水庸八昆蟲 礼記

蜡飲若狂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尓所知也蜡之祭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一日之勞今日飲酒燕樂君之恩澤也非尓所知其義大也

臘曰嘉平

秦惠文公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 史記 茅濛上昇童謠曰帝居學之臘嘉平

臘取瘦羊

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召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 東觀漢記

竊食祭先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泰山松故賞書

臘日祠竈見竈門

遣囚當歸

後漢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使人逐邪

梁景宗為領軍性好樂臘月使人逐邪編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弄人婦女奪人財物武帝知之景宗懼而止

不識臘字

唐嚴挺之傳戶部侍郎蕭炅嘗與挺之言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曰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為岐州刺史

閏月置臘

國朝用漢臘辰後第三戌大墓日也是為臘巳酉年閏八
月冬至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太史局者歷以十一月第三戌為
臘識者舍古法遇閏歲即以第四戌為臘不可在十一月也議

【古今文集】

雜著

臘月村田樂府叙　范至能

余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各賦一詩以識土風號村田樂府其一冬春行臘日舂米為一歲計多聚杵臼不臘中舂藏之土瓦倉中經年不壞謂之冬春米詩見米門其二燈市行風俗尤競上元一月前已賣燈謂之燈市價貴者數人聚博勝則得之喧盛不減灯夕詩見元宵門其三祭竈詞臘月二十四夜祀竈其說謂竈神翌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詩見竈門其四口數粥行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闔家同饗之能辟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以分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故名口數粥豆粥本上月望日祭門故事流傳為此詩見粥門其五爆竹行此乃郡所同而吳中特盛惡鬼蓋畏此声古以歲朝而吳以二十五夜詩見除夕門其六燒火盆行爆竹之夕人家各又於門首燃薪滿盆无貧富皆尔謂之相煖熱詩見除夕門其七照田蚕詞与燒火盆同日村落則以禿帚若麻藍竹枝輩燃火炬縛長竿之杪以照田爛然遍野以祈絲穀詩見蚕門其八分歲詞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其九賣癡獃詞分歲罷小兒繞街呼叫云賣汝癡賣汝獃世傳吳人多獃故兒輩諱之欲賣其餘益可笑其十打灰堆詞除夜將曉雞且鳴婢獲持杖擊糞壤致詞以致利市謂之打灰堆此本彭蠡清洪君廟中如願故事惟吳下至今不廢

律詩

臘日　杜甫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臘前　梅聖俞

儂家戌日看一近雲長蒼又已成昏飲驗方書治百藥預調飛走獵平原士人薰肉經春美宮女藏鉤待夜戲存獨把東醪驚節物草芽微動見庭萱

除夕

【羣書要語】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且更始　月令

【詩句】

挑灯摘故歲聽角已新年　旅舍除夜　皮日休

【古今事實】

大儺

歲除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衣執鞉以行東漢台紀詳見十二月

竈中燃灯

都人至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帖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於竈門之上謂司命醉夜於竈裏點灯謂之照虛耗　夢華錄

【古今文集】

古詩

餽歲　蘇子瞻

大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為歡恐无具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寘盤巨鯉橫發籠雙兔卧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坐貧者愧不能微摯出舂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

羣游風獨倡無人和

別歲　蘇子瞻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鄰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為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

守歲　蘇子瞻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讙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撾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今夕行　杜甫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爆竹行　范至能

歲朝爆竹傳自昔吳儂政用前五日食殘豆粥掃罷塵截筒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火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兒童却退避其鋒當階擊地雷霆吼一聲兩聲百鬼驚三聲四聲鬼巢傾十聲百聲神道寧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頭疊床底猶有餘威可驅癘屏除藥裹添酒杯晝日嬉遊夜濃睡

燒火盆行　范至能

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然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稭小家帶葉燒生柴青煙滿城天半白棲鳥驚啼飛格磔兒孫圍坐犬雞忙鄰曲歡笑遙相望黃宮氣應纔兩月歲陰猶驕風栗烈將迎陽豔作好春政要火盆生暖熱

分歲詞　范至能

質明奉祠今古同吳儂用昏盍土風禮成廢撤夜未艾飲福之餘即分歲地爐火軟蒼朮香釘盤果餌如蜂房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坐齒頰鏘冰霜小兒但喜新年至頭角長成添意氣老翁把杯心茫然增年翻是減吾年荆釵勸酒仍祈願但願尊前且强健君看今歲舊交親大有人無此杯分老翁飲罷笑撚鬚明朝重來醉屠蘇

賣癡獃詞　范至能

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鈍滯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癡獃召人買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櫟翁塊坐重簾下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獃千百年

打灰堆詞　范至能

除夜將闌曉星爛糞埽堆頭打如願杖敲灰起飛撲籬不嫌灰涴新節衣老媼當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長富足輕舟作商重船歸大牸引犢雞哺兒野繭可繅麥兩歧短衲換著長衫衣當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猶能聞我語但如我願不汝呼一任汝歸彭蠡湖

律詩

除夕　梁庾肩吾

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金薄圖神燕朱泥印鬼丸梅花應可折惜爲雪中看

杜位宅守歲　杜甫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除夜　王諲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

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著後園梅

除夕　曹松

殘曆不只今宵盡東風還地開宵猶殘刻兩歲欲平分臘及傾時

斗春還頌歌盡明朝添酒先合祝吾君

歲除對王秀才作　韋莊

我惜今宵促君愁玉漏頻豈知新歲酒猶作異鄉身雪向寅前

凍花從子後春到明追此會俱是隔年人

次韻除日立春　王介甫

纔於一日臘并見兩年春物以終爲始人從故得新迎春卻有

餘守歲更傾樽思隨年卻不勞拂白塵

除夜　高適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秋鬢明

朝又一年

除日　王介甫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

桃換舊符

詩話

藏鉤之戲

歲前爲藏鉤之戲始於鉤弋夫人按漢武故事云上巡守河間見青光自地屬天望氣者云下有奇女上求之見一女子在空室中姿色殊絕兩手皆拳帝令人擘之莫能舒上自披即舒號拳夫人即鉤弋也後人見其手拳而有國色故因之而爲藏鉤之戲李商隱詩云變妃文鸞枕漢后此藏鬮○風土記臘日以後叟嫗各隨其儕爲藏鬮分爲二曹以較勝負司馬溫公詩云賊閨新度臘書舂號裁衣又藏鬮詩不知藏在何人手卻向樽前鬪弄拳　荊楚歲時記

設火山

唐貞觀初天下又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各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歐公詩隋宮守夜沉香火楚俗驅神爆竹聲　紀聞

閏

羣書要語

閏者歲之餘　漢張純傳注　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　張純奏　閏月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月者也　左傳

古今事實

置閏月

黃帝老子古定曆起消息以正閏餘　史天官書　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書堯典

詔王居門

周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又王在門謂之閏　春官

古今文集

古詩

閏月樂辭　李賀

帝重光年重時七十二候迴環推天官玉琯灰剩飛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移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轡

律詩

閏春　方平

幕〻復萶〻微和傍旱陽猶寒春已及待閏月猶長柳変重因
兩花湰豈為霜自玆延亞歴誰不駐年光

陰陽避忌

占候時日通名日者 史記

羣書要語

古今事文

占家不同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与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武帝時聚
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
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歴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
曰大吉辯訟不决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
五行者也

不避申窮

王正以六甲窮日忌不出兵鄧禹因得理兵勒衆以復劉均

不避反支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
来詣闕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

不必避忌

後漢郭鎮傳河南吴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
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
世廷尉　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歩坐必端膝呵叱狗馬
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
忌則寄宿鄉亭年老不過郡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怒而殺
之　粛宗時司隷校尉趙興毎入官舎輙更繕修館宇移穿改
築故犯妖禁子孫三世為司隷

太歳方位

晋孫毓傳姦疑歳厄在于如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
東西以為太歳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
藏於地中也 本傳

不避歳星

晋苻堅引群臣曰吾將薄伐南禍如何左衛率石越曰今歳鎮
星守斗牛福徳在呉不可犯也堅曰武王伐紂逆歳犯星天道
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断其流 載記

礼无忌月

晋穆帝納后欲用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礼无忌月
不敢以所不見使謂无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无忌月之文
不應有妨　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歳 晋礼志

不避往亡

晋武帝攻慕容超於廣固將以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
吉孰大焉遂克廣固　唐李愬攻蔡吏曰往亡日法當避
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撃也

不避凶兆

劉裕撃盧循く大敗走遥陽栅断左甲裕軍至不得進裕麾
兵將戰所執麾竿折旛沉于水衆並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戦
旛竿亦折今日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栅而進循衆大走所殺及
投水死者万人

不避甲子

後魏武帝討賀驎太史令晁崇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
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无以對進軍大破之

不避四廢

宋武帝平司馬休之加領南蛮校尉將拜遇四廢日佐史白迁

日不許

初不擇日

鄭鮮之宋武帝云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不公答曰努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 商芸小說

哭不避

張公謹卒太宗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自今擇日

唐劉瑑自河東召還宣宗視案上曆曰爲朕擇一今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爲相

避亦不免

唐韋執誼爲郎官諸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令撤去及爲相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果貶死

不避太歲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 仁宗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行不擇日

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必行故鬼神敵也

避正五九月

今之上官者多忌正五九月或謂 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火月官員例減祿料兀羊故謂兀羊之月殊皆避之陰陽家云天地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時日與吉凶辨　沈顏文粹

古者國家將有事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具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卒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始推考時日妄生禁忌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九夜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折一蔽葦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構一衛宇雖一椽燕必衛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由人爲繫斷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停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絶也万家之邑斧斤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爲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貞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士不穫之名有能以時日獲者乎以鐵爲金以石爲玉有能以時日成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論辰不哭

陰陽家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而又不哭也 顏氏家訓

結脩犯土

今世俗起建宅舍或小遭疾病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古類備要

建安祝穆和父編

地道部

地

羣書要語

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為地。春秋元命苞 地者屬陰也。素問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 坤至順。同上 地得一以寧。老子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中庸 天左旋，地右動。元命苞 地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知。河圖 地若浮舟，方如棊局。揚雄渾天賦 圓天為蓋，方地為輿。宋玉大言賦 柰何以彈丸之地而困太平之民哉。揚雄 彈丸黑誌之地。趙普

地之別名九地 一為沙泥，二澤流，三徑崔，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楊子太玄注

四極 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爾雅

九紀 淮南子曰：天有八部九紀，地有九州八柱。按河圖括地象云：崑崙山為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九州之外有**八殥**。按淮南子：東方曰沙海，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丹澤，西南方曰氷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塞澤，東北方曰通澤，此八殥也。

八殥之外有**八紘**。按淮南子：東北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方之紘曰衆女，南方之紘曰反戶，西南方之紘曰炎土，西方之紘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

八紘之外有**八極**。按淮南子：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門，東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嶽，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素要

地祇之名 地者其卦曰坤，其神曰祇，亦曰媼。大而名之曰皇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名后土。地理論

古今事實

鑿渾沌氏

儵与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應帝王篇 蒙齋遺意曰：上帝既封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思胃為江河。一旦鑿其竅，然而與冥，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於山澤，孕魚鹽於江河，俾儵忽攻取，將有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死。起此鳴吠混沌之穴，則不起而人力彈焉。羅隱

斷鼇立極

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列子

柱折維絕

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列子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楚辭天問 康回共工名

章亥步極

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淮南子 又云：四海之内，東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八駿周遊

王子年為繆卯西戶經言經五緯長也

周穆王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黄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爲右造父爲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謡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國來謁諫王以徐偃王亂乃反國宗社復安 大平廣記

北地寒

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今名黍谷 劉向別錄

南地暖

嶺南無雪忽大雪踰嶺被南中數州大皆書皇在走累日至無雪乃已 鄒子學書

縮地脈

費長房退遁公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復如舊 神仙傳

金甌無缺

梁武初議納侯景而未決夜出視事至武德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所宜

地震章揺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章樹皆揺事五行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地誌圖序 呂温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姦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創法先聖之制典誥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者同其務識山川脈要終然勒成一家之說摘攏其奥未足以昭啓後生乃列裂素爲方演隊書而畫隨方而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縈紆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聚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暨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万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然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堂燕居澄神晴慮晉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我奔走殊方絶域擧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櫖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還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迹於區外又不可並執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粹弁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納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奥域訓導之明也勞地而述李世而叙事極源纖理通徹琳混一家之文執張大國之禮帶數人物之虛實秘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者之大分斯乃功用之小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郡荒大漠則悟秦漢黷師之弊覩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功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監乎興替斯人誠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者流中之足以蕡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李地成圖閟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歎息也某以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漢輿地圖序 呂伯恭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

立三子爲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
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
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説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
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得其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説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
赤縣未入經畧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
空之所掌无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立建諸子以爲
蕃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爲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
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
一念之烈无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
瞋目裂眥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声成雷
九流渾淆三綱反易覩十家之市无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
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
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
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風火之厄不敢回
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付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
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以一郡之地如視天下之廣
慓慨憤悱氣干雲霄撥亂之志盡肇于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
一郡至小而群盜之地奚翅十倍吾衆至少而群賊之兵奚翅
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
先定籌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
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
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纘宗置擁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
上彼方襲冠被衮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胷中是以論光武恢復
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
輿圖而三万里之幅員皆入於璽府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
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賢鞬日逐王比遣
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款五原塞願爲藩蔽遂立之爲南
單于以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
所紀皆爲臣妾而匈奴以地圖之所紀亦爲臣妾焉則志也昔其
撥亂瀕沮之樞極於斯故述之以告來者

古詩

地動聯句　蘇叔才子美

大荒孟冬月叔才末旬高奈時日腹昏盲倀子美風口鳴鳴咿
万靈凋契藏叔才百植孳陽衰寒有勝氣子美天東無敗期
六指忽怒搖叔才群咔初奔馳光銅落蟾吻子美始異張渾儀
列宿犯天紀叔才詞論漢志辭民覺承鼓舞子美恭業強崩離
坐燕而作叔才立妹入見踰頓途車續子美急傳出馬欵
陵夷勁挺之叔才被呪當揚其体汚有乱浪子美僵木無靜枝
畢家不暇息叔才從此鬱欲飛踊塔摧鐘碎子美安流蕩舟破
阿曲捍千扇叔才驟竦嚴睢鴻居人股肼子美行客旁觸見
南北技倦叔才西東播戎夷四顛一毛重子美百川寸濫儆
斗藪不知大叔才折軸主者莊其工豈復愁子美富媼安得而
寧無訴地黑叔才欺易崩山裝聚不安亡子美畏毛難復皮
鬱者天罪訴叔才作咸如見持蠢雷下簷死子美失万傾倉荼
雙頭合叔才四羅從庭蝎万宇変夜室子美百城如轉捩
念此大懼愚叔才必肉政報敵勝社男厥氣子美孤陽病其威
傳是下乘上叔才亦曰草地夫惟至靜者子美猶不可仍之
況乃易動物叔才何以能自持高者恐顛墜子美下者當銀鼓
天戒豈得慢叔才肉食宜自思変省尊可息子美損降禍可違
願進小臣語叔才無爲冊衰規偉哉聰明主子美勿道地動詩

泰山

【羣書要語】

泰山五岳之東岳也初學記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舜典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博物志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群岳之長五經通義泰山岩岩魯邦所瞻詩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也公羊傳泰山其頹乎孔子歌泰山若厲漢功臣誓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西岩為仙人石門東岩為介丘東南岩名日觀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祠所望黃河如帶漢官儀及泰山記

【古今事實】

帝王封禪

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封泰山禪梁甫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增厚也禪除地為墠守不為墠以其崇神故從示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社首梁甫皆小山白虎通

孔登泰山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

秦大夫松

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應劭曰得五松封為五大夫

漢時種栢

泰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泰山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封禪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叙山勢峭崄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止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譁不无根應和者膓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无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容齋隨筆

泰山紀行

客有云昔罷兖曹与一二友荷從舁因登絕頂行四十里宿野

人之所前有爽龍地多鬼符前天麻玄參之類將五鼓初各仗策
而東僅一二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　真宗東封壇遺址攤褐
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
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峯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尽不見其下
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
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
尚暗日漸高漸下色變五鼓三四點也經　真廟帳宿之地石
上方柱蘗甚多又經龍口泉大石有鐫如龍吻其口水自中出
又經天門十八盤龍尤夾聳此眺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之
偉觀也（留見錄）

古詩

望嶽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曾
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遊泰山　李白

四月上太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万壑澗谷隨縈迴馬跡遶碧
峯于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巘水色松声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
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門
一長嘯万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
我流霞盃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遊泰山　李白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
來窈窕入遠山憑崖覽八極目尽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
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華山

羣書要語

華山爲西岳（爾雅）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職方氏）至
于太華（書）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
華山（華山記）蹤華爲城過秦論歸馬華山之陽（武成）太華之山
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西山記）

古今事實

華山之神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関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山
上下知其非人道左止而待之遂持璧与鄭客曰爲我遺鎬池
明年祖龍死

山中毛女

毛女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〻見之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宮
人（列仙傳）

公超霧市

張楷字公超能爲五里霧所居成市後華山南有公超霧市

王猛隱居（見鳳門）

子先騎龍

呼子先者漢中関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令急裝使
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嫗因各騎之乃龍也上
華陰山常於山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列仙傳）

登落鴈峯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坐矣恨不
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

希夷隱居

陳搏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

古今文集

雜著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張説撰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方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称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竪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位直酉前對華陽之国後壓華陰之都左抱桃林之塞右産監玉之山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帝祭焉以覲群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十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循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忒也故亦祥休明災沴慝未嘗爽也皇天眷佑啓我烈祖奄有万方逮乎八世恭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堅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仰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叶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以先意而啓振羃雖薄景福果應翊而集玄感昭荅可一二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瑶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徙觀朕奉義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行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茂實集靈之宮靡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者哉於戲維岳融天尚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岳冀予欲定礼樂岳諧神人岳所予由其維岳降神生此多士與俾申甫輿羨于嵩語附古訓以通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以公也岳其念哉十有二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排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開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礼遐廻刻石枝頌名山万姓瞻乎言可復也銘曰

嶢嶢太華　從天直上　青崖白谷　仰見蓮掌　雄峯峻削
幽谿森爽　是曰靈嶽　衆山之長　白帝西下　黃河北來
陰陽乎育　精氣徘徊　偶聖呈瑞　逢昏降災　玉池神挹
石室雲開　海絕瀛洲　天遥玄圃　偉哉此鎮　峥嵘中土
鬼神上遊　風雲忽聚　高標赫日　平壁飛雨　自古王者
迎方必至　龍駕帝服　封天禪地　南面合神　西后在位
時乎治国安人　然後徐思其事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巖破岩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彌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右扳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因而北者爲首陽縫而南者爲太華何自此洩注詳下飛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声其行無跡若形而无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李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焉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神之所以爲神者有作而無跡一成而不易爲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激乃有鐩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聳者爲熊耳角而峨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號則雖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遠跡猶存之辞以爲該閣精達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蹤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无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款爲思而有闕欵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登華旨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識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呼是不諭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盡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豈相遠矣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辨登華旨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登華旨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謂退之贈張籍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馭此回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跼梯飆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沈顏爲妄辨也 閒居

詩話

古詩

華岳　王維

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連天凝黛色百里遙青冥白日爲之寒森沉華陰城昔聞乾坤閉造化生巨靈右足踏方山左手推削成天地忽開拆大河注東溟遂爲西岳峙雄雄鎮秦京大君包覆載至德被群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久何獨禪云亭

古意　韓愈

太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安得長梯上摘實移植七澤根株連

華山歌　劉禹錫

洪鍾作高山大氣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灝露宿持爪殺飛鳥猿狖九不敢上神仙聿來託天資帝王宅以我爲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爲嶽丈夫无特達雖貴猶碌碌

望嶽　杜甫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无歸路箭括通天一有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西岳雲臺歌送丹丘子　李白

西岳崢嶸何壯哉黄河如絲天際來黄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三峯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洒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户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海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

扈從出西嶽　沈佺期

西鎮何穹崇壯哉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峯特美好傍見巨掌有勢如拓東倒顏臨白陽云開拆北河道磅礴壓洪源嵬峩壯清昊雲泉紛亂瀑磴路橫搘抱子午呼其顛宮女世不老下有府君廟歷載傳洒掃皇明應天遊十月戒豐鎬微末忝閑從兼得事蘋藻偕心愛故山意欲拾瑤草陰崖已永閉靈竇絕探討芳日期再來迺懷思方浩

遊華山雲臺觀見道觀門

嵩山

羣書要語

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 初學記嵩字或作崧山大而高曰崧釋名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白虎通 其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揔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戴延之西征記

古今事實

許由隱居

東龍門之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絶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墠 道書

嵩神生賢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詩

緱山笙鶴

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其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道書

嵩呼万歲

漢武帝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岳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万歲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户爲之奉邑名曰崇嵩

隱少室山

李渤隱少室山以右拾遺召辭不起韓愈遺書曰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

誤墜大穴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半年許乃出自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劉義慶世說

嵩山紀行

司馬公居洛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嵓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公不喜肩輿出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其旨遠矣 聞見

古今文集

雜著

跋韓退之嵩山題名　歐陽永叔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古詩

贈嵩山焦鍊師序　　李白

嵩山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少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云

二室竒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跡高想已遠時餐金蛾蘂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來山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羅月掛朝鏡松風鳴夜弦潛光隱嵩岳鍊魄棲雲幄霓裳何飄颻鳳吹轉綿邈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元丹丘歌　　李白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嵩山天門歌　　宋之問

登天門兮坐盤石之嶙峋前漎漎兮未半下漠漠兮無垠紛窈窕兮巖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峯稜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願遊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迴合兮攢聚松萬接兮柱日石千尋兮倚空晦陰兮足風夕陽兮赩紅試一望兮奪魄況眾妙之無窮

衡山

羣書要語

荊州之鎮曰衡山周礼　一名岣嶁山海經　至于南嶽注衡山舜典　衡山南嶽也至黃帝乃以潛霍二山為副嵩山記　霍山為南嶽蓋因其制也至漢武帝南巡又以衡山遐遠阻江乃徙南嶽之祭於潛山亦𨿽壽之縣邑曰霍山皮日休序　衡山南嶽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六帖　衡山有三峯一曰紫蓋每見有雙白鶴回翔其上二曰石囷下有石室三曰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練帶同上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　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宗長神必靈　韓昌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呂衡州集　衡山有三十六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為竦傑自非清霽之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盛弘之荊州記　衡山九疑沅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朔中記

古今事實

禹登衡山

禹傷父功不成乃登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　吳越春秋

採藥忘返

劉驎之好遊山澤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不得過　臧榮緒晉書

遇拔少年

湘東姚祖太元中為郡吏經衡山望岩下數少年並執筆作書祖謂行旅休息乃過之未至百步少年相与飛颺遺一紙書在坐　取前數句云時年字皆鳥迹　劉敬叔異苑

杜遊岳祠

杜甫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岳祠

李泌隱居

李泌畏禍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置室廬

古今文集

古詩

巖下　謝靈運

衡山採藥人路迷粮亦絕過息巖下生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人必賢哲

望嶽　杜甫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欻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韓愈

五嶽祭秩比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堦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望衡山　劉禹錫

東南倚蓋卑維岳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翔青冥結精氣磅礴宣地脉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

霍山　曹松

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勢入天未必展來空似翅不妨開去也成蓮月將河漢分巖轉倚與龍蛇共窟眠直是畫工須閣筆況無名畫可流傳

岣嶁山　韓愈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葉拔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自上封登祝融峯絕頂次敬夫韻　朱元晦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峯高羣山皆突兀奔走如曹逃我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洞天渺無際明敷羅所依無上梯一舉了六鑿心塵蕩盡冷然颯以竦直上巍閣一倚無霜風刹那卯平生山水心直作貨食餐朝明朝再消融尚在往塗勞四寸環世故劇如千蝟毛雖遊亦何益歡月今消二起坐東北窗空擂

律詩

醉下祝融峯作　朱元晦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盃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常山

羣書要語

并州其山鎮曰常山職方氏常山為北岳爾雅至于北岳注常山舜典北方為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白虎通常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千里周迴三十四里五岳志

古今事類

山藏宝符

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宝符於恒山中往得者立爲後諸子皆𢀋往无所得无恤曰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史記

常山之蛇

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則兩頭皆至 孫子

常山之仙

昌容者常山道士自称殷女食蓬蔂根往來山下見者二百餘年顔色如二十許人 列仙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北嶽恒山碑銘 并序 張嘉貞

有国者殷薦于天地定宝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礼樂故休祐之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岳殊於衆山嵩華乃蹐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熟与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莫有四嶽宿主邪則延袤以限之中都有五宝符在代則高袤以臨之　其項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滌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旁挾趙魏截幽燕扼洪河撑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若一宇内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二二其德至貞氤氳藹二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声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廟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惕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粤自秦漢爰逮周隋既備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里祭靈陳昭靈囧答更張礼秩囧待雍熙粤若我唐正百王頹教龔惟我后惕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崇南增碑西岳泥東岱是用告成功祇其祠也故稜二　多福攫於彼顯二衆人僕於此而今儉犹不識已方餘辰边隅於是乎静兩雲其霧乃晏盈尺稜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礼胥詠其蘇蚕黯輅纁旂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革華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爲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草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異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倚蚕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月无剩蘋藻自收若從官飲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尔其丐謡謟而求若畏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変万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兼軍郎鈫若明詔持兵導俗无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岳之陽伊岳致神惟神生岳高柯古餘幽蔚陰翳俯仰靖對積覗兩纂慄然何爲故以嗟嘆嗟嘆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无隱乎闕見神而听之頌斯作曰

五宿炎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礴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致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真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国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乃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叶和至道默兮勤敷頌歌大恒如砺明德惟我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地道部

衆山

羣書要語

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春秋說題辭

山者土之聚也 國語

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中庸

仁者樂山 論語

玉在山而木潤 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 荀子

山不童 武帝制策

山之別名

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无草木曰峐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嵎山坡曰坂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坯山中絶曰陘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墮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 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巨鼇戴山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其上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无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始峙而不動 湯問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具其不已也告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冀南漢陰无壠

會稽禹穴

禹廵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馬遷傳

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史

蓬萊風阻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輙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封禪書

徧歷名山

司馬遷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

著屐登山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天台採藥

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失道食盡見桃實食之竟身輕行數里至溪濟持杯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溪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便迎歸作食既出无復相識至家子孫已七世矣

携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峴山感慨

羊祜與從事鄒湛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无聞湛甫對曰明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後人爲立廟及碑

數月山行

郝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暢懷，臨水久之而去。

有濟勝具

許掾好遊山水，体便登陟。時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世說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求買山錢

戴特山人問裴防節度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賜買山銀

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銀百兩。

遊山題名

章子厚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狹。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拊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古今文集

雜著

記鴈蕩山

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諜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謝靈運爲永嘉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類，皆是水鑿龕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岩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筆談

武夷圖序　　朱元晦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爲衆所臣服，而傳以爲仙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爲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

西山記　　洪景盧

天地發育萬物，盡成于西，故今山川多西。今夫所謂崑崙、閬風、懸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中州者孤高，故其扶輿與淑之氣，與而它之鍾，一若壑一觀臺地，輿中之所亦莫不然。柢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皋，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雪堂，郢之白雪，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庾絕平，貧久爲何淨村月校游山勝於登臨，最宜被東北南，豈不或然。惟溧陽一二世立郡，東有督曾湖，南有大江，北有芝山，而重洲複渚，吞包大澤，水從後奔集，西偏衆洲野處之所擅者當之矣。于有以大表振之，不能以雄夸。李陽冰書山南西道軍額篆筆，僅二尺，高二十五寸，竊取其兩字，揭爲西山，立亭於道上。出瀕洲門者，引首即見，當崍然改觀也。規瓊樓記江月巨細二十二篇，皆伯兄丞相隸古所作。

桂山志

范至能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〻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抚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庐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峯之名政尔魁然大山峯云者㝡強名之其㝡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歙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珍之者然皆数峯而止尔又在荒絶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无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簪森列无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灵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項岩圍其真形寄其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岩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畧

麻姑山賦

李泰伯

巍乎高哉㢤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老而石頑項天以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陛者乎路蹊蟠蹊前後相失岡峦雜撑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霄喬杉万丈舜破煙骨奇恍惚變見出沒耳目之觀听曾不究夫万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礼神之堂高甍瑤吸日月之光綠垣築紛乎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乱窗或明而凉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傎万人塵衣飛蚤鳳其或黯然而霧颯然而雨跬步之內則睒无所覩夜長漫〻山空月寒鶴群戲風舜羽珊〻老猿抱子吟声欲乾性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万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淵石之邃邏閏潭之无底是曰蛟龍之所止懶而為旱怒而為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巖岫冥〻古无人行百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濟也悲夫以地之奇以物之灵而逋客之經營至形養氣采木茹菁未嘗有笳簫之声賓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彼見山寒兮青〻水秋兮冷〻雲路咫天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爭彼其拔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舜其冥宜乎白首於舟車之下幽死而无所託也

山居記

楊廷秀

山居者侍制侍郎霅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癖于山亦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无適而非山也賓王刎次洒落如風猿月隱韵致清曠如雪山冰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而有瀟稀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其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覩所謂昆命哉問其戶外則環闤之埃也耶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廛四之區也耶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也耶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稱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氄氄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无類叔子之鶴乎賓王笑曰知笑吾之无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无見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宦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

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岩万壑至今蒔蒔佇
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
巉然者非峨嵋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
瀑布蘭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吾居未嘗無山楊某記

古詩

華子岡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木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
客亦棲肥遯賢徑險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群峯首邈若升
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
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乘獨往意秉月弄潺湲常充俄頃用豈
為今古然

登石門最高頂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
庭積石擁基階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
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
九秋榦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无同懷客共
登青雲梯

石壁山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
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
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敬亭山　鮑照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
日下屬帶迴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飢鼯此
夜啼渫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
殊未極歸路窅如迷要欲近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
理庶無睽

劍閣　杜甫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
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
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
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与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
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石龕　杜甫

熊羆號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
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
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
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天台曉望　李白

天台鄰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海月憑高遠登
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風潮爭洶洶神怪何
翕忽觀奇迹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
生羽毛千秋臥蓬闕

送人歸黃山白鵝峯　李白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絕
頂下窺天目松仙人煉玉處羽化留餘蹤亦聞溫伯雪獨往今
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巖歷萬重歸休白鵝嶺渴飲丹砂井鳳吹
我時來雲車爾當整去去陵陽東行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
嶂尽晴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綵虹

登峨眉山　李白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青冥倚天

開收錯疑晝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吹瓊簫石上弄
寶琴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隱逢
騎羊子携手凌白日

白水山佛迹巖　蘇子瞻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如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功自鎖斷漲浪相媧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化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峯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踝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双溪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瀰洞開水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迴風卷飛雹掠面過強弩山靈豈憨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筒下灌黃精圃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　朱元晦

秋声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趍汗漫期兩袂天風飄倉焉此家山名鑄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効寥棲息共雲屋追尋喚漁船一水發縈回千巖聳岧嶢大隱屏林端聳孤標下有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英瓊瑤茅茨幾時見自此遺紛囂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不能就董役卧龍偶成此詩

登車闖嶺徼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鬱蒼蒼金輪西崖幾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俯閣笙鶴翔林谷下棲迷雲關杳相望子宗雖競秀二勝終莫量仰瞻銀河翻俯看蛟龍驤長吟謫仙句和以王局章疇昔勞夢思兹今幸徜徉尚恨乔符竹未愜棲雲房已尋兩峯間結屋依陽岡上有飛瀑駛下有清流長循名協心期乎古增悲涼壯茲之奇節頹年矧已荒誓將歷土踐暫寄雲水鄉封章儻從欲歸哉濯滄浪

廬山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万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无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閬山歌　杜甫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頭江動將傾未傾不那知報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倚青壁

律詩

劉阮山　元稹

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香爐峯　白居易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障便是香爐峯上人

五老峯　李白

廬山西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君山　劉禹錫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

裹一青螺

君山　黃魯直

滿川風月獨凭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滿銀山堆裏看青山

廬山　黃魯直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翠屏只是廬山佳絕處不知何處合題詩

遊東山　丁公言

數峯回抱隔煙林一簇招提十里深秖合步行尋石徑不宜呵喝入松陰遥分畫手援毫處暗起詩人得句心梅嶺楚歌上高處孤猿幽鳥寫清音

石　假山附

【羣書要語】

土精爲石〻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物理論

周易艮爲山爲小石〻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 春秋說題辭

燒泥爲瓦燔木爲炭蜂窠爲蠟水沫爲石凡此皆其柔脆變爲堅剛又曰磁石引針 抱扑子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左傳

泗濱浮磬 注 水中見石可以爲磬 書

石韞玉而山輝 文中子

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 十洲記

將爲穹谷巉岩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 柳永州崔堂記

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何必取而去哉 歐公菱溪大石記

【古今事實】

貢怪石

禹貢青州厥貢鉛松怪石

石能言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小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昭八

寶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之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 闕子

以石爲虎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韓詩外傳李廣事同見射門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 三齊略記

鬱林石

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績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龜蒙家傳

叱石成羊

黃初平叱石成羊

叩石成鳴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声以問張華〻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叩之則鳴於是如言声聞十里

中書盤石

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一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再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醉石

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曰醉石 廬山記

翁仲

魏明帝景初二年鑄銅人二列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 魏志 鄧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水經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唐餘錄 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无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己大怒笞殺之

戒子孫鬻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曰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

靈璧石

政和間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璧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丈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啓于 上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 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半頃刻至苑中 揮麈錄

三石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其古異仲應作守日夜夢三峯子求哀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瓢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救寺僧安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揚公筆錄

記防取石

六一記麥溪石東坡記四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朱語錄

拜奇石

米芾好奇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為言者所彈 石林燕語

石笄

石笄出零陽白鶴山磊砢靜上昇之所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紋若筆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衆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殊其妙 零陵志

以假山為血山 係假山

兖王宮園善掘堆王作假山成曰不見假山唯見血山皆民生膏血所成時 太宗為諸王亦作假山聞語而罷 石介聖政錄

雜著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声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

第有壁列而致之富哉石乎戢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緻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虯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喑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堮霮䨴若拂嵐撲黛藹藹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摭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腪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以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目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疏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

怪石供　蘇子瞻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者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泉石膏肓記　楊廷秀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平生無他好

獨好泉石而敌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林㛮求新㭊石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創鉅爲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譏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爲假山將誰紿乎笑曰予敢紿人聊以自紿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闕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湮即命浚爲泉洌以猛因𥩟筒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鑿一小方池深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蕖雜以荇藻每疏泉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隙而激之則爲懸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與假山相高開而逵之則爲流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噴若吐然後濈然而上決決而流流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声頃刻之間通塞万变觀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善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十每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爲者

余因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去則顯其後漸与人習圉〻洋〻若与人爲翫既而復隱若耻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乎間以食〻之每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云不可爲後山乃有法可文也予曰膏肓有法可文也泉石膏肓无法可文也有法可文予亦不文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玉隆病叟楊某記

盤石銘并序　白居易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置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𦉸雲白文坼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体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古詩

題祖山人池上怪石　張碧

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山秋水骨先生應是厭風雷著向池边壓龍窟我來池上傾酒樽半酣書破青烟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扸秋雲根我聞吴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雙繒直道難揮首空歸不成畫

太湖石歌　吳融

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萬古生幽石鐵索千尋取得來奇形怪狀誰能識初疑朝家𣲖人立又如戰士方相擊又如防風死後骨又如𣏌莞活時額又如成人楓又如害獸柏雨過上清涇風来中有隱翅雕流潜水府時與雲出雨蟠蛟蝺今來碑砚林庭上長恐忽然生白浪用時堪不称嬋皇將去也堪隨博望喧嘻尔石好遞依幸有方池并釣磯小山叢桂且爲伴鍾阜白雲長自歸何必深宮中墨臺玉欄干時争光輝一朝荆棘忽流落何異繞翔羅天谢飛

律詩

奉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見示兼寄李蘇州

震澤生奇石沈潜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宫腥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终雲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烟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雛貌纖鋩虫篆銘𡺎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酲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盍莫能停静称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与心冥助小攲湘燕圍圓失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老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争賀歡謡衆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覩物洛陽陌懷人吴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白居易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峰駢仙掌出罅坼劍門開峭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磷狀凝成瑟瑟胚廉稜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嶪形將動巍峨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雨斑明點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窪剜瑪瑙罍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世爲尤物於人負逸才渡江一葉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无意升沉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憑花酒盃終宜金礪用不爭玉山頹疏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无此分虛管太湖來

悚翦三品石　王十朋

草没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士今日頑无恥似爲當年不惡猷

怪石　黃亞夫

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

詩話

評望夫石詩

康右山云望夫石詩惟劉夢得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頌況爲第一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雜著以下係假山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木之生或蘗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蘗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之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古詩

奉和裴相公假山　韓愈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着脚歷枉語山中人匠我淵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騈羅隨勢忽開拆有洞若神劖有巖類天劃終朝巖洞間歌吹宴賓戚孰謂衡霍期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磻溪釣何激逍遥功德下不與事相摭樂我盛明朝於焉傲今昔

和司空相公假山　錢希聖

新得古蒼根蒼蒼蘚痕布巖岫何狀峯嵐纖起煙素參差衡霍列峨峯蚪龍張擇鳥動林溪飛谷暗岩戶誰言盈尺內自有青霄路相君幾務閑玩此懷真趣真以東山歸境對曹溪悟矣仁智心良哉聖明輔

和徐生假山　范至能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詎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頫垣不教
又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舒緘或長隨舟迎或聚露
空嶔險穴覩香二島斧交巉二後出忽孤聳群奔谷相參錯若
氣融結奕如鬼鑱錢昔歲貶荊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峽所
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流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
但欲借粉繪圖之拙紈練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
翠孤煙起朝嵐恐此窮冬罷陰飈猜凝嚴幽齋甚深處遠日生
晴暉晝卧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
或獨善兼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嫌嵩山幸不遠稜
峩豈不卦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卽恬
舉手贈可愧因詩以自譏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建安祝穆和父編

地道部

海

羣書要語

海晦也主引晦濁其水黑而晦 釋名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 博物志 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虛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列子湯問 中国名曰赤縣神州有大瀛海環其外 史記 東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十洲記 扶桑在碧海之中有大帝宮太真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廻五十里外有員海繞山其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无風而洪波百丈惟飛仙能到 山海經 海傍有蜃氣爲樓臺 漢書 江漢朝宗于海 禹貢 海濱廣斥 同上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 揚子 万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莊子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 左傳 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 杜甫大礼賦 東海鼈 莊子 北溟魚 莊子

詩句 逺声魚呷浪層氣蜃迎風 張演 歸海流漫漫 退之 地闊海冥冥 杜甫 浪鯨波動 杜

古今事實

精衛填海

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山海經

乘桴浮海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海變桑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爲陵乎方平乃曰東海行復揚塵耳 神仙傳

海賦不道鹽

張融作海賦以示顧愷之愷之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不道鹽耳

風飄海舡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舡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余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勑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盖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舡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輾意若驩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舡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手而輾 筆談

舟遇海鰍

趙忠簡公鼎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俄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国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摇手令勿語我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閉目坐舡内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向來所見盖巨鰍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乃鰭耳 夷堅志

古今文集

雜著

海賦 木華字玄虛

昔在帝媯巨唐之世天綱浡潏爲凋爲瘵洪濤瀾汗万里无際長波涾㴪迆涎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沃啟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群山既略百川潛渫泱漭澹濘騰波赴勢江河既導万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爲委輸其爲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无岸沖瀜沆瀁渺瀰湠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舃㬧浩汗若乃大明摭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影沙礐石蕩颺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㵃濆淪而滀漯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㴔㴔滐而爲魁潤泊柏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葩華踧沑泧潏瀎潏若乃霾曀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余波獨湧澎濞灪磈碨磊山壟爾其枝岐潭瀹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万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届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象暫曉而閃屍群妖遘迕眇䀏冶夷決帆摧橦戕風起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靆雲布儵昱絶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矆睒无度飛澇相磢激勢相沏崩雲屑雨浤浤汩汩踧踔湛㵿沸潰渝溢瀖濩渭蕩雲沃日於是

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之峯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国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迴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涂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无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彷像其形象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峌㠔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棲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朱燉綠煙腰眇蟬蜎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嶔毛翼產鷇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泛陽侯乘蹻絕往覿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群仙縹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於无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芒芒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无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蹲突奔蹶出抹兮翔鵬振翼天吳九首兮更歩迭揚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脅懇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蹊路明布滿九區出無入有兩貨俱君不返兮欲誰須歷萬得聖指兮范子夫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兮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淑国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逶纖傲世所嗟君不返兮為愚咨海賈兮貴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寧君軀

古詩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明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望海　祖孝徵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觀海　隋煬帝

孟軻敘遊聖枚乘說瘉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迴無岸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空碧霧晴連彩雲發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律詩

望海　周繇英華

蒼茫空泛日四顧絕人煙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船島間知有国波外恐無天欲作乘槎客翻然去隱年

送人南遊　賈島

此別天涯遠孤舟泛海中夜行常認火帆去每因風蠻国人多

言參方語不同鴈飛難度嶺書信若爲通

送人南遊　杜荀鶴

凡遊南国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難盡掛帆人更多潮沙分象跡花洞響蠻歌纔有投文處於君能幾何

南海　曹松

領勝漢界外沃諸蠻立望何如畫此考無地不同方覺遠共天無別始知寬文魮隔霧朝含蜃老蚌凌波夜吐冊万状千形皆得意長鯨獨自轉身難

潮

羣書要語 朝曰潮夕曰汐　說文

詩句 潮水定可信　李白　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　坡

古今事實

子胥揚濤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因爲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逆之弄潮之戲蓋始于此然或有沉溺者　臨安志

錢王射潮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

古今文集

雜著　海潮賦序　盧肇

天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朏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万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与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与月同体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之物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与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隅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〻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

胥山祠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杭州刺史上柱国盧元輔視事三歲壓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慙蒸人乃啓真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貴父事君罔有不牽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国人求忠者之屍得水星之舍將鴟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

還曰胥山今云青山者𦈏也吁善父爲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国當抗于宋鄭絶楚出羅在平爲末官臣在奢爲既壯子坟壞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於五戰至郢先喆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右惟人人詹惟右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侻騷人賦爲大怨咸今在上慢悲不生則前戈難寘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祀又顛太伯嗣血將乾閭閭剱光且失公朝爲宴爲入則諫爲䖝謂矢毒䖝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屬鏤稍已奪於嶽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排致怒配海作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群飛陽侯夾從声遠而近声近而遠書于吳怖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閲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覩大灌咸震卷沙裂地吹載若岸圻成坑迎劇民格之如呂梁丈人爲靈戈威矛激浪百重若塞不先跳擋揭舡再飯之間絶其音声蕩蕩千里洪濤砥平有滑有腩有鼓有脛遥貢乎下庭山海樽航維林扶桑交胥于卯增金狄在戸雷鼓在堂魏樽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夫爵之馨香擭人神之盛礼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叶氣銘曰

武王鉞紂　子胥雜平　爲人爲父　十死一生　嫣々伍負
執弓挾矢　仗其宝劒　以謁吳子　稽首楚罪　皆中紂理
橐報子妻　殲鉏直士　赫々王閭　實耽奇謨　錫之金鼓
以號以誅　黃旗大牽　右廣皆朱　戮墓非楮　瞻昭乃烏
後王嗣立　執書以泣　顛越言潤　宰嚭讒韓　步尤欲飛
姑蘇待執　吾則切諫　抉眼不入　投于河上　自古波濤
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　洗滌南北　歟蕩東西　夷蛮并服
罔敢不來　雖非命祀　不讓濱奔　帝々王々　代々明々
表我忠誠

海潮圖序

余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鰌出入皆丈人繇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胷臆所謂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减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絶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絶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尽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試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

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若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論潮

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鰌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九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自晝即天上而言之天体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体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後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余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余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　臨安志

辨胥濤之妄

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以鴟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恐水為濤者虛也且衛菹子路漢烹彭越子胥之勇不過子路彭越然二人尚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安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之不相副也　論衡

浙江潮声

海潮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岳奮如雷霆冰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滿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夾勢逼湧而為濤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声又何也　叢語

戒弄潮文　蔡襄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維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習俗于以遊觀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体

抜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夸時或沉溺猜魍求淪於泉下莫寧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盡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弃於人倫推子不忍之心示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律詩

杭州觀潮　姚合

樓有章亭號濤來自古今勢連滄海闊色比白雲深怒雪驅寒氣狂雷散大音浪高風更起波急石難沉鳥懼多遥過龍驚不敢吟坳如開玉穴危似走瓊岑但褫千人魄那知伍相心岸摧連古道洲漲踣叢林跳沫山皆溼當江日半陰天然與禹鑿此理遠難尋

和運使舍人觀潮　范希文

何處潮偏盛錢塘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群源怯倒流騰凌大鰲化浩蕩六鰲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和　范希文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群楫望風迎踊若蛟龍鬬奔如雨電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觀潮　劉禹錫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橫江詞　李白

浪打天門石壁開海神來過惡風迴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

送章孝標歸杭州　楊巨源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

八月十五看潮　蘇子瞻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

万人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與數浪花中

望海樓　蘇子瞻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頭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

觀濤　朱慶餘

木落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　鮮飈出海魚龍氣晴雪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有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曉望無窮意丹巢黃花繞郡城

潮　羅隱

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任抛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至竟朝昏誰主掌好騎赬尾問陽侯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地道部

江

群書要語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風俗通　九江孔殷禹貢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貢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禹貢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禹貢　江水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不可以涉家語　四瀆江河淮濟晉天文志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楚辭

古今事實

龍負禹舟

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死生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逝呂氏春秋

楚王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反王遂食之甚美家語

子胥渡江

伍子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之急乃渡之子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

羽不渡江

漢兵追項羽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江限南北

吳孫權黃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囊沙塞江

吳步騭表云魏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曰此江自開闢俱生寧可以沙囊塞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也權下詔曰呂岱諸葛恪道步騭說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讀此表令人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可塞者乎

五馬渡江

晉元帝時童謠云五馬争渡江一馬化為龍

擊楫渡江

晉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古今文集

雜著

江賦　郭璞

答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綱絡群流商推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為泉陽之揭

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崛而比嶠協靈通
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
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絶岸万丈壁立霞駮虎牙嵥竪
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
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澆湧湍疊躍砯巖鼓作漰湱澩灂
潰濩泧漷潏湟淴泱㴚瀹瀯漩澴滎瀯渨㶇濆
瀑溭淢濆瀑龍鱗結絡碧沙瀢㴁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潛
演之所汩淢奔溜之所磢錯厓隒爲之泐嵃碕嶺爲之喦崿幽
澗積岨礐硞確犖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囦
泓汯㴆漻混瀚灦瀖流映揚焆溟漭渺㳽汗汗沺
沺察之无象尋之无邊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胚渾
之未凝象太極之搆天長波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
頹陽侯砐硪以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峾淪溛瀤乍浥乍堆㵨

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𡼖窟以漰
渤乃湓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䱸鰽鯼鮹鯆
鯪鯥鰝鯩或虎狀龍顏鱗甲璀錯煥爛錦斑揚鰭掉尾噴
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㗲鰓乎巖間介
鯨乘濤以出入鼁鯬順時而往還尔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海
月土肉石華瑣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
曜以瑩珠石蚨應節而揚葩蜛蝫森衰以垂翹玄蠣磈磥而碨
礧或泛瀲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
鼈三足有龜六眸頳鱉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偹鰜排
虛而擊翼神蜿蝹輪以沉遊騊馬騰波以噓蹀水兕雷咆乎陽
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搆館於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
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
蒙籠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爥銀

瑯璫琨水碧潛瑤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頩彩輕漣
或焆耀崖鄰林无不溽岸无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鵁
鶄鷗鶂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万声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
翅翻閃捭弄漣排排漂泳集若霞布散如雲豁若艇翻羽往
來勃磞犇扎積薄於淺淺陽捷森蘋而羅峯挑枝質罍繁甫
叢蘆蒲淡薑叢以蘭紅揚蕤耗猗靡萋蔭澤陳於長江繁蔚芳
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萊潛會葱蘢鮭躍於垠隈潰獺朧
乎蔡芋淹空汎蛙照虛以騁巧孤擢登危而雍容夔垢翹踦於夕
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
雖之以潊濩漂之以毛闊播之以翠騁之之以渡菰蒲匿藂之
芒種挺自然之蔬蒨蔓荷蘋布水菰翹莖瀵漆頹散憂
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若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
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

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
石琗其表驪虬摎其址梢雲冠其嶠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
靈矯水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淩波而鳧躍吸翠
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
㯻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万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
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東荒尔乃䌰霧祲於清旭覘五兩
之動靜長風颹以增扇廣莫颼而氣整徐而不疾衰而不猛鼓
帆迅越趙漲截洞凌波縱柂電往杳溟霧如晨霞孤征眇若雲
翼絶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无以睎其蹤渠黃不能
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栫淀爲
涔夾漈羅筌筩灑連鋒罾𦊅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
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
年尔乃域之以盤岩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朝夕川

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納
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魄靈淵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
其譎變㒃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
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
陽侯遯形於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
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
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
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梁感交甫之喪珮愍神
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
氣於靈和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古詩

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
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
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入郴江　薛道衡

仗節遵嚴會揚舲泝急流征途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
磧濺沫擁沙洲因[illegible]難長舡却浮綠崖須斷拂掛壁屢
移鈎還[illegible]書[illegible]東方來已上風

夜渡吳松江懷古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濆棹發魚龍氣舟衝鴻鴈群寒潮頓覺
滿暗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盡天際歎息為
吳君謀士伏劍死君今茲所聞

律詩

九江口東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　蘇味道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鷁介多潛
育魚商幾泝洄風搖蜀柿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蠡
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為災津吏揮橈疾鄉僮整棹催歸心
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臼口阻風　白居易

洪濤白浪塞江津處處邅迴事事迍世上方為失途客江頭又
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滿身老大光陰能幾
日等閑臼口坐經旬

灎澦　杜甫

灎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
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
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淮

[illegible]

淮[illegible]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 釋名 導淮自桐柏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注之江 孟子 淮夷夷又 尚書 鼓鍾
[illegible]淮而北為枳 周禮 雀入于淮為蜃 國語
以[illegible]有三洲淮夷蠙珠暨魚 書

詩句

淮水無波平如席 韓文 淮之水舒舒 曾

古今事蹟

召公平淮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兵賦之淵

唐第五琦曰兵賦之所出以江淮為淵 李肇

古今文集

賦

浮淮賦　後漢王粲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泛洪櫓於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風興濤征鼓若雷旌旗翳日飛雲天迴若鷹飄遙逝相競欻凌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蹟如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届群師按部左右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介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來裔

浮山堰賦序　　秦少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率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為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浸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南民分就岡隴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声如雷水之怒激蕩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

古詩

淮之水　　徐仲車

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於染指魚不來鷗不起灩灩灩灩天盡頭秖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可柰何可柰何莫使騷人聞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哭声酒面春風和

長淮謠　　馬子才

長淮之水青如苔行人但竟心眼開船江豈無水魚腹忠魂埋但見秋雲結雨掀声哀浙江豈無水鴟革漂骨骸但見潮頭怒氣如山來孤臣詞客到江上何以寬心懷長淮之水遶楚流先生家住淮上頭黃金篙艄浴明月碧玉一片含清秋酒花入面歌一声淮上百物無閑愁

河

群書要語

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禹貢 砥柱山禹鑿之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水經 崑崙山河水出焉山海經 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漢書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詩 河出圖易係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瑞又曰黃河清而聖人生王子年拾遺記 河水清天下平京房易傳 河自與之大陸北流入兗分為九道故兗州所以首言九河既導爾雅所謂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illegible]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不可及抱朴子 清濟貫黃河截流而不混六帖 黃河如帶漢封功臣誓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語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逍遙 官房水之靈府爾雅

古今事實

河出圖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前五行志 舜即位與三公臨河觀有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金為綸白玉為檢河圖 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晉地理志 河出馬圖孔叢

熒光塞河

武王沉璧而熒光塞河注 熒光五色從水中出尚書中候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中 本紀

有如白水

晉文公入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左僖二十四

負石沉河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逄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韓詩外傳

美哉山河

吳起為魏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負薪塡河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元光中孝武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河沉白馬玉璧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為揵天子既臨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張騫窮河

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 本傳

投之黃河

唐哀帝天祐二年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柳璨李振譖於朱全忠斥貶樞損遠為瀧澧白三州司戶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于河初李振屢舉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大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殺徒涉而來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抑魏竊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古詩

瓠子歌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奈何晧晧旰旰閭殫為河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宣房塞兮萬福來

泛黃河　　孟郊

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為波湘瑟颸弦越賞嗚咽歌有恨不可洗虛此來經過

律詩

黃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出崑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斗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天子是閑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妝故國水聲何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應笑秦皇用心

崤黽驪神鬼御東頭

濟

【羣書要語】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釋名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禹貢 濟水宜麥 淮南子 鸜鵒不踰濟 周官

【詩句】淄河終不汚清濟 杜甫

【古今事實】

秩視諸侯

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為德美甚故視諸侯也 劉向說苑

【古今文集】

雜著

祭濟瀆文　後魏 孝文帝

乾光貞曜神載播流推瀆暢靈協輝淙碎底衆憑和升降芳遷蘊神包化比上宣績溫方涌瑞流源導濟引流通渚寶倬四體作洞谷洞合靈吐曜淵波淇湛川風瀰瀰騰洪津而濬彼秉長波而欽聖沉龍儀之郁穆璆玉軒而浮被沉璋璧之明物莫性潔以歸寄

洛　渭洛漢沔

【羣書要語】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春秋說題辭 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小雅 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水 魚豢典畧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禹貢 雒水輕利宜禾 淮南子

【渭】導渭自鳥鼠同穴 禹貢 蔡若渭陽而水數赤瑞應之効也 漢書

【涇】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詩 秦有水埼沚泥淖撓混沙磧乃合清渭自渭穢跡故名曰渭涇 柳愚箋對

【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禹貢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詩 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左傳

【古今事實】

獲瑞稱王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沉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 帝王世紀

龜圖出洛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孔安國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周公卜洛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太公釣渭　以下係渭

太公釣于渭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 史記

渭水貫都

秦始皇作道向阿房宮度渭屬之咸陽 史記 渭水貫都以象天極 三輔黃圖

出中渭橋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奏此人犯蹕罰金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陳壽益部耆舊傳

涇水溉田 此係涇水

韓聞秦之好興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溉田漢武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溉田名白渠人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化行江漢 以下係江水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

濟漢誓川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三年不與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 左

漢皐解珮

昔鄭交甫過漢皐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 韓詩

沔水斬蛟 以下係沔水

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爲害鄧遐爲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蛟害遂息 盛弘之荊州記

沉碑沔水

沔水東經萬山下有潭昔杜元凱好名作兩碑述己功一碑在峴山一碑沉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 水經

古今文集

雜著

洛神賦 曹植

宓妃宓犧氏之女溺洛水爲神託而賦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闕越軒轅經通谷陵景山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毋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窺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躰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撫微情以効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古詩 係備

至渭源 後周宇文逌

滑源吞鳥亢輕濁起客亭淺淺兩澗響湯湯青川鳴潺牛務遲
石馮于聽波声斜去臨天半撥來對始平合流雖不雜方知性
本清
律詩 徐延
日暮望涇水　徐珩
導源經隴阪屬汭貫豳都下瀨波當急迴圻溜亦紆奔流泰卒
繁泥糞漢田豈獨有迷津客懷歸輪暮途
古詩 條漢
渡漢水　李百藥
東流既弭弭南紀信滔滔水激沉碑岸波駭弄珠臯含星映淺
石浮蓋下奔濤溜闇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鳥輕軒翼戲鳥落
風毛客心既多緒長歌且代勞
律詩 叔任
公安送李二十弟入蜀余下沔鄂　杜甫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紀連銅
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地道部

湖

羣書要語

湖 陂也 廣雅 湖大陂也 說文 湖都也 流瀆四面所
隈都也 風俗通 周官揚州其浸五湖 案張勃吳錄
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或說
以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滆湖爲五湖 案国語吳越戰於五湖
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 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
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 荊州記云宮亭即彭蠡澤也 一名匯澤
青草湖一名洞庭湖 泛之見澤 一名巴丘湖 凡此並昭昭著也
初學記 常三方之溝瀆泛泛州之上 追湖水而往還通達蒙
與瀟湘之口 岳陽表賦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 言夏秋後蜀江漲遏
住湘波溢爲洞庭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復
居于渚惟一條湘川而已 出夔州記言

詩句

幾年照石鏡峯巢入松門 謝靈運登彭蠡湖 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 孟浩然洞庭湖 五月京華白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兩相宜 東坡

古今事實

扁舟五湖

句踐滅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 蠡曰君行令臣行
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 史記貨殖傳

城陷爲湖

今巢湖古巢縣 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於市合縣食之 有
一老姥獨不食 遇老叟曰此吾子也 汝獨不食吾厚報汝 若東

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 青瑣高議

詔賜鑑湖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西湖

杭有西湖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頌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了郡事又守杭秦觀再有詩及此意

古今文集

雜著

奏狀西湖狀　蘇子瞻

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西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　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无西湖如人而去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為涸轍之鮒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万工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万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漸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取山泉歲不下二十万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睹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伏望　聖斷賜臣度牒若干道使得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无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臨湖閣記　洪景盧

獨於遠者遺於近吳中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豈地勢則然天實靳之予家番城面潛洋三湖有勝矣而山不副買小阜搓棱以為高平林内出山意如蔦而登眺之境政隨城郭藏廚中非霜清木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其難如此吾友向巨源獨以書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據東湖之陽人行湖邊猶大明鏡荷華十里綠影徹目晨霏夕靄開闔而變萬象齊下交青浮浮而後先西

山橫陳蜿蜒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浮湛淺浮其翁把袂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者縱我以瑰觀謂不能俯而有也今吾臨之以築閣者而為之者四去一以為從益一以為橫既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為湖山之所以為山吾且自失不能嘉遯相與收拾會神俎豆於吾軒檻之間東則千畝之圃北皋杆花輸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陰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脩眉橫遠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略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名之吾寢猶其上非更衣就枕不釋也吾困阨與世不諧偶一旦獨得此吾心樂焉願子為我記之發書疑不信者累日私自疑曰巨原詩人也其詞令是其才子來南僅得邊一障財為郎亟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未聞有村貫富棄可以汰子彼土木之事又頗僻商工費斯閣也度不滿百万不可上巨原安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餉我一笑耳巨原詩人也其詞令記未可作會有客從南昌來為予笑曰巨原再為人謀墓鄭吉客謝通得白万錢妻子睥睨咨賦規作求田計巨原左遮右給如謝頭目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之甚書生定可笑君毋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於此有閣如是將不得以庵器飲以一豆飴客以老无齒歌佐酒巨原其鑄黃金之栝行白玉之杯喚倩命侶翼介月哀絲豪竹光妓侍繞熊蹯豹胎飫又童騎傾駭山川之神日夜鼓舞之於是焉至敢問巢安在客撫然予曰為我謝巨原筆尚在足矣乾道五年月日記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群崖水北注何奔放瀦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巍峩拔嵩華騰踔較健壯聲音一何宏轟輵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筍簴縞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踼陽施見夸麗陰閉感悽愴朝過宜春口極北缺隄障夜纜巴陵洲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纊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嘗閑寂陳毀悉臨指近岸側坐則群鮮魂清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无恙開筵交履舄爛漫倒家釀杯行无停留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此禍最无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奸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逼側廁諸將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彭蠡湖　王介甫

湖中小龍鳥龍門

茫茫彭蠡春无地白浪舂風濕天際東西捩柁万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咍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魚欲棄江湖去

思故山鏡湖　陸務觀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湖山奇麗說不盡且復為子陳吾廬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為船一彎畫橋出林

薄雨岸紅蓼連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黑舍東舍西楓葉赤正當九月十月天放翁艇子天時出船頭一束書船後一壺酒新釣紫鱖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稚子迎我笑遙指一抹西村煙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宿青草湖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度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汎宮亭湖　劉鑠

洞艫承派水舉帆逐分風瀾瀁巨天際颻颻似度空檣烏排鳥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題太湖　羅毅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高閒夜將盡東頭勢欲連何當此為雨無處不豐年

太湖　蘇子美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景冥入霜天作陰霾澀只肥人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衆水　水神　水怪附

羣書要語

積陰之氣為水淮南　水流濕易　坎為水易　潤萬物者莫潤於水說卦　水曰潤下洪範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中庸　夫水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莊子　智者樂水論語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孟子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者有黃金尸子　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淮南子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水之別名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凡水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川曰濆曰濱涯上平坦曰滸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滸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湄水邊土人所止曰濟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澗夾山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水通谷曰壑石絕水曰梁梁上過水曰堰又曰埭曰防大防曰墳水所鍾曰澤廣澤曰藪澤曲曰皋澤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流通曰川深水曰潭急水曰流沙石上曰瀨亦曰湍曰灘水別流曰派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紋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流亦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繇膝以下曰揭繇膝以上曰涉渡水處曰津潛行水中曰泳　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彙賞

禹平洚水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无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儆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孟子滕文公下

弱水沉羽

弱水既西柳子厚溺西海之山有水散渙无力不能負一羽投之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

濯足濯纓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 孟子

章水柔脚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黑漆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仕州縣時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沾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昆侖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无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筆談

無支祁神 係水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无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鉤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 古嶽瀆經

陽侯

陵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 博物志

靈胥

吳相伍胥為濤之神號曰靈胥

馮夷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焉冰夷无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人民云豹曰至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 史記

燃犀照水 係水怪

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氣精水言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爲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大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鬭當以劒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黑牛奔趂黄牛而來大玉以劒揮黄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万獲娶潭州刺史賈玉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変本形爲吏所殺真君晋太康間於洪州西山拳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惟有石函藥臼各一并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太平廣記

天吳

天吳人面八首八足亦曰水伯山海經

含沙

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注謂含沙射人影○江南山谿中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不治則殺人博物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灩澦堆賦　蘇子瞻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変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万人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其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鬭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鈎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黄樓賦　蘇子由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于城上調急夫發禁旅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脱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黄樓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黄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黄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泄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吕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伏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与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与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与水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鱉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巍峨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与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体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无餘矣故吾將与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无常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古詩

早發漁浦潭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峰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萬丈潭　杜甫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黑如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游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illegible]　韓愈

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与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問知歲常然哀此為生微

長安閘　范至能

小門貯淨練懸板淙驚雷黃沙斷岸轉白屋飛簷開是間袤丈許舳艫蔽川來千車擁孤隧萬馬盤一坏篙尾亂若雨檣竿束如堆摧摧排鬧鬧[illegible]喧豗偪仄復偪仄誰肯少徘徊傳呼津吏至[illegible]叫怒不可裁吾觀舟中子一一皆可哀大者為利驅小者飢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

我乃畏於人胡為乎來哉

闘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州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過奔牛閘　楊廷秀

春雨未多河未漲閘官惜水如金樣聚船以住下河滿得待船齊不教放忽然三板兩板開驚雷一聲飛雪堆衆船過水水不夫船壓忽濤躍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上河兩平勢方緩一行二十四艘船相隨過閘如魚貫

過霅川大溪　楊廷秀

菰蒲際天青無處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溪曲作三百六十灣底如綠錦地衣上玉龍蜿蜒於其間前船未轉後船隔前船已得到不得前船到時人却後船總恐天明來只無數百灣問知從清溪半程老夫今喜權大悶何時到得君莫問

律詩

東溪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又於底流沙平甚濯足石淺不勝舟為景動与衰劍魚春鴒秋鷺來從所適聊欲向滄洲

西澗　韋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尋陽觀水　李群玉

朝宗萬水接潯陽望喑呼填坑吼作雷晝見九江平似去還從三峽險中來南經夢澤蒸湖曰西出岷山出沱直至滄溟再幽時

盡深沉不動浸明迴

題華下無相院西溪　張子野

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入郭僧尋塵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色莫放修蘆礙目生

風濤之險

古今事實　群書要語

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孟子　子產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昭　禁川游者周禮

二妃墜湘

舜南巡二妃墜湘水因為湘夫人

鯀化為魚

鯀治水无載自沉羽淵化為玄魚號為河精拾遺記

禹思拯溺

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己溺之　微禹吾其魚乎左傳

溺死不收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子遂不收葬博物志

渡湘赭山

秦始皇南遊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曹娥饒娥

曹娥上虞人父盱迎江神泝濤為水溺娥年十四投江而死

長度尚憐而葬之命鄭邯子作碑蔡邕來覩題云黃絹色絲外孫齏臼後人爲立廟。饒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死娥聞父死走哭水上氣尽伏死明日魚鼈蔽浮死万數鄉人葬娥鄱水西柳子厚作碑

大笑墮水

陸士龍常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免溺

浪湧吟嘯

謝安嘗与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服其雅量

木人石心

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舷引声清激風起雲興衆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舡三匝統若无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晉隱逸傳

有識男子

唐袁天綱子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戟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跛男子婁師德也

酌水誓江

唐王義方坐与張亮善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无作神羞既祭天雲開霽人壯其誠

運糧失舟

劉仁軌運糧失舟李義甫使袁異式鞫之具獄以聞義甫言於上曰不斬仁軌无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除名 通鑑

子美漂溺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処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脹飫而死 摭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遊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 五侯鯖錄

龍神現夢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万里无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發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發舊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因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武所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湘名

舟危救母

孫永初頃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搖欲覆魏国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号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世以爲誠孝所感 行狀

怡然讀書

呂惠公端使高麗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閤時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之人皆号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舡危時君獨无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責漢水辭

李華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舟人膠其舟王及溺死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舟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覓其溺湣而讓其水辭曰

漢之湄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瀟湘之水瀟湘之水不為下国而與天子漢之深兮汝漢豈不知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下国而溺天王漢之羞也曰數吾雖飢不食其魚恐污吾之飢腸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与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与言

哀溺文

柳宗元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惜大氓之為是冥冥敵以風濤兮浩汗崩湍而無所不讓祿以辟富兮又旁類而詭求手足兮而無知兮貨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脊兮不忍釋利而離身呼號者之莫救兮今搖首以沉流髮披鬖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游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鼈族而為羞始貪贏以益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欲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此弟夫固靈於禽魚兮胡昧晉而黃軸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之與害惡兮以死自繫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衰寶楚財兮身利滅榮付很死而猶餓兮牛腹口而不盈氏既貧貸而無厄兮放與欲而潛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檄西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脈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戰國為河面為人控牽兩龍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論於元氣之池奔權於坤輿之窮延三載一月春衆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擢揚文精開閣武庫將竊春書以泅牛與飛心無害為爾何為陰狡恩冷潛七妻背負沙岸垣死附於化島如數子者皆救形堂之誠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委途傷夫之妻嫠波濤的游之婦雖其凶害不忍荼毒斯吉無辜千一下奸私行畏失志於介安平爾今肆行賊虐若豈不謂世與詞戚乎何哉擊者宗孫與公於後湖之中論以命女公東世之上死

蟾蜍於昔氏之母爲魚於暴陽之郡亦應時以舊虞表其後園殊
不知棄不欲蠻嫩斯辱矣照鋪作浦天命誅之漢世數于斗天
曹訴恕府黜亦主職在於斯須不然漢皇曾上書以分明痛微
猶近遠周怒擊劍長皎聲波深搜亦憐若流空無形和水漿衰
則使牛安蚌尾絶其本根矣漢亦宜食之八日至于何時怨亦
有詞曰予不識視成不令而行故太征弦上垂而未曾復龍以
輸漢則既往不咎若爲刻舟亦則何能以對徐察亦变雅者闇
之

古詩

公無渡河　李白

黄河西來決崑崙咆哮万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
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
被髪之叟狂而癡清晨徑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
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
山公乎公乎挂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

同前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為愚公
乎公乎牀有菅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東鄰有小姑隴畝油油
黍與葫瓦甑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奈居被
髪奔流竟何如賢兄小姑哭嗚嗚

題于護墓　韓愈

登元稹作哀鋲謂甬角舟下荆楚以適卒於道
岳陽其後千以祔偃師唐吏氏乃承八誥作某州道
大齡一文争之語信哉史氏之誣也
今昔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招手借問牧牛兒牧兒指
我何嘗怨一堆空土烟蕪裏空使詩人悲歎起怨声千古何悲

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処処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
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飽死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
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帰同一水溺者詩千古人千
古醜声竟誰先明時好古疾恶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采若月贈郭功甫　梅聖俞

梅聖俞作采石月贈郭功甫詩乃捉月之説按李陽冰序謂
白疾亟枕上授簡俾爲集序无捉月之説豈古人不
平湯故吏氏爲白諱耶抑小説多妄而詩老好奇
姑以發新意耶

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
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
傳知采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然曾其死義難忘今觀
郭裔奇於郎君目真似子儀章就生經綸乗輿摘來玩探珠知

姓羊

詩話

作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船而
權有一白首狂夫被髪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
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声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
乃引箜篌而寫其声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
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
无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
也

謫官渡淮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㩁作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泊舟岸續云舟楫顛危甚蛟黿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八　　建安祝穆和父編

地道部

泉

瀑布詩附見　水品見茶門

群書要語

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見爾雅及韓詩山下有泉蒙易源泉混混孟子觀其流泉公劉地有醴泉禮運濯清泉以自潔賈誼又泉涓涓而始流歸辭飲石泉兮蔭松柏楚辭噴若玉瓮出爲瑶泄淨如醍醐瑩若琉璃唐崔䓁禹靈泉記

古今事實

不飲盜泉

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尸子

刺山泉湧

李廣利行軍乏水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翻車轉水

後漢張讓說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南用灑南北郊路

飲貪泉

吳隱之性廉操爲廣州刺史界上一水謂之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至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言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所須清泉

唐潘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

泉石膏肓

田游岩入太白山高宗幸其門謂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水樂

元結於山中尤所嗜愛者有水樂是南礀之懸水淙淙然聞於耳尤便不至南礀即懸巖前之水取歃出簀狀之石高下承之水声少似聽之亦便

古今文集

雜著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由郡言靈隱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无遯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岩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泠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卓錫泉記　唐子西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撫膺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嗟歎可以决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无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之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无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以錫卓地泉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迨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嶠南而自泉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誠不可得而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至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其然則流通以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也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叱咤飛泉為之浸溢與師无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由於絕域之中感激奮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二体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无安意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順指目使既捷而且遲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氣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雖昏蔽欠之闇堅者可使闢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總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善无不可立者

龍井泉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經其西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水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于此輒應故老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而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其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夜一晝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作過者摧當者壞柔高而

望之使人毛髮凜然心悸而不禁故岸汀之山多為所倚而不
假以為泉惟此地然幽而路阻內無聚嚴之謗以散其精外
無豪悍之脅以龢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
也昔有大魚自泉中躍出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律詩

題山中流泉　　儲光羲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為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
滿分出小池平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野泉　　張蠙

遠出白雲中長年聽不窮細聲縈石亂寒色入潭空挂壁聊成
雨穿林別起風溫泉非爾類源發在深宮

僧院引泉　　姚合

泉眼高千丈山僧取得歸架空橫竹引鑿石透渠飛流來疾流
獨憑花兩力微潤昏長遠看講惜似傳衣

方山寺松下泉　　章孝標

石脉綻寒光松花噴晚霜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偷煎
茗山僧惜浴冷參禪不要問孤月在中央

石門山泉　　鄭谷

一脉清冷何所之紫苔滿齊入僧池雲邊野客窮來處石上寒
榛見落時濺沫遠霑飛雲在迸流穿樹墜花隨煙春雨晚閒吟
去不候遠尋星子攷

古詩 以下係瀑布

入廬山仰望瀑布　　張九齡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无昏曉閃閃青崖
落鮮鮮白日皎灑流濕行衣濺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
窈窕昔聞山下家今乃林巒表物性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

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望廬山瀑布　　李白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歘如飛電
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在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
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
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
得洗塵顏但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廬山瀑布　　范希文

靈源何大高北斗想可挹每日五光直逗雲千仞急白虹下澗
飲寒劍倚天立閃電不得瞬長留無敵勢万丈岩崖折一道林
亦湿險過飛鳥墜冷洒山鬼泣須當截海去濁海不相入

漱玉亭　　蘇子瞻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懶不
作詩獨擇其尤者作漱玉亭三峽橋二詩云

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
雪古潭搖青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谼我來不忍去月出飛
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從琴高生腳踏赤鯶公手扶
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線溜況此百雷霆万世与石鬬深行九地
底險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
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雨間澒洞金石奏彎彎
飛橋出㵝㵝半月缺玉淵神龍近雲雨亂晴晝垂瓶得清甘可
嚥不可漱

漱玉亭　　朱元晦

奇哉康山陽双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摧

瓌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鏡裏平生兩仙句詠歎深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王虹篇壁襟詠昭洗

三峽橋　朱元晦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蕩潏知幾折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支長蛇挾來翻素雪声雄万霹靂勢倒千嶁嵽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律詩

廬山瀑布　陸蟒

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五色虹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浴秋射斗牛寒流到滄溟日翻濤更好看

瀑布　石曼卿

飛勢掛岳頂无時向此傾玉虹垂地色銀漢落天声万丈寒雲濕千岩暑氣清滄浪不足羨就此濯塵纓

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煙遥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題名水簾　陳搏

銀河瀉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曉暉幾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処玉花飛

朱陵洞口水簾　畢田

洞門千尺掛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綠蘿為帶月為鈎

東山瀑布　方干

遥夜看來宜月照平明失去被雲迷掛岩遠勢穿松塢[illegible]

声注稻畦素色噴成三伏雪餘波流作萬年冰不緣真宰能開決應向山前雜淤泥

天台瀑布　曹松

萬仞得名云瀑布遠看如織挂天台休疑寶尺難量度直恐金刀易剪裁噴向林梢成夏雪傾來石上作春雷欲知便是銀河水墮落人間合却迴

僧德殊家水簾　王介甫

涓涓萬音落石顛攸攸一派當簷前清風高吹鸞鶴咲白日下照蛟龍涎浮雲裝額自能捲缺月挂鈎相與懸朱門試問幽人價翡翠數斛不直錢

詩話

評宣宗詩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游方外至黃檗與黃檗禪師同觀瀑布黃檗得一聯云千岩万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者氣象可見也　詩史

評徐凝詩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瀑布瀑布千丈直雷奔入江无暫息万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云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称羨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絕句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　志林

湯泉

九水源有石流黃其泉則温或云神人所暖主療人疾　博物志[illegible]　文選

羣書要語

古今事實

驪山湯泉

俗云秦始皇至驪山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湯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辛氏三秦記

建華清宮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浴井爲池環山列宮室 地理志 上於華清新廣一湯御座安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鐫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其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却之蓮花石至今在 明皇雜錄

沸泉

王寶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周圍一丈許涌出如湯沸冬夏常熱 蜀泉八 廬山記 漢水南有溫泉周迴數十步冬夏常沸涌若湯其熱可熟雞子未至二十里即望見白氣衝天 梁州記

潮泉

雞籠山澗中有十數處累石若出入力水常深尺餘朝夕輙有湧泉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朔望尤大號爲潮泉常如沸湯 張勃吳錄

半冷半溫

江乘縣東南四十里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 地記 句容縣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可以瀹雞皆有鬼交入輙死 輿地 福州雪峯及元爲軍等處皆有之不能盡載

古今文集

雜著

遊湯泉記 惠州 唐子西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東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聞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以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万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經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亦此蓋亦无足怪若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爲知名恩幸無虛歲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紛紛矣此泉出東南万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游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詠而徘徊也能辱何自而至哉吾爲泉計若其肯以此而易彼乎

湯泉賦 秦少游

大江之濆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谷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声涵雲江玉薄爲虎豹狀瓮魚目鱗介莫替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涌涌莫廣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炎或旋於乚耶燭龍潛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沉皞陰煩其貧耶卅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帥仁帥公而炎焚瀣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痊筋滋血欣蔽汨之數疲游悅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類則膚悅其羨流沉浸捐棄於滿遐者猶能灌蹠稱之畦巳牛馬之喝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寔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沉火井萃陽爛石

以金祥標醴泉祸飲而誇異紀淑穴神瀵以流慎溪之宵要之
飾洪濟詢幹取之游其餘酒畢所發勝蓋是茲嗞懷千金飲狂
一国發玉乳以中涵殯金絲而極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
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也夫臣盧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
煙霏掩㝵王孫烏孥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擅愛之所占則湯
泉之中又有顛胸老鳥野老忻然而笑曰善乎斉給之士曳杖
而去行歌於塗曰畢沸湧沱舊出泉兮披山阿吾唯灌汏兮不
知其他

書游湯泉詩後　蘇子瞻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游与太虛之所賦所謂臣盧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与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汚使口古之士援筆唯罵以爲亡国之餘將孰甚焉今東游之泉獨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溷而爲高人逸才与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汚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所病也泉豈无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処者之戒

古詩

驪宮高　白居易

高〻驪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遲〻兮春日玉甃暖兮溫泉溢嫋〻兮秋風山蟬鳴兮宮樹紅翠華不來歲月久墻有衣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地吾君不來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一車千万騎朝有宴飫暮有賜中人之産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嘻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奪力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爲一身君之不來兮爲万民

溫泉宮　王建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无塵埃宮前内裏湯各別毎个白玉芙蓉開朝元門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溫泉決〻出宮流宮使年〻脩玉樓禁兵去尽无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惠州湯泉　蘇子瞻

積水焚大槐畜油災武庫驚燃丞相井疑兗將軍布自怜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郁攸火山烈觱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鰕僅可燖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鮮无傾城浴幸免亡国汚

盧山湯泉　朱元晦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宵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峯上靈秀發壑下清美逮兹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然丹黃燄爨此玉池水客來爭解帶方劫付一洗當年湖泉落弦絶今久矣水碧復流溫相思五湖裏（自注云康泉寺中詩云水碧盤流溫豈未見此泉耶）

律詩

湯泉　王介甫

寒泉詩所詠獨此沸如烝一氣无冬夏諸陽自發興人遊不附火虫出亦疑氷更憶驪山下歆然雪滿塍

華清宮　杜牧

或云按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荔支盛暑當繇詞意雖美而失

事實

長安回首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无人知道荔支來

廬山湯泉　僧可遵

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

戲作一絶　蘇子瞻

石龍有口〻无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无垢此泉何處覔寒溫

詩話

評黄山朱砂泉

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秦君之所賦東城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居惠州遊白水山佛迹岩浴于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黄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案湯泉多作硫黄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礬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黄山是朱砂泉圖經黄山舊名黟山東峯下有朱砂湯泉新可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峯高倚天瑶臺金闕貯神仙萬陽君与黄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為是也 前溪漫錄

陂渠

羣書要語

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〻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〻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注 主通利田間之水道 冬官

彼澤之陂有蒲与荷 詩

汪〻如千頃陂 黄憲傳

複鴻隙陂

汝南有鴻隙陂郡以為饒翟方進為丞相以數溢為害奏罷之王莽時枯旱郡中追怨乃作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言不生稻粱惟生豆芋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黄鵠託神告之也後鄧晨為汝南守欲循復翟方進所壞鴻隙陂聞許陽曉水署為都水掾陽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里數年乃成

白公渠

白公穿渠民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国在前白公起後舉鍤成雲决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万之口

白水陂

鄧艾為兗州開白水陂灌田又築塘四十九所

芍陂

楚孫叔敖決期思陂灌雩婁之野號芍陂

召伯埭

謝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築錢塘隄

白居易為杭州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

折碓

李栖筠傳関中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壁上游取碓利且百所奪農田十七栖筠請皆毀撤

築捍海隄

范文正公為泰州西溪鹽官嘗築捍海堤

擅塞陂塘

程明道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决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雅亦所不辭也遂發民墾之歲則大熟言行録

古今文集

古詩

渼陂行　杜甫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万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无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縵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无極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柰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建安祝穆和父編

帝系部

太上皇

羣書要語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不欲言帝也漢紀注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漢高詔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帝　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強我欲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虐萬世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晉穀宗詔

古今事實

堯禪舜

堯老而舜攝

舜禪禹

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

追尊太上

秦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請上尊號

漢高祖詔曰朕親被堅執銳帥士卒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帝心善家令言

置酒誇功

淮南王等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頼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逍遥晚歲

唐高祖謂裴寂曰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逍遥晚歲不亦善乎

置酒歸德

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數誨上皇大説

付託得人

太宗觀突厥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上皇聞歎頡利數曰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置酒凌煙閣公卿迭起爲壽

諫幸九成

太宗詔幸九成宮馬周上疏曰太上皇春秋高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萬一太上皇思感欲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太上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

遷居西内

元宗次蜀郡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還蜀居興慶宮即南内後皇后張氏稍與政事多以私謁撓權遷太上皇居西内

降詔内禪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丙子高宗降詔内禪上即皇帝位太上皇移御德壽宮皇帝攀戀無泣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扶駕至宮門弗肯止太上麾謝再三令左右扶掖以還

再世内禪

淳熙十六年正月辛亥上宣諭周必大等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欲旬日間禪位于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二月壬戌詔皇太子即位朕移御重華宮

古今文集

雜著

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　文粹

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覽獨超乎希夷強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无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咸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曆千載之休曆永九聖之耿光恩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宗本示儉履於格天恩邦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處蓋棄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汾陽以高蹈躡堯之德与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静也地巍巍乎蕩蕩乎无得而言故迹寄朕躬俾升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競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寧安皆慈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内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稱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朔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上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　汪藻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皇帝臣諱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矧脫屣萬乘秕糠唐虞獨超希夷事出倫表欲贊之美號爲端倪然膺帝王之運者既同乎人則爲臣子之誠者烏得无述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席累聖之緒軼三神之休爰自踐獲不圖勵精求治克相民欲納之大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惇

格萬物欣榮各成其天俯視寰中无足爲若繼變神器寔賓天之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俄得全以所雅昇之冲人方且高蹈珠庭怡神秘籙民當声於淵默凝恭定之天光言念父有成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敢忘所天是用夙夜齋遑方爲報稱而群情雖切偉範未昭幸今方內底寧歲豐兵卻章書交軌指日可同嘗嘉脉克接尖慈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室上尊號曰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 太上皇帝陛下与神爲友游物之初遊汾水而想華胥訪廣成而追大隗玩其清淨福我邦家億萬斯年爲衆父母臣誠欣誠躍頓首謹言

皇帝飭群臣詔 德壽宮恭請加上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尊號表 周必大

臣御名言近師群臣上表恭請加上尊號曰 光堯壽聖憲天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伏奉詔旨未賜俞允者將千二百歲而爲皇時甫周於七袞觀二五六經而建號慶允屬於雙親事光古今喜均家国謂俞音之亟下何謙柄之猶持寧顯群心游于睿聽臣御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仁由乎性斯能博施以无爲德本乎誠乃可健行而不息經武故一怒而安天下緯文故七旬而格有苗偉哉四事之兼卓矣百王之冠飛英声而騰茂實當陳漢家崇故之儀因奉嘗而播鴻名更遇唐帝雍乾之冊恭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心潛溥博身濟艱難方垂衣而視天民乃褰裳而陋神器皇国獲寅恭之報延年昭安樂之功春秋何止於八千甲子正踰於四百視陶唐與位之載因可萬斯小周室卜年之期殆能七此允謂生民之未有豈特古來之所稀匪衔徽稱孰彰崇遇非不知功成弗處道廣難名緣爲千言於卑崇乎何有矧加八字在揚厲以示殊然而神天之祐不可虛華夏之請不可遏伏望帝然出令許以消休設黃麾於大庭鏤白玉之新牒上德不德以有德祈勉副於輿情蒸蒸作孝不一書將繼修於慶禮謹奉表陳請以聞臣御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玉堂雜記 周必大

太上初雖任上尊號時深以指陳仍當国集議定命李 王洪景嚴遵撰議文然後降詔時任察官以知其非而无由改乾道六年郊祀礼成加上尊號某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上帥群臣詣宮表請既允然後降詔 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冊文稱嗣皇帝臣某上 徽宗道君之號係丞相蔡攸已命汪彥章某代作冊文會有請者以爲不必行礼紹興三十二年初上 德壽皇尊號乃依例用嗣皇帝乾道六年 上將率百官加上尊號而院吏寫表亦稱嗣皇帝私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顏真卿議肅宗不當於宗廟稱嗣皇帝況親奉表 德壽乎以白 [illegible]相允文丞相雍之以爲然其思[illegible]炎以後爲郊初遂拜 德宗表是時館職多名士以不許用乃皆更換定頗明日果得表本一冊止稱皇帝文按韓文順宗實錄載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亦稱皇帝臣某此其可據其議遂定

皇太后

羣書要語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 漢書 稱若稱制坤育天下 陳琳傳 爲天下之母育天下 文選 孫炎 扶救文帝祖母稱長樂宮帝母稱長信宮 漢官

古今事實

三世賢后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

男后

鄭王諸呂

惠帝崩呂太后臨朝稱制廼立兄子呂台祿產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政恐為大臣所誅因謀作亂

含飴弄孫

後漢明德馬皇后云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欲率下也但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

斥去靡麗

殤帝立和熹鄧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太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功

始謚母后

漢世母后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 蔡邕獨斷

不許臨朝

魏文帝著令不許母后聽政 宋高祖遺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

革唐為周

高宗既病風不決天下事一付武后進號曰天后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因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欲以武三思為太子賴狄仁傑言卒復唐嗣

垂簾聽政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後殿朝視政朔望則 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王沂公曾時判禮儀院乃采用蔡邕獨斷所編東漢故事 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 王文正公筆錄

諫服袞冕

明肅太后欲謁 太祖昭憲皇后儀注者欲請曰陛下垂簾聽事相山呼及與服甘工者制度皆當以后服見 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入上薛簡肅公立朝奏讜又其說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涑水紀聞

還政天子

章獻明肅太后遺誥尊 楊太妃為太后禁中與 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促班賀於內東門御史中丞蔡文忠公齊臺吏毋追班乃白宰相曰 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躬親政事豈宜以女后相繼耶 上聞遂命刪去同議政語朝廷服其見 皇朝類苑

章獻太后崩 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龐籍為殿中侍御史奏燔閤門所奉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仁宗始專萬幾

歸政輕理

仁宗晏駕 英宗即位以憂得疾大臣議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聽政及英廟已安韓魏公琦欲后請還政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魏公亟令撤簾坐乃白 上遂列議太后儀制

請還御寶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閤 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素狀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閤即於簾前具述 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 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撤簾 上自此親政 孫公談圃

女中堯舜

英宗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神宗即位尊爲皇太后與　皇
帝御延和殿垂簾聽政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　哲宗起司
馬光爲宰相天下歸心臨朝九年高瓊贊曰瓊與苑年協謀斷
真宗親任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爲生聖后爲女中堯舜天
實鍾愛之也

權同聽政

哲宗皇帝母曰欽成皇后朱氏　神宗寢疾翊留王珪奏請
宣仁聖烈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首肯太皇太后垂簾於福
寧殿立　哲宗爲皇太子　神宗崩奉遺制以位尊　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

不御正牙

哲宗崩　皇太后坐福寧殿垂簾　徽宗入即皇帝位于福寧
殿奉遺制　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大事元符三年　皇太后
詔曰祥禪既終無業告長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二
當受冊于文德殿顧示宗廟實充厥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
殿奉議執政曰母后臨朝非　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
主所當御乎

古今文集

雜著

後漢后妃紀序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
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
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
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
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
上家嬰纍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

宋朝后妃紀序

古有攝主而秦漢以來則以母后攝　國朝稱制者五章獻攝
佐幼君政由房闈而保佑勤勞之恩爲大　慈聖宣仁德及天
下　欽聖昭慈功在社稷而　宣仁致治比跡永昭長有自來
矣攝政之賢自秦漢至今未有加於我　宋者也

尊皇太后冊文　歐陽脩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己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
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
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
奉其親者爲天下先則四海翕然而承風矣洪惟　有宋受命
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　仁考之遺休餘烈方
夙群公燭十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　仁考付畀之意
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夙懼不敢遑寧者也顧惟眇末
之質猥擕躬育無仁昧明至于有成自我　聖母嗣位之始哀
迷在疚而憂勤艱難一日萬幾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
亦惟我　聖母永惟至恩大德與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顯
群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
徒具官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皇太后聖
善睿哲柔閑靜專處自正位中宮內助　先帝陰禮脩而教行
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王凡受遺詔時多難
勉循勸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勤勞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
失說不戚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
是推全節矩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于盛烈播于聲
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凊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
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誠懽
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皇帝加上　壽皇太上皇后玉冊文　劉必大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正月丙子朔皇帝臣御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君子之孝以父母爲先而王天下不與焉伊上古以降然遜乎列聖於家邦藩擾以盛勤於問安問視斯過然則重華叶帝堯因承升成比登之封基二南之化又何以加於是乎豈不力斷而功隆治迹而功速哉臣以眇末之質承奉温凊撫育長誨辰于有成實惟我父慈母愛之恩自賤昔迄于今九載勤于邦無暇遑之暇倫于家德隆淵潛之志王政畏爲從容形焉非惟父慈母愛之功也屬者假景初至載我元祀奉保王而宅祖業真福正而神示格繁禧浹于縉紳入食編氓垂夏猶之興來染向力良揆厥所元亦惟父慈母愛之德也夫天地裕於萬物而萬物無以答於天地況我　壽聖太上皇后濟分於十乳揭洪慈於萬世而垂於祖帝于太廟之館明諭姦耄臣所能稱其萬然而三神之贊不可知也臣恭之所望不可微也今鴻名題號加於是父則我聖母豈可後已是用章明兄茂典舉心鄉一德二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　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伏惟　殿下合章帝方得一而寧誕受帝祉永膺令名詒太陰之華揚坤勸之明躬老氏之慈對無天之仁億万斯年保我子孫臣誠懽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皇太后受冊寶賀　皇帝表　趙汝談

臣聞尊親立政之大端實冊揚爲尊親之令典一人有慶百志維熙中賀昔者周徵思齊其命于文王之母漢頌長樂保序在爲皇之孫識神不成非日不耀其惟　陛下新際元后奄甸燕邦從仰事二宮萬〓之〓謂〓撫太平尊不足盡於孝心惟顯號肆尊名施極克于於公議盛禮協吉鏤玉推崇揭玉式以乾民疾順風之假章臣不之節傳弗運揃闈之光詞美詩十日弟剩持皇之德

賀　皇太后受冊表　趙汝談

穆卜靈辰祭膺姆冊黃閣副婁琚牒增輝中賀伏以元氣之母爲太中三才列宗曰太極至皇者舜之所謂大而太者德之異以加悲莫隆焉壽克稱此共惟　陛下動佐先帝保乂王家昔主鑄方中已有家貸審官之志今御寢于外復留孔孤寄命之權宜考典章之有式無示位號之冠兩宮慈孝四表驩寧臣久使部封從臨其闕不獲備牛馬之走徒深懷葵藿之傾

皇太后垂簾賀表　趙汝談

嗣君踐阼式遵於今休母后垂簾率循於故典社稷有寄山川革年中賀恭惟　本朝之隆最得外戚之助　明肅之撫育仁祖　光獻之擁佑　英皇元祐有召役故老之功建中有復子明辟之微　隆慈二聖撫翊而反正　慈烈輔危而安俾爲階規者在治安文武惟　陛下自是大化即持省茲海內誦其徽音宮中挨之西垂迎上悉敷於天命果出繼於萬幾抑乎盛哉克守貴盛之元功幾此惟深水閩必將遵崇紀綱培固基本力行善重追配前人之光令名書畫後代之則數告四達觀聽一新臣叨官四朝濫使藩道身雖老與所爲報國有寸衷未嘗不怡敢陳無言於萬斯

誕皇子

羣書要語

淑郡歐月生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孫丑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湯孔子數百年而生因推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揚子

古今事實

瑶光貫月

瑶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 河圖著命論

履迹而生

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於成紀 世紀 帝嚳元妃姜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祀郊禖見大跡履之而生后稷 世紀

虹流華渚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金天氏 宋書

電繞斗樞

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丘 世紀

十四月生

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 春秋合誠圖 堯在孕十四月生 異聞 鉤弋夫人趙婕妤姙身十四月生昭帝上曰古堯亦十四月生命其門曰堯母門

感樞星生

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 尚書帝命驗 握登見虹意感而生舜 詩含神霧

流星貫昴

脩巳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因見析而生禹 墨子

吞乙而孕

帝嚳少妃有娀氏女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禖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孕生契 史記

白氣貫月

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詩含神霧

謂能胎教

大任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明聖君子謂能胎教 詩疏

溲于豕牢

大任溲于豕牢而生文王 國語

夢與神遇

高祖母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夢日入懷

景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 武帝故事

赤光照室

光武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濟陽縣舍有赤光照室 東觀漢記

嘉禾之瑞

光武生時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秀 東觀漢記

慶雲之瑞

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隱隱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館門之外水中經三日乃去

夢日而娠

太祖母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室中

夢神捧日

太宗母昭憲皇后夢神人捧日寘于懷遂有娠生帝赤光滿室

五星聚奎

真宗開寶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生先是乾德六年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晝分從鎮星晨見東方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

方子孫蕃昌從頊星主者能致天下重福明年　真宗生

夢日墜裾

仁宗皇帝母章懿皇后李嘗夢一日在天其一忽墜以裾承之
自是有娠

夢赤脚仙

章懿李后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
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
昭陵而幼年每穿履韈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中皆呼為赤脚
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赤光照天

秀州外醫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為徒請開官一日晩出郊過
嘉興縣忽覩水府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入視之乃趙縣丞之
室適免娠得雄是誕育　孝宗也揮麈錄

雜著

生皇子賀　皇帝表　　王安石

宮闈嗣慶蒙洊及於九遐戴天惟均舉歡中賀臣聞螽斯之言
衆子實為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　陛
下紹祖休顯隆天聰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
競崇籌之衷既安傳嫡有祥弓韣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
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眷奬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
心敢忘於慶賴

降誕皇子賀　皇帝表　　周必大

燕媒肇德方儲錫羨之祥能篤生賢克叶會昌之運預在照臨
之廣實同慶賴之深中賀伏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塈
天所保祐厥惟太姒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共惟
陛下令德光乎洛汭康功茂於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益
崇苞之薄言采采衆樂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強軌御臣
久叨眷渥適值進趍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
書祝

降誕皇子賀　皇帝表　　周必大

高禖錫羨長嫡挺生列聖儲休三宮交賀中賀臣聞德如堯
帝祝多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於詩雅戰今盛事與昔同
符共惟　陛下纂承丕基受天休命當　藝祖肇邦之歲啓統
元更曆之春見開泰震之祥於薪美圖之永臣身居農畝遙聆
關廷胥同四表之歡仰賴一人之慶

生皇孫賀　壽皇表　　周必大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繫黄屋之心受帝祉而施于孫仰誕青宮
之祀慶均五殿喜浹萬邦中賀臣聞瑤牒分輝率由於本固鍛
績演潤盖自於源深累今日之蕃昌乃異時之積累世世脩德
則儲有華之休親親仁民則享無窮之樂盛哉豐報備此燕居
共惟　陛下道極隙曾心游汁淡紹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萬
年仙李盤根笑唐基之未大狗蘭來葉掩漢事而有光臣幸植
邦栄為分閫寄南宮見內禊胥洽於宸歡左域右平悵莫陪於
班賀

事文類聚卷十九

帝系部

皇帝登極 潛龍舊地 潛龍故人附

潛龍舊事

群書要語

嗣無疆大歷服大誥 昭哉嗣服下武 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乾卦 聖人作而萬物覩同上 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履 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 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係辭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曲礼

潛龍舊地 接閈白水列宅舊豐泗雲遯表 河南帝城多近臣漢紀 西京多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陳書宗室贊

潛龍舊事 明放誦於春邑君人弘令

潛龍故人 景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唐李玉制

古今事實

御王冊命

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三讓而遂

高祖崩大臣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群臣從至議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足以稱群臣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遂即天子位

魂魄思沛以下係潛龍舊地

漢高過沛作歌慷慨傷懷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也其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所與

豐有枌社

漢興豐邑有枌社章和元年幸梁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枌白榆也

雞犬識豐

漢高祖以太上思豐沛故作新豐道路一如豐沛人家雞犬放之皆識其家

芒碭雲氣

高祖隱芒碭山澤所居上常有雲氣求常得之

常遊鄠杜

漢宣帝為皇曾孫喜游俠鬬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蓮勺鹵中尤樂鄠杜之間率常在杜下

望氣鬱葱

光武紀初謁者蘇伯阿望舂陵氣鬱鬱葱葱

復一年租

魏文詔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粮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龍潛舊宅

唐以聖寺高祖龍潛舊宅也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六年高祖

臨幸大宴群臣引見鄉里父老頒賜有差正觀元年立爲高宗
寢室
臨幸故鄉
唐正觀十五年并州僧道老人等抗表以大原王業所因明年
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賜宴從容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
徊況朕於大原起義兵遂定天下復小遊觀誠所不忘從乱若
畢成冀與公等相見
飛龍之端
初上在潛邸與宋王等同居于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本
名隆慶坊及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湧出望氣者云有天子之氣
中宗數幸其地命泛舟以駐象踏氣以厭之竟爲飛龍之地因
是地立興慶宮元宗開元十年幸潞州改舊宅爲飛龍院
建寺錫名
西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一年以 太祖誕聖之
地建寺錫名○東京啓聖院本晉護聖營以 太宗誕聖之地
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錫名
帝王之師 以下係潛龍舊事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昭舜師紀后
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此
十一君皆聖人也猶待學問 王符潛夫論 或云黃帝師力牧顓
項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
三聖舊學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国 荀子
高宗舊學
高宗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 說命
東宮舊僚
張說始爲元宗東宮侍講三乘大政左右毛化封泰山祀睢上
謁五陵開集賢修大宗之政皆說爲首
從鄉校學
太祖初受學于綴先生辛文悅每歸令群兒前導人往往避之
豐沛故人 以下係潛龍故人
沛公初起相工入豐見沛之市云多封侯之人 意林論衡
同居豐邑
盧綰與高祖同居豐邑
微時博奕
陳遵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宣帝
即位遂爲大原大守乃賜璽書曰大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客侍帝坐
嚴光少与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以物色訪之引入論道舊
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
嘗同研席
劉弘字叔孝少家南陽与光武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
嘗給資用
光武初學長安往來南陽資用乏与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
從僦以給諸公之費
嘗留講論
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留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幸祐第
問曰得與忘我講乎祐曰不敢
同居白水
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
思報一飯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

琭宛関中賜珍宝錢帛曰無妻子豈痛滹沱河麥飯乎不報
爲置守冢
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收養宣帝後爲賀置守冢三十家
以同軍旅
魏太祖表郭嘉曰昔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同幄席
微時戲言
始梁高祖遇任昉于竟陵王西邸從容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
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高祖善射也
後齊以梁高祖爲大司馬録尚書事以昉爲司馬下記室
白首相見
薛振字元超收之子高宗謂元超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
俄忽已三十年与卿白首相見舉趣書傳共白首者幾人行狀
能識居潛

祖宗居潛与趙韓王遊長安辟陳搏乘一驟遇之下驟大笑巾
簪幾墜左手握 太祖右手挽 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 祖
宗曰与趙普三人並游可同之陳睨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
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帝右陳怒曰
紫微帝垣一小星輙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 湘山野録

古今文集

雜著

順宗即位冊文

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
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爲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
子誦睿哲温恭寬仁惠和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
天性自膺上嗣鍾徳春闈恪謹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
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弥留萬邦以寧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
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
帝位爾惟恭若天道以康四海欽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
祖太宗之休命

登極賀 皇帝表 趙汝談

入纂聖緒曾不崇朝出膺璇圖遂愜衆志竊惟天授篤匪人謀
中賀伏以 先皇帝以皇極子萬民以至公家六合儲號未正
遘疾弥留遺命大臣致位明辟恭惟 陛下温恭而履度寬裕
而養沖綵文子孫嗣大歷服如玉韞石虹氣隱乎山川及雲升
天龍澤沛乎宇宙樹祇悦豫内外欣寧夫勃興者非常之元難
報者罔極之德昔代王迎至漢邸號以稱符而遜辟曾孫詔養
掖庭乘之數撫而祇懼傷躬行化匪已禮賢卒能功光祖宗澤
洽黎庶見謂七制追蹤三王肆予 阜陵迪我 高廟因心則
友不間乎兄弟之情遵道而行相輝乎父子之懿揆前猷而絶

出尤近事之可師願留聖恩以幸天下臣忝國疏屬荷朝厚恩
雖將指而跛弗獲齊應門之右然傾心東向猶及賓暘谷之初
忻戴之私倍百倫品

登極賀 皇太后牋 趙汝談

乾旋坤轉大業定于禁中山高日昇重明照乎天下萬邦欣覩
百辟承風 中賀恭惟 殿下徳爲聖人功配坤于再拜璽紐陰
獨察其休祥五色補天孰莫窺其妙用決幾於眇綿之頃運化
於坤乩之間神器不揺景命有僕臣叨官攜服幸際新朝制房
闥而晏然已御政權之重戴旌旗而祇見方觀孝治之隆

雜著 係潛龍故人

元宗明姜皎詔

姜皎精微用心寛厚朕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猶彭祖之同書
于陵之共學朕嘗游弈於外至長揚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之

累宿訟謂朕白太上皇必登九五王以爲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崋知非僕雖玩於鄴最可收護軍逐訶於朱祐大上皇聞之遂奏於中宗孝和皇帝𢡟遷䧺下吾無輔佐保護無怠詞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冤鉗罔俾仍爲宗楚客紀處訥等客奏請按㪋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闕州長史誠邪每構忠臣愈深戴于朕躬扶膺寶位又共剪叛臣拜以光寵不忘攜抱輔朕之闕斯人孔藏而從悠之設嘅嗷共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乎此

聖壽

羣書要語

五福一曰壽洪範 萬壽無疆七月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 如南山之壽天保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中庸 天錫皇帝與天齊壽韓文 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逍遥篇 王母出桃五枚與武帝曰此桃三千年結子漢武故事

古今事實

古帝壽數

黃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帝九十八歲帝嚳百歲帝堯百十八歲帝舜禹湯皆百歲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韓愈佛骨

華封三祝

華封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汝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此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莊天地

夢與九齡

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天子萬壽

江漢召穆公美宣王虎拜稽首天子萬年々又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呂織壽文

閟宮頌魯僖公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拜壽寓規

昔齊威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威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於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於飯牛車下時

未央爲壽

未央爲壽詩並見上宮門

嵩呼萬歲

武帝語朕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奉觴上壽

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兒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立千秋節

明皇以降誕日燕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改千秋節爲天長節百寮上壽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唯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元宗賞異之

不立爲節

明皇及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為節德宗不立節止於群臣稱觴上壽而已

古今文集

雜著

天申節賀表　周必大

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欣載夙之期（中賀共惟）陛下配德乾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炎之祚成巍巍蕩蕩之功當樞電之星祥舉華夷而頼慶嚴恭寅畏而自度已迪哲於四人虛靜恬淡而無為方成純於萬歲臣猥司外閫阻造近班使壽使富而多男願上堯封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祿載賡周雅之章

瑞慶節賀表　趙汝談

社鼓斗樞薪聖朝之誕節川珍嶽貢湊良月以畢來惟君萬邦受天百祿（中賀共惟）陛下娠堯思道畢服圖功恢大德以保民而遠人爭致順附畢小心於事帝而吞數轉為嘉祥率土謳歌望雲祈戴願躋九皇之就歲稱萬壽之觴臣屬尼外司阻班庭賀獻書金鏡老非翰墨之才通表録臺遠有鈞韶之夢

誕節受賀

唐德宗即位之初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二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容齋隨筆）

律詩

千秋節有感　杜甫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衡卑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御氣雲樓敞含風彩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葉艶金蠅白雪毛舞衡銜壽酒天亦得秋毫

壽寧節　王元之

侍漏春深聖節延雲開金闕上青天平明引入長生殿共祝堯登百萬年

數聲飛蹕響隋劉香裊金爐映赭袍王母親承玉皇詔年年今日進蟠桃

簾前可愛三冬日堦下新抽七葉蓂昨夜靈臺因覆奏緑雲高捧老人星

益算真君南斗高遐因聖節奏天曹披衮衣畫盤盞添壽老姑放堯蓂出壽毫

宮詞　王仲

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獻館侍立到天明

皇后

羣書要語

天子之妃謂之后后者君也（白虎通）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礼）按夏殷以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率称妃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初學記）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礼記）內宰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礼教六宮以陰礼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周礼）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人身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卷耳）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螽斯）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芣苢）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詩）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鳴）至后妃親率嬪御取其實，蠶延登升以報宗室，取溫暖除惡氣也。（注）天子采泥繅上曰冊繅。漢官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共祭服。（注）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后政宣二旁照理中則順成。星軒閏餘。（注）儀禮有房中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星軒二轅星也。（注）郊之宋文帝：后長秋宮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皇后為長秋者，秋陰之始，取其長而欲其久也。（宋書百官志）漢魏故事，皇后六璽六騑馬。（紀事部）

嬪于虞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曰嬪于京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天作之合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姜后待罪

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國語）

四殆諫王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殆也。漸臺五重，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嘆，拜無鹽女以為王后。（列女傳）

諫用破胡

齊威王即位，其後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虞姬謂王曰：破胡讒佞，不可不退。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家，烹阿大夫而周破胡，齊國大治。（列女傳）

夢龍貴徵

漢薄姬，魏王豹宮姬也，輸織室，漢王詔納後宮，歲餘召幸之。對曰：昨夜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生文帝。

拳手即伸

鉤弋夫人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之，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此得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家生昭帝。

捫天吉兆

和熹鄧皇后和帝后也太傅禹之孫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咕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沙麓之祥

春秋沙麓崩後陰盛而崩元城建公曰沙麓崩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漢王賀字翁孺正值其地日月當之賀生禁禁生元后元后母李姓政君夢月入懷政君元后小字也元后母天下自元成哀平四帝至王莽掛雄作束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元后傳

金屋貯婦

武帝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不曰欲得指女阿嬌好不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武故事

毒殺許后

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納成君為皇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禹山雲日見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於是始有邪謀會事發覺雲山同日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娶陰麗華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即位立為后 本紀

相得其人

晉簡文帝無子令善相者以諸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時李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皆謂之崑崙及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

一夜齒生

晉成帝杜皇后預之曾孫成帝拜為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素柰不祥 見周泉門

賢女必學

甄后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研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作博士耶后言古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魏志

玉衣覆體

甄后幼時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怪之 魏志

著書垂範

唐太宗長孫皇后少好讀書正位中宮務崇節儉上每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妻婦人安敢豫聞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著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聞上覽之悲慟以示群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此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陛下家事

高宗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召勣等詢之勣稱疾不至帝後密訪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與于志寧奉冊立武氏

私謁撓權

肅宗立皇后張氏稍與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帝

不能制遷太上皇居西内皆張后謀也寶應元年張后惡李輔
國欲圖之程元振得其謀以告輔國乃幽后於別殿是夕肅宗
崩

女相甚貴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
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盍
進京師乎贈以金乃雨至京師　真宗判南京因張耆納后宮
中帝即位爲才人進宸妃正位宮闈声滿天下　仁宗即位以
太皇后垂簾聽政時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 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后妃傳序　宋子京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容昭儀昭
媛脩容脩儀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
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
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乎掖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易不常開
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
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
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惟薄嚴奥裏謁不行於朝外言不納諸閫關雎之風行形史之
化脩故徽範謹行更爲内助若夫艶妻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
交則情與愛遷顛詞婦黙則事爲私牽奔易冒之明牽不斷之
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嘰行已効反祖而爲好左右附之險
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意贊鎭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
自覺此武帝所以遂羮栽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乱厥
謀張后制中肅幾欲社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
討之勤内乏嬿溺之私群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
充職而已

冊皇后文　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　皇帝若
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
循前烈考慎册典以祇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哲舊有顯
聞肇功維祖飛英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産碩媛比賢姜
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留鐘社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内
事齊明夙夜罔有晦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
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
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一百戸賜紫金魚袋王
珪持節册命爾爲皇后夫惟興邦肇厥士女咸自内始達于四
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
辟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戴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王忱念茲朕
以永享夫禄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賀冊皇后表　王安石

寖盛之禮發於宫闈雎康之声播於寰海中賀共惟　陛下放
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武坤儀之政盍關雎之求
淑女以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
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切覩盛事祝聖人之多子歉
羣臣封思令德以式歌詠周雅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帝系部

宮嬪 又見美女宮粧部

群書要語

六宮鄭注前一宮後五宮也五者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九百二十人 周禮

以陰礼教六宮以陰礼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內宰

漢因秦制正嫡曰皇后其餘內職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加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元帝加昭儀又有五官順常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之小職 漢外戚傳

光武中興並省前制正嫡之外唯立貴人美人采女之號 京華 漢書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 魏志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鄒陽書

將聽群鴻之詩豈限魚貫之序 元稹句

詩句

折心卻笑西子顰掩鼻誰憂鄭姬謗 長孫佐輔

重遂莫能新沼鴛鴦前方見泣前魚 前人

古今事實

能諫好獵

楚莊王夫人樊姬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感之而勤政事 列女傳

號如夫人

齊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

不妄登車

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游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輧非敢受命 列女傳

能以死諫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勾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之樂遊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之德妾請從王死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 列女傳

釣弃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毋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弃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掩鼻進讒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袖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袖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

進西施女

勾踐索美女獻吳王得諸暨苧蘿山鬻薪女曰西施先習礼於土城土城山邊有石是西施浣紗石

臨終固寵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生知音善歌舞每為新声延

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帝大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謝不可見願以王及兄弟為託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弃我尚肯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憐憫之畫其形於甘泉宮上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畫王昭君

王嬙字昭君王褒以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昭君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說元帝後宮人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万金少者不減五萬金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及匈奴入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重信外国悔恨不及窮案其事行畫工毛延壽為人形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豊劉白龔寬並工狗馬飛鳥人形好醜不逮延壽杜陵楊望樊青尤工布色皆同日弃市籍其資財漢人以昭君遠嫁為作歌詩後昭君服毒死李國弃之胡中胡中白草而此草獨青故曰青塚

老溫柔鄉 馮嫕傳見飛燕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王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悟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樊嫕進言合德容貌帝召入宮合德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効武帝求白雲鄉也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飛燕身輕

成帝微行過河陽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欲立飛燕為皇后陳大夫劉輔上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書奏收繫掖庭論為鬼薪成帝於太液池起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簪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帝令左右持其裙久之風止裙為之縐后曰帝恩我使仙去不得他日宮姝或襞裙而縐號留仙裙 外傳

不肯同輦

成帝初即位班婕妤選入後宮成帝遊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

絳紗繫臂

晉武胡貴嬪名芳鎮軍胡奮女也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吉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始有專房之寵帝嘗與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慙

宮中羊車

晉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

萬人而兆龍者甚衆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選女尚書

魏明帝時于內館婦官秩名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外奏事處當畫可

最寵四人

魏文帝宮人有最所寵者曰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鬢縹眇如蟬翼巧笑以錦絲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古今注

聞鐘早粧

齊武帝以宮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半面粧

南史徐妃以元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

女作門楣

楊貴妃寵幸時諺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 外傳

姊妹皆貴

楊妃小字玉環明皇幸溫泉楊妃諸姊妹皆貴從幸鎏銅陸爛籍籍道旁大姨封韓國夫人三姨封秦國夫人八姨封虢國夫人

女色召亂

玄宗自天寶後內嬖楊貴妃傾動天下及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討誅國忠死兵不得解帝使力士問故答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貴妃訣引去縊祠下 又見戮門

雜著

叙毛延壽自解　程晏 英華

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迁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聞由余是豈曰選其美者以遺之耶比陛下以爲美者爲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以之行譬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若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哉臣聞太上无亂其次去亂其次迁亂今國家不能无亂陛下不能去乱臣爲陛下迁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延壽于邪孰謂其不賢哉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娩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无畏知死不吝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无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莫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歡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跋楊妃病齒圖　黄魯直

禁架之術自古誠有之余觀玉環病齒苦意非坐多食則生于遂動拾其左車乎阿瞞在旁褒戚之心形於顏面亦小寄矣嗚呼移此心以及天下爲如何耶

古詞

妾薄命　李太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
歇妒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再
難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
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浣紗篇　宋之問

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山藪半藏
匿苧蘿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顰亦
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
冶容妄方悟羣心邪 我取之詩西子下茲錄一解以畢其意
言妄邪結篇

王昭君歌　劉長卿

自矜妖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繪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
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雁急浮雲秋萬里獨
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
多蕭蕭羌笛聲相和可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明妃曲　歐陽永叔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
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
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
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
自嗟

明妃引（十四歲作）　邢居實

漢宮有女顏如玉淺畫蛾眉遠山綠披香殿裏夜吹笙未央宮
中朝理曲蜂鬚蝶翅雙蛾細錦帳繡幃春漏促下樓三更別院
歸夜深月照黃金屋每苦滿院無行迹擲為君王未相識天上
天僊骨格別人間畫工畫不得嫣然一笑金輿側玉貌三千歡

顏色難帷綃户掩香風一朝遠嫁單于國金鳳羅衣爲誰緩長
袖弓彎不堪舞一別昭陽舊院花淚洒臙脂作紅雨回頭不見
雲間闕黃河半渡新冰滑馬蹄已踏邊塵霜天邊尚掛長門月
黃沙不似長安道青塚暮煙寒衰草胡兒馬上鳴胡笳綠鬢紅
顏爲君老西風蕭蕭易水寒飛渡一行斷幾闌千年年看盡南飛
雁一去天涯竟不還少年將軍健如虎日日撞鐘擊大鼓寶刀
生塵旌旗卷漢宮嫁盡嬋娟女以叔父塞外百將羞三尺角弓調
白羽安得猛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

李夫人　白居易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
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
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
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
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
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
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
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
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
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
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冬白紵　元稹

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翻
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懶舞腰懶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
身作匡牀臂爲枕朝佩撫撫王晏寢醒來閶門報無事子胥死後
言爲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後庭怨　王建

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巧笑
披香殿裏為蛾眉〻〻双〻〻人共進幸恐妾身從此擯對妃為
妬出疊宮舞女因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
來夢中魂魄猶言是嗟嗟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
長啼後庭裏獨下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灯死秋日閨中猶
翠黛春晴照仰看飛水紅顏舊來已天勝白髮如今雪相似傳
聞紈扇恩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寵不貴真還同棄妾
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砌櫻花新

馬嵬行　刘禹錫

緑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
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
帝衣低佪轉美目風日為无輝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
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覘共愛宿妝妍君
王畫眉處猶縈充塡有穠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韈
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万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
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律詩

宮詞　王建

日高殿裏有香煙万歲声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
覓洗兒錢

悲老宮人　唐刘得仁

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寵準擬人
看似舊時

詩話　賦詩有体

魏泰之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称者刘白刘禹錫云官
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樂天詩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
眉馬前死此乃歌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
體盖亦失事君之體也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
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
明皇鑒夏商之時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坡云杜北
征詩識君臣之大体忠義之氣與秋色争高可貴也

花蕊賦詩

費氏蜀之青城山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効
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
國亡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
甲寧無一个是男兒盖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耳

皇太子

羣書要語

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震卦 書云長子 說卦
一有元良萬国以正 文王世子　天子之元子 注 儲
君副主 宛鄭註　皇太子 前星為太子後星
為庶子 晉天文志 正體統於上陽 注 育德於東宮東宮少陽
也 顏延年曲水詩注 春秋之義立嫡以長 舊唐書 五帝官天
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
子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詩外傳 主鬯 春宮 韓集 守器 宗祧 沈約表

詩句

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杜

古今事實

朝覲謳歌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
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

吾君之子也

兄弟交遜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讓叔齊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史

兄遜其弟

周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

問安侍膳

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問內侍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侍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文王世子

正人與游

成王始爲人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靖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 元稹書

鶴駕

周靈王太子晉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巔謝時人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 劉向列仙傳

當璧者立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曰當璧而拜埋璧於太室之庭再拜皆壓紐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鬬韋龜屬成然焉曰以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昭十三

撫軍監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左閔二

廢立俟命

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 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靈公死衛人立輒而拒蒯聵是輒之立非有靈公之命安得私其位而拒之 胡[illegible]

治亂所關

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立自使滅祀 叔孫通傳

四皓調護

高祖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從太子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煩公等卒調護太子

不當將兵

漢張良傳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良本招四人者謂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無功必矣

所當蚤建

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今朕不能博求天下賢聖而嬗天下而曰豫定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因

請曰子啓最長請建以爲太子
捉殺太子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
殺之吳王由是怨望
輔以智術
晁錯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受詔立刘
武帝時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
霍光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
光上病篤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
耳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爲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昭
帝崩霍光奏議曰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
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奏可

使通劉合
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及冠就宮
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納史良
娣産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与太
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爲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
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急自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
武庫兵斬充以徇与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
吏捕圍太子太子自經与皇孫二人皆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
信上憐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生於甲觀
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師古
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

乱我制度
元帝八歲立爲太子壯大仁柔好儒見宣帝以刑名繩下云云
帝曰漢家自有制度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
不絕馳道
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
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 注 門樓上有銅龍
作歌四章
漢明帝作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
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古今注
坐德着鍼
晉愍懷太子傳舍人杜錫每以忠規勸太子太子怒使人以鍼
着錫所坐氈中而刺之

娶妃擇賢
晉武帝娶楊后生惠帝帝初爲太子謀昏又不決上欲娶衛瓘女
楊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槐賂后左右上曰衛公女可貴公女不
可衛家女賢而多子端正而長賈家女種妒而少子醜惡而黑
短郭氏使納物楊后遂納賈氏後乱晉国史
菜去邪蒿
邢峙爲博士授太子經廚人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
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食北史
兄弟相讐
唐太宗功高祖屢許以爲太子太子建成懼廢与齊王元吉
謀害太宗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
元吉高祖懼乃以太宗爲皇太子
雙陸不勝

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臣觀天下未厭唐德云云今欲繼統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王於房州 狄傳

入宮備選

紹興壬子詔知太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畤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癯遂留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出 思陵忽云更子細觀過令二人叉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 上曰猫偶然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遣肥者癯乃 阜陵 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 孫臺編

請建太子

仁宗朝宰相韓琦等共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司馬光呂誨二章

未及有所答 上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 上曰宮中養子二人小者不惠大者可也明日奏事又啓之 上曰決无疑也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至和末 上得疾文彥博等勸 上早立嗣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范鎮司馬光言尤激切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 上卒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頗怠一日琦取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聖何難哉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為心則无不可者司馬光又面奏曰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遂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唯唯 長編

雜著

治安策　賈誼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故提孩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皇太子箴　周王褒

臣聞殺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寓功均造物以文為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游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杖書勤五棘之對師嘆降四馬之恩切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相所以 垂文滌觀安老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尒

天生蒸民司牧斯尚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体匪正罔暉旋機天啓今聞令望聞詩聞禮撫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崇德栢梁獻書旬牧崔則元子為古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視東作室正陽君位齋被父道臣子攸崇忠孝為寶勿謂居尊禍福无門勿謂親賢王道无偏无為虐始无為事先

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无性不傲无平不陂美哉其言雖不爲
累則哲秀雖知人未易君室乎善分陰无舍千仞其行危安其
位神聽不惑天鑒斯忌文昌著於前星拜呈由於守器懋懋司
箴敢告閽寺

順宗立皇太子册文

建儲貳者以歸於家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孤子于茂陵
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
保和勤以禮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受教義於君親仁德聞於
士庶神祇翕答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惟我烈祖
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流祚无窮光被其業傳于十葉居我寅
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永祧之重弱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
心以揚三善之德尔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
行對越天地之休世不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皇太子受册賀牋　汪藻

仰惟命嗣皇子莊嚴儲貳克副天心社稷之臣鄉中外共惟殿下胄
出神明生知孝友稟刑于之訓居无作佚之勤溥一索而得
男恐兩儀春令月三日而成嘏雖稽錫秬之名進祚衮
冕之瑞載錫琦琅之冊来領青宮之位某幸爲宗人歡承文順
盛典方服於宫壼歡識欣獲於賛紳

立皇子賀皇帝表　趙汝談

明詔選宗俾承帝國之慶懿親入侍式蕃王室之強邦本益隆
輿情胥附中賀伏以紹續所以宅元祀嫡謂所以係衆心於皇
我家克灼休命共惟陛下孝綏宗廟仁恤鰥侯雖大疑阻閑
庶民每垂清問然獨斷有超世主一出至公深惟神明之資近
在昆弟之子夙夜謹度被器遇之已殊中外具瞻會嫡長之當
建爰升上嗣以孫丕基人謂莫能天迪從保臣叨居末屬欽仰

若前後皆正人既懋分坊之選于戈羽籥在東序尚觀齒胄之
儀其幸出至時親逢邦慶喜人倫之既正符天命之至今

立皇子賀皇帝表　趙汝談

明詔選宗俾承帝國之慶懿親入侍式蕃王室之強邦本益隆
輿情胥附中賀伏以紹續所以宅元祀嫡謂所以係衆心於皇
我家克灼休命共惟陛下孝綏宗廟仁恤鰥侯雖大疑阻閑
庶民每垂清問然獨斷有超世主一出至公深惟神明之資近
在昆弟之子夙夜謹度被器遇之已殊中外具瞻會嫡長之當
建爰升上嗣以孫丕基人謂莫能天迪從保臣叨居末屬欽仰
閎謨誦嘉祐之制書幸今復見望長安之蜀合班負天從

立皇子賀皇后牋　趙汝談

繼別承祧肇自商周之典定封建本莫如累衛之親儲邸應祥
寅賜孝慶中賀共惟殿下宅深而慶遠積厚而流光顧皇嗣
以誰堪稽宸衷而親決擇宗惟近立長不忘軍國之敬日嚴神
民之謀允叶臣承開大慶服在遠方雖阻一觴之勤一徒騁於魏
闕喈基萬祀宮中雍泰於寢門

律詩

壽皇太子　楊万里

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降華如高
帝虬髯似太宗八荒陰賜戶二是堯封
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翦水南内賜茱枝禹酒无多
勸堯尊更一巵三宮千万壽剩賦若干詩
繼照姿天縱分陰孝日勤橘中招綺夏瓜外屏伾文老別宜竿
月來依鶴禁歸遲將古爲鑑聊寫野人芹

壽皇太子　趙彦端

日二龍樓問寢時雞人未動漏花遲前星一熊朝天節只有清

臺太史知
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不撗栄少年篇小吟有看梅稍切一日東
風四海傳
光堯初御六龍天上直參維大火躔天意分明昌　宋德誕辰
王世勉丁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建安祝穆和父編

帝系部

皇子 公主附

群書要語

子孫千億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假樂 金枝玉葉
璇源璇派 王孫公子 不矜自雖非爲則鳳分枝花
宋施瓜天水 王出表

古今事實

鍾愛小子

漢梁孝王武竇太后小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府庫金錢且至巨万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請封皇子

光武建武十七年吳漢上言請封皇子詔群臣議奏曰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定位號以廣藩輔制曰可

養成德器

唐太宗時羣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褚遂良諫曰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

分朋角勝

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尚少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夸視非所以勸敦睦也上遽止之

正人撿束

兖王宮姆素姚垣好直諫王每有過失垣必規正宮中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疾不朝　太宗日使視之逾月不瘳　上甚憂召王乳媼問王疾媼懼乳媼曰本无疾徒以姆素姚垣檢束王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　上怒曰吾選善士輔佐王為善事今王不能用規諫而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王年少未知出此亦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垣慰諭之　聖政錄

中丞辭奏

許王爲中丞辭奏　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中丞而被推鞫　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逆之朕有過群臣當糾擿汝為開封尹豈可不奉法耶卒罰之

下嫁諸侯　以下係公主

周召南雍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遠嫁單于

單于数強数苦北边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適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單于聞外孫敢与大父抗礼哉

不以私庇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困病以金千斤錢千万為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以請左右為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不以私謁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万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格殺其奴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請奪其園

後漢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声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捧破其車

後魏高道穆為御史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雜著

唐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国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也盖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与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国地不幸世絶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与為長久之計故自二代以來独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与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律詩

壽皇孫　楊万里

玉曆當千運天潢第一源本支垂百世有道　宋曾孫接武前皇耀依光　大上尊年年會慶節更慶曾聞孫

壽皇孫　趙彥端

前星炳煥領孫星環拱中天日兩輪四葉重光同聖世千秋佳節近生辰本支秀茂旦復旦典李熙明新又新喜入威顏天一笑壽觴分賜一枝椿

雜著 係公主

自古帝王之女

昔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敤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陳並未有封邑之号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以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 初學記

親王

羣書要語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制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土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授之歸国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国注尚書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与之更立社壽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土取黃者覆被四方 蔡邕獨斷 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王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古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称王晉又封国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国公 初學記 周文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国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 冊雍王文 剪桐貽緒副梓垂芳 冊澤王男制 受茲赤社建尓国家 賜廣陵厲王冊 親猶九族位比燕荊 河間王制 周之曲阜元子遺侯漢之平臺藩王寵襲父 冊澤王男制

賓王展親

武王乃昭德于異姓之邦分宝玉于伯叔之国皆屬展親 此義以賑膰之礼親兄弟之国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国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 荀卿道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屛周不廢親 卅九左傳

封建其弟

成王封伯禽於魯詩云王曰叔父建尓元子俾侯于魯

封弟作誥

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

翦桐戲封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

犬牙相制

漢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固

非劉不王

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犯色

覩面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及拜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文時吳太子入侍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以此稱疾不朝景帝三年吳王濞等七国舉兵反盡斬其大將 嬰將兵擊之

設禮敬賢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
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
曰酒醴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舞袖小窄

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
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
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不得干政

自光武以來諸王不制所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
吳王五子傳

當別親疎

唐高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
皆爵郡王太宗即位李屬籍問大臣曰尽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封從弟舜曰淮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屬遠疏非大功不王如周
鄭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
力役多以天下為私本非所以示至公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
公惟嘗有功者不降 歷東王傳

雜著

漢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
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所
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歷
載八百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驕祖詐之兵蚕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
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
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
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
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諸侯比
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九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
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
過其正矣文武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弱親親至于孝武
以諸侯王彊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準
於是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
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
矣哉

律詩

贈汝陽王　杜甫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
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
匠能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
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宗

羣書要語

周以宗強史天相同姓叙官公族蕃滋支葉碩茂
敘傳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板詩本支百世文王天
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曲礼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杕杜綿綿
葛藟在河之滸注葛生於河之滸得其潤澤以喻王之同姓得王
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韓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孫之子稱以公族杜牧書

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杜甫哀王孫

麟趾信厚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无犯非禮雖衰世之
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宗明當先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
後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左
文昭武穆
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注自祖以下一昭一穆
心存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
庇蔭本根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若去之則
本根无所庇蔭矣左文七

以忠而死
屈原名平与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
族昭屈景屈原入則与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
侯謀行職脩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心煩亂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招致方術
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内書二十一
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亦二十餘万言
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
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來獻雅樂
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被服儒術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
來朝獻雅樂召見對策問帝謂之千里駒以宗正与之按曰夫

惟大雅卓爾不群
封事極諫
劉向傳云吾以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極諫
以述被譖
元帝即位大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
擢爲散騎宗正爲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愬皆免官
青藜校書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
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出懷
中玉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拾遺記
齊於編人
光武以宗室諸侯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无黨執之名至或
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无作威者也朱浮傳

爲善最樂
後漢東平王蒼武帝詔曰君問蒼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
樂肅宗即位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
用
小山大山
劉安招隱士詩序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
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
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
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詩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
相摎
援筆成詩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十万言善屬
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

章顧當面試案何倚人時鄴建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
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

錦囊賦詩

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

召見金鑾

賀知章言李白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
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召入為樂章
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

天子同庚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宫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
時是為 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 神宗後即帝位令鑠進
士及第為宗室登科第一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贊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詐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
所發明林甫在奸臣傳知柔相昭宣附官惠太子業傳後止叙
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
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作傳何耶

進仙源類譜表　呂祖謙

天發慶源衍皇支於有永國敷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令日載[illegible]
上儀交奉觿以建邦啓士胄本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先參於
化育厚裔固之憑藉培歷運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 昭
陵在御專以至仁垂無窮彼於雲來流漳涵濡於億兆闢開其
王丑緝聯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呂緒見小宗
大宗之審中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冊崇成緐

宣祖以來盛星羅於寶極若明逆而後實日靖於洪圖振振信
厚之風偉偉恭和之治銀潢渙衍玉版題蕆十八百國之封先
丹異姓五三六君籍允也同符茲蓋處洪惟生閩惶恭惟 陛
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系緜延暨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
思規摹纂緒之遵式是不彝對于華旦臣等參聯庭宋親覩邦
祺垂統聿傳頤抑芳永泰之譜休声遠繼賡右介慶曆之詩

律詩

同子瞻和趙伯充團練韻　黃魯直

金玉堂中寂寞人仙班時得共朝宸兩宫无事安磐石万国歸
心有老臣家釀可供開口笑侍兒工作捧心嚬醉鄉乃是安身
處付與升平作幸民

外戚

羣書類語

璵璠妲娟則無無仕節南山有貴戚之卿孟子 軒
冕王宫同奇史之贊漢婚姻帝室比姜姑之宜周
[illegible] 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啟宅開門不有椒房之勢 同上

古今事實

遠戍母家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尹姑礼法

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尹氏姑氏
之女有礼法 都人士

王之元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王命申
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
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作亂被誅
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北軍不得入紀通延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入北軍遂產殺之

不以私相
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嘉爲丞相 本傳

爲相傲兄
武帝即位田蚡以肺腑爲相權移主上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恃恩誅族
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昭帝崩迎立宣帝是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後因謀殺許后霍氏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同日五侯
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九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成帝立尊爲太后以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河平二年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五人同日封其日黃霧四塞

能御外戚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 東觀漢記

避椒房嫌
馬援女立爲顯宗皇后永平間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

四姓小侯
永平中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后不私兄
明德馬皇后顯宗崩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其勤勞毋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
和熹鄧后和帝后也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郎

戒外家僭
明德馬后云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其車服不軌者更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

尋訪外家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齊州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

世爲帝戚
竇氏自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者十人舊史曰竇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入唐以下能與臣後以姻戚進及起損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寵我耶閣宋人與裴寂皆若此自於太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

藝文

雜著

漢外戚傳敘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唐外戚傳叙　宋子京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子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撿責倖裁賞賜正觀時內申无敗家高中二宗婦持亂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奎舉頸血一日同污鈇刀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裹表修敕天寶奪明秀政妃宗問色反屬遂熬天下楊氏之誅嗟類不道蓋數十年之寵從以一日之榛北弟賞貴无敵同步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下閹尹參變後宗雖吳竇无赫二姻門亦无刀鋸大戮故用闡甚得禍餡取名不若家貴勒埋所因然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溆之恩非繇內寵能自見別傳云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道部

師

群書要語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學記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學記 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曲礼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語 當仁不讓於師上 凡講問席閒函丈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曲礼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老子 魯哀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曰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无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楊子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同上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學行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 德无常師主善為師尚書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 如僕自度若世无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韓

古今事實

百世之師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孟心

孔師老聃

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礼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
也吾將往矣家語

遠來求師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
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注
以言不惜物也

束脩為礼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傳授源流

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假館受業

曹交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

不忘其師

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而不失其友注隨會也諫則言聞之
於師

從師卒業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捭闔之術十有三章授受轉丸法
發一章並奏儀用之裁揣品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礼耳秦
也儀也乃俱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
有與河南海經山之力先生曰此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
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十以全身之道

相次受業

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弟子皆師尊
之

從君受學

鉅鹿侯芭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前施絳帳

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
樂

禮待不同

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崇愷悌多智每候禹
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
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
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兩人聞知各自得也

易已東矣

田何受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吾道東矣

鄭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
夜尋誦未嘗怠倦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本傳

不稱官閥

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
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稱東家丘

邴原欲遠游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
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
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
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知
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
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學非一師

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問

非一師

擔囊負笈

吳商故郡人李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

吾之師表

潁川荀淑字季和過李膺於孩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与語終日不能去謂膺曰子吾之師表也

舌耕得粟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拾遺記

負笈知學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白首北面

賈瓊曰太平之世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以年手

門人遭時

王福畤錄先君門人布在廊廟錄注曰大業之際微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薛收曰生氣雖聰明特達然非董仲舒之以進退明王公淹以樂

薦賢為師

前試荊州深求胡瑗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於家授先生教訓以有今日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臣李因家門重學輒敢薦聞李照石集

不敢其師

韓愈答李翊書得足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扳去否

師道不尊

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二程師授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頤字正叔少侍父珦通守南安軍時濂溪先生周頤茂叔為理曹掾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秘

止來學者

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後乃有悟

橫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

吾道南矣

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舉進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鄒齋師事

呂希哲字原明與伊川鄒齋首以師禮事先生而四方從遊者日益衆

坐春風立雪程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尔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三尺語錄記善錄

体用之学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学者數百人彝為高弟凡綱紀於学者彝之力為多後召對 上問從学何人對曰臣少從学於安定先生胡瑗 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体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 國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為本而尚其声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諸生故今学者明夫聖人体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悅 李彝書

隨其所教

客有誣胡翼之於逈子先生曰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学其子儻宕所齎千金業蕩盡其子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問所不逮其子甚羞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馭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世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学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恐懼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深自咎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学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彝書

以子妻之 以下係師門議昏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之遊学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折編其文

昌黎先生殁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 文集序

服喪廬墓 以下係為師服喪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史記 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 家語 孟子曰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孟子 檀弓注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為師起墳

侯芭從揚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本傳

弟子無服

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 檀弓

古今文集

雜著

師說 韓愈

古之学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学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无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无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无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其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无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責沈

陳登中

適越而北轅，不可至；從越人而學齊言，則齊語可易而爲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未嘗察也。天稟而地賦，无物不然，人獨不然？其間亦一物爾。物各物矣，以相遠，或提或異，不覺其習乎？是誠之道異然於孝，務孝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聯頊之人，將熟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而徵而發，遂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推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是為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不知

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
鑒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礼部貢院點檢官適為校書郎范公淳
夫同舍公嘗論揚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
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
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毋其傳者
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見孫漸就亭其門時予
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
聞警予之諸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
考其亭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蒸有自來矣亭脩亦於南
溟濯淡潤於此探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
亭者必遠而臭御然後氣散而死問物格而不貳然後養熟而
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材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使然
人之悲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始終
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迷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
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
既老且病手揮目昏翻編筆研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
言作贊說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二
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无前
矣乃退然不以賢智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
愧非有尊德義之心而以自勝為強何以及此高文大
筆傳之天下使世之自廣以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
補之哉紹興甲寅正月中休龜山楊時書

古詩

送應弘　或云鄭隱卿　　張耒

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山尓臣來趂吏部官選法

曹子脩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送轂輪

妾薄命　　陳無己

此篇蓋為曾南豐作乃以自況見其不更他師也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
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
徹泉死者如無知妾身長自憐

觀歐陽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己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平生見二
子只今復成一終吁我得其麓所得非所求先朝群玉殿冠佩環
群公神交煥王度昔也見天子御榻置復以翰墨元自工黃絹
兩大字一覧帰敵餘殺識小子大蒸人要同歷數况有歸歐
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亦群雄誰為第一手亦有百世公
驅尋翊刊年籠樞亞紙撰弁服士酬獻唯謝塔捕架一萬
軸遺子以固窮豪耋又絕弦惠酒爐滿供句中一瓣香敬為曾
南豐世雖嫡孫行向在惡子中斯人其已矣千歲幸一逢吾老
不可待草露寒蟲

詩話

師生俱賢

安定先生自蘇湖間教授於蘇湖間公詩曰其與先生當道
德并崇和于時賢士王荆公詩曰先以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
桷与榱先生在太學時初公教以學儀安定弟子會于首善堂
合樂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奏琴瑟之声徹于外

交友

交　宜交　擇交附

性理要語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傳注　同門曰朋盍簪兌象注
之龜兌卦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易係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易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曲礼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表記 相觀以善謂之摩学記 子夏曰離群索居亦已久矣檀弓 獨学而无友則孤陋而寡聞学記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行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与為友坊記

士有争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並記 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又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徳帰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迁于喬木嚶其鳴矣猶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伐木 僚友称其弟也執交称其仁也交游称其信也曲礼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学吾必謂之学矣語 朋友数斯疏矣 朋友切切偲偲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疏 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並語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史 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家語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与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与処焉家語 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称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後漢王吉傳

詩句 相識雖新有故情白集 欲迎先倒屣並坐便傾樽刘賓客 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顔色孟郊 途窮見交態杜

賓交 一見如舊房元齡傳

擇交 輕交易絶君子所耻表記 比之匪人比卦 毋友不如己者語 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文中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文中子 懐道守義非其人不交韓集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孟子

詩句 四坐無凡賓李白 當友門庭无雜賓孟浩然

古今事實

孔子四友

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

以兄事友

夫子於鄭兄事子産於齊兄事晏平仲李翱書

雖飢不見

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莊子

莫逆於心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与友子桑戶死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子貢曰彼何人者耶脩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

久而能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世莫可語

恵施死而莊子寢説言世莫可為語也淮南子

結爲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共往仕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烈士傳

惡為藥石

臧武仲臧孫紇也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同師之友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莊子德充符 鄭崇弟立與傅喜同門相友善 西漢 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

無與為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也

夢中相尋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為刎頸交

廉頗與藺相如為刎頸交

見利忘交

天下以市道為交為見利而忘義也

相得甚驩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驩無厭恨相見晚也

歡如平生

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膠漆不如

雷義李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為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為忘年交

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為忘年交 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者忘年之契 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託其妻子

朱暉與同縣張堪為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其心也

結綬彈冠

王吉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又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何時抵掌

曹倚交南郡劉楨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冗

與談必久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宴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

如期而至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遇賊不避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班軍而還

同年友善

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揔角之好

孫策下令曰公瑾与孤有揔角之好骨肉之分

見侮不較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瑜折節不与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瑜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江表傳

同輿連璧

夏侯湛美容觀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契若金蘭

山濤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千里命駕

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駕從之

小人共載

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侃詣之晫与同乘見中書郎顧榮二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謂晫曰柰何与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本傳

青雲之交

江淹曰袁炳字叔明与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時請一言

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爲耐久朋

魏元同与裴炎締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爲耐久朋

落〻晨星 見同年門

見其所与

李元賓歿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 韓昌黎廟銘書

出謁更僕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氊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到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 邵氏錄

約各爲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无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墓誌

交三偉人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 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

少日同遊 見館書門

傾盖相語 以下係定交

子華子程本反自郯遭孔子於塗傾盖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 子華子

定交杵臼

後漢公沙穆來遊太學无資粮乃変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与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問交 以下係擇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与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交勝己者

賜也好交勝己者商也好交不勝己者 家語

非德不交

趙典閉門却埽非德不交 續漢書

師友荀陳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續漢書

所至擇交

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 魏志 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同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恥與兵子語

劉巴不与張飛語諸葛亮聞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語 蜀錄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喜与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子厚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古詩 以下係詩文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潜浪翻唯當金石交可以賢達論

擇友　孟郊

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荊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諂多非義苟且得若是倣好人堅心如鐵石不諂亦不欺不奢復不溺面無吝色容心無詐憂惕君子大道人朝夕常的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三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道部

故交

群書要語

不遺故舊 代木序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微子

不忘平生之言 憲問 越人結交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他日相逢馬當下 廿戶錄載風土記

詩句

哀哉綀裙子旨蓄蘇騎前覆豈無故交親近去如覆水不見老優子無誤笑託諧美世窮蒜隔深撤庭國故人事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陶淵明 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彌 韓愈寄崔立之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 杜鄭源明處 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 柳惲 厚祿故人書斷絕 杜狂夫

古今事實

不棄踦屨 借用

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之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賈子

不棄蓍簪 借用

孔子遊於少原之野閒有婦人哭於澤中其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韓詩外傳

無失其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曰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檀弓

班荊與食

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及伍舉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時言復故 注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

重見故人

景差至浦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鋪尚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

綈袍戀戀

范雎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賜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史記

道逢綈褐見先友門

斬其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門吏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後宮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故人遺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數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以為上客

脫粟見待

公孫洪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怨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衣脖菜內廚五鼎外膳一肴且偽許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故人無子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

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獨有二天見故吏門
造門叙舊
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詳見獨見門
已爲鬼録
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
処謂百年可長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録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
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魏王粲傳文帝与吳質書
盃酒叙舊
嵇康絶交書云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
説平生濁酒一杯弾琴一曲志願畢矣
始合終暌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説周
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多擇舊交
何晏位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迎友之窮
范雲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時与領軍王畡善畡亡于官舍
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含斂
故舊難情
宋向柳與顔峻友善及峻貴柳猶以素自許不推先之劇戒柳
曰名位不同礼有異敬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与士遜心
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処之及柳爲南唐郡涉義宣事敗係
獄發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旧
自恃宜以此爲戒 楊公筆録

兄弟有契
温大雅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宮弟彦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
内史省弟彦將又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爲一
時人物之選少時学業顔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 唐書
賤必均礼
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甚賤必均礼
不私故人
裴垍爲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
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
可

古今文類

雅者

送侯権秀才序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
余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剥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詔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
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橐則曰日削月朘矣問別
來幾何則曰一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文才志氣
我尔不相下今余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余不爲不遇
尔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
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余方直閣慨然切書命
業以序之尔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
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

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殁門人歸于唐焉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文皇生人受賜皆我文中子之書始塞而終通乎丈人又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一旦訪龜蒙曰宣中兵荒來久下民大家之良安能潔汲滅邪吾從子相天下矣丁丑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係長轉今復家才丕相必以秀魏二君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拔東歸乎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參游中以兄事之詩與屏圖形於詠歌及丞相爲朝廷儒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舡而漁有文三十編書數十摇未嘗以求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案太平之基芽擇材立清廟丈人乘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甘獸霖声高中夜對捐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寄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正觀之風小子獲言妄日之分雖而書之用以爲法

古詩

停雲　陶潛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感舊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廢興驅馳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

傷友　白居易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恓恓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律詩

逢謝偃　高適

紅顏愴爲別白髮始相逢唯餘昔時意無復舊時容

長安逢故人　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聽舊人穆氏唱歌　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途中寄友生　羅鄴

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兩年書舊遊塞外花空老舊宅江頭柳斷疎裁得詩憑千里雁吟來寧不慊吾廬

詩話

別後寄詩

元微之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游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游驛吏喚人驅馬去忽

鸞身已在涼州千里神交君合將與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庭貢后東一朋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謝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嘆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向雲霄隔驚馬難追騄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侍 高齋詩話

市交

群書要語

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谷風 有交際曰以奴顛婢膝為曉解岳峙獨立為迂拙 抱朴子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表記

魯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 初則許之以死拘体面但黍終乃背之而鮑飛身名已遂 張九齡書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揚子

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同上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文中子

古今事實

馮驩市喻

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廉頗怒客

廉頗免長平歸故門故客盡去及後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翟公書門

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鄭傳

失勢即去

前漢竇嬰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在故二人相為引重

初附終叛

王荊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荊公 聞見錄

制詞鬻書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累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遂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醉猶在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東軒筆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人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備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余安道

古詩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常以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户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强一日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之而去莫顧文者獨知人情何背古今常然其秩位於朝毀廢而歸窮絶賓客日尚惶懼叛載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嘗從余擁褶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踰嶺惠然見顧其色温然其義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得官爵惟任安不去史氏以爲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爲人軒輊者豈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益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愧耳及其告歸以詩爲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秖炊黍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日暮高亭送歸恨惟知極目望煙波

古詩

箜篌謡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謡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勿去草行　楊次公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里江湖濱觸目悽悽無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人曾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

息交

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声忠臣去國不絜其名　樂毅書

[illegible]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嗚呼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韓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詩序

詩句　故交不過門青草日上階　李白

古今事實

著絕交論

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亦矯時而作注穆与劉伯宗書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相与豈丞掾之伎哉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二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覽飽則泥伏饕饕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与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盍因此而著論也

以戒其交

王丹恭于都二人素相交善恭父曰恐非子之福後遂不絞 出説

四三一

閉門却埽

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門却埽塞門不仕 江文通恨賦

文大四 一一

古今文集

雜著

廣絕交論　　梁劉峻孝標

事源見先友門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不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從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文大四 一二

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頠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王褒碧雞頌 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 言託付而声名遠也 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吳越春秋子胥曰河上之歌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恐懼具據
昭谷風之盛與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
言貧賤時也是以伍員灌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宰嚭
由伍員嚭啟而宋及張耳陳餘相猶將翼佐而致榮貴是曰窮
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
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鶵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
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
影撤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
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
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
芒毫寡忒是曰量交衡量其輕重而交也其流五也凡斯五交
義均買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
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
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
是生三衅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衅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
衅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衅也古人知三衅之爲梗懼五交
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
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
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
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
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顏冉增其倍價
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

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
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
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
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
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
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父執 先友附

群書要語

父黨無容 礼運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曲礼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 曲礼 文人吾父之友 崔本肅聲成四子講要記

詩句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杜甫

古今事實

父黨造門

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叙傳 劉孝綽年十四父繪黨制詔使代草公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宋本傳

交不答拜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父友候問

陳蕃少時閑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劉子寄父

與阿戎談北見年齒門

往見優孟　以下係先友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泣撫其子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春秋外傳

託以妻子

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我也由此觀之衞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衞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賑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暉相見而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收養其子

処士樊英有鄉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弟子陳實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罪不及子

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起家為丞

嵇紹不孤

昔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道逢練裾

梁任昉卒東里西華西容北東並元年衛隊其家聲流離不自振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論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溉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撫其孤家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救家於長垣譯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子而教家如是亢那李何先君

教育其子

韓魏公少喜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過峯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以死　聞見錄

嫁其二女

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二女　為墓誌

庭訓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傲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

不悛將廷訓之公至北京李殺謁見坐客次父之公著道服出
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拔不獲已如數拜之 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先君墓表碑陰先友記　柳宗元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
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亂述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
銘于背如右

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
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附見集末

邵氏聞見錄云柳子厚記其先友為父墓誌意欲著其父
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列其姓名官爵可矣又從而
譏病之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好議論如此則為尚書郎
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其貧賤如此

古詩

送張盥赴舉與盥同年之子　劉禹錫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辭天麒麟今成一丈
夫坎軻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
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
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載閱
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
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萬幾乃獨秀武拉亦絕倫爾今持我
詩西見二重臣成賢父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侔
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主賓 館賓附

羣書要語

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
就東階客就西階 曲禮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
間函丈 同上 尊客之前不叱狗 曲禮 賓有禮主則擇之屬七我
有嘉賓 鹿鳴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 魚川泳而鳥雲
飛來是賓主之相得也 韓文 賓主歸緣
道留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 禮 賓至如歸無寧菑患 襄三十

古今文集

為東道主

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 僖三十

辭于丈人翁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
問曰秦相張君公聞之乎范雎曰主人翁習為君借大車駟馬
於主人翁范雎為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
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乃肉袒膝行謝罪

食客之報

孟嘗君田文任辭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
為親己 史 馮驩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列女傳

雞鳴狗盜

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客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入秦宮藏
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即馳
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恐追至客
之居下坐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毛遂自薦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趙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勇力
文武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
臣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行至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
者也

客皆珠履

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瑇瑁簪舍之於上舍趙使
欲夸楚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
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史記

食客三千

魏公子无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
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

馮驩彈鋏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
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 蒯茅之類可為繩緱把劍
又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无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
有魚矣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无車遷之代舍出入乘
輿車矣又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无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下令逐客

李斯上秦王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
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得
范睢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今逐客以資敵國
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開館延賢

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
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給之其後蔡李為相客館丘墟而已

守逢亞舊 知故人門

常置驛馬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
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

翟公書門 見市交門

且留東閤

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无事且留我東閤可
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 雲傳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
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粲傳

坐上客滿

北海孔融性寬容好士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
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无憂矣

盛礼待客

崔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初
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
此後勿過以萊且无為諸子所嗤也 華嶠書

賓主相忘

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
詣德公值其上冢掃墓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
直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無主客礼

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无主客之礼久不相与
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无可
采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 魏志

設賓主人

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辭司馬懿懿陽為昏謬錯亂其詞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晉史傳〉

亹亹逼人

謝安弱冠詣王濛家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

謝安造桓溫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

不妄謁客

袁紹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見〈魏書傳〉

見謁不申

步騭避難江東与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名族郡之豪族騭旌求見欲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作內臥身大案殽膳重器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以小盤飯与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被耕不恥

宗慤〈宋〉隱居不試不為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与賓客相對必方丈而設慤粟米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啖粗食慤致飽而退元嘉中為豫州刺史業為慤長史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避遠賓客

唐蕭俛位宰相罷相以声利為污托疾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謁以為煩乃令居濟源日以山野游賞自得〈蕭俛子孫以下係館賓〉

不館禮容

漢孫寶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備峙

謝方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教諸生[illegible]

呂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与相對終日竟夕不与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正獻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与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家傳〉

館於府第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童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与子弟講學每日從容廡間人也公益自謙退與小吏至銅壺閣下即步行過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産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聞見錄〉

子蔭大祝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与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錄〉

女嫁門客

孫賁公素昔為程宣徽門客後娶程公之女杜祁公摭拾以詩戲之

狎游縱飲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

年少頗不羈性壯借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度將歸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泊宅編

館賓教子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覓得目前又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觷字柔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 朱子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東北道主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容齋隨筆

古詩

寄黃充　陳師道

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

律詩

絕句　陳師道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詩話

賓客交際

唐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速賓客高談賦詩曾不避李林甫之害其飲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及罷相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哀之

贈以女奴 以下係賓讚

韓魏公出鎮北門門客夜踰牆出娼家公命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殷勤洗灌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悅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賜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 青瑣集

庖蛙煎蟹

山谷戲答史應之云歲晚不能雞可割庖蛙煎蟹為松醪以應之有授館於人為童子師故云尔前輩嘗有詩曰朝為送先生飯一夜公從以難保

能容狂客

趙平叔客漣水北郡守方見門下數年平秋以能戒於漣水後守以所為劉陽淫亡甚恤有詩云能飛不能渭濱何暮能卧南

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惟任立談間

館客遭遇

王奇僕諱有声場屋爲李文定客文定薦乃章聖臨更見居間有詩云雁声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嘆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試御詩曰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四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校文主司

【群書要語】

登明選公（韓文）持文柄高眡褒海内士患經術之不明患有司之不公（僧孚字辭）當道者又皆良有司（韓文）肯與升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嗟哉（韓文）

【詩句】

一日声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劉賓客賀王觀公欲知舉詩）得人失者亦稱著哉

【古今事實】

弔戰場文

李華作古戰場文巧思故書它日與蕭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試日五色

李程正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楊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明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綴爲而呈其名氏獎之以謁主文主文嗟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取命取程所納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謝之於陵擢爲狀元

賦阿房宮

吳武陵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爲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畢又

而武陵音吐滌暢坐客大驚武陵謂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曰得其人矣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

黜浮艷

正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効有変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主司權輕

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士俊秀科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爲李權於昂而以言譖廷数之以斥其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執事昔有二詩嘗清渭洗心向白雲開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下而執事何哉昂詐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唐新摭言

重司空圖

王文公凝典絳州時司空圖侍郎方應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門後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琹深知之謂其高致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姓名甚暗所闕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空圖郡琊瑯自此謗困忍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声名益振後爲御史分司掛樹處公舁酒訪之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推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所重如此 北夢瑣言

攄掌綸誥

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杜鴻漸至宰相顏真卿爲尚書後年孩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攄掌綸誥

懷金請囑

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学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 實錄

我輩汗顏

昌平間刘蕡對策詆宦官考官馮宿等見刘蕡策歎伏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輩登第能無厚顏蕡由是不得仕于朝

陸氏一庄

崔群知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礼不令就試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无以答 唐餘錄

私其鄉人

楊大年爲翰林学士適礼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学士必持文衡幸願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丕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之用丕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爲意而不用者 聞見後錄

歐変文礼

嘉祐中士人刘幾累爲国学第一人驟爲險怪之語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体爲之一変歐陽之功也有一学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刘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以大朱筆横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

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以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禀於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主司或憂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者乃劉煇也瀧

罕取落韻

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場屋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遜於師以師爲衆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考官失察

建炎初政務擾擾適當廷對未暇臨軒禮部進士姑令有司試策一道不經御覽潭州何烈不知所因只依常式於卷子內稱臣聞及聖問泮溪爲考官坐不奉旨覽除集撰奏祠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

懷璧喧譟

謝史館必解國學舉子黜落甚夥群言沸騰懷璧以伺其出必知潜由他途投史館避宿數日　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必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騶導雄偉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璧之患　名臣遺事

舉子上請

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

乃南陽湯悅楊鑾問答見鄉文籍乙公果誌

古今文集

古詩

次韻晁仲考進士卷　黃魯直

少年迷翰墨无異蠹書魚諸生程藝文承詔日日晡數設鞫藨賦納忽放東縣合混中之勝寫失句讀豈無過白駒夜几跋紅燭銷深果鼎魚攻棋翻良盂視天用一律化畢獻車轂緣布滋難逢快意忽破竹聖言捍出李割裂文邪惱法金无全功鑰發忽中鵠翟公辭難老新花茂林撲御文感降霜柏行且不容粟吏部提英擊片言蒙采錄按壯剛其技公當更煩三復因人亨成事賦子真錄二

和晁仲觀試進士　黃魯直

人圍朝廷盡哉作宮漏曉晨門律如瀉等入荒庭淋初如失木援鋒若安舉直若鑪參牙存日淡秋天杳發題藏斜疑按劍或發矯官曲貸竦也起潛卒紛紛擾攘倦起蟻爭在凝冰猶豫沼江淮有名量厚場或孤萬袖子深鬱碍兌靈頗環繞相素平父子相而多中衆鴻將鳴行斜斗飲扶積小塞水然論文孟何筆瑤擁叢蘇雅鏘苛草訣探畧國耳剝剔坍得珠難揚沙見金少遺形就冠獲忘味棄珝躍雉揮毫鴻戈餘勇事未了喧鬧連一空星河明木抄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蘇子瞻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苧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次子瞻韻送李方叔　黃魯直

驥子墮地追風日未試千里誰能識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玉色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誰不惜雖然一開有奇偶博弈於投不在德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潢潦前頭爲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蛻骨仙

催試官考較戲作　蘇子瞻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潮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鳳咮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鵾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鵠立

監試呈諸試官　蘇子瞻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蒲葦無間捩香不數英往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細家萬和初又格亦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蘖酸咀嚼沙礫磣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踔踸維時老宗伯氣壓群兒凛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淰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我左衽謂當十載後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事初誰稔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却顧老鈍軀頑朴謝鐫鋟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喧午枕

博士王揚休碾密雲龍同事十二人飲之戲作　黃魯直

亂雲合蒼璧小盤龍貢包新樣出元豐王郎坦腹飯床東太官分物來婦翁棘圍深鎖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鳴鳩欲雨喚雌雄南嶺北嶺宮徵同書癡欲眠褫蒙二三君開包春風主揚官焙香出籠非君遲項甘露椀我爲談天乾古本

觀伯時畫馬禮部貢院作　黃魯直

儀鸞供帳饕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豉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真誥云大桃老君與傅先生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積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神丹　鼓下卧又荽餘草也

考試局與孫元忠博士竹間對窗夜聞元忠誦書聲調悲壯戲作竹枝歌之　黃魯直

南窗讀書聲吾伊北窗見月歌竹枝我家白髮問烏鵲他家紅妝占蛛絲

律詩

夜讀試卷呈君貺景仁　王介甫

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捷有神奉閒比來多可喜文章非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稍敢真避西野所服尚令狐朽得相因

詩話

號傳衣鉢

摭言云擢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者與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故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人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君十三欲傳老夫衣鉢也質以爲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鄧氏錄

主司冬烘

鄭熏侍郎主文誤以顏標爲顏魯公後取之後非是遂爲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不負初心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爲下第者改爲五言末云今日負初心 嵩高紀

同窓榮達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焚香撤幕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對坐設位供帳亦盛乃具茶湯飲漿於試院學究則撤去帷幕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皆黔其吻非因閑之蓋防擅其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義故歐公詩云焚香答進士撤幕待諸生

賦詩被詰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无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万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煇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聞以爲主司惟詶唱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礼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幾二十年元祐初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石林詩話

唱和盛事

歐公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礼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倡和爲古律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又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云 歸田錄

詩譏主司

陳彭年有親戚爲其所黜遂作詩失取他權勢要明主落却親情負至公

嘲戲主司

[illegible]焉當世秋試十鄉里主司悉黜落已而繇之榜末時鄧倅南宮識其當斑封大不平乃主之遂至甄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通判長沙倅當世以詩賀識曰常思驥海隅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翮忽比丘山何以戢心同金石欲將難經年空嘆音書絕千里不念通義知每向江陵訪遺跡品人猶指縣題看盡江陵縣額蓋出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无復與考始疑侍史及回視之一无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三嘆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 侯鯖錄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士子科目

群書要語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義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朴厚爲先雕文爲後方今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唐薛登疏 揲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於甲科[illegible]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時語曰問即不知用則不錯墨客揮犀

古今事實

周取士制

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地官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同上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王制

漢取士制

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丞相府 武帝詔召吏人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至闕郡不爲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議曰不舉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漢之射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射謂爲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孔氏雜說

北齊取士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皇帝常坐於朝堂中親策其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通典

唐取士制

唐貢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 武德以來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通典

中書詳覆

長慶三年正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之後[illegible]傳非便臣請今年進士撰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送中書門下詳覆候敕知下本司然後准例大字放榜從之

殿試之始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

糊名之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 [illegible]進士科

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即卿相之資也重之如此 通典

不許繼燭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　本朝淳化用白晝不許繼燭 國朝事實

舉業疏略

國初每歲放牓取士極少乃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　太宗朝浸多所得東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𫞐雜北不復然然五路舉人尤為疎略黄道夫牓傳臚至第四甲党鏵卷子　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　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曰益廣宣和七年沈元用牓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万人无踰此歲之盛

推原事始

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　帝御講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牓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牓始。及第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牓始。賜宴自呂蒙正牓始。賜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牓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牓始。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祥符景德之間

隔截進士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求對常論政府王文正公旦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 遺事

秀才變學究

王荊公改科舉暮年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耳 談叢

廷試以策

呂公著知貢舉家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良求治之意今來庭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　上臨軒始以策試進士 呂家傳

不私增年

寇萊公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不妨學業

程伊川曰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相妨惟患奪志 外志

雜著

學校貢舉私議　朱元晦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今之為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

爲患夫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亦不足以取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今必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 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君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礼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語孟兼大學論語中庸而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學者之患思以悅故取故記其說以爲當途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纂印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而以禮部試進士例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冊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覈放公亮等粉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礼正經閱其程試之文乃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 國朝淳化三年 太宗試進士出卮言出日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 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庭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礼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容齋隨筆

古詩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蹄声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是誰家秀才皇甫湜吞吐一腹文八奇六韜四海無文有客夸郁郁爲朝衛清銅鏡以明宋弦鍵必宜稱意太平年窮子長相憶

律詩

省試夜　薛能

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承平雅頌声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畫難成

題都堂壁　韋永矩

褒衣博帶滿庭趨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詩話

八叉手成

溫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日救數人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

槐黃稱舉

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故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

望中黄勿引蟬声送夕陽情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

山谷詩云棘闈深鎖武成宫談天進士雕虛空熙豐間進士高

高談性命

談性命溺於虛無元祐初其習猶在

狀元

【羣書要語】子大夫焕然爲多士首 漢制策 北斗星魁爲首杓爲末 天文志 昔者聚貧賤之孥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 坡集 擢冠倫魁 孟公集 三年而奉詔策因南宫進士之所同擧而冠儒科 嘉東閣郎君之未有 汪藻賀秦榭

【古今事實】

曇董公孫見制科門

謝傳衣鉢 詳見主司門

唐進士自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對拜主司云謝衣鉢 摭言

狀元角勝

太祖朝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趍前曰臣勝矣 上笑以嗣宗爲狀元 涑水記聞

五年不詔

太宗自淳化三年賜進士孫何及第出身後五年不降詔

大小狀元

章聖即位咸平元年二年比皆放進士榜孫僅孫暨相繼魁天下皆汝州人京師閭巷之人榮之至於百姓亦以大狀元小狀元呼之嘉祐八年許將治平四年許世安時謂大許小許然亦以姓呼蓋由偶然故稱一榜也

呼小狀元

孫何孫僅兄弟馳名王黄州覧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第一王黄州後以詩寄之曰春中何事忽開顔記得時稱小狀元粉壁每題龍虎榜錦標終屬鶺鴒原 湘水燕談

小宋當魁

宋祁兄弟同行遇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此豈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宋良久曰北堂有蟻穴忽爲大雨所浸某爲編竹爲橋以渡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

竟如素志

胡旦有俊才尚飛凌物嘗大言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官不爲宰相乃虛生也及隨計之秋適坐中聞雁乃題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 果魁天下

卻渴睡漢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 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文穆公家正也 歸田

不在温飽

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刘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

生之志不在溫飽宋軒筆錄

不受郊迎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郊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騾由他門入遂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到何為抵此公以實答之曰不才幸忝科第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 吳曾漫錄

五色雲見

天聖五年 仁宗試進士韓琦公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從官皆賀 韓公家語

兩世狀元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亦狀元去華子一說對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三世探花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領薦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之子士廉皆不逾弱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為探花郎亦衣冠盛事也 揮麈錄

傳呼狀元

蔡齊字子思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 上見其狀貌喜曰得人矣詔金吾給衛士七人清道傳呼自今第一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東齋記事

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潁川府時有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僉判者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為奉僉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之稱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巨濟媿謝 同上

語以不欺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謁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 聞見錄

願得忠孝

神文惻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進士考定前一日取首選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內相獬也故鄭謝及第啓云何以副 上心忠孝之求是也 麈史

少年大拜

李文正公昉與同年相國王公溥二十六歲狀元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司空時年三十六又六年以一品罷相守太子太保時四十二歸班行猶在呂文穆下每元大傅見客公以前宰相班就侍側略無憤吝客以不安席引去者甚衆當時縉紳之士無不以為美談 李文正談錄

先衣新衣

王拱辰與歐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廷試殿意冠天下明日當唱名備新衣一襲拱辰姬先衣以入文忠悵焉拱辰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唱名果第一 邵氏後錄

以文頒示

蔡薿文饒崇寧五年廷試第一 上甚喜其文以御寶封試卷付國子監頒示四方儀作對

不肯自陳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寘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不娶貴戚

馮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肯就力辭之

天門放榜見天門

夢斫落頭

相國劉沆文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解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沆公第十二只得第二人公詰之曰所却頭留項在蓋南音呼沆為項也後果以第二人及第見青箱雜記

夢火山重見生司門

夢人剝皮

李文定公迪未登第時就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剝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為狀元蓋剝去省元是剝了已盡必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狀元及第見青箱雜記

夢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紹興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稱身登之曰此所謂雲梯者故其是夢拔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望仰望則有大石若然如鏡面正懸望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意覺甚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容齋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狀元年三十以下者

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年十八沈內翰遘年二十莫內翰二十二梁內翰顥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二十三楊樞密

天王北極寰宇清奎星爛爛照文明詔令郡国貢多士大張蛛網羅群英聖情孜孜殊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宮裙低垂三月煙爐香飛入仙人現麻衣皎皎光如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嵬首皆言盡臣節小臣蕪迹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邑指方經五六載如今已上青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愧將何報明主祗俯非才但俛垂強作狂歌歌舜禹

律詩

登第後宿平康里　鄭谷

春來無處不閑行楚國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声

詩話

平康豔妓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牋作名紙詣平康里諸妓因宿于里中有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声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未第選婿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按間先以將長女及笄見文卷嘆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元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選為壻來年果狀元及第纔過關試徑赴佳姻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早教鸞鳳下妝樓南部新書

志壯天下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志元豐四年南劍州譙門一社忽為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占成四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工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跡困放開頭角入天衢次年對策為天下第一

蘇參政易簡、木尚書待問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堯臣、張監丞唐卿、賈內翰黯、彭尚書汝礪、衛舍人涇皆二十五；何僕射㮚、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樞密齊、宋丞相庠、馮樞使京、楊監丞寘、姚祕書穎、王叔興昂皆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觀、詹舍人騤、許簽判安世皆年三十。朝野雜記

狀元十年執政者

呂許公蒙正丁丑榜，癸未年參政，凡七年；董資政德元丁卯榜，甲戌年參政，凡八年；鄭梁公克家庚辰榜，己丑年簽書，凡十年。

狀元五年侍從者

余給事良弼自及第至給事中凡二年；蘇參政易簡、翰林侍郎端友自及第至知制誥凡四年；陳英公堯咨自及第至知制誥凡五年。

狀元三年執政省元二年侍從者

秦伯陽紹興十二年以右通直郎登第，二年而為禮部侍郎，三年而知樞密院事；貴于頃紹興二十四年登第，明年為礼部侍郎，古今所未有也。

狀元大拜者

建隆以來狀元已沒者六十九人，而大拜者七人而已：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閣府㮚、梁文靖克家、趙銀青雄是也；執政凡十一人：楊樞密礪、王宗正、蘇參政易簡、陳文忠堯叟、張文孝觀、蔡文忠齊、王文忠堯臣、馮文簡京、許黃門將、陳樞密誠之、鄭樞密僑是也；節度使二人：陳康肅堯咨、王懿恪拱辰是也。此外則何文縝自登第至大拜十二年，梁鄭公自登第至大拜十三年。並雜記

古詩

聖上親試貢士歌　王元之

身到黃扉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盍伯庸繼元憲魁天下，亦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曆及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西清詩話　後四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渡江則梁克家。揮麈錄

出處略同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秉鈞軸。文定鎮并門，公均逸本鄉，作詩寄之，略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并更。井上兒童公再見，會稽惶愧我偏榮。歸田錄

誓作狀元

呂文穆公蒙正嘗與溫恭肅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書於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皆第，文穆為狀元，溫恭已不意然，尚中甲科，其友人遂拂衣歸隱。後文穆大用，太宗問與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故文穆罷相居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後歸。除是鬢鬚無新白，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說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青箱雜記

賦詩兆志

夏文莊公竦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年少，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句云：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景文曰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盍謂是也。青箱雜記

賦梅見志見梅門、

貢院失火

元豐八年尚書户部侍郎權知貢擧開寶寺寓礼部貢院夜四鼓火翟曼陳之方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别試焦蹈爲狀元諺云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

老作大魁

梁灝年八十二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陳正敏遯齋閑覧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制科 宏詞 館職附

〔羣書要語〕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漢武詔 子大夫褎然爲擧首 嚴助

〔宏詞〕唐設博學宏詞科 選擧志 國初立宏詞拔萃科紹聖立閎勤詞學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紹興改博學宏詞科 國史

〔古今事實〕

擢董仲舒

董仲舒字廣川武帝即位擧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擢鼂錯

鼂錯習申商刑名於張恢武帝詔有司擧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對策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

擢公孫弘

武帝擧賢良文學之士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或治申韓

建元中衛綰奏所擧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奏可

桂林一枝

泰始中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擧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与之戲耳

獨爲第一

張文之宗孟將進士擢第以賢良召試同時對策者千餘人東之獨爲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與登等者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牟人無登等者惟吳育第三等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 東軒筆錄

直言不棄

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三等轍第四等轍語切直司馬光考入第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考官胡宿欲黜之光言轍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

當取大科

富韓公弼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西歸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君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国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 聞見錄

一門大科

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登制科蘇軾蘇轍兄弟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啓曰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啓曰兄弟並竊於賢良衣冠或以爲盛事希白從孫藻以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試書中選後十年復登制科其謝啓云十年二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愧於祖烈 澠水燕談

預憂試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閱群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揚明者亦夢公讀揚阜傳翌日告公公覽二傳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揚阜孰優公果中首選 澠水燕談

出孟子注

張耕良成漢州人慶曆戊科初出蜀過漢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无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録示之張道中漫思索著論至都閣試文論以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嶷稱公覽之大喜遂擢第一張即魏公之翁也 揮麈錄

不讀孟子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爲撿視之果然遂不中第

辭類俳優 以下係宏詞

韓忠彥云僕問諸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此因取所試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頗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呂氏雜記

不當自售

楊龜山云試宏詞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得已似不如此 語錄

問克敵弓

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覘于案閒以問洪曰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爲弓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

云云主文大以驚喜異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宗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 裕陵者也

倒綳孩兒 孫能曲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温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既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 倦游録

召試謁謝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謁二公有空疎之譏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識空疎少年更宜勤閱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曷見一老衙官是爲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聞見録

古今文集

古詩

送韋道冲秀才赴制舉 劉禹錫

驚禽一辭巢棲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流塵蔽霜紈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盡平生歡歸來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騁眼遊長鋏不復彈閑書南軒下素琴清夜闌萬境身外寂一盃腹中寬伊昔玄宗朝文衒冠蓋稱升內殿從容頂高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不刊至今群玉府學者空擬觀世人希聲門揭若攀華巒之子出明訓翔如振羽翰一旦西上書班裳拂行殿翔雲衢而漢水停春瀾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煙霞覆鸞鷺翻折鬥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厨下雕盤燎煙仰金榜錯落飛鴻鶱古來長策人所嘆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望青雲端

莫相疑行 杜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齒牙摇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詩話

中貴乞詩

夏鄭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投李文靖公沆有山染峰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李制科對策廷下有老中貴者曰聞人多矣賢良定已公貴以吴綾手巾乞詩公題曰帽上衮衣明日月硯前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試策留壁

王沖王欽臣 仁宗朝名儒召試學士院王荆公爲考官於簾下見其試畢就壁間題字荆公使人録之乃一詩荆公爲改奏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荆公在金陵好事者求書多寫此詩古人陰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

及第 下第附

羣書要語

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列姓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在閣成謂之閣識大宴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李肇國史補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群羊抵觸須燒其尾乃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爲龍時必雷爲燒其尾乃得化 [illegible]

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𣳘又蜀龍門今在絳州 李肇倚註 鵬搏扶摇而上者九萬里 莊子 今夫取科者交貫撈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飾然而有餘昔無有也 柳毖貴序 新進士每及第掷曲親戚例以声樂按慶 次宗遺事

【詩句】龍門客又新 杜甫 蟾桂仰天高　變化有鵾鵬　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　青冥勤尚興　熟業青冥上　勲業頻看鏡　白髮好久留　禮闈曾擢桂　致身青雲上　新塋照乾坤　其鸞照紫泥　汀草隨青袍　早充觀國賓 並杜 折却月中桂 李 風雲入壯懷 韓 振衣造雲闕 韋 漸階振群鶩 韋 雲霄今已逼 韋 及第拜親榮 唐人 恩極草色動仙籍桂香浮 御製

【下第】二載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 韓答崔書

【詩句】梁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唐人下第詩

【古今事實】

芥拾青紫

漢夏侯勝爲太子太傅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糾不赴宴

唐進士會讌曲江崔秉請告假不赴乃以彫幨載妓遊觀爲團司所發準沆爲主罰錄事判云深攙碍幨寄聘程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摭言

淡墨題榜

進士榜頭黄紙四張以淡墨欄筆書禮部貢院四字於榜首 摭言 ○ 李紆侍郎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榜末及填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史王脉亦善書乃令終其事脉醉以濃筆㴱不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依之遂爲故事

賈氏談錄

題名雁塔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或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進士 李肇國史補 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群雁飛乃念曰此雁可充我之食佛曰此雁王也不可輒食乃爲營塔 曾慥類說

泥金書帖

唐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罷此儀 盧氏雜記

龍虎榜

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崔群王涯馮宿第進士時號龍虎榜 唐書

探花郎

唐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 秦中歲時記 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 東軒筆錄

榜花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號曰榜花 南部新書

一第團子

唐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

千佛名經

張倬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 摭言

東塗西抹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摭言

袞州舉人

盧肇袞州人初與黎先達同以袞州出舉人邪合曰袞州舉人亦猶沔汀出腦甲九肋者稀 摭言

因弟撻兄

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 景讓新拜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摭言

少年擢第

韓愈年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 與邢尚書書

妓抓破頭

唐妓牙娘性獷率好傷人 賓夏侯澤爲牙娘批頰傷甚翌日期集澤傷甚曰昨日女子牙娘抓破澤頭同年皆駭 北里志

全榜通判

太祖幸西都張文定公齊賢獻十策 帝歸謂 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 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科 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 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 聞見錄

更相爲僕 見交友門

溫公簪花

溫公曰吾性不喜華靡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 家傳

熟讀左傳

艾穎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質野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即文加之以上少典籍今學疏探賓聊窺場屋耳 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茍能誦之來年必登第 果登第乃左傳第十也 儒又曰此卷書有典故取高者後四十年外有人因此書登甲科然終身祿不及君 [illegible]亦過甲會考計不知果[illegible]物[illegible] 一擢而就[illegible]

[illegible]試卷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拯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夕見大鼠嚙卷於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夢中改名

孫夔得初名丹字道卿嘗語人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嘗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名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 東齋記

貴游覆試

王祐知舉聞嗣子那發第 上曰教不能訓子那安得發第還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國史

貴游擢第

故事進士唱名第號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賜頒以爲榮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放進士時楊中立爲龍圖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適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適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自取儒科

李宗諤昉之子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既第進士授校書郎

再擢科第

元厚之絳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舉進士中第

廷對賜燭

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暗日昃則殿上燭出矣慶元五年 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宜廣州特奏名進士上望而鑑射卷最後康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獻賜燭至一更四點御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一甲特奏名降一等 詔賢奏文墨暗以下係下第

唐大中間天官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三科盡覆試後
落考官皆罰俸　朝野僉載

失韻出举

宋有老於場屋者止可失韻試賦題失官韻乃謝府曰宋五又
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得无
坦率否

一生無成

馮藻應二十五舉姻親勸令罷舉求官藻曰譬如一生無成
更應五舉　北夢瑣言

失無恤色

黄督且得洪州解與延省試与徒希聖数人待榜相傳督且為
省元同舍置酒有候自門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同舍
三人督且不与焉上数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督且飲酒自若
飲罷奮榜不少見於顏色　孫公談圃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李秀才歸東川覲省序　御宗元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最持懇素以班孟堅之行為請
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慇而信賢而礼世其家業研精墳典
屬者寥春官獲名其甲為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
拚其方岳爲大夫今將拜覲乎親光耀族為其可歌也道
出于南鄭與北人以將相之東九命亦杜爲諸侯師今又將亟
覲省謁從容燕喜其又可歌也故公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
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
生彪固之自有以相国馮姻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
章之府者吾嘗与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永世家之儒風沐外
族之休光彼生事聖人之書而遊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
之談滿翰于素因爲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无
惰容乎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子才

朔風駕沙枯楊號寒子行亦良苦矣京師日米如買珠薪如
束桂背陶如玉渭樓如登天驪雨至矣則泥濘道則馬如游龍
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訟以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
以待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然
敦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鄉里鄉黨相憐以義出門
幷東家而西家待聲矣益有其平日無有也豈子之昵親故交
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腰者乎
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其有
物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間無我必
有合乎子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游乃敢出
門户今子有數千里之役挾手以往浩然無憂乎固驚世子矣
果如子言子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脂脂者必子也
夫

新進士期集　祐

新及第進士舊以名次高下聚錢期集會者或称貸於人
陵閒之熙寧六年始賜新進士錢三千緡爲期集費自余中始
也渡江後賜千七百緡自是遂爲故事舊新進士入謝進謝恩
銀百兩熙寧六年亦罷之今新進士期集所號爲團司置局於
礼部貢院釋褐日即付上三人主之其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
題名小錄掌儀典客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監門等多或至百
餘人仍具所差姓名申礼部御史臺照會後旬日朝謝又數日
拜黄甲叙同年于礼部貢院其儀三名設褥于学上東西相向

同年四十已上立于東廊四十以下立於西廊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鄭國公用釋菜礼三名爲三獻榜中有上齒者一人爲監礼官已謁聞喜宴于礼部貢院侍從以上及館職皆與知筆官押宴已宴立題名石刻乃罷爲大九團司主狀頭教坊引國門乃罷 朝野雜記

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紛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欹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回首卿相位通途無他岐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貲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攪攪爭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鷇插翅飛天陲駒麛著爪牙猛虎借與皮汝頭有纓紱汝腳有綦履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儀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巇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骴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天子同晝寢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罝罘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乃令千里鯨么麽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薋菉葹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艷皆猗猗鮮以與居狀失所逢百權月以前夭消偲俛勤費爲首未罷羆載切與齋祭奏須君常御之行止親毬鵰異門脚對手當如合分支

律詩

上禮部陳侍郎 唐施肩吾

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及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

崇政殿放榜 蔡持正

黃帕開封出奏緘錄捲一二百玉階前咸顏咫尺瞻中家名姓傳呼下九天宮半挨題黃甲字禁門已放杏花轉孤臣拜賜交悲喜相望先帝二十年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 蘇子瞻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

重送胡大夫赴振武 武宰 楊巨源

何年擢桂偏儒業公曰入今薨聖主恩旌旆仍將過鄉路軒車爭出看都門人間文武能雙捷天下安危待一論布惠宣威大夫事不若許思計杏擇

詩話

謁光範門

新進士於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光範門其實建福門集於四方館昔有詩曰華陽觀裏鐘声集建福門前鼓動時即其事也

移樂泛舟

唐進士開宴曲江亭既徹饌則移樂泛舟又有灯閣打毬之會故東坡有曲江船舫月灯毬之句

瘦馬舍

唐太和八年放進士多賢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還有大通年

六十三人龍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范鄴衣襤褸蓋務遲 科中記
卅桂五枝
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偁僖俱登科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
枝老卅桂五枝芳
命妓開燕
揚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及第汝士開宴營妓咸集汝士命人
与妓一端詩曰郎君得意正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
綾一疋兩頭娘子拜夫人
喜子登第
張師錫侍郎年八十有喜子登第詩曰御榜今朝至兒名心始
安尓能俱中第吾可遂休官賀客留連飲家書反覆看世科雖
不継得慰二親歡
探堦車

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縱觀鈿車珠鞍櫛比而
至中東牀者十八九故坡詩云囊空不辦尋春馬眼眩行看擇
堦車
換却舊衣
張籍送李餘及第詩帰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
新進士以衣与人
登第放縦
杜牧之登科後三年放縦為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
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少年登第
樂天登第詩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
七
兄弟継登

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継登中第樂天作詩云行憐郡姓
爲儒少登科㕔場中第頻桂此一枝先詔我揚寄三葉及第人
漁陽
師生窮達
李頫方干高弟也登第後于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卧雲
皆取寒素
元和十二載李涼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
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
天
郡守餞送
盧肇黄頗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
守會肇觀競渡肇即席作詩云報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歸太守大慚

獻主司詩
孟賓于獻主司詩那堪兩度更遊湘陽重湖路七千懷昔故
園揚柳岸全家並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謂得賓于之晚繼謂
賜進士詩
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景祐間因以爲故
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不必盡上所作景祐年賜
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
也貢父詩話
破天荒
唐荊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荊州解
及第曰破天荒東坡嘗以二句贈瓊州進士姜唐佐云滄海何
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姜唐佐過許昌見潁濱
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潁濱爲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

句後足成其詩不止長篇間有異芳風流援下古詩萎過徙瓊管魚龍角疏北羊城翰墨場云 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錦織衙詩

李廷臣作詩瓊管有一夷人獻錦管勝上織成一聯云恩袍藍色動仙籍桂香浮乃 仁廟前賜進士及第人詩也廷臣以千金易之藏為珍宝 青瑣

紅裙爭看

舒王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謂舒王曰謹蔡者亦後為之耶

出廛一人

周詩云名仕鄭獬榜及第合衆呑待陳傳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因臣據高堡唳啼

詩戲聲坊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特奏名第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與桂尾不果或以詩戲之曰弟頭雖不類王十朋腳猶然踏李三

律詩 以下係下第

下第集句 石曼卿

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須臾命對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馬是何人 西清詩話

與潘二決解後飲酒 蘇子瞻

千金敝帚誰人買半額蛾眉出所妍顧我自為都耽縣博君欲歸小婢嬌喜賀且留畫它日黃獅猶應似夫作郡東來知誰得丧蒲江風月不論錢

詩話 以下係下第

應了英雄

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者亦無限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国史補

下第獻詩

唐元和中上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樑燕無巢故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户飛

東野下第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隕穫如刀劍傷以至下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耶後授溧陽尉卒 宋遺史

在孫山外

孫山應舉緩名勝人刑僧以書問山得失否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 背古大笑

特科 晚成附

羣書要語

大器晚成 老子

詩句

桑榆映晚年 杜 古人多重晚年榮 杜荀鶴

古今事實

老而仕

絳縣人七十有三年矣趙孟仕之使為君復陶 左傳 以為絳

縣師 卷之二

八十司徒

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

六十始仕

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至丞相封侯

八十召拜

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年已八十餘老天子以爲中大夫 漢書

大才晚成

馬援兄況謂援曰汝大才當晚成 本傳

頭白補郎

漢獻帝詔曰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堂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爲之謠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七十而召

張柬之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狄仁傑薦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姚崇又薦曰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

立推恩法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以希元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 聞見錄

推恩授官

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前五甲餘並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候郊恩注官第五等諸州助教

古今文集

詩話

特奏感詩

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遹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賓績錄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座主

賞舉主 罰舉主 門生 座主門生同列 攷史

群書要語

漢法所舉主終身保任，唐謂光䟽，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詩曰 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白集 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韓愈送陸暢 至今青衿人，猶是門下客。高達夫

古今事實

舉筦庫家

趙文子所下於晉國筦庫之上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檀弓

達觀所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克出，翟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克曰：達視其所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史記

忠報舉主

宣子趙盾言韓厥於靈公，以為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國語

及肅舉賢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至公見報

晉任洪薦都詵代己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都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任侯因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敢斯言八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以名為戲

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崔沆放崔瀣，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家。南部新書

恥為座主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因語錄

受門生謁

桑維翰亦裴皞之門生，嘗謁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郡國閑談

賞郤缺 以下係賞舉主

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左

賞狄臣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曰是賞也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宣十五

用王稽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臣故載來後昭王拜范雎爲相雎言於昭王召王稽拜河東太守 本傳

封鄂秋

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爲第一上曰進賢受上賞因封鄂秋安平侯

賞魏無知

高祖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廼復賞魏無知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蔽賢有戮 以下係罰舉主

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坐削户

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舉陳湯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户

坐選舉

何武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盤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武坐遷楚內史

郡守坐免

順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廣陵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郡守坐免

門生殆徧 以下係門生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 袁紹傳

上下門生

唐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榮

陸氏莊荒 見孫文主司門

玉筍班

玉筍班事不知正出處唐書載李宗閔知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舉許□者□時謂之玉筍□□

華國集門

楊嗣復權公輿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鑿鳳把梓與焉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

桃李在門 見桃李門

報門生書

晏公殊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叙謝有曰出門館不爲不

舊學恩知不為不深然足跡不及於實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
非艱流之跡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
職眾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聞道老之所
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
數語授書吏作報答曰歐公有文章似太常章晏公曰答一知
舉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晏公因歐公
賦雪詩遂有語聞見後

不稱門生

劉器之說是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日器之作詳定
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備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
語客客以讓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人故所取
士得以於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
哉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然服其說自是甚愧 揮麈錄

門生姓黃 見祭黃門

同升諸公 以下係座主門生同列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
矣

門生每避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
朝會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置屏分隔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大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
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聞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由此以為故事

不及門生

封舜卿武宗朝翰林學士敖之子舜卿登進士第貞元年中書舍
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
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做對草詔告不勝困弊託致雍秉
筆時議者詬座主不及門生

門生繼踵

尚父之門何中也咸鎬郡王渾公瑊之不十年握控數州繼踵
台鼎則曹參之代蕭何大叔之嗣子產也 郭子儀事係

恥與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書曾者大將華恍之言於廣度為重職坦
曰大將心存軍精潔近選乃及吾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
同列飛諸將勵其流坦謝

若事主司

[illegible]元錫以吉視征帝召宰相錫年高升階足跌踏勾陳
中[illegible]嵌帝曰一[illegible]甚以輔弼之臣和于之幸也謂[illegible]曰適見
錫共[illegible]羅平章御書事長矣謙對曰臣扶[illegible]錫不獨事長臣應
李時[illegible]其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illegible]遷進 [illegible]
相於御無莫矣[illegible]謝而退

獨有二天 以下係故吏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乃請太
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
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
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故吏[illegible]

人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
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故吏先達

蜀楊洪為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數年祇為廣漢

太守而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

輒避故吏

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竹林七賢論

故吏箴郎君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盍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禮在叔原爲甚厚在韓公爲甚德也 聞見後錄

故吏同列

權德輿作杜祐誌曰德輿嘗忝府吏既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盡陳輿泥之辭

故吏有聲

劉晏爲鹽鐵轉運使其商推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晏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

特抑故吏

翰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罕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翰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翰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翰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東軒筆錄

故吏奔喪 見平對門

古今文集

詩話

門生迎父

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疎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醁醽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兩重門生

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實正因桑爲馬裔孫清泰二年爲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

同入翰林

李瀚於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疎縱 玉壺清話

同知貢舉

王禹玉乃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摛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 歸田

同榜送行

王元之謫黃州蘇易簡知貢舉過放榜奏曰禹偁名儒今將行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泳別又元之謝狀元孫何曰為我多謝蘇公口占一絕云蒞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更求它師

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書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後山以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為郡守然無少貶可謂特立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醼

韓康公生子華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穆與有類故云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酒後新寵魯生舞能為遊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窻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厮賴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卑士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与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飲餽薑履之物皆公与夫人親手調和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戲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畧有情詩話

同為門生

宋城送曾子固併叔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昔從南方來与翁兩聯翩翁今自潁棲子去亦宜然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時翁為參政將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翩

貴賤稱門生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歎伏 石林詩話

雜著 以下係故吏

送鄭涵校理序 韓愈

愈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宰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上鄭尚書相公書 韓愈

三得為吏與之於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愈自計較受与報不宜在門下說從諸後

上知己書 周子充

韓退之與王南呂郡王間劉子厚為楊長沙叔戴氏堂皆郡吏也昔韓愈為博士也事鄭餘慶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又事餘慶於東太宰為郎於都官也又事餘慶居守故餘慶待愈每加禮焉非以其三為屬吏耶如其政術文章誠不足以備幾輔於左右獨念向也抱關擊柝下吏事與公於版曹今典我州郡也又事明公居守之舊以以非偶然則受知於公日同報於異時固不宜在門下說從事之後比請以告之為紹介

僚屬 又見幕府部

【群書要語】惟暨乃僚罔不同心 蔡命 諫簡乃僚 冏命 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 李賢傳注 以文行謀蓋雖容於幕府之間 白集 才盡堪置幄中 同上 籌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 柳文 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 宋太祖紀 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也 史可休察

【詩句】同時趨幕府此日望塵迎 韋應物 南北諸侯客 杜 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聞柝 劉禹錫 曹孝王封典句 豈知臺閣舊先輩風凰雛得寶翻著竹根枝抱碧梧 杜 宣城發不存詩 寶幕隨開門 杜詩 水寶幕下清 韋應物詩 陳琳則蘇笑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 韓送石處士 幕中畫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漢廷隨公上麟閣 劉長卿 少年諸侯府 杜 故之幕中從又開刀筆帳下飛雄吟蜀鐘 四川 幕府群上賓 東坡與劉莘老詩

【古今事實】

名流入幕

竇憲平匈奴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

特爲設榻

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稺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時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同登南樓 見月門

戒其樗蒲

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蒲博具悉以投諸江

泛綠依紅

王儉用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風動帳開

郗超爲桓溫謀士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手版拄頰

王徽之字子猷爲桓沖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值雨入車

王徽之有俊才少爲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公豈得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 世說

以足爲曹

王徽之爲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爲是司驢

謝超宗坐失儀出爲南郡王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是司驢羣

爲腹心之寄

時房與杜並處腹心之寄薛元敬謹愼未嘗申款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幕客押逆 見城門

愛以子孫

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委豈論僚吏哉 [illegible]

飛武録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爲參謀官武与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牀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

称小朝廷

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爲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爲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唐書傳

贈相賓僚

張建封鎭徐州奏李藩爲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遍視諸判官有得爲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其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坐者從事判官李藩僧降指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其司必矣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撓餘官不然藩後果爲相 北夢

豈池中物

左甫撫皇甫公義叔於汴主府長史引韋思謙爲同舍舍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

力辨是非

范文正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屛上比去守無所簽其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祠記

遣賜厨傳

錢希深爲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无遽歸也 歸田録

雜著

送石洪處士序 韓退之

河陽軍節度使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无變其初无務富其家而飢其師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送溫造處士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无馬也无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雖謂无

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楊儀之支使湖南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遊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群群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之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群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人矣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韓愈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而管書記者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其一曰京兆杜兼其一曰隴西李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署所謂材雄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南陽公之於三君子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詠而鳥雲飛會奏及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諸石

古詩

送高書記　　杜甫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軍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律詩

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杜甫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劚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詩話

因詩論薦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畧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知歸意濃公驚謝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留而薦之錄詩行

寓公　羈旅附

新書要語

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公爵而寄寓者也禮記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

古今事實

頌父一壓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
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避堂舍蓋

孝惠以曹參爲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
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本傳

特設一榻 又見待賓門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
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置薤一本

後漢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乃先候之棠不
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旨
曰水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
遂歎息而還

薦其行義

呂正獻公以父任在穎適年而歐陽公脩爲守初脩以公宰相家
子弟少有清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敞待公有高李
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篤頴公且與相從脩始稍稍
愛公之率識其後脩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義宜在左右
因數爲朝廷在位者稱之 家傳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
公行樂无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外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
居雖不知爲錢相也具置酒錢相其意不忍去至暮衛騎從
來郭君亦不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則亦送及門曰野人不曾至
府北无從上謁謝餞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何如何可
慨想郭君洛陽御史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
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皆不就 聞見錄

古今文集

寄詩

寄盧仝 韓愈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
腳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
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
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
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
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
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
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綠駬去歲生兒名添
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
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
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
身寡欲寧逃禮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
下窺闞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
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
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
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
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
遣長鬚致雙鯉

律詩

嚴中丞枉駕見過　杜甫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應還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奉訓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杜甫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　杜甫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王侍御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使君同到　杜甫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只成一醉習池迴

詩話

无競公私

滎陽呂公希哲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怡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推得失久之方罷（家傳）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仕進部

同官 同列相和 同列相軋附

羣書要語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詩板） 同寅協恭（皋陶謨） 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謂聯事相佐助也（周礼）

詩句 掛屏尋接武書殿忝連衡（劉賓客）

古今事實

同官爲僚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吾嘗爲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文七）

同官分謗

晉郤克將中軍韓厥爲司馬韓獻子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曰以分謗也（左傳）

年命相違

陶長源以勳德爲宣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周愍曰大出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有（侯鯖錄）

狷介寡合

蕭俛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唐文宗紀）

周召不疑 以下係同列相惡

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召公乃悅

廉藺相避

藺相如爲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居我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恥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爲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爲恥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同列代取

唐蔡系爲下邽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蔡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蔡曰彼以不及謁而往蔡當坐遂被罷人皆義之

李郭相勉

唐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

如推車子

韓魏公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 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

蓋其心主於事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別錄

三將協心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挾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矼諭光世以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私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矼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世忠之受兩鎮節鉞也　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儀之事

同列平心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於爲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發怒曰何處把上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二字各從虫也東坡在經筵作色曰書称立賢無方何得乃尔器之曰其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云浮華豪盛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也

未嘗同堂 同列相見

袁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同列怨望

汲黯爲右內史始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

不得共坐

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与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爲不遜

不與同列

蜀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与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君侯不受拜但相爲惜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同列相輕

王羲之少有美譽与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声謂羲之當候已洒掃以待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慨嘆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辨其刑政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此棄彼取

晉殷浩既廢桓温語諸人曰少時与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而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世說

老將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朝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也

總位居下
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

同列兩罷
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難制乃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訟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何功居上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悅

中書喧競
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事喧競撲碎硯王鐸嘆曰不意中書有尾解之事

恥同新進
王仲舒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硏於其間哉

同列相仇
李文定公同丁晉公執政章聖以剛介疾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笏擊晉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及真宗晏駕神文踐祚章憲明肅垂簾聽政晉公挾前憾三月貶文定衡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詞與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臣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而悔之以文定安於此遂命以別辭然嘗切齒焉晉公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沉淪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貶崖州司戶參軍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甘美言歷史

古今文集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小官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次張唐公韻　王介甫

公與唐公在仁宗朝皆爲知制誥

榜前同追八馬蹄鈞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知何處我適新年值白雞 唐公詩云不知今夜遊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

雉媒 見鳥門

同年

俱捷謂之同年 詳見及第門

羣書要語

詩句 攀手共玉階 長慶 共登青雲梯 魏野贈 聯步超丹陛 同芳皆堂柱共聽禹門雷 趙抃 通家不隔同年面 東坡與君登科如隔晨巖樹掩霜葉空殘綠 東坡與臨安令同年

古今事實

同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群邢冊裴光輔萬瑞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代事記

昌黎同年

退之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与詹文詞同考試登第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祭張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与陸貞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声

會期諸院

唐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齒之 摭言

不赴曲江 見及第門

同年有情

李絳對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 書記

貴至相望

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連袂齊鑣上絕孔翔若雅風然今來落落如晨星之相望

待年家子

五代王溥父祚同光初與桑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祚以父同門生義書自陳維翰奇之擢得其學自是文價日重

同年遠嫌

蔡公在樞府 上欲罷之某公已知乃遣人告某公曰遺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奈何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世遙往間之某公不與後上議其今出与一甚官公以為非某二十年已登樞府 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 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 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 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 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魏公遺事

交承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怖為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婿然文忠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 聞見錄

榜中得人

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同年三李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搢紳間与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序 柳宗元

八年冬余與馮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常
必交社簞其志知其進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林而討
之則明和於淳朴之質行洽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門質直而
不犯於謹而不懈交同列之舉以誠信間於井而其之以爲執
誼而遇臨節不奪舌見而已是歲小司徒[illegible]公奇會之其而
擢攀之槪將升春同遊紫衡之下並濟喜載之流競其許鞅
于術藝之場並列乎文翰之林鼠雨生於筆氣雲發於間旗
左右圖說關崇秩于其可兆也二月丙子有司以甲乙之科揭
于南宮余與元又[illegible]余不學顧慚愧而從其進[illegible]是日
月吉既[illegible]升于[illegible]詩都門之戰韓猶秦關之路方將高
[illegible]闡[illegible]余南[illegible]之邦退[illegible]之業之[illegible]
[illegible]劍[illegible]家[illegible]孤商嶺之陸[illegible]江漢
之浩[illegible]千里而與[illegible]往
[illegible]余[illegible]其[illegible]
亦[illegible]之賦主
[illegible]余書
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同年會詩序　范至能

進士升於禮部者唐宋朝因之俗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
由來尚矣唐人七意　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千數而曲江大會
長安坊市爲之[illegible]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還榜之士意氣相
[illegible]宋朝[illegible]後[illegible]存[illegible]
燕[illegible]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撰日集貢院[illegible]
黃於香案列拜禮畢吏以齒劝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三十
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者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
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洎兩序皆再拜謂

之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尊卑期篤叙事契委曲之意過常遠
矣士大夫[illegible]此意[illegible]日相視如塗之人乎紹
興改元[illegible]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
存[illegible]者[illegible]之臨勝絕須倒倩[illegible]其賦詩相
屬[illegible]一夕[illegible]好事者雖[illegible]以爲伐木之詩也起
嚴[illegible]時位下[illegible]以親見諸公
貴名之[illegible]使君[illegible]記園司[illegible]以代[illegible]之
詞使元號[illegible]同年者聞風動[illegible]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
[illegible]一篇一詠[illegible]二月望日石湖范公書

古詩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鄴

[illegible]不在天[illegible]年[illegible]一旦公道開青雲[illegible]上數声
[illegible]門已如市白日[illegible]不待[illegible]公出力[illegible]
色[illegible]未及[illegible]尚[illegible]年[illegible]晴[illegible]花[illegible]野[illegible]面
時[illegible]中事[illegible]飛[illegible]共濟心[illegible]
起湖[illegible]意

勝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於丹陽郡　范希文

長江天下[illegible]者利名[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如坦途風波豈不
[illegible]天所[illegible]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大半空
名[illegible]者[illegible]存者[illegible]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
[illegible]休[illegible]夫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illegible]飲酒笑
殺[illegible]陽掟

律詩

寄蘇州白使君　張籍

三朝出入紫微臣[illegible]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書今
日是州人閶門柳色[illegible]中遠[illegible]而後新此[illegible]吟詩向山

寺知君望斷曲江春

送同年鄭祥歸漢南時恩門相公鎮山南　趙嘏

年來驚喜兩心知高處同攀次第枝人倚繡屏閑賞夜馬嘶花徑醉歸時聲名本自文章得藩潤曾勞筆硯隨家去恩門四千里只應從此夢旌旗

詩話

契分相憐

李勢与李敏同姓同歲同州同年登第契詩曰因緣三紀事契分四般同

同年無恩

唐王鐸榜收盲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將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鵷毛方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

同年恨書

向文簡敏中與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謝之曰元禹聯背登榮辱与君同折月中枝細思造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

同年負錢

丁晉公初釋褐為饒倅同年白稹為判官一日以片紙假緡伍環於公公笑以方下來婚不因富貴豈無半千貨物那慎此態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卦何在此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闕亦洪崖打□洪崖人以為未免行亦兆於此

同年相仇

李□□即鄭之孫收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蘇軾貴遷以為郡博上則明月為梁世緣人蘇軾同年生也始其初而其敗與樂耕中有以為慈□□□□□不能成□□□之以所逐成仇怨其後京改□□□□□□以示□□□有幸焉之改名屈權為行從翩大用□□□□□知州益□□□□哭時事大叔文□□政府猶之誅□□有力焉而□□以是歲出使至□州被害　□□

相遇贈詩

劉□淵三漣人乾祐六年中進士第与司空劉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与淘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為合意同遷斷河舉關三千里音信稀疏二十年　□言系述

同年老少

曹□年六十六歲□□□□□歲同年登科在鄭宜州幕嘗刻題於卯年之東廳或稱之曰一雙同進士兩个阿孩兒　詩

會飲推拳

趙昌言為推□副使時陳□□□為三司鹽鐵副使胡旦判□□□同年王□少年居一時之俊彥顧又皆与同幕五人□□□飲會於□□□□未嘗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為首□□以醉□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亦□□詩曰陳三更買半夜　玉壺詩話

窮達不同

范武子云王文穆□□以故札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頗華髮矣□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然哀之遂封章於朝□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　倦遊

聘召

羣書要語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論語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注 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玉帛聘人以徒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荀子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易賁 初筮招俊乂 中說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左傳二十二 使者旁午 注 一縱一橫爲旁午 霍光傳 遣詔公車 後漢 鶴書赴隴 北山移文 李嶠傳 鄭驛 爾雅云馹遽傳也 傳車驛馬之名 李膺傳 無俟其驅天子有詔 嵇文

古今事實

耕莘三聘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非招不往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之招招賢人乎 孟下

身勸爲之駕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爲之駕謂身自往勸以車駕而遣之

舍人趣裝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安車以迎

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爲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迎以爲客乃出

召見宣室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拜爲梁懷王太傅 本傳

蒲輪以召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召魯申公

縣次續食

武帝詔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計偕

朝奏暮召

主父偃齊人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比遊無所遇爲客乃西入關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本傳

相見何晚

主父偃等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拜爲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 漢武紀

恨不同時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

往來屑屑

王良病歸既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以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今召君矣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爲淮陽太守黯泣曰願爲中

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一封軺車

漢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歷算五經者所在爲駕一封軺車遣詣京師注請發傳置傳者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追鋒車

晉宗室義陽成王望字子初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每有宴集輒奔馳而至

使者四輩

太宗召馬周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

以銀爲信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爲信及泌除銀青光祿知載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李泌傳

召見金鑾 見宗室門

召見便殿

真宗召王曾燕衣坐便殿曰渴欲見卿不及朝服毋謂朕慢

古今文集

古詩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略非世器安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水自爲足累日曾一欝對書常懶讀甘臘會高年山川遂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慨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飄颻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峰明夕川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迴首不遑留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朝謁寓直 元會附

君臣要語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周禮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孟子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也禮運臣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漢書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出入之門前輩云西湖風月不如東華門外軟紅塵蘇詩註

警句

明庭集孔鸞何取於鳧鷖韓寒雞聯睨曉宮井轆轤聲斷武夔龍迎跡鵷鷺上官儀傳

古今事實

群后四朝

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注各會于方岳之下

後至者戮

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王制防風後至禹乃戮之論

氐羌來享

昔在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殷武

視朝有常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庭燎

介圭入覲

韓侯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早而假寐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宣二

來朝不禮

鄭伯如周始朝威王也王不禮焉周威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況不禮焉鄭不來矣隱

共起朝儀

高帝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

無與共語

梁劉孝標多所陵忽每朝會公卿間無所與語乃呼騶卒訪事

宋新禮簡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直至殿下拜一變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遠也是閤門要省事故如此　壽皇初間得幾時見群臣皆許用紫衫後人說太簡遂不用　朱子語錄

夜召草麻以下係寓直

蘇易簡嘗臨寢於玉堂夜分忽中人宣召遽起以水沃面具櫛笏以朝賜坐訪以外事應對如流略無纖誤仍令草王顯樞密使制麻來晨亦不記　上亦不齊其辭白以為神助焉　續翰林

夜召訪問

蘇軾還翰林學士七年鎖宿禁中〻使宣入對　宣仁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嘆奇才　宣仁曰此　先帝之意也　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即上僊耳軾不覺哭失聲　宣仁與　哲宗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皐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其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〻火城相君至止噦〻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〻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〻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王請誌院壁用示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詩

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閤因示十二韻　白居易

夜色尚蒼〻槐陰夾路長聽鍾出長樂傳鼓到新昌宿雨沙堤

鬬拱風撣燭香馬驕欺地軟人健得天凉待漏排閶闔停珂擁
建章尔隨黄閣老吾忝紫微郎进入連稱接天顔對折方聞班
花捧萼韡立厲分行近聀誠爲美微官豈合當綸言難下筆諫
紙易連搯老去何徼幸時來不料量唯求致身地相豈答恩光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王維

騎省直明光鷄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暗識令公香玉漏催銅
史天書閤夕郎旌旗映閶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
欲黄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早朝大明宫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
鶯繞建章劒佩声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舍人　杜甫

五夜漏声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宫殿風
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携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
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和賈舍人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宫殿萬國衣
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賈舍人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鸎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万户玉階仙
仗擁千官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皇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杜甫

户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移晝漏稀閶闔報天顔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早朝日寄所居　皇甫曾

長安歲後見帰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東漏声遥
在百花中爐煙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
露不應黄葉久從風

早朝　楊巨源

鐘傳清禁纔應徹漏報仙闈儼已開雙闕薄煙籠菡萏九成初
日照蓬萊朝時但向丹墀拜仗下方從碧落廻聖代逍遥更何
事願將巴曲贊康哉

和集賢劉學士早朝作　白居易

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烟吐白龍頭宛轉扇開青
雉尾參差暫留春殿多稱意入從閑即可知從此摩霄去非
晚簪笏未有一生疏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張籍

鼓声初動未聞雞羸馬街中踏凍泥燭暗有時衝石柱雪深無
處認沙堤常參班裏人猶少待漏房前月欲西鳳閣星郎離去
遠閤門開日入還齊

早朝感事　歐陽永叔

王得臣云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
龍西曰白虎今闕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
故云月在西似不用漢闕也

疏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
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鵷鸞侣野性終存鹿與麛笑殺汝陰常處
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早朝　歐陽永叔

閶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郎千步佩玉聲
趨戟五重雲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芊芊少年自結芳菲
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早朝　鄭毅夫

花戲戲虬駕早朝玉欄宮殿壓雲濤九州畫地中原壯万象捲
天紫極高日月雙明留鬪用龍虵蟠結動旌旄群仙遂步蓬萊
拜五色非煙遶繡袍

和宋次道紫宸早朝　梅聖俞

陛生声峯香雲間來預將搖翦帝旒冠劍有客英与契文章全
盛馬兼斑狀二玉字龍纏模寫二金鋪獸嚙環却出常朝殿前
過戟衣風動肖相拳

古詩

禁直以下係寓直　楊大年

鳳條簫声蝽波溼紫籞蟲声沉百虫從仙盤雲表露成霜何人夜
半牛衣泣芝泥香無月諳書河漢西陳狂斗車陸風蕭二起庭
樹呆嘶發二鳴穴漾千盧送唱傳宵警海山鬱背蓬壺頂金缸
珠網結緡錢下井欲味世素銳前帝笑藥詢頭生觀書百斤須
中程投戟下罷歲鼓卻來衣誤听斎魎声濁烏漏尺繁星曙魚
鑰建章開萬户初日曈曨光漸鳴鞭一声下天路

律詩

奉答左省　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二栖鳥過星臨万户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
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贈出左掖　杜甫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雲軆城
溼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同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禁中　沈佺期

北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
入當階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
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夜直　王介甫

金爐香燼漏聲殘翦二輕風陣二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
影上欄干

初秋寓直　晏同叔

絳河星斗夜闌干禁署沉二閉九關上帝冊書群玉府仙人宮
闕巨鰲山涼蟾影度秋陰薄促漏声來夜唱閑擁鼻吟多欲愁
絕飛鐘凄斷樹烏還

下直　歐陽永叔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雲不解宿雲低輕寒漠二侵駝褐小雨斑
斑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
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
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蘇子瞻

微霰疏二點玉堂詞頭夜半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
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声長何時却逐桑榆
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詩話

昭儀引坐

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
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户外昭儀攢袖垂双瞻御坐
引朝儀從此出殿門也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細蓋至
天仗分朝班二仲詞夫人常有輿上殿稱万壽按唐會要命婦

朝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擔子王珪殆得特恩故兩制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人引至殿上至敬宗方罷用小黃門引導至今如此 宋朝錄

休假

【羣書要語】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一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及也 初學記 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 漢紀注 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 同上

【詩句】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 韋蘇州

【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

石奮子建為郎中慶為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 本傳

休沐不出

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有罪長告

漢丙吉為丞相掾史有罪人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切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賜告不歸

漢馮野王字君卿為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免官漢法在官連有三最則予告病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

休日治事

薛宣守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五日一急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稱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卅諸子敬不急而還是也 杜山谷箋

【古今文集】雜著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止有章士子攸謹守官有典瞻細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嚴案廷尉會稽臣稚珪臣中正歷奉朝班竊登要近九棘之任理咒休謁具制于闕實爵常典恩許無降所制不闕違犯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甫自內轄作士下闕通制明文日陳凡案白論規矩寔斯為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古詩

蘇州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白居易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辰初黜軍廚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礼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眾賓勿遽起群寮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

勞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將何以樂吾身

休日早起　陳去非

曨曨窺影來稍稍禽声集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溼廁頃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穩安取萬古色開眼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受今日閑明朝復羈縶

示祝四弟　朱元晦

十日休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群器兀坐心悠悠以雨苔徑荒林深鳥啼幽惜前樹萱草与子供忘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仕進部

薦舉

舉薦　舉辟　自薦　舉自代　並致舉代並附

群書要語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儒行上臣事君以人大器選賢所以報國蕭勵傳諺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班固典引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韓文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拔文

古今事實

與言幾失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昭二十八

舉七十家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礼記

薦六十家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韓子

舉爾所知

仲弓問政子曰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此人不可

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与

計事者爭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

有味其言

漢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薦從事

漢臣衍傳楊雄說史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莫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當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爲孤白之衆而反食之也乎原文舉巨衡才智有餘經學絶倫以無偕朝廷其隨牒在遠方誠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爲國器

君欲除吏

漢田蚡景帝皇后同母弟武帝時爲丞相蚡以肺附爲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薦寵下士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礼敬與鈞稱人庶衆以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率皆名士

韓安國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之名士人亦以此稱慕之

不容私謝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爲通

不如一鶚

漢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龐參字仲達爲左校令光祿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翥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之多士且邑家庭陵賊走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鷙鳥雖百不如一鶚令蒙討平之

舉皆當才

鄧禹字仲華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舉處士

陳蕃胡廣等上疏薦處士徐穉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叶亮天工必能增輝日月

薦恐人知

孔光薦士惟恐其人之聞知

拔十得五

蜀龐統字士元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今拔十得五猶可以崇邀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薦多卿相

荀彧字文若前後所舉命世大才終爲卿相者十數人

不進不休

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初孫充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山公啓事

山濤字巨源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舉無失才唯用陸亮等斷敗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

以母言薦

吴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隱之執母喪每聞其哭輟飡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兄弟並舉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兗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桃李在門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陛下欲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監察御史桓彦範太平州刺史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藥籠中物

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

曲薦不知

仁傑為相婁師德嘗薦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於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表薦布衣

蕭昕為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除吏八百

常衮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及崔祐甫相則薦舉惟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爭令出門下

柳子厚以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藍田尉儁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墓誌

一薦四人

韓愈與祠部書曰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者有劉述古者其文又長於詩當今舉於禮部者無與為比有崔群玉者其文進而不止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此四人皆可以當首薦

三人交薦

韓愈答楊子書云東野窮究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士之秀近又得李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以東野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

奇寶橫道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

古靈薦賢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自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皆如所薦斯為盛矣今宜示百辟多舉所知

薦二臺官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與中俊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抃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抃晚為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東軒筆錄

夾袋冊

呂蒙正公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退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也

薦不示恩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公公未嘗示恩意於人 言行錄

敢直薦賢

有范延賞者以敢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桑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爲發運使延賞亦爲閤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筆錄

我薦彼攻

王大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長 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大尉

恩戒已出

王沂公曾爲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揀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歸

毋受百欺

呂正獻既爲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欽納焉 童蒙訓

未用後聘

程顥奏狀伏覩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近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者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然試之能吏非所以待賢者之事此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能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

薦張横渠

呂公著薦張載謂其學爲關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事利害 上特召對以爲崇文院校書公又言載老矣宜任以事

薦程伊川

呂正獻公與溫公同奏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召命特以不次詔以爲潁州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秘書省校書郎亦不就已而召對授崇政殿說書乃受命議者謂頤辭卑而居尊 呂家傳

上當求下

程伊川與韓持國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頃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夫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

承者与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薦歐陽公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　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　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　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　上從之

不識其面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薦

不受寵賂

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寵賂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寵賂

無書後薦

不干人薦

滎陽呂公希哲与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薦舉以為後生之戒童蒙訓

更薦范公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

薦張密學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東軒筆錄

力過勢要

李師錫改京官　仁宗覽其薦者三十二人師錫乃使相王德用甥婿　上曰保任之流欲以盡天下之才但薦勢要孫宗何以進乃与師錫循資

亦不果薦

梅聖俞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自以其不得志者泄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徒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亦不果薦歐陽作詩序

遜薦時賢

劉錡与李常友善後錡進使錡佐谷薦常改官常願先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

材館錄

虞允文為相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胡銓張震洪遵皆古衆適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歷元祐風行狀

祁奚舉解狐以下係舉讎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左襄三

解狐舉荆伯柳

解狐与荆伯柳為怨趙簡子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不避仇讎韓子

舅犯舉虞子羔

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曰子羔非

汝之仇歟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虜化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虜化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 說苑

蕭何薦曹參

曹參微時与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死所推惟曹參

蔣欽薦徐盛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乃事害已而欽亦稱其善孫權曰君稱盛祁奚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略今大事未定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能權嘉之

祁奚舉子 以下係舉親

魏子謂成鱄曰吾与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与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謝安薦兄子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寇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應舉郗超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

仁傑薦子

狄仁傑子光嗣為司空丞武后詔令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韋貫之舉弟

韋貫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議者不謂之私

祐甫多親故

肅宗謂崔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為擬庶官夫薦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實帝然之

曹侍中薦子

曹侍中將起軍篤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无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燁与煒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 上問優劣對曰燁不如煒已而果然 涑水

呂文穆薦姪

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上命幸其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程子舉其表弟

程顥為御史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戩先生弟頤為首 行狀

伊尹干湯 以下係自薦

伊尹處莘野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東方朔傳

郭隗自薦

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国乱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破齊 戰国策

冶鑪之金

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以為不祥之金

毛遂自贊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与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以滿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

未有所明毛遂曰臣蚤得處囊中乃脱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
遂以為上客

方朔自譽

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漢士自譽

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
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東方朔傳

張敞上書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請自治之

王霸自陳

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從歸身至朝本
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量陛下何因謂之也

敬文不報

唐尉元興奏文翰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
奏暮召臣所上八万言錢錄精粹出入今古對千百年拔犀之
角擢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呂蒙舉代 以下係自代

呂蒙在陸口疾病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深長才堪負重乃
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 吳志

鍾皓舉代

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
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 後漢書

韓愈舉代

韓愈薦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
望

管仲舉代 以下係垂歿舉代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
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
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蕭何舉代

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臣死不恨矣

丙吉舉代

丙吉病上問可以自代者吉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上固問吉
乃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
在郡治有聲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為不冤太僕
陳萬年事後母孝謹此三人能在臣右上許之相次用以為相

周瑜舉代

周瑜病因上疏曰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吳志

羊祜舉代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 晉書

王旦舉代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
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
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 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問馬亮如
何又不對 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
如寇準 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
不知也旦死歲餘卒用準為相 監元叢云

雜著

雜說　韓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秪辱於奴隷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与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告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不知馬也邪

爲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年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爲闕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于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

三上宰相書　韓愈

前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云云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睿其冠于千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　再上書云向上書及所爲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淵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　三上書云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吐握之說焉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愈

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

贈崔斯立　韓愈

……

鄴侯枌榆之餘五十出守數已六小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蓍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何處悲群山攢天雀鳥啄……耶……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殷勤刺公賜食罷歸騎踏霜且緊稱多量少以裁寄豈念幽桂遺犯雪……犯雪出燕已氣象詩兀未可攀

律詩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詩話

近水向陽

范文正知杭州蘇麟爲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皆獲薦書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乃薦之

作詞謝罪

呂申公累乞致仕　仁宗不允他日復扣便座度不可留因詢曰卿去誰堪代者申公曰知臣莫若主　陛下自擇聖問之乃

引陳文惠曰　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
任老臣鎮安百度周知天下無如陳堯佐　仁宗然之堯佐遂
大拜極陳薦引之德因作燕詞於酒酣之中公使之歌焉
二社良辰千家庭院鞦韆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
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爲誰歸云
爲誰來主人恩重朱簾捲雨公笑曰白根撓燕人已老莫愁調
雛子無功老於碣翩而聞措如此　湘山野錄

因詩論薦　見詩話部

爲而大用

王荆公薦進一二英才也時代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
參政公作六詩寄之云本是陸陳棋金沙只愛我自矜顏色好
飛度蠛蜂哥見麻菇話

不說其薦

張詠以書薦使降詔得太平州時其家爲我客度乘腳色
欲發爲批詩與之云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世網勝一階
若發焉道求腳色下官殿跡轉沉埋　見詩話

辟舉

陸贄云三礼賢者乳吏職滿七年府州郡並得辟舉　正獻啟

群書要語

古今事文類

謹簡乃僚

穆王命伯景爲周大僕正曰謹簡乃僚

自辟其屬

漢自詔與之外其府寺郡国屬吏皆令自辟故河南守吳公召
賈誼致門下　孫寶明經張忠辟寶爲屬楊震辟杜喬胡廣辟

李膺

辟而不用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
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
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　周燮等傳序

爲親而書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爲郡丞義以手捧檄而入喜
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爲親
也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太史公云

並膺成辟

陳群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並命並爲
成辟當世榮不榮之　後漢書

投傳而去

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爲別駕從事蕃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
傳符也　本傳

辟謝安

謝安及弟萬發聲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桓溫請爲司馬
發新亭朝士咸送既到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安出溫問左
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下車連辟

晉江統字應元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
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
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鄉覧爲賢良阮脩爲直言程收爲
方正時以爲知人

表留幕府

唐太宗爲秦王府僚多外遷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表留幕府

幕府得人

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侍郎馬揔為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使判官書記。度傳

屈數句客

唐韋思謙傳：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思謙為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句客，以重此府耳。

使主留後

郭子儀辟杜黃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後。諸將難制者，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

法不敢私

儂智高叛，仁宗遣狄青為宣撫使。青受命，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予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南豐雜誌

幕府名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名士。聞見錄

書局辟官

司馬公光作通鑑，英宗命置局秘閣，以其所素厚者劉恕、范祖禹為屬，又奏其子康為檢閱文字，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

客可為師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

遺事

古文

雜著

徐泗濠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帥南陽公以御史大夫受詔，牧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換秘書省校書郎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宏傑英豪人之才名也。後之人苟有慕於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以知矣。扇乎其相扶而上，其相維持而下，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其賢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之。

送石洪處士序

送溫造處士序　並見賓客門

古詩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韓愈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仕進部

交代

群書要語

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中庸　顏淵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　嗟乎其若後亦子邵行以求及前人莊子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一月二千是謂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漢昭紀注

古今事實

舊政告新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舊貫不改

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論語

及瓜而代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左莊八

將死授政

鄭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左昭二十

反間代去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不下者兩城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遂降趙趙封樂毅曰望諸君田單後與騎劫戰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

蕭規曹隨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本傳　蕭規曹隨功若太山揚雄傳

前召後杜

後以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以嚴繼寬

班超為西域都護年老求還詔以任尚代之尚謂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按按代者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聞知即部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竟坐棄市

劾令不去

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我棄彼取見同列門

代者挾慙

晉王述爲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羲之代述止一弔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詣己如此者累年羲之竟不顧

垂成而代

祖逖爲豫州刺史大興攻討北地逖平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方當推鋒越河埽清冀朔會朝廷遣戴若思爲都督逖意甚怏怏感激發病有妖星見豫卒于雍丘

狗尾續貂

晉趙王倫篡位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借用

糠粃在前

孫綽與習鑿齒並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借用

不改前政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晉書本史

門生爲代

范津初爲傳燮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 燮傳

避諱求代

梁阮孝緒爲鄱陽王長史行江州府事正直自居不與與戢趙道智坐遣拜深者言事情事好酒以王晏聰代爲行事南州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各任所長

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勗公者公曰凡人才性不一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 神道碑

爲代懷慙

詹大和坚老來京師以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爲少卿坐老哀鳴端初操理詼諧曰子猶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擢出奏名在法當逐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運副使既交瓜詹老自郎官出爲代既再見端初避席其面曰猶不記前耶因以所中若有素者愧遂避去朝路中聞風采堂堂乎非昔日比也坚老答曰風采益堂堂固非某所知但不知比往時猾不尖否端初憮然而去 揮麈錄

雜著

託契子孫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 童蒙訓

詩話

同年爲代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皆狀元及能相須者又爲交承故文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俊皆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樂人戲詩

楊叔寶郎中興州人宣頃爲守與蜀一從三月作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末句云爲報吏民消息好皇家又遣一楊君優人謂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 湘山錄

笑啼不敢見鏡門

謫罰

【群書要語】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尚書注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舜典 屏之遠方 書注 綴死中 居徙於瘴癘 六帖 投荒 六帖 左遷 同上 幽竄 凡免所居官 漢書 貶臣遷客 六帖 縶纍之臣 左 信無罪而棄逐 離騷 俟罪荒陬 騷序 故事 有百謫者 序 陳遵傳 家謫遠郡 削迹朝端 李邕

【事詞】淨行 防水寄 野店 避山魈 張祜 寄遷客

【古今事實】

舜去四凶

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三已無慍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慍色

直道三黜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楚囚南冠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弔之問其族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從釋之 左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而死

居常鞅鞅

高祖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居常鞅鞅與絳灌等列過樊噲將軍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受辱獄吏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誼謫長沙

賈誼謫為長沙太傅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居長沙卑濕自傷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獄吏辭獄

陳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蹴蕃曰老死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

書空咄咄

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蜀尸埋謗

陸宣公至忠州上塞其門無來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姪亦罕得見 晉暉運使至忠州 問因峽中過陸贄何面孔其以狀對上憫然拜太子賓客已卒 丁用晦芸窗錄

獨未拔城

唐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拔拔獨子厚與猶為佑

忮心陰責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元齡自初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列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識者以為斯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歟他若其賢耶 劉禹錫曲江序

貶死朱崖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上中得一甍長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柩還 與言

諭君奠母

柳宗元謫永州司馬侍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溫凊未嘗見憂慼于州之佛寺其疏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姊洎太夫人見之于公礼不卑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 墓誌

春州惡地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實於必死之地普頷之後月餘符坐事黜宣州行軍司馬 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湘山野錄

直言遭貶

唐質肅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 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 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 言行錄

居亭主人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衛州遣中使賚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柬之護之得免謂因肆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畢竹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政不平之門下士重爽謂熟視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蹙然而懼因密奏之以擅移山陵劾謂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 莆州志

失明遭貶

范忠宣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出上表乞致仕章子厚亦堂吏更不得上遂公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或謂公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爲子訴冤

陳了翁自嶺外歸居明州當今其子正彙錢塘聞蔡京有謀於京之福曰其事有動搖東宮之迹不敢隱默乃自陳于帥司帥蔡嶷爲杭帥亦京叔宗盟結外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此京俾爲詰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若正彙而公亦逮逮繫於尹李孝偁處之公使證正彙之妄公正京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豈得默默陳氏之璽宣無天若瞻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況不敢不式乎昔所以事君數子豈以利害之際而食鬼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嘆曰公曰 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置通州之命 遺事

替母取死

紹興初寇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爲章惇蔡京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逆人皆謂之語之不死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憩驛舍牀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泣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 盧見

失儀被謫

真宗朝張文定公齊賢元會上壽以微醺逆上失容坐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酣醟杯觴狼籍復冠弁盡謂是也青箱雜記

崖州爲大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爲崖州司戸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絶倒

寫黨錮傳

黃山谷謫宜州時黨禁甚嚴僚余若著爲之經理舍館一旦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文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次年遂仙去

挈子隨侍

東坡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懽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爲大橋以免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大臣猶以爲未足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逆雨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

徹屋獲罪

紹聖中蘇轍貶雷州就州人吳國鑑宅居爲創一小閣元符初本州差馬求受役諷吉其事詔提舉董必具實狀以聞必至雷置獄根治詔轍移循州知州張逢以下除罰有差國鑑編管

民居不僦

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

杜門莫見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使伺於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却掃編

盡呼相公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高卑皆呼相公豈相公愛逐此乎近日瑩中却稱被士夫相呼過桂又報伯紀來因爲瑩中言哉一笑胡寅賀記

以義相勉

鄒浩除言官有出置者與浩書一日報云皇后劉氏立已鄒君不言可以絶矣又一日鄒以書約某會新亭且云得罪貶昭州留連三日臨別出涕某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外能死人哉願毋以此自沮言行錄

貶中喪子

趙忠簡公鼎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以書精帖云知舊多勸讀佛書使釋迦老子聞鼎此事亦當感動

客至對臥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時相說許

奏會之千萬怍如不樂道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孜友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遵章曰此秦老筆也朱語錄

附官安置

本朝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附官者今只于州郡是帶附官安置 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囚山賦　柳宗元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迾兮若重墉之相褒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爲壑欿下頹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爲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攢林麓以爲叢棘兮虎豹咆㘎代狴牢之吠嗥胡井眢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爲柙兮匪豕吾爲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謫九年賦　劉禹錫

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衍至於數極又曰稽天道與人紀咸一偾而三起去無久而不還勢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

古詩

書竄詩爲唐介作事見言事門　梅聖俞

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今所謂妖僻條一二事臣職在諫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疾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昵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馳驛邦媛將侍宴中金[illegible]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纖寄謝煩西蜀巧日夜急鞭扶[illegible]排闥[illegible]比比雙蓮花簇簇寶星出[illegible]一[illegible]詩仁[illegible]元夜服[illegible]驚上[illegible]遂[illegible]說此得失[illegible]對以夫[illegible]至尊於是豈能恣遂[illegible]顧[illegible]臣今得[illegible]陳披攄披非一倚威與福利[illegible]乙是惟[illegible]男默必致太平在[illegible]臣言天下公笑以身自郵君[illegible]吐橫詆叱指言爲罔上今汝還肆是時白此心[illegible]不[illegible]雖令[illegible]同[illegible]知弗可懼復以強詞[illegible]大臣論奏不容[illegible]介比容甚闊猛士膽爲慄立貶嶺外春速[illegible]爲里[illegible]惆悵陛下何未悉取救者誰稟[illegible]謂此[illegible]不容[illegible]有所怫平明中執法惟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illegible]傷四海和幸勿苦責卒亟許遷英山[illegible]路猶[illegible]宜白霧[illegible]快[illegible]附連嶺[illegible]若壞[illegible]間因獲利[illegible]等蛇蠍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馱馱毒虫噴癘霧毒[illegible]嵐氣沒妻拏不同途風浪過蛟鼉存亡未可知兩

館愁腸骨飢僕時後先隨拼拾橡栗隻林多蔽天黄茅雜丹楠
萬壑通醲酤撫遂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𪾢山水仍奇
恠已可消憂舒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
市卒市卒且不慁况孤别乘秩

雜興　梅聖俞

蘇舜欽監進奏院用例賣故紙祠神會館中同列
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盗削籍同會者
皆坐斥劉謂時宰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尽故
聖俞作此詩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雖云九客
沮未已一客嗔古有弑君者羊羹為不均莫以天下士而比首
陽人

跋東坡和陶詩　黄魯直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
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律詩

自謫後題千越亭　劉長卿

南天愁望絶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嶺
徼世業陷漁塵江入千峯暮花連百越春秦臺悔白首楚水怨
青蘋草色無征路鶯声傍逐臣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
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流落誰相見空
憐鷗鷺親鷗大斛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
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
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送唐介之貶所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難去国一身輕似葉高名千
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天意若為宗社
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送唐御史　仲訥

力把雷霆幾共危遠投魑魅獨為伍忠州本業直無負　高廟
神靈固有知自倚聖明容直道未甘憔悴死荒陲朝端相多
公議莫把文章作楚詞

夏日登車蓋亭十絶　蔡持正

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虚亭裏卧展柴
桑處士詩

一川佳景疎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
雨起靈湫

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
劍逐青蠅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数声漁
笛在滄浪

西山髣髴見松筠日日來看色轉新聞說桃花巖畔石讀書曾
有謫仙人

風揺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黄口鬧波間逐
隊小魚忙

來結芳庵向翠微自持盃酒對清暉水邊夢澤悠悠過雲抱西
山冉冉飛

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
公俯碧灣

溪中曾有戈船上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然唯坐嘯白鷗紅

鷗伴閑身
喧豗六月浩然律行見沙洲東西嶺如帶淺流何足道沉沉滄
海會揚塵

戲答劉文學　黃魯直

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
生鐵石心
詩話

鬼門關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
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
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

到海十里

冦準再相天禧末為丁謂所誣再貶雷州司戶及境吏以圖獻
抵海岸九十里公慨然曰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
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

崖州相遇

冦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別駕又
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準相𢮦在中書丁當
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
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
相語曰若見雷州冦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冦復
移道州冦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
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体 歸田

乘桴浮海

東坡紹聖四年自惠州再責昌化寓城南天慶觀初軾與弟轍
相別渡海既登舟笑謂曰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者耶元
符間徵朝登極量移廉州由澄邁北渡有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

山路荊棘

哲宗即位　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贓貶確謫守安
州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以聞其畧云
五篇涉譏訕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以譏讒譖之
人乘底出巢黃口鬧皮間蟻陣小魚忙譏新進用事訓無謗訕
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揣
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救郝處俊安陸人封甑山公唐
高宗欲遜位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
帝著令雖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御上元間
也是太后垂簾聽用　章獻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又
云款息思公俯與瀾搜詩録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得莊姜
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為古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
滄海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　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
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范堯夫位宰相范公曰來日進
呈持正事當如何潞公曰喻帰范公曰此一條路荊棘久已生
合相公不宜蹤開下存正仲為右丞深贊其說翌日簾前范力
爭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同今
當俱去存蒼黃不知所為亦拜明日范公罷相正仲亦出更無
押入之礼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再貶自持正始

退隱部

閑退

羣書要語

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莊子）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脩吾初服（楚辭）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同上）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梁蕭統）絶意乎寵榮之事（潘岳賦）

詩句 戀花杯下飲愛草野中眠（劉合）睡輕可忍風敲竹欲散那堪月在花（鄭谷）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黃）解組便爲溪上叟輕蓑短笠伴春鋤（陸）有時醉倒臥溪石青山白雲爲枕屏花開有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邵）

古今事實

醉尉見呵

李廣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武一 見將帥門）

不當治產

漢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予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卷一 見農家門）

閉門自保

馮衍字敬通以交結外戚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

辭官棄從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荊公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邵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野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

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屐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數万傾財破産以至于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箕踞軒記　唐子西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跼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盖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礼法者之所爲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賓客則有所不可以之遇宗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边幅者皆卻而不爲于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日視上帶則輒取恠慈方且遠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礼法柔声和容斂跛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游之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床之上合而賦詩嘯咏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爲之蕭然足以見其疎率如此而尤有所畏而疎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推之如己而不以按物則庶幾其无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爲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古詩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祗言小邑无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爲銜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爲耳轉憶陶潛歸去來

律詩

閑居　張籍

東城南陌塵紫幰與朱輪盡說無多事能閑有幾人唯教推甲子不信守庚申誰見衡門裏終朝自在貧

安分　邵堯夫

何如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无俗事心下自清凉靜處乾坤

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遣興　韓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

北門　王介甫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静居　李宗易

大都心足身還足只恐身閑心未閑但得心閑隨処楽不須朝市與雲山

林下　邵堯夫

老來軀体寂温存安楽窩中別有春万事去心閑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処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茵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済自家身

省心　邵堯夫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須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捨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楽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説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詩話

徒言退閑

詩人類以棄官歸隠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践其言者故韋丹与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王事紛紛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于午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論澈訓詩曰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坐草只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雲溪友議又趙嘏云早晩粗訓心事了水边帰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亟熾愈无帰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損史志情於軒冕耶余嘗於驛舎見人題壁云誰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与夫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遯齋閑覧

二龍閑臥

熙寧四年吕申公以提擧嵩山崇福宮居洛与康節温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時荊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故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哉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処顧以詩解之曰二龍閑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処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歳餘召拜樞密副使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温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

致仕　休退附

羣書要語

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曲礼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曲礼　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曲礼　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九章　太史公曰今有先祿秩之奉爵邑之人而楽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史記

脫籍公府歸杖私門　狄保公事

詩句

紅旆走馬非吾事黄紙除書無我名白樂天　移家尚恐青山淺隠几唯知白日長錢景山　好去上天辞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魏野　贈萊公　千重浪裏蹻流出百尺竿頭試脚回村公上蹤乞骸骨黄冠歸故鄉杜

知足　知足常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　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望以足莊子

古今事實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晉致仕也特為中軍尉之舉其子午代之

張良辭病　張良素多病乃稱病曰臣家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仇彊秦今以三寸舌為帝王師封萬戶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辟穀不仕

二疏歸老　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又云歸鄉里日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

萬石歸老　萬石君以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大議毋咨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懸車為榮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縣懸其車以為榮傳之子孫

致勞以事　龔勝邴漢俱乞骸骨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勞大夫

掛冠城門　王莽殺其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掛冠神武　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白衣尚書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帝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為白衣尚書

角巾歸第　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

陳情求歸　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論者不用遂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老病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加鼓吹而已

鐘鳴漏盡　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遂稱疾

結香山社　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自稱香山居士嘗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作三休亭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曰休休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

乘牛車歸　太尉李晟以元臣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衰發京師百寮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甚貧僕庇蔭草堂

作綠野堂

裴度從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梗雲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權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及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狀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而悼

跨驢入市

杜祁公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驢飽食訖跨之著麄布襴於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在詩中矣 嘉話

富貴知止

李靖以疾辭位詔許帝遣中書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朕以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請老就養

蕭瑀嘗拜太子太師固請老退特詔曰優游自恰而子華為工部侍郎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薨其第

耄忘致仕

大中十三年元會柳公權稍耄忘先群臣稱賀御史劾之議者恨其不歸事遂仍致仕

父子謝事

李東之子孝基與父同謝事歲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燦以特召 見上元

致仕著書

參政趙公槩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為樂嘗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告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 神宗即日賜宴瓊林溫公留京師一月九對上者五錫燕者三賜詩再賴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野服見客

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 出

先為措畫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求致仕門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矣惟有急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 出言行錄

每言國事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進討公言海嶠險遠不可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 上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可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行 言行錄

草閣辭漏

近年或有乞致仕者親戚相惟且痛其死矣予同年𢎞伯玉粹夫爲户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疾亦未當告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詼諧乃告曰前日兒子亦自焉閑奔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間踴躍一廻又云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宫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前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逆堯民之至樂 王彥輔塵史

三樂自足 以下係知足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家語

三者自足

孔子謂顔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莊子

自若有餘

北宮子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適終身逌然 列子

安步當車

顔斶曰安步以當車蔬食以當肉 戰國策

見幾而作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産數十万齊人以爲賢相嬰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尽散其財分与知友鄉黨止于陶自謂陶朱公○顔師古注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与時弛張也

自六百石

後漢郇況兄容養志自循爲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illegible]

妻勸知足

王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但取健足

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健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

八十日令

淵明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但少一死

蜀漢右車騎將軍廖化欲與宗預共詣諸葛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宗預傳

濁酒一盃

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絶交書

山資已足

宋子[illegible]之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此郡沃壤珍貨日至人所昧者財耳則福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福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祿豈須多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高祖紀

不市田宅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飢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唐紀

灌園掇薪

元延祖調舂陵丞棄官去戒子結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元結傳

不言產業

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

雜著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　洪景盧

前二年詔起胡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廷尉先生辭曰臣某老矣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華華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材者不可臣老矣詎不得奉詔　天子覽其章換以中祕書官使無累職事益自養先生不得辭來來歲月又請曰臣不能使老復少今承乏筋力又不逮前時　陛下留臣無為也於是宰相言胡某半世為官進不能以寸願加寵秩之益廣聖世貴老尊賢之義即日拜八品京官予祠祿使歸歸有日館閣之士八人舉故事載酒殽祖之於國之東門之外相屬賦詩者易莊遇稱其手言曰先生之去美矣而其所以去則不可夫翹關超乘擊劍馳馬加一日之老亦憊耳況過七十者乎至於雍容在廷標榜後進坐而安車蒲輪之上耀不能老而已而先生去之是使黃髮番番之士終不一朝居也且　陛下擇官以處奉祠寮要處時諸恩禮甚厚非所謂無人乎子思之側滿朝賢大夫注意高仰無公孫子仄日事周之嫌儒生學士執弟子禮恐不得一解顏笑無有驥駒句曲之詔而先生居之若不釋然者往來脩脩不憚煩於道路吾黨之士未有所聞於先生若之何同人嗟曰噫昔之歲先生且對延英以病告上書公車卓卓然五千言今皆累施行其有補於朝廷多矣子之云云奈何遽躁然曰適有罪酒闌諸公詩且成遇醉不遑愧下賦詩獨敘其所以然者

致仕後客位答目　朱元晦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衰朽無狀辭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寮賓客不鄙下訪初亦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從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脫著疾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　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移艱難迎候不時參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又大幸也某惡悚拜聞

其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此歲時節祀已廢其稍和舊相訪亦望察此非雁受者亦雖免屢幾還答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木遽避逐跌之虞千萬幸甚某又上聞

古詩

詠史詩五言　張景陽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無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和潞公超然臺　蘇子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勳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令清風出談笑萬竅爲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掛身從志空大父從官慶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君相恐酒簽盡煩公揮紫金

律詩

樂天洛中高退十自號年渡日娛情惟詩與酒追遊嘗爲一時名輩著什八籍醉後寄裴晉公云

斗藪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後醉倒狂歌有例無

送蕭使相公歸山　鄭獬

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設自勞脫却朝衣便東去青雲不似白雲高

題閑居石壁不知何人作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綬換閑印何須買取黃牛教子孫

詠懷　白居易

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落分司挂冠何當酒多先到拜表行香盡不知短笋青蔥饒從後飛袍机背與眠時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林下書懷　杜世昌

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猶肯額恩離攀處營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遇優且是林泉安逸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昇平日樂聖誰能繼舊謳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蘇子瞻

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祗風情舊因覓菜求長假新爲鳴枝作短行不禰自安猶壽骨苦藏難去是詩名從渠西省舊煩細球歌詞擬稱声

寄子京　宋公序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鈞老去師丹多忘事少來之
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歸隱
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詩話

不任公卿

武帝遣使徵龍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東坡詩龔
官縱未歸東海龍郡惟堪作水衡 龔遂廣東海人

毀車殺馬

馮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因毀車
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後見草
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
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本
見後漢周燮傳

碧山不負

張褒梁天監中不供李士戒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為
焚今草長嘯而去杜甫贈栢李士詩碧山李士褒銀魚蓋用此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恥病冥然无知疾損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
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
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
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
別深 唐詩紀事

得午橋莊

張齊賢相以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莊鑿渠通
流栽花植竹日與故旧乘小車携觴遊釣傍於門曰老夫已裂
冠毀冕或公紱詩不敢迎見賓以詩贓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

庐水竹煙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 嘉李
太亮為人故字師亮

題詩徑歸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
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
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
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 李見素陳堯佐皆致仕 寄語姑蘇孫
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湘山錄

一出一處

張退傅與文惠同時秉政張既以帝傅致政有詩寄文惠曰赭
案當年並命時鞭茵髮烟偏拔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
鳳在池 倦游錄

風月閑人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潁叔平來訪永叔時呂晦
叔知潁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為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繼前陳
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
過驚尤嚼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李白莫辭
頻 倦游錄

老鳳不去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
衰故臺諫无非之者惟李復圭嘗作詩譏之云老鳳池边蹲不
去飢烏臺上噤无聲魯公遂致仕云

叔姪同歸

張鑄希顏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嘗帥南陽
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昷並以光祿卿致仕同歸鄉紹紳榮
之杜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礼經君家何事最為榮清朝叔

廷同辭祿歸去田園畫列卿

還鄉散財

唐景仁鎮嘗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与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游峩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恭歲乃還京師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它人所不能用　冷齋詩話

香山九老

睢陽五老

洛陽耆英　並見耆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三

建安祝穆和父編

○退隱部

隱逸

群書要語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卦九四　好遯君子吉　九五　嘉遯正吉　上九　肥遯無不利　遯卦　天地閉賢人隱　坤卦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乾卦　子曰素隱行怪吾弗爲矣　中庸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詩　身將隱焉用文之　左　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　語　八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十四　季　逸民天下歸心焉　二十　窮則獨善其身　孟子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周上　班嗣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漢　傳　埋光鏟采　賓戲

詩句　長庚衛茅不遇賢　賢多隱者　釣玉漁樵寄此生　杜

古今事實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　逸士傳

許由一瓢

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掛於樹上風吹歷歷作声尚以爲煩遂去之　逸士傳

壤父擊壤

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舜讓支伯

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披裘拾薪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踰牆而避

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礼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声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

寧為生龜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寧為孤豚

楚宣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范蠡五湖

范蠡反至五湖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国矣王曰子聽吾言与子分国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illegible]

商山四皓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號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国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礼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人奉書欲因日暮自屈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至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下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中巖絕迹

右僕射中書蟠先是將士范浮等詐訴朝政太學生矛㬎其風蟠
抚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爲擁篲先驅卒有坑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

使工圖形

董壯威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爲貌形狀肱卧於幽闇
以被韜面言風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今
故在闇豎夫何爲哉遂遁海濱賣卜給食

發英無奇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因鉼詔切責郡縣英不
得已到京師強與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
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
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
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
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
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
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
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
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无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
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无守其名最高而毁最甚李固
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也

耻辱後代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
永初以後惟云甲子而已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累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
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
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
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
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世說

子驥短褐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
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乃造其父驎之
披短褐與沖話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廚人代
之父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請驎之爲長史固辭

畫牛喻意

梁陶弘景宋武屢聘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
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
可致之

七松處士

鄭熏端勁再拜禮部侍郎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
號七松處士

爲構隱宅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万資并爲造立居宅在剡
爲戴安道起宅甚精整

山中蔬食

宋周顒於鍾山立隱舍終日長蔬曰綠葵紫蓼春韭秋菘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隱箕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
謹樸帝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竹溪六逸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

飲號竹溪六逸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志和垂釣

唐張志和業室越州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制裘嫂䙝為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為玄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四明狂客

賀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

東皐子

王績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松菊主人

韋表微為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吾年五十拭鏡攝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拜官而卒

陸龜蒙以高士召不至素善李蔚及當國召拜拾遺詔下而卒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 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 藝祖召不至

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 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 上益重之 聞見錄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公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江南黃景操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每令李常從之王拱辰尚書見洛乃以康節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駁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 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賜對除兼官刻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其卒不起有以也夫 聞見錄

為買園宅

康節先生慶曆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

他人居之吾甚羞家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 聞見錄

山中騎牛

劉渙凝之爲潁上令掛冠隱廬山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
笑出門萬事從吾好時陳舜俞謫居山南亦乘黄犢相與往來

公卿訪隱士見寫公門

郡守訪隱士

林逋居西湖未嘗後城市杭守李文靖咲每造其廬清談終日

處士擬貢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貢一啓
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
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
今逋兩失之 談剳錄

逸民言兵

蘇明允著權書衡論伊川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
民立言垂教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 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内後謁告歸
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拜謁
放使坐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
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挟之而已此白丁
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
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貪恣亂鄉部此
盜虛名 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
風月 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
挾媢言放陰事 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寖衰 涑水

雜著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
先生之道猶昬先生不以清節避居堯二二之道何尊是知天
地間堯而尊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
也若非翊咏几有元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
武之德則知用朱得堯之体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
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道之者宰之有餘大用先生戳據
帝王宰籠六合欲先生易載清掛百出万古猶賊爲臣之道拜
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足死不疾也使放
之聖得先生重尚鞠不爐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
業也於亂則世用於治則吾業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
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業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業而爲用矣

則聖道或化覺者殊耶故自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
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
月懸森焉靜先生宅也聖人尤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
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仲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
自黎雖死不藝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知天之德合地之式居
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宰所但貫頌之
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綜天地之外攜堯翊舜
時爲吾宰我來偏異請摛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
炎祿間健若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国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
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任人嗤一草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

殺喜怒之任有朋黨審術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与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妻人謝手亦將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禁而不吐也嗚呼能棄禄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甞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嚴二亞焉若藏于陵之釣臺也嚴二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觀嚴君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能爭勢於風雨相遺干戈戴藤引逃之覆思何富貴不易節而觴達尼所其於得既邪鄰之雖破華裝之師造二百年之業鑒三天湖之甚者其唯有能有來者寸下之世風俗偷去禄位相尚朝為一旅之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吾吾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易一字公瞿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趢趚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嘰坐頷首殆欲下拜　容齋隨筆

與山濤絶交書　　晉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甞謂之知言前年從河東還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然不能捷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

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矣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无時惟適之安与其有譽於前孰若无毀於其後与其有樂於身孰若无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万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与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

且无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招隱士　淮南王安

朱文公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說者以為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欲使屈原急來而原卒不來故終篇卒致其意若曰非不可留但不可久耳不敢遲以其來之詞也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块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北山移文　　孔稚珪

周颙字彦倫隱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過此山孔徳璋假山神作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夫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飇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古詩

招隱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反招隱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招隱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

岡舟說羅陽林石泉激瑳琢鐵轉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
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四皓　李白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臥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窗拂青
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
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欻起生羽翼功成
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
古仰遺跡

遣興　杜甫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
策終竟畏羅罟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同王維偶然作　儲光羲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
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
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漁船悠悠
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使我不能還

送董元達　謝無逸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若無風塵警歸來面
皺鬢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謗書盈篋不復
辨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衮衮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
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

寄隱士　謝無逸

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韋
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臥一菴今白頭襄陽耆舊節獨
苦只有龐公不入州

律詩

王居士　許渾

筇杖倚柴關都城賣卜還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有藥身長
健無機性自閑即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許渾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尋蜂收野
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床

題韋處士山居　許渾

斸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廊下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
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砧杵動應解剪荷衣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
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贈方干　僧貫休

高名與高隱今近謝數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滯國投綸侵海
分得句覓雲根白日昇天路知君別有門 弟子謂李頻

閑居　方干

世人初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舂花朝連郭
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峯

寄紫閣隱者　張籍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野鹿伴茅
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經心

贈隱者　張籍

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救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問年常不
定傳法又非真每見鄰家說時聞使鬼神

送友人歸山　張籍

出山成白首重尋結茅廬裁石修磨井埽禽巢藉書開田留待
擁分洞與僧居長在幽峯裏無人見亦疎

書文人室壁　　魏野

逢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閑唯歌聖
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

贈隱者　　薛能

自得高閑性平生向此樓月潭雲影靜山葉雨聲齊庭樹人書
匝欄花鳥坐低相留永不忘經宿話冊梯

山居　　姚合

喜得山中住閑眠夢不驚時泉和雨落秋草上墻生因客始沽
酒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是趁声名

題處士盧岵山居　　溫庭筠

西溪問樵客遙識主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峰隨雨
暗一逕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山蕎麥花

贈蔡處士　　鄭谷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illegible]溪中酒病風流旨趣閑山
相詩篇沈淡侯小齋紅色[illegible]漁舟

送處士許金陵相國杜公歸舊山因以寄贈　　鄭谷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台機雨淅春山遍孤舟載鶴歸世間書讀
盡僧外客來稀謝客投賢去應難惜布衣

拜左拾遺歸隱　　王易簡

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
來還自來

招楊德逢　　王介甫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卧看雲却憶君雲不尚無心能出岫不應君
更嬾於雲

書湖陰先生壁　　王介甫

茅檐長埽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
闥送青來

訪隱者　　王介甫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取松下著殘棊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人
間總不知

偶書　　王介甫

擁疾老攜閑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只逢車
馬便驚猜

退棲　　司空圖

宦遊蕭索爲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
似憶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自致此身綿儉
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贈方干　　僧可朋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緇頭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剛
愛釣魚休童偷詩藁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棹扁舟何限
景波濤西接洞庭秋

題獨孤處士村居　　薛逢

江上園廬荊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林緣當戶高蘿暗桑柘繞
村墟芋肥三畝稻田還謂業兩間茅舍亦言歸何如一被風塵
染到老云云相是非

偶題　　陳圖南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
貴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
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謝富相公見招　　邵堯夫

相招多難不相遺將爲習中有所施若進且能營更責臥閑安
用更名爲願同果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氏羣賢滿眼情猶在朝
列病夫無以繫安危
詩話

賦白雲詩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答曰山
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詩話

處士盗名

李渤石洪温造爲處士純盗虛名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
所謂水北山人得声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幹
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旋皆刺口
論世事有乃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吉回顧
驅使又索高價以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
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
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西園

萊公訪隱

章聖幸汾陰回望林藪間亭幽絶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
教鶴舞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去後寇萊公鎮洛凡三遊
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服紗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恭問
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接還留爲山
家之寶再乘鈞軸野嘗游門下一日獻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
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若如前詩於寇
朝夕吟哦之古今詩話

處士趨朝

潁上常夷甫以行義爲朝廷官之不起歐陽公晚年治第于潁
思歸未得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既
致政而處士以待制起朝請人改之曰却笑汝陰常處士十年
騎馬聽朝雞澠水燕談

詩譏隱士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咳嗽老獼
猴豪民送物鷄伸肚好客臨門鷺縮頭

畫隱者居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
之勝殊爲幽絶 真宗聞之遣中使畫工圖之寵龍圖閣召
輔臣觀焉 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 帝亦遣人
圖之號野有詩曰幽居 帝畫看澠水燕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四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仙佛部

仙 女仙附

羣書要語　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 釋名　羽化　蟬蜕 六帖　羽蓋霓旌霞衣風馭 同上　吸沆瀣飡朝霞 大人賦　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 史　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苦体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不肯來也 真誥　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與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者為地下主 集仙録

詩句　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韓

古今事實

崆峒問道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

野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莊子

赤松為雨師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 列仙傳

偓佺食松子

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体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列仙傳

彭祖長壽

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与政事善於補導之術 列仙傳

穆王宴西王母

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五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謡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又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

關令尹之生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及真人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善於天文祕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見神無以匿其真狀老子感焉 內傳

老子之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

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午達理日角月懸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絶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 列仙傳

子喬乘鶴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求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蕭史吹笙

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笙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夫婦一旦皆隨鳳皇飛去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琴高乘鯉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安期生賣藥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於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留書以赤玉舄一兩爲報曰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 列仙傳

橘中二老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鬢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秦皇求仙

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盧敖遊仙

盧敖游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鳶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遁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群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爲友矣若士儼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與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竦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哉敖燕人秦皇召爲博士使求仙 淮南子

漢武求仙

漢武帝時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

海上望焉上欲白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还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九周行万八千里云

王母蟠桃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待盤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实又南遊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子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 漢武内傳

華表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挙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 搜神記

薊子摩銅人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尽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顔色如此訓不深住洛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与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搜神記

李少君道術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与服之即愈乃上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升天身珠則淺矣伏入无間控飛龍而八遐遍秉白鴻而九陔周貫海之東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

保万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漢武内傳

封君達活人

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余年还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要間竹管中藥与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 内傳

遇羨門子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欒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余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列仙傳

長房遇壺公

後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椽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与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從去翁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万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令食糞二中有三虫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与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

魏伯陽服丹

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与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余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

陽即起將所服丹内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王喬飛舄

王喬漢顯宗時爲葉縣令有神術毎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南方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揺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

梅福爲仙

梅福爲南昌尉時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爲仙

葛洪屍解

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柔軟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屍解得仙

雞犬舐鼎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器中雞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雲中犬吠天上

董奉種杏

呉董奉候官人有道術居山不種田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万株欝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游戲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芸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群虎輙吼逐之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輙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疾輙出紫丸藥与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毎到户与藥愈者万計不取一錢後止呉山絶崖世世懸藥与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

葛玄道術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与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戯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漱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虫飛鳥雀鼈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爲客設生瓜衆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　又曰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瞑大雨流潦

讀石室書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語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許真君斷蛟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愼郎許君与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潜於龍沙洲化爲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太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爲黒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鬭當以劍截彼真

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與赤黃牛而來大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以珍宝財貨數萬擭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爲吏所殺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隔兩塵

辛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也

洪景鍊丹

陶洪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梁書

惟鼠墮地

唐公得道拔宅雞犬皆升惟鼠墮地 [illegible]

死蛻如蟬

高宗時道士劉合遷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發瘡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爲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宅舍雞犬皆在空中猶聞打麥聲

希夷得道

陳摶字圖南隱武當山後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処多百餘日不起世祖詔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室成摶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金女 以下俱女仙

西王母者金父也厥姓緱氏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隸焉 集仙錄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髻翠如雲肥梁如雪 女仙錄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年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 真誥

江妃解佩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毛女食松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饑寒 列仙傳

洞庭君女

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當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見千門万户曰靈虛殿一人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万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别中岳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矣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嵩岳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長歎恐嵐煙蘿夕不逢羽人長往去嚣世友青雲登玉女之峯巔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疑獨立真朋羽會金蕤玉液則有揭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戲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玄眉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崐崘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寄甘矣豈知璅都命浸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囊俗累復沿洛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爵青之而延佇遇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遐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此玄運盤長之感則如楊朱歧路墨子素絲向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古詩

飛龍引　李白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持之藥方後天而老凋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古風　李白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形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去對博坐蓬瀛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燒海右驅石架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感遇　陳子昂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深居觀群動悱然爭朵頤讒說相啖食利害紛㠎㠎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鬭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群

荒哉穆天子始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暁瑤臺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

感興一首　朱元晦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

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讀道書作　朱元晦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碧草晚未凋悲風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雲但悠悠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無間千載但聞名不見冰玉顏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

詩話

洞賓遊岳陽

呂岩客字洞賓汚中府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粵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洛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風土記

飲東林沈氏

熙寧閒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爲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璨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爲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菴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

雜著　以下係文山

麻姑壇記　顏真卿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欲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覲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間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閒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杷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二年真卿判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

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
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有道堂於龜
原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
妙行夢瓊仙而食花絕粒紫陽姪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
巖法籙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契天地氣
殊異江山炳靈則爲田異徵流光於斯之盛者矣眞卿幸承餘
烈敢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古詩

王母歌　李頎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旌照耀麒麟車羽蓋淋
漓孔雀扇手指交梨遣帝食可以長生臨宇縣頭上復戴九星
冠總領玉童坐南面欲聞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言若能
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
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鳳紛相迎惜哉志驕神不悅歎
息馬蹄與車轍複道歌鍾杳將暮深宮桃李花成雪爲看青玉
五枝鐙蟠螭吐火光欲絕

詩話　云仙關

藍橋遇仙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
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過藍橋渴一舍有老
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但
得玉杵臼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爲擣藥遂得娶而仙云 傳奇

道士　女道士附

道生一 老子 大道者不可強名也強名曰大強字
曰道 真一經訣 無宗無上而獨能爲万物之始故
名元始運道一切爲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大
玄真一經 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
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太霄琅書經 道士有五一天真道
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
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
士黃瓊鍾離之倫也 三洞道科

古今事實

棄妻遊山

晉許邁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懸
溜山湖泉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
玄徧遊名山歷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本傳

絳幘蒙譏

孫策攻新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
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幘鼓琴燒香讀邪俗道
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江表傳

詔賜鏡湖

賀知章還鄉書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子

以鵝換經 見鵝門

道士授官

唐元宗時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 高宗時葉靜能入直翰
林爲國子祭酒

奏章天門 見天門

遊廣寒宮 見中秋門

謝自然 係女道士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舟爲風飄至一處山見道
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遂求

隔弱水三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
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

古今文集

古詩

送張道士序 并詩　韓愈

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斈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
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
者三献書不報長揖而去士大夫多賦以詩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无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
来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剱鋒白差差恨无一尺箠爲国笞
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黄冠師臣有膽与氣不忍死茅茨又不
㣲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
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听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

文類卅四　二十七

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期常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
尒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
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顏此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
公家用且復还其私從容進退閒无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憶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来煑白石遥持一樽
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処尋行迹

訪嵩陽道士不遇　孟郊

先生五兵遊文焰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落影常言一粒
有不墮生死境何當列御冦去問仙人請

宿業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石泉滿清听樵人歸欲
尽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蘿徑

送王屋山人孟大融　李白

我昔東海上勞山食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
主不愜还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
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与仙人掃落花

律詩

訪道士　劉長卿

古木无人地来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鶴老難知
歲松寒未作花山中不可見何処化丹砂

詩話

石鼎聯句

衡山道士軒轅弥明自衡山来舊与刘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
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

文類卅四　二十八

声夜与刘詩弥明在其側皃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喉
中又作楚語視之若无人弥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
曰子能与我賦此乎刘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云云道士
啞然笑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其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
蠢豕腹脹彭亨有似譏二子又高踞大唱曰刘把筆吾詩云時
於蚯蚓竅微作蒼蠅声皆胶頸含識諷二子思竭起謝曰尊師
非人也某伏矣韓文

古詩 以下孫女道士

華山女　韓愈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听衆狎
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講説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
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来
陞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震動如

雷轟埽除殺寺人跡絶驛騎塞路連轓軿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无地无由聽抽釵脱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顔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市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縁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謝自然　韓愈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无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絶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无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驅車領官吏甿俗爭相先入門无所見冠屨同蛻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

神姦山林人可入魍魎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從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人生處万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由可誡余言豈虚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群感傷遂成詠昧者宜書紳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嶽　李白

吴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神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尋仙向南嶽應見魏夫人

送嵩山焦鍊師詩見嵩山門

律詩

送宮人入道　項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街臨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且暮焚香繞壇上步虚尤作按歌声

道觀 奉祠附

【羣書要語】觀按世觀者於上觀望也釋名觀謂之闕爾雅今道家亦謂之觀又曰宮多爲祠官典領之地

【奉祠】真館　珠庭　琳館　香火之緣 並見啟集

【詩句】四聖靈嚴追奉御遊緣此歸鍚錦衮覽觀宮闕 同上

【古今事文】南京鴻慶宮

四聖神御在焉故朱文公謝表舊邦香火有嚴四聖之真遊

嵩山崇福宮見嵩山門

華州雲臺觀見華山

臨安洞霄宮

漢武帝元封間創祥符改洞霄宮山有五洞又爲九峯四抱千巖万壑秀拔其中在餘杭縣西真境錄

紹興鴻禧觀

鑑湖在紹興府城南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峯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圖畫賀知章入道賜鑑湖一曲後以所居宅爲觀始曰千秋今賜名千秋鴻禧觀在湖上

隆興万壽宮

晉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陽黄堂母以玉色錦帷施於黄堂及旌陽上昇錦帷飛还故宅鄉人爲立遊帷觀祥符改賜玉隆万壽宮額

江州太平興國宮

在廬山之陰唐九天使者祠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洞今爲太平興國宮郡志

武夷沖佑觀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山峭拔絕登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倂紫霞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爲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椄又有四木舡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千坑室椄不墜不壞其下曰沖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泝流而上觀之郡志

成都玉局觀

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方輿勝覽

台州崇道觀

此山代謂之天台眞謂之桐柏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王子晉之所處唐有司馬鍊師承禎居焉是山峩峩四野皆聳其八擁翠峰四時常青大巖之前瀑布百丈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徵我鍊師孰能與之唐崔尚碑今賜名崇道觀

建昌仙都觀

麻姑山去城十五里高九里至山麓石磴盤旋山腰而上乍平乍峻至山之半有瀑布瀉下三十餘丈又登高巘旁有石壯又百餘步入山門榜曰丹霞小有洞天其下有水簾巖有龍居之夾兩山間東望遠峯秀出如畫自是而入地勢寬平當腹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坦途一望間即仙都觀乃蔡經宅麻姑王方平所會之處郡志

古今文集

古詩

紫極宮　李白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嫩從雪生訣羞訪李生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遊華山雲臺觀　孟郊

華嶽獨靈異草木恒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明星館時詠女蘿篇敬茲不能寐焚柏吟道篇

仙都觀乃王方平陰長生學道得仙之山　蘇子由

道士白髮尊面黑氣渙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空後有陰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双翔龍饒綵紫雲擔揚揚玉堂上去世作豈歎

仙都觀　蘇子瞻

空山樓觀何峩峩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不迎去如旋風摶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餐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蘇子瞻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峩眉叟縱未

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不縣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玉局歌　陸務觀

玉局祠官殊不惡街如清水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蓬織青蒻儘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黃何如醉裏從桐江長笛一声吹月落蔣公新塚石馬高謝公飛旐淡秋濤微霜莫遣侵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律詩

桐栢觀　鄭薰

深山桐栢觀殘雪路猶分數里踏紅葉全家臥碧雲月寒若嶂曉風遠蕙蘭分明日出林夫吹笙不可聞

又　趙師秀

山深地勿平縹緲見殊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晚日青石壇青鶴羽粉壁剥龍形道士王靈寶輕強滿百齡

玉臺觀　杜甫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洞霄宮　蘇子瞻

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可到作者七人相對閒亭下泉流翠蛟舞洞霄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　又詩後敍洞霄為隱吏一集洞地曰提舉

雜著　以下係奉祠

古有職而今甚輕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爲某宮某觀使者皆大官帶之其不足主管本宮本觀　御容之屬其他只是監當差遣雖尋常諫官亦有爲監當者如監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屏斥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爲宮觀祠祿以待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朱語錄

論觀使提舉之品等

宮觀使自　真宗時始置以見任宰執領之及下文貞公罷政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此前宰相領宮觀之所從始也熙寧初富文忠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爲觀使若它官則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靖王自醴泉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熟擬提舉洞霄宮周文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　上批如請紹興初趙文定以使相判溫州府乞祠乃除醴泉觀使亦舊典也開禧末陳逸之以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蓋竟違之序那當制失之翌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宮合典故矣六禧以前崇觀以後宮觀使之名甚衆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其次則得佑神亦近制前宰相見任使相領京祠者並爲宮觀使若在外則少保已上始得使名使相以下提舉宮觀而已其餘宮觀從官係銜則曰提舉庶官則曰主管也　朝野雜記

律詩

拜鴻慶宮有感　朱元晦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四

仙佛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佛

羣書要語

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 袁宏

與丈六紫金之像白毫之光六朝青蓮妙相周上青蓮承趺金軀振錫藻井花飛天龍四出 劉禹錫記 琛雲法雨

古今事實

西方之聖人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列子

釋迦佛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踰城入雪師位世四十九年以金縷僧伽黎衣傳於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弘忍 景德傳燈錄

漢明帝迎佛

後漢孝明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身長一丈六尺飛至殿庭光明赫然問群臣以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帶白氈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還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 大藏一覽

佛法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通鑑

阿難說法

第二祖阿難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

達磨西來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武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傳燈錄

弘忍鏡臺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有居士盧慧能亦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乃傳法於能

梁武崇佛

梁武帝晚溺信佛道九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 本紀

魏作金像

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洛陽記

募錢造像

唐武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通鑑

諫迎佛骨

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諷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於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

晚事浮屠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又致仕与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本傳

演繹佛教

宣宗嘗曰裴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説演繹數万言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斧碎佛牙

五代趙鳳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毀佛像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国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後主信佛

李後主酷信浮圖朝退与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滯礙者再為治之其手不投牀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江南野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国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国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国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

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万万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大悲閣記

蘇子瞻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无所聞而能无所不聞能无所聞雖无身可也能无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无身无以聚千萬億身之衆非千万億身无以示无身之至故散而爲千万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万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尒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吾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声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无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各〻有目无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称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无異无手目菩薩千手目与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无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无不執所執无有疑緣何得无疑以我无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无一心手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无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并叙

蘇子瞻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

而浴之者緇素傳捧弟恂作礼有比丘竊取其二氏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從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礼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爲塼塔下有三成峻峙嶙峋人天覺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吾亡先君文安王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寳軾銘之曰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塑雖力有所止而志則无尽自頃憂患發而不卒將二十年矣復廣前嘉祐幾在此泰聞踴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无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煙性有堅固百億劫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竇衆刹遍山川棺槨十袭閟精圓神光晝夜發曾顱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見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悍柔淑與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世世瞻

天堂地獄偈　李舟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无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无則已有則小人入 同史傳

古詩

記所見開元寺吴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蘇子瞻

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双後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肘鳥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遶牀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躡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霏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縱横固已歲孫鄧有如巨鳄吞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携掛其傍觀

感興　宋元晦

西方論緣業卑卑喩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蕩指心性名言超有无捲經一以開群然世爭趍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迷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僧 尼附

【事類要語】桑門 六帖 開士 同上 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 大藏一覧 僧曰苾蒭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体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 [illegible] 行阿練若摂心是名上人 [illegible] 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讀誦經爲中華助衆爲下 [illegible] 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无爲也 [illegible] 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 [illegible] 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 [illegible]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庶乎其可也 韓文

【詩句】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杜寄贊上人

【尼】女曰優婆夷又曰尼 大藏一覧

【古今事實】

達磨傳衣

初達磨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

沙門称釋

晋道安授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爲姓中夏沙門称釋自道安始　道安見習鑿齒曰四海弥天釋道安

入遠公社

晉惠遠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絕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九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 高僧傳

不過虎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山記

招入白蓮社

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廬阜雜記

不入白蓮社

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范甯在豫章遠師請入社竟不能往 遠師傳

女子寄宿

高僧惠遠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動也其意覺執意貞確一心无擾曰吾心若死灰无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嘆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逼受妓女

鳩摩羅什 姚主以妓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飛錫擲空

鄧隱峯擲錫空中飛錫飛身而過○應真飛錫以躡虛 天台賦

能通玄術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死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甦

黑衣宰相

宋文帝以惠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通鑑

赤髭白足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譯曇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

文殊問疾

維摩詰病佛遣文殊問疾

躡迹求法

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佛有五戒

元珪禪師有異人峨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曰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不妄乎能不遣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

看水牯牛

大安禪師曰安在溈山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如今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也

石頭路滑

石頭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蹺倒汝麼師曰若蹺倒即不來

磨磚成鏡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一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麽曰圖作佛師取一塼於石上磨一曰作什麽師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

萬佛罵祖

德山宣鑒禪師潙山問衆還識遮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潙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云

一餅一缽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學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餅兼一缽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撥二認二最難真羅

茆茨石室

無業國師曰看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飯喫過三二十年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

白公問禪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繁茂如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麽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李公問禪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翺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翺作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蜂投紙窓

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紙窓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百尺竿頭進步

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後與丹霞禪師為友石頭問曰日用事作麽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麽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頓領旨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常製竹漉籬令女鬻之以供朝夕

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狀佯人冠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豐干禪師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去五臺作什麽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

拾得子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子携至寺中名為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甚姓箇什麽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

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形裁腲脮蹙額皤腹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普燈錄

萬迴師

萬迴師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生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兄弟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齋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召賜之錦袍玉帶

施千僧供

杜鴻漸曰留連食千僧以為有稱指揮功之務甚念僧朔夏命從浮圖齋不從禮制 續翰苑談

月旦飲酒

陸長源論中山僧常謂智且等於始家茲宗宏本事云口說如來之教言盛會則自著衣僧衣衣終朝食肉常行未同迦葉自謂頭陁何適何有淨名入諸婬舍犯尸羅戒只云獄判仍須遣近僧俗無犯校二十决死 無洪之識

判僧犯戒

浙西興渠院公卿寶覺寺僧犯戒宣判公正法何曾執見空門不犯戒日白日能犯僧酒何不犯畢竟說說大從上難到又言地獄長開當付汝神收付渡汝見最重同上

浮屠還俗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浮屠奉親

張策少為浮屠僧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王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為尼之始 僧尼

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為尼之始也 事物紀原

武氏為尼

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 紀綱系紀

受戒為尼

耶代公受誡齋云如意為尼景天竺贈以詩

為尼立碑

大明和尚卒其子若元若元之禮部為行狀元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元若求誄以求 柳文

妖犯狀尼

子尼若當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以行險為尼名惠嵩士庶遠近歸湊以佛事之王樂道等或物為其母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共之提按之得諸公書自宰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獨無 上問其故公曰臣但不知寺之當亦有書 漫錄

捨宅為寺 尼寺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 事物紀原

爲姜造寺

王縉爲相爲姜起感𠕇寺宏麗无比當時頗爲識者所笑 南部新書

題尼寺壁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公至甚不爲礼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之言立坊鏝之 紀異録

雜著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增山盈谷万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学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厉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闘奪相賊殺喪其本実詩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还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顕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劳苦服役一听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无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学去來嘗数千人其道以无爲々有以空洞爲実以廣大不蕩爲帰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者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数莫能揭其号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无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听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国如林不殺不怒人畏无噩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伝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劳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安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万其趣匪思愈乱匪覺滋誤由師内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号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与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与之游乎揚子雲称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序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无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挙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礼楽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楽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番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

親而尊々生々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礼樂刑政施之於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々以是傳之禹々以是傳之湯々以是傳之文武々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国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与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与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加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鱗去焉与戲也舜傳以比聖人蓋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邪師雖佛氏而儒其行余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奚未齒於士而厠儕類矣不啻飲於寺服朝服或溺於淫荘之說以斁彝倫者聞之學而吾愧焉也刑部侍郎曰韓愈以斥於潮浮屠之徒歡快以抃師聞潛然起而詣余求敘行以歲適潮不啻蛇山鯨水万里之險毒若猶朝得遂拜而夕死可矣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說

送文暢上人序　柳宗元

昔之桑門上首好与賢士大夫游晉宋以来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与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盡三十年講々說雅都宜若大士之遂鹿而西驅錫闗鄉而泰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与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群脫者未來因復如往北武則勤求從之五作礼大聖來此地矣可故又捨於西土振壁別陣將欲与文殊之會脫去繫累超踰名跡吾從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衍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皆肩於上人而髣其道風代之聘其權作而不返從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承之又從而論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礼浮圖之事者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凝滯然後蔑衣械之贖委財施之會不頗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凝燿迴邁得者焉然後之遂作豈擅重千祀哉庶欲濡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国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講者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梁間方盛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学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間達磨入來又說求不曉其說只教人將因果遂云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靈此便是不用言語修行達磨一切埽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省一指撰語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語錄

古詩

太白胡僧歌并序　李白

太白中峯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路將迴絕人跡罕到嘗東峯有鬬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而僧於器貯之商山處士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倚余尋有獨往之

意闇而恍之乃爲歌曰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峯世人難
見但聞鍾窓边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藏一龍草衣不針亦不
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
流水日清淨身與浮雲无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
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

律詩

贈楚雲上人　温庭筠

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關有伴年年月无家處處山煙波五湖
遠瓶屨一身閑岳寺蕙蘭晚幾時幽鳥還

贈僧　杜荀鶴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
了總輸僧

贈老僧　許能

清瘦形容八十餘敷燃雖落似村居助師莫羡人間有辛是元
無身無除

詩話

韓詩戲僧

韓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多侮之如送靈師詩云圍碁鬭白
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廻旋戰詐忘猷活計鎗戈
縱飲酒盡百盆嘲諧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淸且緜言僧之
事乃云圍碁飲酒六博醉花唱曲良爲不雅可謂出醜矣俠蜻

雜著係已

慈竹院記　呂伯可

嘉熙三年某月某日敘尼祖證狀于郡曰祖證俗家雷山之前
里中舊祠僧伽大士有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父母歿久矣過
者太息祖證不揆不慧于衆不丐于人自輸家財因其遺址以
崇成梵宇凡費錢五百万三年而後成与徒衆晨香夕灯上祝
聖人壽下俾鄉人復有所皈依節省爲榛莽今爲道場於吾佛
法固善而名額不得上賜如國朝法何劉而求之實誰惟因其
發於彼而取以名於此則亦條例之所許也我南太平興國寺
中有慈院曰慈竺祖證願徙以揭之惟慈悲幸聽郡嘉其意爲
上之部部上之省至四年某月符下黑白衆瞻仰歡喜嘆未曾
有予友人汪翔甫述其顛末來以記請證翔甫之諸姑也自乾
竺法入中国其徒備著天堂地獄之狀廣張因果罪福之說以
爲人死爲鬼鬼復爲人隨善惡報还復无窮若善男子善女人
悉當如是觀故其誘人甚速入人甚深无智愚皆知之婦人女
子亦信嚮焉然流弊有二彼其朝辭房闥暮宿禪寂割父母深
愛絶男女大欲離棄骨肉庶食壞衣以自屏於山顛水涯足跡
罕到之境而人道滅矣復有由岩豊頫命薄志違不得已發勇
猛心爲式叉摩那尼之行訓習做龍蛇汚雜而礼法闕矣證則
不然幼即茹蔬習佛典然有物外意寄從師能仁寺尼如通旋
返其家靜居一室日以梵誦爲事或問之曰出家凡當如是耶
證曰此吾教七衆中所謂優婆夷道師林所謂在家菩薩而金
色女所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处也已而戶外之履常滿
僧俗混処非使始別營室廬以居之而必於其黨寂遂之地庶
几相安文相接无異於在家時也證雖以度人爲事然不輕受
往往擇其家世之良氣質之美與其有以自給无求於外者乃
與之進棋不尔則外誘內移將不能以守吾教矣此豈滅人道
閼礼法者所可同日語哉向使其不具室羅末尼之相而從事
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則家則然婦德毋識當必有可觀
者士大夫平日於親故交際修相受敬一旦利害相及名位相

亂反眼若不相識而姿弓下石者有之豈可以求富貴利達不背公死黨則左右謝隨雖行不顧言喪名敗義不恤也闘謟之風寧不少愧昔韓吏部於謝自然深致其哀而感傷之意至詠華山女頗獨假借得非以霧閣雲窗追攀不可其持守生稷有以自拔於流俗者歟彼有謟之一辭見取於吏部吏部而遇謟當如何其稱子也乎故因翔甬之謂極陳其事以警世之為尼者且以警吾黨之士而亦以自警云

佛寺

〔群書要語〕招提 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 舜書 精舍 梵宮 寶地 紺園 一化城 淨土 蓮峯 布金之地 並六帖 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 意欲異俗爾

〔詩句〕若耶溪雲門寺青鞋布襪從此始 杜 紺宇出青蓮 靈鷲山

〔古今事實〕

建寺之始

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 事物紀原

祇園

佛大權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未嘗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止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求踏唯有祇陀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曲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 經律異相

捨宅為寺

晉司徒王珣及弟珉捨宅為虎丘寺 白居易東都履道第卒後為佛寺 荊公居金陵白下門東門往蔣山至其故宅方半道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後請以宅為寺因號半山

曹溪水

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國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土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佛宇如殿

魏世宗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通鑑梁紀

寺為兵窟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惟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諫起佛寺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宫寺費極奢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圖何有功德帝怒使人驅曳下殿

卓錫開山

舒州潜山最奇絶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神霄寺基

國一大師因禮□□□自天目山東岡之西至于合□峯之北有頃素[illegible]衣老人前而致辭曰師欲□山絶頂入五峯之□明顯如此地爲師立錫之所有大湫□□□然曰不取否去風雨當□曰一木火幸勿擾之我將至五峯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今庵基見在其草木不生事狀

上方

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問此時到上方琮曰皆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浮古君子也

方丈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室

毀佛寺

唐武宗朝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輩復勸之乃毀山野蘭若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古今文集

古詩

嶽麓道林二寺詩　　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二林寺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牓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嶽麓寺　　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爲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邃邐僧家園含香珠葉皆奇絶花自落幕草芬芳執筒候亭館宜務于遊山莽似當前到岫既來過湘彌流盡煙嵐昏碧波迴嶼一山轉舟檣遶郭千艘兒垂蝶蹀蹀徇沙步大旆縈錯韓松門稜枝龍蛇勢折鸞不戕鳳翔痕相重古殿倚嶽股別引新徑縈枝根目傷世焚鏖年魂情多忌遲聊開擲危弦細管逐歌舞蠱鼓紛戢隨節翻翻金七言陵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老倒久不利忍復威激論元元

道林寺　　韋蟾

石門迫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間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螮蝀

吳淞煙散巢營壘北方部落儒香塑西国文書貝葉留寫壇場迸竹節好題詠路垂藤因堪把浣紫筆力闘雄壮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君士来施斎彼岸上人投結夏慰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參悠悠者何時得与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

金山行　郭功父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氷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與轉相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太息四時想像何其雄卷簾夜閣掛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搥蛟龍寒蟾八月蕩瑶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芦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遥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与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歟嗟征鴻

題落星寺　黄山谷

巖巖匡俗先生廬其下宮亭水所都北辰九関隔雲雨南極一星在江湖

此風捲沙過夜窗枕底鯨波撼蓬島个中即是地行仙但使心閑自難老

星宮游空何時落著地亦化為宝坊詩人晝吟山入坐醉客夜揺江撼牀蜜房各自開戸牖蟻穴或夢為侯王不知青雲梯幾級更借瘦藤尋上方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来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遅宴寢清香与世隔畫圖妙絶无人知蜂房各自開戸牖処処煮茶藤一枝

慈雲寺　黄魯直

城東宝坊金碧重道人脩更翦蒿蓬一缾一鉢三十年瓊樓碧甍上秋空稲田摩衲擁黄髮更聞書閣翻天中三宿在天道圣

黒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温潤雨露下國常年豐貢川章川結襟帶梅嶺桂嶺来朝宗參旗斗柄界櫃楣諸生耳聞何僕風道人飽參口掛壁頭喜作詩如巳公家風秀句剔琉璃遊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鬪勝境九原喚起杜陵翁

虎丘寺　蘇子瞻

入門無平田石路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鳴潭井溢雲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滿若爲悲吟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頗凄冷我来属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日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挂上嶺稱彼良自欣歸田行可請

遊甘露寺

寺前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鐵鑊二按銘梁武帝所鑄蓋鄉中一音薩二陸探微筆據公所留畫在寺中植初合抱矣近寺僧發古塔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穆宗追福所葬也

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坼天水寛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　却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很石臥庭下穹窿如伏羱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琱鐫一談收猘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衛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獨能完僧繇六合人冕衣掛水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躪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撐屋宇裂根入石窗蟠薙草得斷碑斷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

伏曲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藏未列方其盛壯時爭奪皆少安廢興爲造物上游誰控搏沔伎妾甫子而欲事流難古今共一軌後世被卒盛衰興廢或有不待辨門碑

律詩

金山寺　張祜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翻思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又　孫魴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無錫縣惠山寺　張祜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細莎殘陽促歸騎入城市樂水暮鍾和

天台寺　杜荀鶴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共僧巖上坐見客海邊行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鳴此時何所聞不覺有閑情

登甘露寺　周朴

登山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摇砌檻江雨灑窗燈日暮疎鍾起聲聲徹廣陵

孤山寺　張祜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鍾聲在北林

題東虎丘寺　白居易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遊西武丘寺　白居易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煙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拍鳴珂摇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香花助羅綺鍾梵雜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經廢寶慶寺　司空曙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暮鶴飛回古井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題鶴林寺僧舍　李涉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楓橋寺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

登重玄寺塔　劉禹錫

步步相攀不覺難九層雲外倚闌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

天竺寺　白居易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靈巖山寺　馬戴

白茅爲屋宇編荊款扉階擁石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

雨上方晴鼠鬱飛客緣香徑出嵓山僧搬紫梗別有一條投澗
水竹筒斜引入茶鐺

虎丘西寺　劉禹錫

吳王抱劍作塵埃舞地翻爲七寶臺石砌百尋光似鏡井輪千
轉響成雷昔年桂臺那枚發今日園宮並帶開更有女郎墳在
此時〻雲雨試僧來

題靈巖寺　劉禹錫

十万人家天塹東管弦臺榭雨東風功歸范蠡五湖上國破田
施一笑中香逕自鼯闌暴細羅衣猶帶月華空尊前有限但懷
古欲飲一盃誰與同

陪潤州裴如晦李士遊金山廻作　楊公濟

世上蓬萊第我洲長雲浪〻鳥飛愁海山乱點留軒出江水中
分繞撥逝天邊樓臺擁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廻舟却望金陵
月獨倚牙旗望浪頭

金山寺　王介甫

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无船舫猶聞笛遠有樓
臺祗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桴
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遊虎丘山寺　王元之

寺墻圍著碧嵓前盡是當年海涌山尽把好峯藏院裏不教幽
景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班珍重晉朝吾祖
宅一廻來此便忘還

甘露寺　沈存中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月滿亭臺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
山尽処回三國是非春夢断六朝成敗野花開心隨潮水俱〻
去流徧煙村半日來

詩話

靈隱夜吟

宋之問遊靈隱夜吟云鷲嶺欝岧嶤龍宫隱寂寥久不能續有
老僧坐禪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
香門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引泉遥云〻遅明僧不見人以爲
駱賓王也

闍梨飯後鐘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鐘其
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処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梨飯
後鐘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三十
年来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小說

烹食寺狗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一日烹寺犬食之僧笑曰能作滕
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破題云僧推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
來猶擺續貂之尾索綯牽去誰回顧兎之眸又云既欲思於貧
腹遂乃設於空喉取尚笑也見侯鯖録

寺僧蒸豚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酔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
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猪頭甚美公喜問
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它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
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
用杏漿澆紅鮮雅称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筋挑若把羶根來比
並羶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与紫衣師號倦遊筆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六　　建安祝穆和父編

民業部

農家 田附

群書要語

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 西都賦 漢武詔

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稻與草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水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溝洫志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詩 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良耜

盤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同上

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晉子

農夫不為水旱輟耕 荀子

農夫圖從其談壠畝問 無正則文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 爾雅

雍州厥田惟上上 禹貢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 孟子

詩句

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 劉長卿

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 許渾

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 孟郊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 杜

畬田費火聲爐 杜

曲江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白雲邊 杜

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謌二桑麻交公侯為等倫 杜

古今事實

耕莘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云云耰而不輟 微子

荷蓧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同上

豚蹄禳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寻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 注 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輟耕壠上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羔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壠畝

諸葛亮躬耕壠畝好為梁父吟

負郭十畝 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污

黥布反上數使人問相国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何從其計

伯耕使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与伯居伯常耕織平使游學

又貴買田

張禹内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

自耕而食

徐穉當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乱所望君憂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无可采

有田不仕

王素使謂文中子子曰盍仕乎子曰汾陽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苦飢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与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剌无休或譏其劳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謂之目為多田翁

雜著

稼軒記　　　　俟菴盧

国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南西連牽牛錯出處無復近士大夫衆寄為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玉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我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收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它日釋位得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為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吾甚愛吾軒為我記之予謂侯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致五萬衆中如挾毚兔束馬銜枚間關西奏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節使二道四立連率幕府頃賴氏禍作自潭薄于江西兩地震驚談笑掃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謝安石事業侯固饒為之此志未償顧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歟若予者倀倀一世間不能為人軒輊乃當夫須袯襫醉眠牛背與蕘童牧豎肩相摩幸未黧老時及見侯展大功名錦衣來歸竟廈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園隸内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侯當輟食迎門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為生客侯名弃疾今以右文殿

脩攘彙安撫江南西路卷六

古詩

畬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畬田〻〻縵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下種煖
灰中乘陽拆牙蘖蒼〻一雨後苕穎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
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〻即此羨閑逸悵然歌
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鋤田當日
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〻〻皆辛苦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秋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〻為光明燭不照
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侯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晚自
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
官賢時官苟貪濁田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羲

梧桐蔭我門薜荔網我屋迢〻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
自種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
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糗糒常共
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傷
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前人

蔬菜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
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群合亂啄嗷〻如
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飼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
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飢劬不自苦膏澤且
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
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
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
水秧綿〻復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梠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
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蹋歌女起
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
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水車　　蘇子瞻

翻〻聯〻銜尾鴉犖〻确〻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
鍼抽稻牙天工不念老翁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声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
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〻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閑若耕涼水看花入幽林林樂行野人相問
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鳩列岫簷前見清泉碓下流春蔬和雨
割社酒向花篘引我閒吟去鄰邊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
滿掛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盡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
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豪豨多雨紅榴拆新秋綠
芋肥飼田桑下憩傍舍草中歸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岩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蘿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
下戲兒孫

田家　　鄭毅夫

田家汩汩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
雨送黃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綠楊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
日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椎
鼓過清明

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壟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
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
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
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為點鄉
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
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
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家

羣書要語

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
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月令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禮記注

古今事實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
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
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
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
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
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

蠶論以求救於人間一日蠶女乘彩雲降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
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
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之風俗
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圖經

祀先蠶

干寶云祀菀窳婦人寓氏女之神并先蠶也

祭蠶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即
此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桑百
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蠶 續齊諧記

古今文選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揚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
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纑官初喜窺
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
官涎益饞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
凍死

古詩

蠶簇詞　王建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燃蒿草
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
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
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手倦踏躡雙足趼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翦織處畏風
日翦時謹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
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汙父母抱歸舍抛下中門下相看
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
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
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貨殖家　商賈附

群書要語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孟子 市井相與
言則以財與利 管子

商賈

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天官疏 古之爲
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 天下之商賈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同
上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
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貨殖傳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
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
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貨殖傳 注 會二次分宗也 趙者其首字也 同上 諺曰百里不
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
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同上 富商賈或滯財
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 注 或言居滯買賣有所居蓄居邑中以乘
時射利也 注 食貸之 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回話術鞍轡
於尺寸之間寬裕於分毫之際 皆成伯階市井

敘句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 杜

古今事類

技巧致利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貨殖傳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 史記

好停貯

子貢好廢舉鬻財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移取利也

焚券市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合券者取而燒之曰有若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驩云云雖日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雖與用之數十年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史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 本傳

公侯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注 都內主藏官安世已還官不薄也

收息百三

王莽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注 出百錢予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衣繫錢鏹

漢吏部侍郎張延賞家富而性吝不愛妻子自繫錢鏹於衣下如環佩之類入京師元歷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餓而卒 錄世說

貸錢自償

後漢樊宏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 此中以爲可張故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 智者聞之咸服焉

為鬼所笑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自執牙籌

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又儉嗇既觀貸錢數万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錢然後乃歡從子婚皆戎遺其一單衣婚訖又責取

自壁上懸

所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節約二料理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父焚其券

宋顔說之子濟私財甚富鄉里士庶多負責說之禁不能止後悉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緯摽毀弥日

立市易法

熙寧閒置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彥博言市易司遣官監賣菓實有損國體上妄石曰陛下不須以利爲嫌於樂宥本以寬其濟窮以規利者臣以爲細民久困於兼幷故爲平準之法

與錢贈以下係商賈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之聲乃與之万錢令多其本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謳歌之聲召問之曰何輟謳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惜財不靡

昔有周錚者家貧夫婦夜出入宿見司命乃訴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伯而去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因稍稍富利及期夫婦乃載其所以避問宿路旁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閒即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

攑搜神記

十三

俗說有貧人止能辦暇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長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取一甕化自二甕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小說

雜著

治生用奇

田農拙業也而秦揚以甲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鄭以鑒鐵冶業以鑄成業至於蜀之臨邛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

山川銅鐵亦宜市井之人工爭王者大利下銅鐵民人業皆商

不動者富之一要也又欲搖家揮擊犯奸成富借作使豪大亂之道

一四

貨殖傳

等千戶封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陂澤中千足彘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万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貨殖傳叙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遠[illegible]雲島孤竹舡來桂浦山帆賣泉鮫綃入國自錦漆人多贈珠却回春洲口漸覺祭天吳

梓匠者

巧場者附

孟子節要語 伐木丁丁 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 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一作投其鉤繩 剞劂鑿也鉤曲尺繩以準直 審方面勢審曲高深度之謂之史今作術 史又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
天下大木為宋細木為桷樽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工韓 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 書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書 彭更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滕文

古今事實

倕共工

倕共工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鳶而飛之淮南子 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必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柴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陳琳傳解帶為城以著為械

造京木人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

捕匠和雇

裴延齡大搜京師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救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并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歸田錄

堂無遺物

虢國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 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趍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舍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者王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嗟吾操鏝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愈聞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為之傳而自鑒焉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六

民業部

漁者

羣書要語

漁捕魚也說文 漁之爲事也有釣網罟笭罛罾罺罭罶罜罧罩笱梁簄籪箔之類尸子 聖人以道德爲竿綸以仁義爲鈎餌投之天地間万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淮南子

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处者漁

伏犧爲罔

伏犧氏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係辭

舜漁雷澤

舜漁雷澤雷澤之人皆遜居本紀

如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遂往陳魚而觀之非礼也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來美大得也耻公去南面遠与人争利使遠觀之隱五

網得織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本傳

賣魚常價

魏任嘏字昭先遭兵乱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数倍嘏取直如常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处放生漁者皆无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齚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摶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无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楚辭

古漁父篇　刘蜕

刘蜕云余於西塞山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文有高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斥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它日叟之子壯圍山而獵獵吾父者曰今日之在山澤殺无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救之以漁漁之利厚於昔末年之富於澤上反斃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救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矜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学漁不学殺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学事叟不学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有買魚於舜閭仰見烏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棋之明日

澤西漁者乃刻封澤畔前日買魚者目眂而去而二年不敢漁其妻哭曰始僞以紿一器之魚今僞得並一澤之利

題曾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亭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題漁浦晚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舟艫吾宅黄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偶開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欻欣然振衣登舟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直乞巧反以正直爲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峩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鹹宜客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緋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爲或聞蒲芽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於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俾首哀撑髮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撑頹暖水寒燸捋易没肆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紫溪翁歌 并序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棲深也壑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居吾勞以息一簣之泉其音清也紐吾方在縣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

先生舟而歎之曰采江之魚兮朝𣏌有鱸采江之蔬兮春崖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撑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鬬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黏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摇深吹荇帶吾儕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

次韻答趙景貺陳履常　蘇子瞻

擾擾萬生同大塊搶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繞天門帶[illegible]子膽且陋一飽鯫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暮將歸艘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以

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黃魯直

窮秋積雨不破堤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高江𦪇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笇忍口不忍鱠嚬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寞待西江與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蹣頭牽羣帶君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吳都賦鱠餘魚末忍因以為其一半棄之爲魚遂一面名曰比目）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遂輕軍從下瀨（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甲為下瀨將軍）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萬里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双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　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

律詩

叉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搒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冪冪拂棹影寥寥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

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蒿工喜尽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書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鴞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

醉著　韓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欸乃曲（上音襖下音靄）　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按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湘中節歌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朱文公亦用此音必有所據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尽依依

詩話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声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

冷齋詩話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召南釣者之恭非爲魚也臺子以直針而爲釣維何魚之能得符子昔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於北極 列子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藝文類聚

漁釣奸周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載與俱立以爲師 史記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 尚書大傳 太公釣於茲泉 在磻溪 呂氏春秋

以豚餌鰥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孔叢子

釣而不綱

子釣而不綱

任公大釣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莊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 列子

羊裘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 詳見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眞子以自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爲膾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鱸魚出會者皆驚

古今文集

律詩

獨釣 韓愈

俟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綸曲澗行勝用平地散孟淵羽沉知食
駛絹細覺牽難聊表麥兒女榆條繫枝鞍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
報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劍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釣臺　黃魯直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無餘閑垂兩竿任如鶴秪把竿時釣魚月浦扣舡歌皎柔雨灘隈岸臥蒹蒞行人說話金張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荒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只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鄱如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二詩雖同而意各有寓文甫清話

獵者

群書要語

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小雅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又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礼記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豝殪兕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子無狃戒其傷女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雁群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雁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

放麑與母

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戰國策

跪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馮媛當熊 見熊門

諫帝射雉 見雉門

以兒從獵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二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矣

拔猛獸箭

晉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感為之罷獵

匿鷂于懷 見鷂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將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

不可不獵

唐郢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網二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蘼蕪諸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

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掖獲若雨獸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翶翔容与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飛纖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之盛襞綷縩上綴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怠而後發遊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声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声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憺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与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声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声万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

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
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于北園貤
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
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
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
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柅從風瀏
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
累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
雌蜼玃飛蠝蛭蜩蠼蝚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
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
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
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
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
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
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
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
壄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
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
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
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
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
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
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
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
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
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

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
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與其窮極倦𠜕驚憚讋伏不被
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
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
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
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
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
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
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
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粧刻飭
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卹削
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
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
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
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
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
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
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
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
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
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
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

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宫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宫富旣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殖物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御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路三嵏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罼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紅蜺爲繯屬之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宫撞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傱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蝯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坑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内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弭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

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絹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又鴻雁嚶嚶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〻〻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

方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遍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襃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

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崐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擷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万姓請命乎皇天廼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阽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

般輦輅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衎之樂憎閑鄭衛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乱遐氓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獵乎王庭驅槖駝燒熐蠡分剺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尸輿厮係累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邊城之[illegible]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illegible]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illegible]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illegible]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抗獲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祜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八　建安祝穆和父編

人技藝部

醫者 藥附

群書要語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周礼疾醫

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定十三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 子路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曲礼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曲礼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尚書 食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嵇康養生論

詩句 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 耿湋 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康節

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

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illegible]

鴻術為醫

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郭璞賦序

扁鵲善醫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鶡冠子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望見桓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從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 史記

扁鵲起死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問中庶子曰暴蹷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 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无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爲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礼而遣之左成十

上醫醫國

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

視見五藏

扁鵲少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從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召醫秖辯

秦王有病召醫秖辯者得車五乘也

命乃在天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〻〻入見上問曰疾可治否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本紀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〻傳於玉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処鍼即差召玉詰狀玉曰醫言意也湊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処尊高以臨臣〻懷怖懾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虫欲成内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爲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爲人迎醫

張遠召陶侃爲主簿遠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侃傳

醫言意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言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饋藥未嘗 以下俱藥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對壘饋藥

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飲之无疑心人多諫抗〻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黄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

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累籍名青華宮錄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雄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芽為田 寶錄金鑑記

讀藥治病

人有患懸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以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 語林

古今文集

雜著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庀瘍者亦畢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養生論　嵇康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求醫當拜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顏氏家訓

盡告所患　蘇子瞻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謬誤者雖或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之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診之虛實冷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仇池筆記

因病求昏

周顒投宜興傅幼好方藥嘗有張姓者妻孫氏暴病煩一切脉顒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白其母乃欲投鄰好挑之孫不對

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達詩曰五十七歲翁
二十妻月昏髮白已頭低絳蟀深處休論議天外責爲伴木鄉
孫答詩曰雨集枯池時皆綠黛籠老木一番新知今且況目前
景裴默亭學隨空谷每得子簡尋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
之功娶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爲者況士人乎默之官三年而
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娘與孫通好娶之 青瑣

守庚申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
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
三彭說是非 芝田錄

古詩係藥

採藥 王績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後 一作 道符白犬遊山術要錄
戊己月質鍾庚辛日時時斷嵩遊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汪坐
驗漫皇嵕龜蛇採二苓赤白尋注木地澗難盡幾桔由易失
從容肉作名署蔬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野黍花簷具後歸去
來刀圭輔羸疾

卜筮者

群書要語

龜曰卜蓍曰筮 禮記 古司帖主卜 元命包 巫咸作
筮 世本 卜師掌開龜之兆 周禮 筮氏掌供雜契以
待卜事 同上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詩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詩 卜
云其吉 詩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蒙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洪範

古今事實

伏羲作筮

庖犧氏作始有筮 古史考 伏羲得神蓍而定卦 事 鄭氏曰 聖

筮短龜長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 左

占卦無足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
顏回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乘舟至
衝波傳

詹尹決疑

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楚辭

季主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謁之曰何居之卑行
之污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
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
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戶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從游屢
稱嚴君平德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
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爲
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
知人

客星犯斗 見八月門

占易掘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
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賫版責之使

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
易故直撤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
之嗥怖懼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
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
間拉然而崩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
卷与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錢卜

京房卜易封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折蘩獲奴見奴門

尾卜

神龍中西京安國寺前有山神祠頗靈驗前有兩尾子過客投
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爲進士時与寇萊公遊相国寺詣一卜肆
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
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
卜者日消声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穷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
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
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 范蜀公蒙求

驗於事後

自至和嘉祐已來賣卜者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
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
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東軒筆錄

賣卜難信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
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
後日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
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獲利者 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龜策傳叙 司馬遷

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為
辨智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人奈何責人於全故曰日
為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
辱於鵲騰蛇之神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
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
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也註蝟能制虎見鵲仰地蝟憎而惡之
也騰蛇能興雲霧即且似蝗食蛇腦為屋成欠三瓦而陳之也

雜說 陸龜蒙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
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蓋在精誠
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卜他人乎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
剖而腹之觀其裂書以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
其靈夫何故思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奧靈之壽之而夭戮
之腹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卣悔發乎焦朽不其皮耶

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蓍而矢之，莫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莫合其明乎？毒藥介而徵其神，莫合其序乎？假枯穀而決狐疑，莫合其吉凶乎？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天錫刀劍者不成，則層大疑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燭光声音，入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无悉然。是亦為牲，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乎？腥臛於今亡其禮，未聞居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螟螣蝗蟲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禍不可致。耕夫藝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魯而彝之，謂妖祥如符節，貴於妄說讖文之人，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削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孔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雖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雞卜，不法於蓍龜，亦有可述者。異苑曰：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北户錄

巫者

群書要語

用史巫紛若 吉易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周礼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同上

男曰覡，女曰巫。覡胡的反 說文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語

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吳張紘與陳琳論文

詩句

亂師每口牙舌作聲，恣声符節弄刀筆，丹墨交橫揮霍

雞骨占年拜水神 柳詩桐

古今事實

病忘謁巫

宋陽里華子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列子

魯僖旱焚巫 見旱門

巫陽下招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魂兮歸來。些 宋玉招魂

知人生死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莊子

巫蠱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三輔舊事云令胡巫作而埋之

粵祠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既命粵巫立粵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漢郊祀志

禁以牛祠

第五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鄴令沉巫 見水旅門

戒用巫覡

顏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家訓

王璵類巫

王璵爲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祓禳大抵類巫覡

置符求媚

棣王琰妃寵以過置別室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

召巫禳厭

劉文靜家數有妖召巫夜披髮銜刀爲禳厭

禁巫惑人

陳子昂上言巫鬼淫惑於人者禁之

不許呼巫

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家傳

蠻巫呪生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然使搗川升麻取冬熟水調二大錢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葉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値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膈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膈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术末各半兩同无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illegible]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醞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平善巫偶因它事暫用又詣一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旋以小盆取糞汙攪雜其中持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乃去俄酒家列甕及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illegible]

古今文集

雜著

荊巫　羅隱

荊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雖盛暑常衣裘以舞以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對肥清酤嚴潔祈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既長衣食廣大爲故爲人祀誠不得專於中而神亦不顧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声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八

建安祝穆和父編

技藝部

說相者

群書要語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辯命論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證如指諸掌

六州有知人之鑒許劭傳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

蒼頡四目春秋孔演圖

堯舜異相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淮南子 項羽亦重瞳子史

禹文王異相

禹耳三漏也文王四乳淮南子

皐陶異相

皐陶鳥喙淮南子 句踐鳥喙史

豐下有後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左文元

豺狼之声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声而還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左昭二十八

滅若敖氏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声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左宣四

貌失子羽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惟不知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澤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因目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高祖紀

先知反相

吳王濞沛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謹毋反濞曰不敢 本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人甯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

父子爲相

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爲之實後竟爲丞相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

貴而餓死

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美則不貧

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富而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沒入之寄死人家 本傳

婦人當貴

漢黃霸少爲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霸即取爲妻與之終身霸至丞相封侯

燕頷虎頭

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當封侯万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人奴封侯

漢衛青少爲平陽侯家人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爲大將軍封長平侯

蜂目豺聲

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童有善相

鍾繇常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本傳魏

不壽之相

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毋知其貴

南史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眇目而貴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大同中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爲

司空

天日之表

太宗四歲有書生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二十必能濟世安民

貌貴相

王顒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每輿輦揮為戲狎揹為其微時常戲顒曰王顒抵老不作嗣及帝登極而顒謁因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顒猶不及謂曰卿无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房元齡請曰陛下龍潜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觀交知兒

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肉不稱骨

袁天綱傅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无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

龜息必貴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之由歟

久當將護

袁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人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至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

鳶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歲卒

日角珠庭

李鉉舉明經李緈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祿祿非子所宜

資相福文

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資相貌福文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

領取宰相

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甘澤謠

相在怒時

張憬藏相魏元忠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 本傳

相夭反貴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 同上

陰德紋見

裴晉公貧時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置于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摭言

善相骨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无目故達人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

鄉方勇於趨進率先詣之及出戶時後詣若盈巷覬次御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見道个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衍果帶相印鎮西蜀云 太平廣記

能識若濤 見潛龍故人門

廝役皆貴

太宗召陳搏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 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 帝以其相人也遣詣南衙見 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 聞見錄

冀公貴相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局促門下因厲声詬閽人術者遽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其形声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声爾願邀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卑微遠人神貌疎瘦複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顙與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乎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同上

急流勇退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

麻衣道者也 聞見錄

貴人識貴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處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它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呂許公夷簡爲相日文潞公爲大寺博士謁許公致容禮接因謂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謫守黄州時龐潁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豈天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依樵夫拜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依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 帝攜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早達蚤退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歸田錄

耳白於面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仇池筆記著齒說作貼齒

道人視髮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術異人所藏軒轅山論洞見遐邇張君
識李士以道因化聞先生之名終鼠邪之君設一夕夢爲虎所
過有一人救之虎既去乃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
手爲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甚以先生語君試謂曰
夜夢頭骨已正君覺其形恍然視其狀乃夢中所見者遂異之
後先守閬中先生無由謁君試因求先生文惠曰彼不見來
差通道真者先生即於袖中出書示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
乃瞑目視君良久曰兩目炯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埔先
生出入門下極言其瑞論以爲公且入拜先生以詩別公公異
府後與公相見於江南二月大其夜又無異立之說忽然知
江寧先生白寧山來過仲春也李氏荊公詩注

夢中禁費

江南一顧有相者命其妻立群舞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
頭上有黃氣非群舞者能己然後云是夫人是又推工火見立
使辨之云面上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 雜志

善聽聲

術士王生嘗以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
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 古人不要說公充山陵使王
生來京師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謂予貴人曰宜知相公充
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問之曰蹄聲而無回聲後果竄相分
司西京 錄異州談聞錄

視日不瞬

陳瑩中嘗入朝已而班上 上御朝蔡京注目久
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其大貴人也 語 家語

燕指其後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
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爲執
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
皆爲宰相維爲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而家
官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 聞見錄

熟睡乃相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後當有可觀子美一日熟
睡僧揭帳視之云來得也曷異人語甚爲曷子美扣之乃曰得
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後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
卒 百家詩話

眼多白

李丞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
多事矣丞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邵氏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非相篇 荀況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
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
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
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
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
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
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顏廣三寸鼻目耳具而
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

以楚霸楚公子高微小紐膂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楚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説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

相論　　魏陳王植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於是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是以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鄴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皆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文自篡位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福耶為禍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雜説　　韓愈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万物其貴者不過人為有其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

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其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大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麟為獸耶麟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存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声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竪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啓鑠相禹斯謂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自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往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若非若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弄紛緻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若其窮通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黜然自負不白屋有公侯之姿食毅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賤困苦一金之助已有汲汲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指其心哉嗚呼李丗從之吾獨笑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袞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術得唐舉

作術官予職之以昔相工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殞滅殆盡或言兒相夫且賤請易某可免亦不許後竟爲正元名臣予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然良久曰此亦易曉也[illegible]

送[illegible]道人[illegible]　陸務觀

王術一生[illegible]以小言我自[illegible]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illegible]以佯稽[illegible]丗古今相反有如此者怨來告[illegible]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巍[?][illegible]中[illegible]山[illegible]朱桃推張四郎爾朱先生姚小太尉應天授尹先[illegible]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古詩

贈李[?][illegible]道人歌　歐陽永叔

蜀狂士[?]者不[illegible]使人疑[illegible]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illegible]出多奇妙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illegible]醉一身四海即爲家獨行萬里[illegible]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illegible]其人莫識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illegible]故能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常聞其語而未見其人[illegible]不然則言不純師行不純表滑稽傲丗其東方朔之流乎

贈[illegible]　蘇子瞻

心傳[illegible]色上騰雖有數[illegible]流勇退豈無人[illegible]訣斷案微言知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illegible]

談命者

樂天知命故不憂（繫辭）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得之自是不得曰是以听天命（表記）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不知命无以爲君子也（論語）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孟子曰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盡心）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凡人有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富貴貧賤之命當富當貴當貧當賤之命雖善而其貧賤所謂命也所謂貴賤者天之所賦也

詩句

自古聖賢盡貧賤（杜）華誰命達（杜）詞人叩海老无位白首文人多薄命大子從新其頭不能述（李白）

古今事實

孔子知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子罕言命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不容何病

孔子困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止或尼之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李廣不遂

漢李廣文帝時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遇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至老不遇

武帝自爲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本傳）

岸崩得脫

竇廣國家貧爲人所略賣爲主入山作炭時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獨少君得脫卜曰當侯及竇后立果封侯（外戚傳）

窮達有命

沈攸之言曰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福薄

文惠太子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也（齊武帝）

命多蹇剝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卜之處之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定命錄）

李虛中術

李虛中最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韓退之作墓誌）

命亦難恃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

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弥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
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
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
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致退元長大病
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
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
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揚歷貴顯於
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无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
者蓋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邵墦編

命三処合

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
処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了術者之以
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処合皇祐間果為相
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 帰田録

召用失儀

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奉吳育 上遂召赴闕
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 上愕然即
除西京留臺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難大用 志林

聖眷忽解

劉昌言 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
樞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眷忽解曰昌言奏對皆操南音
朕理會一字不得遂罷

終身不遇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
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初受勅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
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刁氏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
竿耶聞者以為善對 帰田

古今文集

雜著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趍競不
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声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
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
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
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使為弗為
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
焉可勝筭乎 顔氏家訓

命解 李翱

或曰貴与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
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
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
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无取
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
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已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
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飯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
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
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

有感 晏叔原

大鈞播群物萃茂帰自然默定既有初不為智力遷御寇導其
流沖任汲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當由天宰世曰皐伊迷邦有

顯原吾道識一絲彼途鍾百端卷之入幾甚舒之盈八埏進退得其宜奇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順吾奉聖師言

律詩

送魏簡能東遊　李涉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灞陵原上重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哭從弟　白居易

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高新婦貧一片綠衫消不得腰金拖紫是何人

山寺逢僧談命　朱元晦

古寺相逢亦偶然謾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只問天

送談命曾南翔　楊廷秀

官職逢人也可憐老來那更問行年渠儂解事無它語道我慇親壽八千

今年見說也無錐政坐談天世事機舉世近來憎直語貴人剩許未為癡

送談星辰許李升　楊廷秀

許子儒冠悲悞身如今投筆說星辰未須道我何時貴且道何時子脫貧

連珠合璧轉璇霄也被星家不見饒曳耀元來桂樹抗福星不是貴拿瓢

詩話

不遇宣宗

賈島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声遂登樓於島按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綰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馨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悴　宣宗嘗微行遇庭筠遇於逆旅溫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何所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元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本傳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還捕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嘗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翰府名談

命在磨蝎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其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磨蝎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術士

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

題詩坐窮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寛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元宗幸東宮覧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觜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逐謝病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冷齋夜話

建安祝穆和父編

◇技藝部

畫者

羣書要語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八佾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前武紀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益稷白受采禮器素變用青揚吾子畫虎不成反類狗馬援傳諸大幻師求大陰精用和幻藥具諸師等手執方諸承月中水周禮注鏡謂之方諸獨異經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畫品

詩句

方諸承水調幻藥濯落生綃變寒暑荊公

古今事實

解衣槃礴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

誤墨畫蠅

曹不興善畫吳主使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既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吳興雜錄

發廚取畫

顧長康曾以一廚畫糊題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乃發廚取之封題如初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了無怪色晉世

觀畫施錢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

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後寺成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得百萬錢也畫丈類聚引世說愷之為虎頭將軍寺出號不敢名畫記云小字虎頭

登樓一見

顧愷之建晉樣為書所疾以棘兩刺其心女患不下牟及家皆過天地明朗時乃燒毫筆棘去棘遂愈[illegible]

點睛龍飛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電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水衡記[illegible]曰[illegible]以代名[illegible]也[illegible]名一代[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名之世之人顯其不能而論能[illegible]不亦[illegible]

[illegible]甘蓋

桓玄好蓄法書名畫客至嘗出而觀客食寒具而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寒具餅也劉禹錫嘉話

[illegible]畫牛

晉王獻之[illegible]嘗使書扇誤落墨因畫作烏駁牛甚妙

羞為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本傳

鄭虔三絕

虔鄭虔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觀畫地獄

吳道玄字道子嘗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來觀咸懼罪修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售[illegible]畫斷

取軸棄畫

王涯居守里家書畫以金玉為緣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剝取僅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illegible]業

[illegible]甚真巧未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隨法畫筆所謂屋下架屋[illegible]

畫可夜見

太宗朝有獻畫牛一軸晝則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莫曉其理[illegible]僧贊寧曰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晝隱夜見沃焦山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海外記

喫茶觀畫

經筵有以[illegible]論官喫茶觀畫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喫茶亦不識畫竟不往龜山語錄

下筆山水

王墨善潑墨畫山水每欲畫圖必酣飲之後先以墨潑絹腳蹴手抹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雲揮灑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污之迹畫斷

黃筌畫花

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能辨

暇泣得薪陀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崔白翎毛

崔白濠梁人攻畫雖以敗荷鳧鴈得名然尤精花竹翎毛

惠崇小景

僧惠崇建陽人工畫鵝鴈鷺鷥尤工小景善爲寒汀烟渚瀟灑虛曠之狀文工詩荆公詩注

古今文集

雜著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駝駝三頭驢如駝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蓄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寶繪堂記　蘇子瞻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

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眼被禮義客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接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年月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子瞻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書蒲永昇畫後　蘇子瞻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須臾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書吳道子畫後　蘇子瞻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

至於顏魯公書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書朱象先畫後　蘇子瞻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聞其能者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輒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將攫攘其旁也

跋東坡竹石　朱元晦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朱元晦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犇赴片光烱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趣以歸者覽者未必知此意也獨苦於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從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殁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觀畫多忌　以下係畫部

非好事不可妄傳焉畫近火不可觀畫畫向風日正唾涕不洗手亦不可觀畫 [illegible] 每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以油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 [illegible]

鬼神易畫

顧愷之曰畫人物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則詭怪之狀 [illegible]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評畫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　筆談

畫牛尾法

有藏戴嵩鬭牛者以錦囊懸於肘自隨出與客觀有牧童言鬭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鬭而尾擢何也昔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人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illegible]

當辨時代

吳道子畫仲由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著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國朝 [illegible] 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冪䍦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會形

可驗時代其或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
山川鄭玄未辨揖梁西漢不識游獵衣飾亦終別與論細辨布服後代
之儀吾昧北朝呂梓衣飾名未嘗吾之不知蓋闕如也精通者宜
詳辨南北之異與古今之時然後可以議畫水南

墨竹之始

墨竹起於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初見李坐作畫運筆作卷不加
丹青之意墨竹之師起於此小谷墨竹序

輕色染成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
畫花竹蜀平後至江南布衣徐熙送院品其畫格諸黃畫
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
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
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畫麤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
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
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筆談

正午牡丹見牡丹門

張素敗墻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瀟湘八
景往歲小窯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
工但少天趣且謂用之曰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
墻之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
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
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
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
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筆談

馬不畫毛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
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
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
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
理須有別故名輩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
密翻成冗長約畧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
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畫此
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筆談

古詩

畫鶻行　杜甫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
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
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
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
步獨紆鬱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杜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
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水盡亞洪濤
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
吳松半江水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杜甫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
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
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兒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天育驃圖歌　杜甫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然龍性含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十二

八駿圖　白居易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背如龍兮頸如鳥骨竦筋高脂肉少日行萬里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趁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西追王母燕七廟經年不親薦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豈知纔及五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即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穆王得之不為戒千里馬來周室壞至今此物尚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八駿圖君莫愛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顧況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鏁著師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立走水牛驚漢官江村小兒好誇騁腳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攃過時大蟲著鈍幾落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床頭八十老婆拍手笑妬他織女嫁牽牛

畫竹歌贈協律郎蕭悅　白居易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手下獨逼真丹青已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烟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十三

韓幹馬十四匹　蘇子瞻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當誰看

孫君古畫風雨山水歌　張文潛

山深岩高石壁青白日忽變天昏冥黑風驅雲去不停驚雷疾雨來如傾山前兩點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槎橫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風雲爭枝披葉偃鬬不怯万竅却欲藏雷霆鞭驢疾驅者誰子石路嶮澀驢凌兢目迷心怖愈走愈不及來憩樹下如寒蠅著紙直與鬼神接恍惚不保龍蛇驚平居此樂忽入眼孫家古圖纔可辨奈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奇變我心

爱之良有以昔吉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下堂輸尔朱門貴
公子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秦少游

參天古木相樛枝欹空怪石御青湖兩猿上下一旁挂兩猿弄
視者疑氣肅肅然忽聞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同依下有兩獐從兩
兒花徐行茸尾叫呼驚鳴老筆能湖海畫縱意恣形形更奇解衣
一掃神扶持說者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求乎易當時將軍欲
得之老禪寶此求奇書無門初許須秀攬湖明冬蠟燎
義羽華分墨瀋寂林未終且歸讀成暮有聞重借設

猴馬并引　陳無己

昔以此本趣言有立宋沐猴振索以戲馬猴索以畫圖
人不不以微從其致之人言沐猴宜馬而今為畏作詩
以從其志

沐猴自甚蹶而且鹜固入矣解接馬情狀其天資馬何乖意欲防
患猶傷生異類然作且亦知美自類相傷哉所以志行万里困一
誤吐互此茨笑卉以極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絶　陳去非

刻畫无鹽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姝從教變白能為黑桃李依
然是僕奴
病眼昏花已數年只應梅樂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
逢未敢憐
粲粲江南万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緇
塵染素衣
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
馬九方皐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窗畫出橫斜影絕勝前
村夜雪時
詩話

圖畫上詩

馮太博端書畫不喚敬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声更乾碧眼胡
兒三百騎尽提金勒向云看讀坐客曰可畫於屏障乃柳如京
塞上詩也　倦游錄

見詩如畫

歐陽公題畫畫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
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筆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

技藝部

傳神

羣書要語

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玉藻 形本於精神精神生於道 莊子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莊子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孟子

詩句

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偽真 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

古今事實

畫象

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岩之野惟肖

圖像麒麟閣

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末曰典屬國蘇武

圖像雲臺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始於鄧禹終於耿純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雅馬援以椒房故獨不及

圖像凌煙閣

太宗正觀十七年凌煙閣圖畫勳臣河間元王孝恭房梁公玄齡杜萊公如晦魏鄭公徵李衛公靖李英公勣虞永興公世南尉遲鄂公敬德段褒公志玄合二十四人　魏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象賦詩悼痛聞者媚之帝不悅乃停婚仆碑

薛收卒太宗親自臨問哀慟左右後凌煙圖象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象

畫王昭君 見姬嬪門

長康傳神

晉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華屋圖賢

晉荀勗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垂綸之象命勗為贊勗援筆為文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弄而不可褻也

得其神氣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婿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兩畫總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

朱桃椎象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脹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

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湊許貪畫直每像輙取二千費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痛頭遂偏括異錄

誤認畫象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謬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筆談

戲責畫工

党太尉進畫真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虫猶用金薄點眼我豈不消得一對金眼睛曾類說

一髭不似

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遺書

形韻之别

陳后山云歐陽公像公家与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形而不韻乃所謂畫非傳神

謚毀畫象見官政門

乖崖留象

畫温公象並見喪葬門

雜著

傳神記　蘇子瞻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与顴頰似餘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頞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東坡居士書

贈寫真劉珠序　胡邦衡

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夫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日角也然堯秀眉曾傳為瑞亦秀眉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漢高以龍顏而光武亦龍顏世祖日角李固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骨相信未可以此定貴賤而寫真可以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蜂目豺聲為相之相也然毛父面如蒙倛陽虎亦如蒙倛將軍為貴為霸王亦為有揣食我能蒙之狀王定遠亦燕頷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亞夫狼顧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袁之不臣可以比霸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勳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鄉老劉珠嘗覓天機精到得金粟影畢法恨世無顧郭之毛骨以發其奇逸往士或尋常人骨鬼貌齒斂頤折頞時一弄筆曲盡形似之妙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老杜所謂乃知畫師妙工刮造化竊者其在斯人歟雖然何獨畫哉自古取其形似而不求其心至以優孟為孫叔敖以虎賁為蔡中郎

以成方逐為矣太子以肅至忠為源乾曜以楊国忠為裴寛者多矣其禍可勝言哉予於劉生竊有所感故叙以識別

送寫真郭拱辰序　朱元晦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称其為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无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庐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从予遊矣予於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贈寫真崇君序　游誠之

頃有寫真者謁余求数語謂欲藉手諸公間且戒曰當借高論毋卑我余戲應之曰天下百工商旅皆可為也余出其旦而入市偏閱標揭无一謙詞如茗飲酤沽學自矜其美好乖契拖擊翠自眩其神奇至於往來貿易伎藝瑣碎類皆即事自名以致來者獨寫真不然然之通衢人見之以為肖似則是技之良精人不以為似是拙工矣君雖欲自譽不可而余何以譽君又如一世之士視百工商旅高矣然亦不免稍自推揚之以濟其售言詩視李白言文視韓退之言律已視伯夷曾參言其識孫吴言治奇皐夔言理財抗績管蕭蔡劉而當世用之亦安能尽名其然不然者惟寫真又異乎是其精粗美惡有標的具在无所自遁予特其技即往歸人而卜為此余序意也寫真者不懌而去余異訪留留中久之江西崇君自言本書生已而棄故業為此又求序於余余以此說示之曰君知書者得此毋不懌乎崇君曰然余之技所盡若是上而為紳大夫下而百工商賈皆有之得君之說非惟可以自譽有求余技者亦因以譽之余異然不知其為將出此也崇已戲言因書以為贈

東方朔書象贊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環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數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国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在樂必行處淪罔憂跨世淩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

我來茲邑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草甚荒拫摭傑俊洛英萊弗除
肅肅先生豈臣爲是苦是伍弗飛遐遐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天秩有禮神臨孔明髣髴風塵用亟頌声

諸葛武侯畫像賛　張敬夫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後正卓然不揜方卧南陽若將終身
三顧而起時哉伊仰難乎者事未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
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惟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乾道丁亥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
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爲之賛敬夫
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爲非深知武侯心
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
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
君子皆不可見矣爲之太息記其下方　朱文公跋

自題寫真賛　東坡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臘則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東坡畫象賛　黃魯直

子瞻堂堂出于峩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牆上前論事
釋之馮唐言語以爲階而投諸遐荒之一茆東坡之酒赤壁之笛
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
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崖儋耳云其金馬石渠不自知
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
微玉堂不自知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
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一丘一壑則无如此道人何

又賛　黃魯直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
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鯨鰐之波
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
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六先生畫象賛　朱元晦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
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語録云伊川之言只看方好故云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
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横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
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
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南城吳伸兄弟寫予真求賛　周子充

方文漢瀛早陪群英風搔熱局中數帝文晚侍巖扆偏持樞
若非精神滿腹則當容貌動人何欽頤而折頞弗走俗而流
豈所謂相形不如論心見面不如聞名者耶

古安張敬夫畫象贊　朱元晦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朱晦菴畫象贊　陳同父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

呂伯恭畫象贊　朱元晦

括蒼鄭君敬叟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於可堂退老堂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民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為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嗟乎丹青孰形心曲惟彼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訥寫余真戲自贊　楊廷秀

汝翔弗長汝趾弗強毋騁汝頑毋競汝驍千崖乎瀆其窈其洸暗曠其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華蒼哦者遂癡醺者遂狂汝老是鄉莫與汝爭鋒

吉州通守趙德輝命史寫老醜戲題之曰　楊廷秀

有紛者巾有藜者杖雲嶠風杉非月獨往能竹國之民無功鄉之民歟

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贊　楊廷秀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之南汝在北山之北丁寧溪風約束杉月有問汝者千萬勿說誰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約齋之筆乎

吳汝玉命劉敏叔寫老醜真諸兩先生之後因題其定　楊廷秀

益國晦翁前瞻後視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辛稼軒畫象贊　陳同父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

古詩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杜甫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冠布襪青鞋去雲水千年皐祖郡守閩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錫
丹精詩老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
二甚年記我今如此它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贈寫真李道士　蘇子由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
自古獨有曹將軍寫時下筆師掉頭笑自言弄筆曾前見百年遺
象誰復識蒲朝冠劍多偉人據較一見心有得臨窗相對疑通
神十年江海髮毛脫歸來俛仰數籍紳一揮七尺倚墻立客來
顧我誠似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綠蓑黃箬甘長貧何如畫作白
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贈鄒下寫真兼德明　楊廷秀

我昔山林人不識或疑謫仙或狂客仰看青天不看人醉裏鄒
知眼青白一揮玻硯入長安素衣成緇綠鬢斑亡亦讀驊看野
馬滄洲鷗鷺綠孔雀漢宮威儀既不入貴人眼滿懷風塵又不
見詩人樹不須覽鏡照清溪我亦自憎疑俗狀兼君看眼秋月
明筆君下筆秋風生市人請畫即唾罵只寫龍章與鳳姿公与卿
肯來爲子寫吾貌掉筆掉頭欣入妙相逢可惜遲十年不見詩
翁昔年少

贈寫真水鑑處士王溫叔　楊廷秀

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柳鬚髮疏疏白雪霜皮
皺肉皺真老醜兼生畫時顏尚朱王生畫時骨更癯一生愛山
吟不就兩肩化作秋山瘦君不見褒公鄂公圖凌煙腰間羽箭
大如椽君不見浣花醉圖裕杲落日斜泥滑驢夫脚貴人寒士
兩相嗟畫圖猶在人巳非王生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酒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蘇子瞻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

贈寫御容妙善師　蘇子瞻

憶昔射策千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捧冉
拜聞天香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
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髣髴尚記重瞳光三年
來歸真一夢橋山松檜凄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
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
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立侍冠劍長平生慣寫
龍鳳質肯顧草間猿与獐都人踏破鐵門限黃金白璧空堆床
尔來摹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
身歸故鄉

贈寫真何充秀才　蘇子瞻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横撚箭又不見雪中騎驢
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飢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
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
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勳名將相今何
限往寫褒公与鄂公

贈李道士并序　蘇子瞻

駕部員外郎李君公閎昆中良吏也守漢州有
道士尹可元精錄書以遺火得罪當死君幾其
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
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
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
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
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痴絶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
毛如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岩石裏故教世上作黄

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廣之不可溺肯

求

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眞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杜甫畫像　王介甫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入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公遊

杜子美浣花醉圖　黄魯直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爲青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黃前論詩未覺因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雞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眞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墻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顏閒解冠脫兒發左偏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生綃鋪墻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絃千古無

律詩

贈寫御眞李長史　李遠

玉座煙銷硯水清龍髯不動彩毫輕盡分隆準山河秀初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三朝天下應無敵始信丹青錯得名

南城尤氏社會畫樓爲余寫眞因題其上　朱元晦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詩話

詩可傳神

李太白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見於丹青但不若少陵所作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之句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其風采此詩之與太白傳神也陳後山和饒節詠周昉畫李太白眞云醉色不至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苧眞天人不用更著山岩裏

金粟影

老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佛經有金粟如來謂顧愷之所畫維摩也

樂天寫眞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奉詔寫眞集賢院後爲九老會又寫眞香山寺故賦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書洞賓像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滕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游何處秋風一劍横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爲今畫工圖其形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出手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一

技藝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射

群書要語

侯以明之書益稷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佾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可以觀德行矣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同上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伊尹乃言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太甲

古今事實

羿射九烏

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淮南

逢蒙殺羿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離婁下

甘蠅貫虱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蠅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人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列子湯問

孔子觀射

孔子觀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𢭏有存者射義

由基穿楊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周紀

彈人觀避

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宣二

猿能搏矢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猿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木而啼

射虎乃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

於人乎韓詩外傳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史 李廣出獵見草石中以為伏虎射之旋入寸餘細視之乃石周文曰可謂世載其德矣北史

力可扼虎

李陵有薦之風力扼虎射命中注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

激矢殺子

後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為共弩射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誅則祭而恕之穎川荀爽深以為美

善射不知

晉魏舒性好騎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備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知卿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三

射飛必中

琅琊邵公莊字公成胡元工武藝尤善騎射飛十中其九六

康肅善射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无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金坡遺事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嘲射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並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啓顏錄

投壺

事類要語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敬從投壺

古今事文 投壺而中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也以其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昭十二年

四

激矢還反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百反謂之驍西京雜記

雅歌投壺

祭遵為將軍取士皆備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可謂好禮悅樂

末箭中耳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聞見錄

古今事文

雜著

論驍箭弓中　　顔之推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国遂无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為之　顔氏家訓

投壺格并序　　司馬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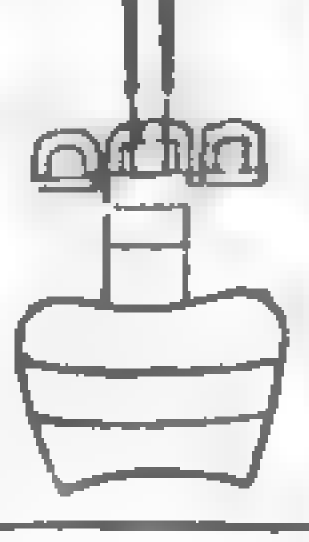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之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无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礼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懽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礼用諸鄉黨用諸邦国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体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存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戒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為国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礼樂脩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御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无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无粗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脩身之道歟二

業三省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伸臂軼巧取副[illegible]而無懼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礼宜矣[illegible]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illegible]制揖讓之容[illegible]其遺風餘象猶可[illegible]投壺[illegible]圖[illegible]者[illegible]亦投壺探[illegible]精密[illegible]意也[illegible]所措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illegible]以小豆去壺[illegible]箭十有二長二尺有[illegible]算[illegible]者為賢者不能全則[illegible]算[illegible]列之左方并各釋[illegible]

有初　始以其[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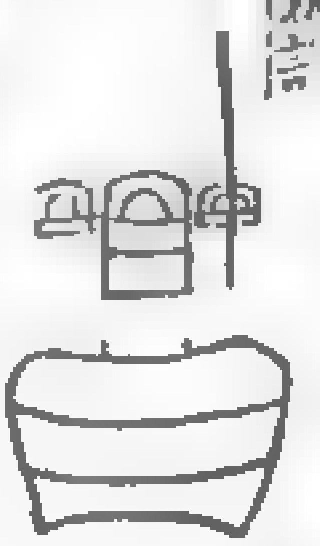
右十筭

連中　箭一[illegible]以[illegible]連中不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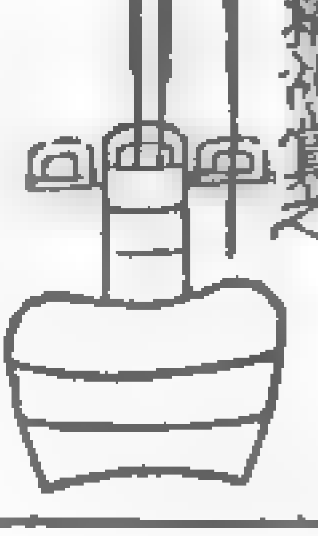
右五筭

有初貫耳　假若有初箭便貫耳其筭別計



右二十筭

貫耳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右十筭

連中貫耳　舊圖初箭而二箭貫耳次兵[illegible]所一[illegible]貫耳以[illegible]而上其散箭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illegible]中不[illegible]者皆當之所以激人於不懈

右二十籌

全壺　不以耦之籌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復計其餘籌以決勝負夫[illegible]九但[illegible]一壺全[illegible]難故[illegible]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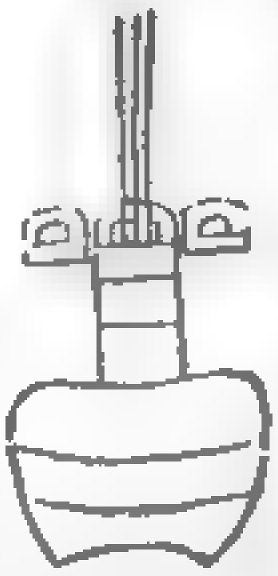
右[illegible]籌

驍箭　謂投而不中[illegible]捷而得之[illegible]而中者[illegible]其已失而復得之不遠復吉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偶然而中非投者之功何足以賞若也後箭所擊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依常算無賞

散箭　若一箭不中餘箭皆為散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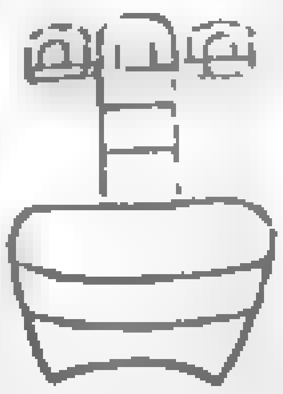


右一籌

有終　末箭也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計之有以人加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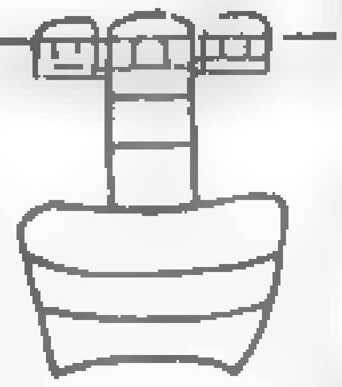
右二十籌貫耳倍之

[illegible]　如前一二箭俱不中大無功也其[illegible]則[illegible]籌以決勝負



故賞之[illegible]投[illegible]計後投而不中者[illegible]計前[illegible]加[illegible]籌別　右不問何之籌皆負

[illegible]　橫加壺口[illegible]舊五十籌同



右依常算無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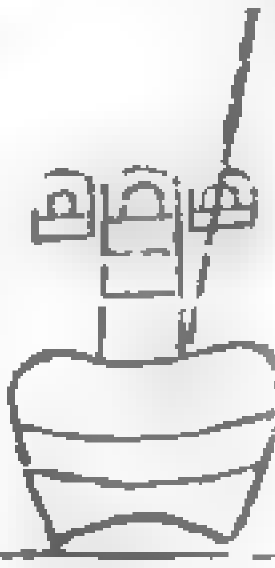
倚竿　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一籌[illegible]邪險誠不在於壺而舊圖以為奇箭多与之算甚無謂今廢其算所以罰之[illegible]若[illegible]不中者[illegible]皆[illegible]數若為後箭所擊[illegible]

右廢其算

龍尾　倚竿而箭尾正向己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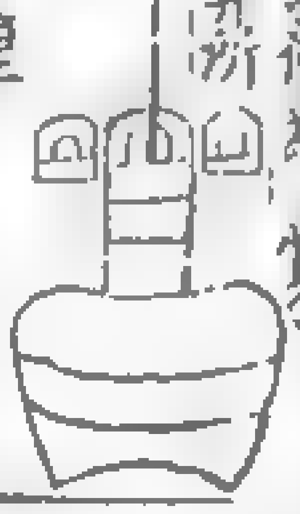
右廢其算

帶劍　貫耳不至地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倒中　舊百二十籌顛倒反復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賞今反廢其算所以明逆順之理



右壺中之算盡廢

龍首　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舊十八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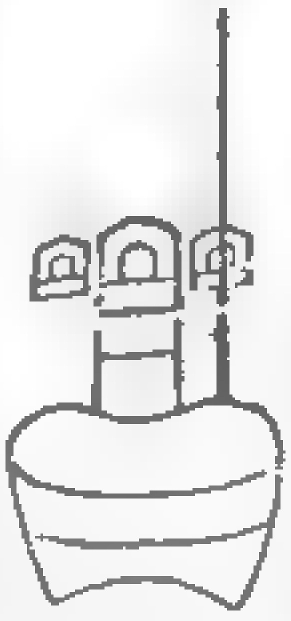
狼壺　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耳倚竿　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倒耳　舊不問籌數並兩同倒中



右壺中之算盡廢

棊

【群書要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論語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孟子 斲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 揚子 胡曰以棋為易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能 胡曰記

【詩句】珍簟疎簾看奕棊 杜 閑道長安似奕棊 杜 閑棊踏酒到天明 白 圍棊鬬白黑 韓 腹心受害誠堪懼唇齒生虞尚可醫 梁武帝

【古今事實】

堯舜教子

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 博物志

奕秋誨奕

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及之矣 孟子下

彈棊之戲

梁冀少為貴戚逸游自恣嘗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 後漢 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箸巾撇棊

韋曜戒奕

吳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韋曜論之

臨敵圍棊

延熙中魏軍次于興勢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東敵至禕許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王粲覆棊

魏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

別墅圍棊

苻堅率衆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弃具投江

陶侃為荊州見佐史博弈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

觀棊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為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 述異記

坐隱

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會戲 世說

手談

支公以棊為手談 世說

有人為

王導嘗共其子悅圍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推枰失棊

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間杜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虐宜亟討之

劉蔭慨比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于時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辯致難每有往復

西南風急

謝滂與客奕棊西南棊有此勢後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審悟乃殺之 南史

弈棊賭郡

南史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弈棊宋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聞棊失睡

梁到溉爲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如懸風燭 南史

周武帝造象戲

方圓動靜

李泌元宗聞其名召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棊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

東宮侍棋

順宗爲太子王叔文以善棊得侍東宮

婦姑手談

翰林棊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請問於姥姥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絕倫 集異記

論勝棊子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棊局冷暖玉棊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弈棋諱敗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弈棋敗則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鋌爲他人所有 續世說

僞爲不勝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續世說

假棊濟貧

蜀閬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鋌獲免 北夢瑣言

挾詐常輸

蘇子瞻云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常侍 上棋 太宗饒玄三子玄常輸一路 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榜汝既而局不生不死 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

負　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拖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　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荊公詩注

棊子役心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棊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處心之法畋曰請侍中弭諧之外勿令其子役心處已平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棊凡有所着則不病矣 談聞錄

不能着棊

林和靖每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着棊 墨客揮犀

古今文集 雜著

奕旨　班固

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頹壞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或設詐以圍擒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三分有勝玄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原奕　皮日休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焉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窮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員之勢不兵甲而搴旗焉勝不讓貪三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存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小智以着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於而陷之也羿人殺鵝鴨數人亦鰥鰥者矣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爭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縱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生於是取二丁纂如其數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其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敵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而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序

博奕論 見本傳門

圍棊賦　馬融

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鬭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

雖々馬目連連䧟行難度闇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雖乱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征損相救先後并設計功用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其欲挨營或邑之天令部出深念爲爭勝乃可必

古詩

用韵戲贈葉校遠道講　王介甫

葉侯越者姓宵出彎基葉縉雲雖窮遠冠爲傳累累心大有所潛肯高未嘗豁誠々凌雲意強輸果能備碎雖猶擾流川沒根舟楫開智出勝義可發膝起鷹鴉如太阿鋒詳敵脈比鉛聪之心窺乘然雖著口因嘈精飛欲義々微理太令跖々忘情箋予焉過忘𥐻中蝶苦金靜无來在谷惟所挾哉野但被競錯求我業經綸變所擬有寓聊自恆其經着花手果試俾彌滿要尋莽局打側寫其閱胱攜持山林𣏌剌趙謗港絲一枰置自劃當熱字忘筌反噬縱橫子但守一經笑斗羊等或生朽或何足指鹿然值手敵便與對已簇繳横子堂局腦將声出蝶蝶去逃邊擇收伎倆曼餞多觀各技癢切議見女驥所務作借決闘此更心喋斯視籠兩手徐思撚長鬚微吟靜惜々堅坐高山々未快若谷叟奔柯掌撫𢖍挹边耻局緇客爪然若業或撞閡以交或覷眼而掣聳聳婹闒或飛行伺擊或猛出追蹤進攻忽破壞中斷傲連接或外示閑暇伐事先和變或冒突超越敢行令雲層或困見形勢驅除令遠跌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僅殘只寸如黑子若營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邀如合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借使諍輸寧斷頭猶訣乃𣸸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嘆此何宜胡々孟軻惡奕行商規撰廢業楊雄有旭言寡雎存在柱蝶昔臣掬帝手按侯何啻涉定公八年涉它徙衛侯之手衛侯怒冶城子争道拒投乃如鄭爭也

實逆輙豈知和闘此變成沉飽苦此殆天所厭始今刘去李論等變可職試令取一毫亦之寸金錙以此持君子未与回奢協操其技諸江道排而謝懺

觀棊歌送儇師西遊　刘禹錫

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鴈行布陣報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尽三湘不逢敵終日饑人損機格謁二京城在九天賭取声名不要錢

擬之美耀棊局歌　刘貞之

漢皇初從覽獨芳侍臣始作彈棊戲東方諸公盡得名魏文远來稱絕技後世轉益以可爲客客層高巾尤更奇誰令朱墨實貫與白世紛々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渦旋莽莽寒山形四隅澗谷深别擲置奈萩花日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與此亦光賞奇班老佛悲絕奇

律詩

池上　白居易

山僧對棊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声

觀棊　邵堯夫

未去交爭意雖忘勝負心一條玄妙路徹了没人尋

寄棊客　鄭谷

松窗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灯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觀棊　杜荀鶴

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己自貪生得勢侵吞遠乘危打劫赢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棊　裴説

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巇人心無算奕國手有輸時勢過流星
淺言乾卞霅溪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棊　高翥

野客圍棊坐揺頭向暮秋不言如守黙設計似平雌決勝雖閑
勇防危亦合憂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

觀棊　陳元輿

黒白旋盈盤分途各占地縱髙無益幸遇敵始知難對面心千
里藏機勢萬般寄言當局者踈失早須看

弈棊　洪玉父

荆璞玉為子并文楸作枰有求雖別墅不喜得宣城跕跕飛鳶
墮丁丁伐木声破愁逢一笑無地著功成
不作丹丘戲難禁清晝長敢言白玉局聊取紫羅囊用道空傳
記求除自有方兒童爭畫紙謾吝老夫狂

眉山非挾手奕勝亦欣然變態一翻覆爭機係後先陶公慮太
過雪竇慧堪憐張弛誠吾道斯文許爾賢

棊　王介甫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嬴戰罷兩奩收黒白一枰何
處有虧成

送國棊王逢　杜牧

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
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
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棊　歐陽炯

棊理還將道理通為饒先手却由衷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
無一局同靜算山川千里近閒消日月兩輪空誠知此道剛難
進况是平生不着功

弈棊　黄魯直

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
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為吾徒猶愛
日參橫月落不曾知

因與西㕔參政侍郎弈棊子輸紙筆硯三物以詩見
徵為賞是滿盡但送蜀牋端硯繼以此章　揚大年

多年燥吻看吾刓禿盡江南石上毫五色螢牕猶有剩一拳端
石豈勝夸黄閣齊年預謀賞未謝璺深降弈思高微物供堂正猶
豫冊青箋下枉風騷

又以建茶代宣筆別書一絕　揚大年

青管演綸都已竭文楸爭道恨非高輒將北苑先春茗聊代中
山墮月毫

棊戰　程伯淳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曾
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斜尖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
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詩話

弈棊廢事

令狐相薦李遠為杭州宣宗曰聞李遠有詩云長日惟消一局
棊此可使治郡耶對曰詩人之言不足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
䂬溪詩話

賦觀棊詩

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文善為詩璟於苑中與宰相弈
棊從謙在焉令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
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
想未深　江南野錄

人遲已速

仁廟時有李重恩善弈棊冠絕當世然形神昏懟時人謂之李憨弈棋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弈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品棊者以為重恩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忘情苦思

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則閑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諸矣若覺真於棊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著與介甫措意異矣 漁隱叢話

輸棊賦詩

荆公在鍾山下棊薛昂門下與為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官達出知金陵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座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棊 薛書名似昂字故人有乞兒之誚 吳曾謾錄

荆公棊低

荆公棊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者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葉詩有垂成中斷之句是知公棊不甚高詩又云諱輸寧斷頭悔誤仍揮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 遯齋閑覽

作棊隱語

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棊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特棊隱語也 冷齋夜話

闘落子声

東坡云予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就洗閑棊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棊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illegible]

弈坐談棊

僧寶傳云浮山遠禪師歐公聞其名以因與客棊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棊說法遠即令撾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粘心與眼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illegible]

藝術部

博塞 先代反

說文云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晏

類要 世之糾合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云一有賭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了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 摭史 博局戲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說文 鮑宏博經瓊散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意錢者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見上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三馬故世指不猶理者謂之踏坑塹云 摭史

古今事實

博塞亡羊

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提殺太子

漢吳王濞太子孝文時入見得侍皇太子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吳太子遣其喪歸吳王慍曰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由是怨望

自通博徒

漢爰盎家居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洛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

格五待詔

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詔

雙陸局

博陸采名也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依投投擲之義今作骰非 聲譜

南風不競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牧豬奴戲 見棊門

在艱戲擲

晉袁耽字彥道有才氣倜儻不羈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猶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求濟於耽耽時在艱以誠告焉耽略无難色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万一擲直上百万耽投馬絕叫以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得雉得盧

宋顏師伯為侍中孝武與樗蒲帝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手曰幾得盧尒曰師伯一輸百万

擲子成盧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万，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本傳

一擲百萬

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万，其本大事何謂無成。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万，以為天他小遇，鵠多之焉。敖敖卑鄙，謂英雄以一擲動其心哉。右山 理方

馬策爛朽

有人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樗蒲，以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朽，與樵人爛柯事相類。異苑

賭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之裘乃嬖幸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集異記

雙陸不勝 見皇后門

四緋轉敗

飾四以朱者，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判僧賭錢 見僧門

戒博奕論 韋曜 吳人

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懼名稱之不立，故勉精厲操，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勞身苦體，契闊勤思，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黃霸受道於囹圄，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其游惰哉。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弈，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国，以變詐為務，以劫殺為名，而空妨日廢業，終无補益。今大吳受命，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枰之木，孰與大国之封；枯棊三百，孰与萬人之將。今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計智，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書博奕論後 黃魯直

涪翁放逐黔中，既无所用心，頗喜奕棋。紹聖四年八月丁未，偶開韋昭博奕論讀之，喟然以為真无益於事，誠陶桓公所謂牧豬奴戲耳。因自誓不復奕棋，自今日以來不信斯言，有如黔江云。

觀博 劉禹錫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䜌集作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寘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則集作即次有博齒二，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詺之。是日客抵骨于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趣趨集作，其去如脫，事先赦趣，命中无蹉跌，无從彼呼，无俾集作我悔，介曹道

迫曰旦至于日中具而樂焉所視其爲容觀骨（作倪）如有憤焉如或慰焉若悪之不凶又從而嗟嘆踌躇之莫窺其十目之咍譏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見利勝者不余畀也詬俯卑于奕棋主人促命燭以繼之擧箸默計尋端若猶豫未進者嘗勝負之數于牍猶其所勝又悟前錯焉覩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棋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怍被然有失鷄求身之色人咸異之于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後人者制於人者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閒哉所處之勢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變賞易生之嫌不足與也易爲之賞不足多也在（作在棋作）辨其所處而已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惡繫舟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位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驟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皆以前所詔不累賢不必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賞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眞爲賞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賞者亦數刻之榮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擧冠紋相夭子夢遊事以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猶且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載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榮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汁點之目爲選格序

塞賦　　边孝先

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殺爲辭彀犹絶耎爲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帰以明博弈无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

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模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摸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象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趍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爲義弘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之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覧其成敗爲法式焉

古詩

今夕行　　杜甫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无相與博塞爲歡娯憑陵大叫呼五白袒洗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无儋石輸百万

律詩

觀双陸諧有感　　朱元晦

近從新諾識梟盧擬興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過了更教人訓牧猪奴

詩話

欲見玉纖

張祜杜牧之同燕有寓意者宋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見玉纖纖祜應声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隋落坑塹

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蒱坑塹由來似宦途之句蓋樗蒱所擲若在於過關以前後爲坑塹畏隨落（作墮文）

倡優 優射 雜劇附

倡優下賤賈誼策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東方朔傳

羣書要語

古今事實

斬俳優

魯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殺之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 孔子攝行相事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於是斬之 家語

優旃休居

秦優旃始皇置酒天雨陛楯者皆霑寒優旃曰汝欲休乎皆曰幸甚有頃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始皇使得以半相代太史公曰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偉哉 史記

門高作亂

唐莊宗好優優者郭從謙優名門高爲從馬直指揮使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不得進還洛欲復東扼汜水其日門高作亂從樓上射中莊宗崩五方人聚樂器焚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譏帥臣貪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爲者答曰吾宣州土地神爾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 南唐近事

武襄優戲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刘易先生焉易性豪詼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黜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意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韓魏別錄

以儒爲戲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爲戲贊善大夫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文宗遽令止之皆伶人以微其無禮嘗見公以儒爲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楊公談苑

斥優先聖

孔道輔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爲戲公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之 臺諫 元祐中上元駕幸集禧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公曰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賤工乃爾褻慢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嘆服 湜水燕談

笑不爲優

王荊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會客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叩公公曰疇昔席上偶思咸常一卦自喜有得不覺發笑耳 遯齋閑覽

射蜥蜴寄生 以上孫褒優射

漢東方朔武帝使諸倡射覆置守宮盂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

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云云

射有酒食

吳趙達常過知故知故爲具食曰倉卒之酒肴如何達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曰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慚曰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

射燕卵蜂窠蜘蛛

魏管輅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驚喜

射鼠生三子

唐或客殿天冊二也高宗置一鼠于手盒令術士射皆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射梅花石雞

潘晉人有十八子舊聞丁文果善覆射太宗嘗置一物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兩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太宗嘆賞之乃用層日第一幅果然橘也又太宗置一物器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蘤蘤華山中採花無官職一日兩衙參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頭不能入腹乃蠒書之龜也 玉壺清話

平城傀儡 以下傀儡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强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妒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祕計卻其策下耳後翻爲戲具引歌舞者白郎郎禿髮善謔笑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 樂府雜錄

吞劍走索

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 注 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燕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燕之浴也 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舞組者也 又注 狹以草爲之插刃四邊伎人躍入其中胸突刃上如燕之飛躍水也跳弄也揮霍丸劍上下兒

分身吐火

張衡西京賦云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 注 云西京謂易人能分一身作數人或吞刀或吐火或起雲霧或畫地為川河

東海黃公

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

掌上舞

梁王佩性慕音律自造床埏舞要甚有新致姬妾列居左右華大喜更帶八尺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人推能掌上舞 三事並付注

反腰貼地

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梁王佩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同上

戒造戲具

工部尚書段綸奏巧士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

意耶乃削綸籍

雜著

傀儡故實　顔之推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秃猶顔氏家訓

諫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文靖

臣按周礼均工樂胥不得列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曠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段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礼尚未編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固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書三笑圖後　蘇子瞻

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皆大笑至於冠履衣服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則罔測所謂亦大笑世言佛儒觀優而笑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皆歎我哉此畫正類此焉言欲之兄想亦當捧腹絶倒撫掌盧胡冠纓索絶也

古詩

險竿歌　顧況

宛陵女兒擘手飛長竿橫空上下走已能輕險若平地豈肯身為一家婦宛陵將士天下雄一下定却長相弓翻身挂影恣騰蹈反綰頭髻盤旋風盤旋風撇飛鳥驚猿逃樹枝更安頭上打鼓不聞時手蹉脚跌蜘蛛絲忽斷斷流星墜瞬睒劃破出光旗若不隨仙作仙女即應嫁賊生賊兒中丞方略通變化外戶不肯從女嫁

險竿行　柳曽

山險鬱嶊軸水險能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復猿耶使我為爾長嘆嗟我聞孝子不許国忠臣不愛家爾今輕命重黄金忠孝兩斷徒爾誇如以險伎悦君目發以貪心媚君禄百尺高竿百度緣一足參差一家哭險竿兒聽我語更有險徒險於汝重於權者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徒欲往爾可思上得不下下得上我謂此輩險於險竿兒

西涼伎　白居易

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双耳如從流沙來万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詞道是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絶歸不得泣向獅子雙淚垂涼州陷没知不知獅子廻頭向西望哀吼一声觀者悲貞元边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娯賓犒士宴監軍獅子胡兒長在目有老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奈何仍看涼州伎取笑於歡無所愧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西涼弄為戲

擬寒山拾得　王介甫

傀儡秪一機種々没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方知棚外人擾々一場獃終日受伊謾更被索錢財

律詩

窺若弄子人　梁鍠英華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

生一世中

傀儡　楊大年

後山詩話録云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傀儡　黄魯直

万般尽被鬼神戲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処從他鼓笛弄浮生

上竿伎　晏同叔

石林詩話舊中書南廳壁間題此詩當時公有請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与荊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

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劄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末貧

藏獄

丁晋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官一日錫宴為宮使人有誰年藏獄者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藏獄詩請賦一章英公為一絶云

舞袖挑珠後吐丸遊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抗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四　前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樂生部

生辰　詳見誕子及壽門　同庚附

群書要語

誕彌厥月 生民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斯干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右 内則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 射義

山川氣候彰白武於卑絲象緯休徵下蒼龍於寶借 蜀川集

同庚　与吾同物亡

詩句　何事共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刘郎 白集注子与崔刘同年

紫絞白髮頻同年一千老夫 樂天喜見刘夢得日 旧遊到処皆眷雖同甲惟君尚黒頭 坡

古今事實

生空桑中

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日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尽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孕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伊尹而献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列

維嶽降神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紋麟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

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拾遺記

鎖鯉

孔鯉生有人饋金鯉 記室新書

陸地生蓮

關令尹喜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 關令內傳

錫余初度

屈原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以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天星孕秀

蕭何昴星精　張良感弧星生　樊噲感狼星生　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

雌甲辰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譚藪

天上麒麟

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生丙子

唐張果常言我生堯之丙子歲

小戊子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矣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卻為小戊子矣 東軒

獨獻范蠡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 樂善錄

丞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放一鴿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東軒筆錄

悲喜不同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大要近駁

寇萊公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準每事欲効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 上意解遂不問

同日相賀 以下係同庚

漢高祖與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本傳

顧悅蒲柳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猶茂 世說

同庚齊名

鍾瑾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 漢質紀

有無通共

吳周瑜字公瑾舒人初孫堅興義兵策 字伯符 將母徙居舒與瑜同年交善瑜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小一月生

曹公著孫權質子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引周瑜詣母前定議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汝其兄事之

同年爲兄

許遠與張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爲兄 唐書作張巡傳

後一日生

史寧于即思明與安祿山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 通鑑

同年皆窮

馬正卿字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余偶至其齋書杜子美秋風歎一篇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矣 坡志

同宗同甲

李濬与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一同宗諤死濬後一日卒 王直清話

同庚俱貴

王倚儀與呂寶臣俱以丁未生申公在相位仲儀三十餘歲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參三帥選差神龍衛千兵送行更候迓吏翻御之盛前此未有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 卽寶臣也 公曰仲儀令誰千兵擁帥汝猶爲発犀也仲儀既去申公徐曰汝無羨後十年却於汝手作差遣治平初寶臣擢樞密院副使仲儀後以端明殿學士爲渭帥 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謝陳提刑壽詩啓 壬戌　　周子充

解九夏之斋自然誤投於憲綱按中元之籍長生敢擬於仙曹未瞻使者之繡衣先拜美人之錦段妙甚唐賢之律申之史克之言何學治之假臨爲部民而加礼歌明月之章於赤壁諒因歲日之俱同穆清風之誦於東方敬祝壯猷之溫返

一云蜺均初度之嘉走元是也魏野中元之句公則過之

謝吳運使壽詩啓　　周子充

答其用寇萊公文潞公事渠致仕而歸壽邑如宣城所解貢士

繼萊国而生已愧中元之句懷宣城之旧更驚四紀之年會寺節之遄渦揭雅詞而下屬雖洛陽耆德不称假倫然稷道燕居幸同休退顧叡亦發共揖清風在欣感以交懷非叙陳之能既

田豊漕壽詩啓　　周子充

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存亡之日讀寄兄弟之礼況當右拱之時曾未釋於端憂敢內附於燕喜伏蒙 某官嘘枯意重滋潤才清篤聯事之至情致執謙之善頌既迈言用線如之作又形仲尼仁者之言申以際宏重之儀物敬恭而受兼備於未將正則而均有光於初度其爲心感尚俟面陳

謝許監丞壽詩啓 与予同歲濟長一月　　周子充

庚戚雖甲辰敢攀壽諸公瑾小一月適契玉宗過輪髙情曲形盛礼賦兩詩而寵其交二丙以欣然憶元豐壬戌之明年有潞公丙午之以筵今年齊勝於几杖阻陪高會於英談 論与其子皆丙午生來詩及二丙

謝人投壽詩啓　　朱元晦

年及无聞已負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義蔚之悲誤辱謙光俯加賛飾顧茲衰朽雖獮敬以何施仰對瑰奇用蘄藏而爲好

回壽詩啓

大塊勞我以生辰之安在君子愛人以德譽乃過情然盡其官業猶陳人寵光初匪寒如松柏儀我保於後凋眼匪瓊琚孰弗諼於永好

古詩

三星行　韓愈

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讙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壽韓平原　陸務觀

珥貂中使傳天語一片飛塵著槐路清霜簇花初作寒天爲開明時生帝輔黃金飾盃雕玉鏤上尊御食傳恩光紫駝之峯玄熊掌不數沙上千群羊通天玉帶連城價受賜雖豪看拜下神皇外孫風骨殊凛凛英姿不容畫問今何人致太平平地萬里皆春耕身會風雲手扶日與姓真王功第一

壽叔父致政南極老人歌　楊廷秀

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髮如後生横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舊姓名丹霞乘詔金花綾近來更覓輕眼明夜抄蠅頭細下楷登山臨水兩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向人有筆筆無塵趣溪一幅爲寫烏紗白紵坐鼓琴上有七歲長松青今歲方雞玄夫聽个是淡溪南極老人星

律詩

壽寇相公　魏野

嶽瀆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行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

壽周益公　李商叟

天佑熙朝世產賢丞平舊業至今傳萊公少遊中元日潞國同生丙午年翰墨獨傳千古秘声名咖在二公先功成野服平園去要伴靈龜萬萬年

昨夜數雲散太清銀河映帶壽星明祥開碧落中元節人頌昇平上相生天上昇恩黄帝傳洛陽好事寫耆英長身獨樂園中老疑是平園舊星兄

袖中剩業拼雲煙筆底文章響澗泉已是貴爲天下宰不妨長作地行仙蘋洲玉友秋初熟鶴報銀河月正圓細引壽觴今夜看相星重入大微垣

壽詞

水龍吟　蘇子瞻

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向玉霄東望蓬萊晻靄有雲駕驂風馭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風采無言心許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騎鯨路穩約相將去

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　辛幼安

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　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仙

沁園春　辛幼安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顧

礎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謝筆勢駸駸更君筆渾餘事羨
山郡慶堯金闕名存　門前父老忻忻煥奎閣新褒詔語溫記
它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勳授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
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我枝丹桂我梅霞椿

鵲橋仙 慶左山母八十　　辛幼安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盃春釀胭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
旧時宮樣　綵衣更着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太家着意記
新詞遇着个十年便唱

詩話

縣令生日

閩宝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饕一日榜縣門示
某月某日知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餽送有胥吏曰宰君明
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祝壽衣宰一

無所拒後又告示曰後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餽送吏復
持縑以獻焉時王嵓賦絕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却
尋魚

獻老子圖

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曰秘藏
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僊願得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
長年 雲齋錄

為同甲會 係同庚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
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為同甲之會各賦詩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洛園為賦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
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筆談

幼悟

群書要語

幼子常視無誑 曲礼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孟子

詩句 吾兒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白羅裳 杜示宗武
小兒手拈筆不能嗔況辟書窗忽已貫勤劇剝揚開來案上翻
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 盧仝 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韓愈

古今事實

生而岐嶷

后稷生於姜嫄尖輩始能實匍匐厥聲載路克岐 知意 克嶷 識人
以就口食

戲陳俎豆

孔子為兒嬉戲常戲陳俎豆礼容 史記孟子事見教子門

互鄉潔己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述而

闕黨將命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憲問

羈貫成童

谷梁之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也

與我交文 見午齒門

果取小者

孔融兄弟七人常共食棗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對日遠近

晉明帝數歲元帝抱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汝謂日與長安

江夏黄童

黄香幼成異人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呼為小友

張九齡尚幼蕭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而薦挺九齡于命左右召蕭李泌張為童在旁帥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蘭茁其芽

馬燧幼子好靜秀瑞璟瑜珥蘭茁其芽 韓詩

擊甕出兒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於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足跌沒水中群兒棄去公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其活人手段已見稚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冷齋夜話

水灌出毬

文潞公少時與群兒擊毬毬入樹穴中不能取以水灌得毬出識者知其不凡

執帽不濡

杜祁公衍父早卒遺腹生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竟不濡

古今文集

古詩

徐卿二子歌　杜甫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一座盡驚

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

龍駒鳳雛

陸機陸雲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本傳

戲知優劣

王僧虔父曇首為兒弟會集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必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卿僧綽或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蠟珠為鳳弘稱其長者

因戲見志見柔門

戲為營陣

趙孽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

以舡秤象

魏鄧哀王沖字倉舒武帝子也孫權致大象太祖欲知其斤重倉舒曰置象大舡之上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之

弱不好弄

傳奕吾弱不好弄弱幼弄戲也　王潛幼莊重不喜兒弄

詩話　數歲不言

楊文公億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便能語遂吟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語恐驚天上人

老

群書要語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秦誓 石碏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隱四 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昭上 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 昭元 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孟子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離騷 華髮為元鬢 黃髮兒齒 閟宮 黃耇台背 行葦 槁項黃馘 莊子 龐眉鶴髮 文 頭童齒豁 韓文 鶴髮雞皮 竹林 始見二毛 潘岳 桑榆之景理無遠照 選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李密表 見我龍鍾故相戚耳 裴度傳 衰年暮景 文

詩句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選 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 山谷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 杜 垂白馮唐老 杜 白首壯心違 杜 龍鍾二千石 韓

古今事實

老人擊壤

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通曆

天下大老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燭之武老

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許之秦伯云云 秦伯說與鄭人盟 襄三十

楚丘何老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新序

廉頗遺矢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趙使郭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時三遺矢矣

王翦何怯

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馮唐為郎

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何處來為郎

顏駟不遇

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扶杖聽詔 見郡門

主父逆施

主父偃上書召見武帝拜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

其口歸遺累千金或謀偃曰大横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扼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

充國上疏

馬援矍鑠 出見年高門

生入玉關

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首丘依風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關帝乃徵還

高允望車

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識無損猶文以爲光祿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觀焉忽驚奔車覆傷眉帝遣醫藥護視篤將致重罪允啟以無苦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仆壯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以上聞

裔甫耳瞶

唐裔甫年老耳瞶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

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買婢妾數人鬢白令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爲群妾所笑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頤頷遂空又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鬚其友驚曰昔則翩然一翁今則公然一婆 遯齋閒覽

古今文集

雜著

老而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翻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叛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册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容齋

福榮堂記　楊廷秀

紹熙五年　慈陛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迎春王正朝　皇帝鳴和鑾備法駕賀慶壽殿與星陳天行朝于　慈福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　壽星拜前　皇帝拜後　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雍治怡怡愉愉如也綴禮告成慈顏有喜　皇帝若曰有是猗歟克篤　宋祜佑我王母受茲介福施及家邦予一人敢專嚮之其錫類介祉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於是太學生負吉州太和縣進士胡笈父曰諧封迪功郎致仕母歐陽氏孺人賛書寵嘉命服渊耀邑里交賀孫親相艷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君賜取諸賛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峯自五季避地定來其別有云若資政殿學士忠簡公是爲值夏之胡其祖伯也若諱衍榮慶曆八年登仕于朝奉大

夫苦吳為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筠之父子是爲黄滄之
胡其根荄也伏而未審泊而未昭其暮其昭不在筠乎惟諸里
居有賢稱嘗蒞若陽教子若琢圴而筠也允迪其猷用勵其業
将以樹其家而亢其宗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庠而
屢書于月成焉繁 是上錫類之恩配于不夭曷云報将欲報
稱不在移所以孝於親者以忠於君乎君家賓政忠彌大起高
節動天地貫日月也師之則是學之則上其功曰吾家子亦而
外於焉則無矣苦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記

古詩

榮木　陶潛

榮木念将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采
采榮木結根于玆晨燿其華夕已喪之靜寄孔念中心悵而采
采榮木于玆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
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余小子稟玆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
彼不捨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内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
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遥孰敢不至

浩歌行　白居易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疏不覺身
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
日又無大藥駐朱顔朱顔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
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
迴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
死有酒且高歌顔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
須待命命若不來知奈何

悲白頭翁　劉希夷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顔色行逢落
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
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无復洛城東今人还對落花風年年
歳歳花相似歳歳年年花不同寄言全盛紅顔子須憐半謝白
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顔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
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臺開錦綉将軍樓閣畫神仙一朝卧病
无人識三春行樂在誰边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乱如絲
但看舊來歌舞地惟有黄昏鳥雀悲

老去也　許逢

悃悵人生不滿百一事无成頭雪白迴看幼累与老妻俱是途
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鑑我髭未生朝巾暮櫛不自
省老皮皴皺文縱横合掌暑子綜許大此日方知非是我暗數
七旬能幾何不竟中腸熱如火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盞唱短歌
短歌未竟日已没月映西南庭樹柯

短歌行　張籍

青天蕩蕩高且虚上有白日无根株流光暫出还入地使我年
少不須臾与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
前再拜願君千万年

律詩

村南逢病叟　耿湋

雙膝過頭頂在肩四鄰知姓不知年卧驅鳥雀惜禾黍犹恐諸
孫无社錢

代鄰叟　竇鞏

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強下床滿眼兒孫身外事閑梳白
髮向斜陽

〇樂生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壽

群書要語

五福一曰壽（洪範）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天保）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閟宮）永錫難老（泮水）仁者壽（論語）年弥高而德弥劭（揚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三四日而已耳（盜跖）緣督以為經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莊子）緣順督中經常也（養生主）是謂長生久視之道（老子）歐一世之民躋仁壽之域（王吉傳）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則治平主壽（史天文志）龜千年乃游於蓮葉之上龜千歲乃遊於蓮葉之上（史龜策）大椿蟠桃（見聖壽門）

詩句

八荒開壽域（杜）

古今事實

廣成子千二百歲

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

彭祖歷三代

彭祖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聞（神仙傳）

千歲眉壽

閟宮頌僖公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老子二百餘歲

老子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史）

色若孺子

南伯子葵問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曰吾聞道矣（莊）

摩銅狄人

後漢蓟子訓向一老翁共摩挲銅狄人相謂曰適見鑄此物而已近五百歲

吞氣九千歲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代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龜息父壽

唐袁天綱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貴壽此龜息也

香山九老

白居易晚節與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尸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七十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且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年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年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真率會屬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有一僧唐世及元豐皆盛矣所无也太平李公即此事竟不

成耋老康寧相与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容齋隨筆）

洛陽耆英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共十三人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与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温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温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也（詩見夷門）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温公与數公又爲真率會（詩見後）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　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蚌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見聞錄）

貴而且壽

張退傅文懿士遜趙少保叔平槩張相國昇皆壽八十六陳丞相文惠堯佐壽八十二杜丞相正獻衍壽八十一富丞相文忠弼壽八十五贈致政退傅詩曰青雲岐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青箱雜記）

飲菊水

東坡云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

雜著

古今文集

壽域碑　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畫無鍵而閑夜無柝而警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堆埒四瀆其溝湟天地離合我其扃鐍春秋啓閉我其門户入是域也幼者茁茁壯者怡怡老者熙熙舂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木德爲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扃鐍儉乎門户使風雨不能毁矢石不能攻高低作老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国崇崇焉屹屹焉億萬年而不拔者也洎蚩尤道既昌皇風不競則必飛法令爲風雨以驅之兵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變地於戲域之壤也若民命何于是聚穀帛貫金玉盈賊鎔延穀殺角張刑巢黼宮慝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埜卒乘鱗集鼓吞鼓鼙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煙囊瘴障發藹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夭而死者山罷撣人水蜮射影壽域之民有以横而死者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著引年之典于養老之礼乞言於東序展礼於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於是乎錫之以繒絲非肉不飽於是乎錫之以穀栽非車不安於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不繫乎君之政教其術影響尔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戴謹不祥之器崇止殺之具我国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

死者矣燮調律暦端正節候率授時之典與除害之利五氣斯
順兆人克寧則无夭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宝
之物免逢擲之患彼恠斯露厥人用康則无横死者矣夫如是
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於
上法兵天横絶之於下游游乎蕩二乎見壽域復成於今世某
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无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
發頌域之再與也其辞曰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夭兮安得後
之域基奸址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右詩

唐九老詩并序　白居易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刘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
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歯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
静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

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絶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
姓名年歯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絶贈之云雪作鬚眉雲
作衣遼東華表暮双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况今逢両令威洛
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禅僧如満歸洛年九十五又云
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与會而不及列

前懐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群霜鬢不嫌盃酒興白頭仍
愛玉爐熏排徊玩柳心尤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満斟拚酩
酊香嚢高掛任氤氲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
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八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
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寧用管絃來合
雜自親松竹且清虚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得
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當知心未退吟詩猶
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權豪象七賢山茗煮時秋霧
碧玉盃斟處彩霞鮮臨階花笑如歌妓傍竹松声當管絃雖未
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東閣幽閒日暮春邀歡皆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
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盃多説古今人更无外事來心
肺空有清虚入鬼神醉舞両迴迎勸酒狂歌一曲會余身今朝
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三春已盡洛陽宫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朶嫩桃迎曉日万株垂
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已共同對酒歌声猶覓
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
緑醽常満酌煙霞万里會應通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幽亭春盡共為懽印綬居身是大官遊跡豈勞登遠岫垂絲何
必坐溪磻詩聯六韻尤應易酒飲三盃未覚難每况襟懷同宴
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
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雲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
酒且歡娯吟成六韻神还旺飲到三盃氣尚麁鬼我狂歌教婢
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傅人数多於四皓圖除却

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睢陽五老圖詩並序　錢明逸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濟退若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儀範今望舊業當世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從游鄉梓暇日冥集為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繪畫以紀其盛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為盛事去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况昔則休烈盛美過之明逸游公之門久矣以郡閣世契倍厚常品今假守留鑰日陪燕語因得閱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誦謌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序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八十歲

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坐寒若也睢陽為故事何妨到白畫圖看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歲

分曹歸政養耆年李卞何由更正冠賢相賦詩同慶徹聖君優詔去盤桓尾看老叟俱稱壽坐香喬松豈畏寒屈指五人齊算福鄉人須作二疏看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九十四歲

非才最忝預高年分務由來近掛冠敢造鉅賢論晚境幸依都府從盤桓冊章捧和熏風雅春待優隆荷歲寒嘉許哀容共盛列願遊繪事永傳看

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八十八歲

各還朝政遇堯年鶴髮俱宜頂進冠卜到林泉能放曠全抛營紱尚盤桓君恩至重如天覆相坐時親畏地寒九老且無元宅貴莫將西雒一般看

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八十七歲

詔恩分務許優閑肯借留都鎮勇冠名宦侯來空接援丘園歸去好盤桓醉遊春圃煙霞暖吟聽秋潭水石寒退傳况兼爲隱伴紅塵那復䘏顔看

謝借觀五老詩　歐陽脩

脫游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 又丹心許國尚桓桓寔為得路高難繼喬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傳看

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於世　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五年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國謂韓國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文與他之慕焉一日悉集上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誠又改爲樂者無厭也二公寅亮　三朝爲　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　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爲　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効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七十用

抄監盧尹故事亦預于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時元豐
五年正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
宮司馬光序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国
公富弼彦國年七十九

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緻居爲耆年之會承命
賦詩謹録上呈伏惟采覧

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惟名利場兼爲耆徳會大尹吾同
相躡履輕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争先最衰老亦許預
其次迷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閒嬌訪精筆蛟綃布絶藝今復
崇宴衎聊以示慈惠幽居近銅駝東寺仍洸底塞路移君宬盛
車載春醲獻詶互相邀歡歎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推七子
較我集諸賢盛衰何遠矣附征事實可矜傳之爲千祀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
国公文彦博寛夫年七十七

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髮皆時彦揮麈清
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筭酒行頻蘭亭雅集誇脩
禊洛社英游貴序賓自愧空疎陪几杖更容款密奉簪紳當筵
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弼竊覧長篇斷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
一絶上呈

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徳自無雙不推行業終難敵富貴兼
官亦可降

彦博伏覩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字
上呈

洛下衣冠今最盛當筵尚齒從容優推公福壽并勲徳合是人
間第一流

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鮮国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宴九老雍
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崇貴礼容優賞心樂事之間
盛豈謂今稀古莫儔

壯歳慙無禄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勲業書青史偶向康
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公筵更慙形繪才涼
薄不称圖真接鉅賢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

端朝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又十人八百喬年餘越數一千熈
運遇良辰席間談語皆非俗圖上形容尽得真勝事主盟開府
盛誤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便衣更野逸坐從齒列似天倫二公
笑語增和氣從又盤花旋發春嬌下盤花盛開公即指目焉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

新春最洛燕英髦主礼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華
髮仕三朝星階並列瞻台耀樽酒時行挹斗杓東頴庸夫最無
狀也將頹面赴嘉招

秘書監致仕上柱国劉几伯壽年七十五

司徒碩徳今無比太尉殊勲国絶倫偶以莫年陪盛宴喜將白
髮照青春八公秪有山空著四皓當衰志且伸元老相望疎迹
在不應此會愧前人

制挙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爲宣献人間盛事并遐筭一席我
盈九百餘十二老共八百九十二歳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肅之年七十五

書称五福壽爲先有徳人方得壽延自愧操樽非遠器誰興国
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二相賢喜把衰容模梵

宇勲无纖効勒燕然當時遭遇承陶冶今日光榮預讌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重作畫圖傳

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趙丙中正叔年七十二

自顧頽齡七十餘久慙頑鈍費洪鑪歸逢大老皆年會喜得形骸愧畫圖

二相謨猷㒹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將㒹像傳來世何事禎跦亦比肩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不爲年七十二

捐印鄒冠棄六符華顛高會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里推尚年齡入畫圖稽道清歡追故事旰瞻儀徳共討論叨陪几杖真榮觀在譽叢中間斌玞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年七十一

西都山水天下奇神髙昊室環清伊上古太室山爲景室山甫中間氣秀不絶生賢會聖髙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月光離二魏京雄奧歷函崤遊宫御府蔽天威嘗田千里驂騑柘犀申万旅馴能羆公當級帶各三鎮縣亦継軫承保釐追推契遇最深舊加優雍丞五交旌旄　仁皇一在龍虎榜桂堂先後攀高枝官遊出處五十載亦爲耆頭路俱騰英三公拖位固遐簡五年以長猶有遺公今復主風門鑰僕亦拜撫銅章折二京相望但河縣三徑不充陪遊嬉忽聞餘步踵門至投我十二耆英詩整冠肅貌諷章句若坐玉肆羅珠璣爲言白傳有高躅九君結社真可師欲令千載著風迹亟就僧館圖神姿詞宗端殺序篇目傍羅大筆何淋漓眷言後進廉充諷寵衷近邑將叴歸報云繪素得精筆頗列霜壁如唐規退居舊相国元老十年还政渥

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臺盛氣如虹霓昔年大對継晁董登科賜第同一時皆天聖八年紫垣步武既通接金莎里閈還鄰比採禪論道劇訓對攀軋太古窮天機二賢勲業冠朝首爵齒官李詎依稀今將圖畫表來世詎可下客聯翩棲既家月品定人物不敢循遵違風期况承開閤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西福善宅脩竹万箇龍渦漪天光臺高未百尺下眺林嶺如屛帷花王千品尽殊勝風光绮畫三春暉六相街中路公第碧瓦万木煙參差左陽蘭室本紙礼右閣宸翰尊星奎婆娑青鳳舞松柱煥斕素錦畫餘醉石渠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揩埒伊予陋宇治芳隣姑喜地廣爲環溪樓名多景可矚望臺號風月延清暉四時花藥不𥙿假挐舟傲幘聊嬉怡懷歸撫事若飢渴恨无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意投心相知豈无晩秀負才蘊髙談大笑拘礼儀洛中故事名義熙二毛第一年相推濯冠登仕荷天寵莊君報国當百爲既嗟大耋盡知止納祿謝事皆所宜顧方此道倚須劇未許解綬披荷衣長篇不令負花約公貽更負花前約之句　爲招風什歌式微如羹甘露爽心骨似柄玉麈親頬眉蘭蘼雖未長羅宅蒴英似亦思陶籬子山巳著小園賦戎倫猶愧鍾山移聊攄短引謝招引肯使猿鶴常驚疑

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

𣏌庭二老梁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衮具瞻雖礼絶白頭序齒却情親淸閑几席同禪院山野巾裘似隱倫尊酒椒香纔過節池塘草色巳催春白公酣暢吟哦内衛武東强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潜敬風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蓮葉龜游納息勻商皓叛寒拘小引崇陳留變止家人莫因氣貌疑丹竈自有光陰寄大椿復得黄謨爲東客司馬光未計恐遺元癸在編民神

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以益真滿座交歡祝眉壽群生五福
託鴻鈞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 年七十

洛城今昔衣冠盛帝国園林景物全功在三列正二相数踰九
老举群賢當時鄉社爲高會此日吾儕許預多幸不才陪接
爲更慙七十是新年

并傳代簡上君貺宣徽

勿愛大名名遂忘西洛舞銅駝本自佳爺鳳亦不惡二月三月
春酣融千花萬花紅灼灼公乎早歸來莫負前約同賞壯元
紅更對錫瑞閣 花葉芳房共蔭作新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

年六十四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
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筋只將佳景便娛賓更公此與知非
淺最恭難終作主人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逡巡無下酒時作菜
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四月 日折

依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
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
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 司馬光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鬭雞非我事紵衣絲
髮且相輝
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
笑滿頭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五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樂生部

年齒 自一歲至百歲

羣書要語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 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六十不毀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並曲礼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 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七十一膳酒正肉 七十不俟朝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問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並王制 老考也七十曰老八十曰耋九十曰耄 說文 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或曰凍梨或曰眉壽 釋名 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續漢書 人生百歲七十者稀 古詩

詩句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古詩 三十骨骼成 韓

古今事實

七月

白居易甘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

周歲

晉桓彝生子未朞溫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試令啼嶠曰真英物也因名溫後為大司馬

曹武惠王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後為樞密使 王[illegible]清話

二歲

晉范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三歲

范文正公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

韓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節孝徐先生積三歲父卒旦暮朝父床下求其父甚哀 行狀

四歲

謝安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

歐陽公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

劉公恕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墓碣

五歲

羊祜五歲令乳母詣鄰人東垣取前身所弄金環

令狐楚生五歲能為辭章

李白上裴長史書五歲誦六甲

徐卿二子歌小兒五歲氣食牛

六歲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乎 世說

陸雲六歲為兒拔萃名閔鴻奇之曰此兒龍駒鳳雛

陸績六歲見袁術於坐上懷橘三枚辭去墮地曰欲歸遺母

王戎年六七歲與群兒戲見李實曰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

七歲

東漢黃琬七歲祖父瓊爲魏郡太守詔問日食多少琬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奇之

萬郢之子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其父曰桀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謂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郢異之

杜甫上賦頌自謂七歲爲辭

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目曰高軒過

晏公殊七歲善屬文號神童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有大名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即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

八歲

孔穎達八歲就學記誦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

謝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何爲開狗竇玄祖答曰使君輩從此中出

隋何妥心機警八歲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

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本傳上召入禁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上戲問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illegible]

寇公準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九歲

楊子雲曰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陶淵明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王勃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徐卿二子歌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

王元之九歲能爲詩畢士安見而異之

十歲

馬遷十歲則誦古文

孔融年十歲詣李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問之答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

北齊邢劭十歲能文日覽萬言在洛陽會天下無事以遊燕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五日乃讀漢書畧能遍看一覽無遺

李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

十一歲

宋白年十一善屬文

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 太宗歎異

以為祕書省正字

十二歲

秦始皇使張唐往相燕不肯行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矣君其試臣始皇使甘羅於燕

虞翻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過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奇之

鄒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顧其弟相與論經旨曰吾曹異日當友二鄒之間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元魏祖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毋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柳公權十二工詞賦

十三歲

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王羲之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由是知名

陶淵明詩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王勃年十三作滕王閣序

揚收年十三通大義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曰神童

李白送魏萬詩十三能文史揮筆如振綺

五代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同輩驚異之

晏元獻公殊父本撫州弓手晏幼能文李虛己知徐州一見奇之薦於楊大年以聞年十三　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著明日再試文采愈美　上大奇之即除祕書省正字

柳開父承翰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三取劍逐之盜踰垣揮劍斷其足二指

十四歲

北史劉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以妻焉

黃憲年十四荀淑見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祖逖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後乃博覽書傳

杜甫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邢惇夫年十四作明妃引

十五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東方朔曰臣十五學擊劍

陳蕃年十五居室不治人曰孺子何不掃除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呂蒙年十五六竊從姊夫鄧當擊賊當見大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

阮籍與王渾為友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籍謂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元稹十五擢明經

開元初賀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熟矣

杜甫詩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十六歲

東方朔曰臣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鬭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十七歲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後年少好禮吾即沒若必師之

韓愈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錢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蘇易簡曰此君李白才也

十八歲

賈誼年十八以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之

房玄齡年十八舉進士高孝基曰此郎必成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陳子昂字伯玉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治諸書無當世法

程伊川年十八作顏子好學論

張載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范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勸讀中庸載感其言益讀六經釋老書無不讀

王宣徽拱辰江湖明應辰昔年十八作大魁

十九歲

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

東方朔曰臣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唐楊於陵年十九登進士第再登博學宏詞科浙西觀察使韓滉有愛女方擇婿謂其妻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以女妻之生子復為相

蘇子由年十九上韓太尉書

朱元晦年十九作遠遊篇

二十歲

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

二十一歲至二十九歲

陸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以聞

賈生死年三十三

王溥年二十二狀元及第

蘇子瞻二十二歲登科二十四歲中制科

程明道二十二三歲作定性書

鄧禹年二十四光武使之若拜為司徒

周瑜授建威中郎將時年二十四吳中呼為周郎以恩信著於廬江

蘇明允上歐陽公書年二十七始知讀書

范文忠公弼問邵伯溫年幾何娶未對曰年二十四未娶公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

李賀年二十七有白玉樓之召

宋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

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如此
孔子曰三十而立
山簡嘆曰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
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爲中兵屬公聞以
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范傑射宗尹爲参政時年三十一拜相時年三十二卒年三十
九然有五子兼有孫人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畢備
顏子三十二歲短命而死
潘岳秋興賦序曰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王溥狀元及第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罷相歸時年四十二在
其慶下
宋謝晦爲宣州刺史頗有矜色將之鎮詣叔光禄澹〻問年晦

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已爲北府都督比之爲老
矣晦有愧色
柳子厚書曰前過三十七年与瞬息先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
玩亦已審矣
崔湜年三十八執政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曰文与
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韓愈年未四十而視茫〻而髮蒼〻
孔子四十而不惑　又曰四十五十而无聞斯亦不足畏也已
孟子四十不動心
謝玄爲桓溫掾溫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
山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後拜吏部尚書
孟浩然四十乃遊京師
裴度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謝安年已四十餘始有仕進意高崧曰卿高卧東山將如蒼生
何
邵堯夫年四十餘始娶
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礼樂弟子弥衆
蔡京從唐奎相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奎曰先生
壽從今日以往四十二歲
徐鉉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帝宴酣之後好爲手詔辞章鉉
还省刊削然後出之
蘇子瞻年四十四李定論其作詩文謗訕朝政責黄州
黄魯直年四十四入史局八年而丁家艱
杜甫言於中宗曰臣自七歲屬辞且四十年然衣不蓋体常寄
食於人伏惟天子哀怜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宜不足

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雖揚雄枚臯可及也
楊大年〻三十七爲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懷玉山人来
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此數乎許添乎山人命筆
一點爲四十七字至其歲果卒 王荊清話
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〻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
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犍爲太守四十八
果卒
齊褚彥回少病嘗夢人与卜蓍一具遂差果年四十八而薨
岑文本曰馬周火色鳶肩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卒年四十八
韓愈曰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
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作五箴以訟其惡
李適爲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与人論大衍數籌而曰吾壽可尽
此勑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墓樹松未病衣冠寢石榻上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注衛大夫蘧瑗今年所行是
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
年非淮南子莊子作六十
陶淵明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
為茲遊
朱買臣嘗刈薪樵賣以給食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妻羞之
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待我富貴報
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不能留即听去
元宗欲以張嘉貞為相嘉貞曰昔馬周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
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晉孔愉元帝命為參軍始出應召年已五十餘矣

陶淵明與子書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
忤嘗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蘇子瞻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五十九歲責惠
州
孔融書云五十之年融又過二
黃魯直五十一歲責黔州五十四歲移戎州
南史梁武帝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詔徵謝朏杲之先至何
胤所胤恐朏不出乃下牀跪受詔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
出期以應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
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
正卯而聞國政
孔子六十而耳順

公孫弘年六十召為博士
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曰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吾哀之以
戒荒淫之徒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黃魯直六十一歲責宜州六十一歲卒
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擊武陵五溪蠻帝愍其老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
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五溪
蘇子瞻年六十二責昌化年六十五移廉州又提舉玉局觀任
便居住年六十六至金陵告老致仕未幾而薨
呂洞賓贈張洎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洎
年六十四卒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存服斕斑衣為嬰兒戲於親側

魏田豫年七十遷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曰年過七
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拜太中大夫
食邑[illegible]年八十薨
杜甫曲江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到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
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七十一歲至八十歲

漢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問曰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矣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張柬之年七十餘以賢良召狄仁傑薦柬之雖老宰相材孔子
年七十三卒
晉悼公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問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
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襄三十

趙抃字閱道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者六年卒年七十七謚清獻

太公姓姜字子牙八十釣於渭濱文王出獵同載而歸

胡廣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練達事體

宋沈慶之年八十為廢帝所殺是歲旦慶之夢人以兩匹絹與之曰此絹足度慶之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果死

富弼致仕年八十上疏論治亂知無不言 本傳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晝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晁氏客語

八十一歲至九十歲

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

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

蘇公頌以太子太保致仕薨年八十二

陳堯佐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

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九十一歲至百歲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矣其本經口以傳授 書序

文潞公彥博請老致仕再起平章軍國重事請老不已復以太師致仕薨年九十二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共恪於朝夕以警戒我

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張蒼口中無齒食乳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李宇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遇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十五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洞微志

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小者年已六十兩有肉角長寸又穀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飲曾孫婦乳又荊州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卒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北林數殺行未幾而終 梁書劉杳傳

雜著

白氏詩紀年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述年歲因閱其集輒抄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縱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田中爭執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毛髮早改變四十白髮生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猶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髮如絲不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覺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而瘦頭斑四十四遠

滴江州爲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
春爭得不慇懃我今四十六衰顇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疏不
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
百五夜月明天欲曙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峯眼
三千里白鬢半頭五十人官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寄亦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
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
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
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
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
天明後便見平頭八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

又四之六　十五

年六十上山乃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
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
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黙欲何爲
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
帙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无憂亦无喜六十六
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
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
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
來遲白宮所在蒲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古語相傳聊自慰世
間七十老人稀誰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明日複今辰悠悠七
十春人生七十稀我今幸過之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帙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
眼昏鬚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

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身誰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
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此多如此蘇公素
重樂天故間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衰悴已強半歲暮日斜時
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異人不知何其
愚我今四十二一衰發不論秋悲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歸宿吾今四十九嗟此一笑吾豈我與
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
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
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今六十一
頹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俛仰六十逾與君皆丙子各已三万
日甑味莊周便如閱年譜也本詩前序

詩話

而立者稀

又四之六　十六

東坡再謫惠州日與一老李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十歲生
子爲具湯餅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
而立歲頑夫已及者稀年[illegible]

卷終

建安祝穆和父編

醫疾部

疾病

問病　君問病　癩疾　羸弱　好棄
消渴　風疾　雜病　餘見耳目手足

羣書要語

無妄之災勿藥有喜（注）非妄之災勿治自復非妄而藥之則凶故曰勿藥有喜易　有負薪之憂曲禮　有采薪之憂（注）言病不能采薪孟子　狗馬之疾穀梁傳　王體不安又謂　兩脛惟背拜稽俱艱雙瞳雖存黑白難辨韓集　錢白脹腹堪成鼓羸形漸比柴耳鳴疑暮角眼暗助昏霾之白樂天

古今事實

河為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左傳

請禱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病在膏肓見醫門

何恙不已　公孫弘病篤上書願乞骸骨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有陰德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果愈

移病　楊敞皇懼移病師古曰謂移書言病也

躬行致藥　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致醫藥遇之甚恩

死鬼為祟　魏管輅傳信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頭痛一男持弓矢主射胸腹故心痛掘發骨家中並愈

賢者疾篤　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造物小兒　杜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矣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七十無病　張寓福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一服清涼散　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翰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翰林雜志

既死復蘇　前輩多知人或云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申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見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煎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石林燕語

康節知命見死門

問病獨留 以下係問病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陳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疾甚上自臨問吉薦萬年竟代于定国為御史大夫

問病防笑
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郭子儀病甚百官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詫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問病嘗糞
唐郭弘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液即以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穿壁問疾 以下係君問疾
呂蒙有疾孫權欲數見其顏恐勞其疲動常穿壁瞻視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夜分不寐

鑿墻問疾
房元齡疾劇太宗鑿苑墻開門累遣中使候問

送醫不絕
馬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勅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太子親臨問疾

老嫗問疾
李衛公疾太宗詔曰有晝夜視公疾老嫗令一人來朕欲熟知公起居狀推夫公視此詔嘗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 李靖傳 [illegible]

翦鬚和藥
李世勣病太宗翦鬚和藥因頓首大哭帝曰吾為社稷計耳

亡之命矣 以下係病癩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先儒以為癩

啖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棄之否則子孫轉相染其家乃送之山穴中遇仙人以松脂啖之卒為地仙 抱朴子

癩可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癩可 西清詩話

體羸帶減 以下係羸弱
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率策行止努力祇事時觀旁眺尚似全人而形骸遇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難近婦人
膠西王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日 漢景十三王傳

常禁其語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毋常禁其語

拂席洗床
宋吏部尚書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及出戶輒令人拂席洗床以此見譏

人去掃坐處
齊王思遠為侍中性簡潔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乃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號為水淫
梁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稱為水淫

帚拂郛路

齊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横草剪蟲穢人不堪命坐免官

痟渴 以下係痟渴

司馬相如善著書常有消渴病

用水治痟渴

魏卞蘭卞太后弟子也為將軍常苦痟渴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飲詔問其故蘭曰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

以疾辭召 以下係風疾

晉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有風痺之疾不應辟召後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辭曰臣抱釁牀蓐軀半不仁十有九載竟不仕

佯狂

楊涉送傳國璽於太祖其子凝式諫不聽即佯狂號風子

舐痔 以下係雜病

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耶

患大臭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 呂氏春秋

元章心恙

米芾詼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换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芾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 石林燕語

雜著

釋疾文序 盧照鄰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連蜷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為釋疾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栖遑乎屈語之作非賢賈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故安可默而無述其略曰

先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莊彼圓鑿而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事乎八荒駕風輪而來弱水飛日馭兮死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群兮登行以入鼠崖猛士嘯揚鼓吾廿栖栖以赴蜀兮默默以從梁其後推圖用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鳥議於雲臺考奇文於石室鋪兵革兮為囊器休牛馬兮崇儒術覆下蒲帛之書徵乎有幽憂之疾悉有才無時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羅諸迫之年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酤鐵隸作王侯而有餘已焉哉歲將暮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生兮生兮柰汝何

辨恙字義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問勞曰無恙乎非為疾也容齋隨筆云公孫弘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礼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沈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

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爲微恙心疾爲心恙
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攺

律詩

風疾枕上作　白居易

風疾侵凌臨老頭血凝筋滯不調柔甘從此後支離卧賴是從
前瀾漫遊

詩話　忠懿贊善

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吴入蜀是尋常歌舞
筵中救火廿乞得金陵養閒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後
忠定更鎮杭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

瘧疾

群書要語

孟秋行夏令則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月令　驅瘧鬼
竹山之左　韓文

古今事實

顓頊三子

昔顓頊有三子亡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
兩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
儺以驅疫鬼　漢舊儀

黄熊爲厲

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三月矣有加而無瘳今夢黄
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子産曰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黄
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呼名悸瘧

孫柯原勇果驍悍從武帝領縣兵所經村邑恣行暴虐南人
畏之以其名沛小兒病瘧者爲之帖着牀壁無不立愈

死爲厲鬼

張巡守睢陽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孤城備竭弗
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遂陷

墓土止瘧

五代朱瑾在唐爲兖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楊行密大破
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
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
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

古今文集

雜著

祀黄熊評　程晏　文粹

傳曰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黄熊以爲厲鬼子産曰鯀之神化爲

黄熊鯀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
預又註曰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也曰異乎吾之
說也若鯀爲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爲盟主豈天
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耶是不可祀之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
不可祀之者二也鯀若爲天下癘即有天子太癘司其祀矣是
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爲一國之癘即有侯東海者國癘司其祀
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爲夏后鯀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
可祀之者五也子産言祟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
駘之祟吾取之矣黄熊之厲吾不敢闘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内
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黄熊安可執加鯀厲而爲晉越之祀
哉

瘧癘文 并序　劉禹錫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魍魎之外魍魅之餘匿天

命為帝威罔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德為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亟冰繼後若落炎并貼骨發威親之累形體之重發骨節危事如山已傾始或醒昧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冗若木偶昏如角醉嘆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礦石又愈矣凡有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石不可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矣不效神爲聰明正直不加崇於君子焉崇為文檄（一作）而逐之曰癘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專祿擁威借勢行機上弄國權下戮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如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美貌之色媚于君側巧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爲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四

呂文塑　文

星之臣（蝕一作）食于紫宸篇瑞禍起帝序家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見災幸父聞禍樂成害善冒貴忍拈貪禁天未降刑尚或竊生亦宜癘之癘乎癘乎亦目不盲亦耳不聾如向來之所陳矣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肆兇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工癘乎癘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逆亦于帝聽

譴瘧鬼文　秦少游

邪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而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泝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縮蜷蜷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禳大來畢方然毒回祿嗣災歸外渴中已復與欲挾斗杓東酌渤澥酌以注嗌未足為快俎酉蠡戊洪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杖石精芽假於洞房莪杖而祭五鬼物其服甌形朱冊其婆運斤赦

蓍聚劍生鉦揮以火箭跳踉而進曰嘻良若惟子告乎李道名山把掩風雷與斗爭威吏其雪鬼使若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為慕忿怒候閒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賓是師跡號是友甲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介倫不指群於禁戒恐滅離手交親指識俳笑十九而子岸然極不為醜我為歸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而若失所以對若殺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將其式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倚漫不復省督厥之前漢縮徒庭叩宮流徵而瑣若非知昔以為未然乃今信之塞吾妙益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蒸于茲有年披取氛霧乃覩青天棼然故縣一夕乘捐飲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餐馬有副車有貳人所同好吾亦弗避久官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接琴自慰風埃藍縷見七所羞人所共

二

棄吾亦弗求好惡我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餘縱緯卑宋陰陽何獨迷繆自喪厥光依憑草木為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哇而不答悔昔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古詩

譴瘧鬼　韓愈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泄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昧於前徽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覥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畿呼吸明月

光手搗美謇推偉集隨九歌歟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咄汝去莫遲

謝瘧鬼　東子高

皇天分四時寒暑代翕張折膠與流金民生以為常伊坎離何神為帝司一方如何縱尊鬼乘時恣陰陽雖肝四五輩縱東西跳踉詭似各有名為人作炎涼或燔以炬火或吹以觱篥初禁如立壟俄赫如探湯於湖以安屋邪得在一床關伯追責汝左右紛冠幘須臾冬春發可留無休歎汗乘水炭丼我腸拂欝不自聊以疾未渠央非封才所及頤已墓新袴猶性一物無況何甚羌事熟謝瘧鬼女許誠未安汝利在性地驟見焉足貴我負意歲間偶汝來被迫汝宜亦問脂非類啖梁子美雖老瘦屐廚事新糲粱飲苦跡白樂更臭骨身病易語言出尚多謗傷吾將投此詩以詒新詩首詩以祭汝歸自可捐粮資送於汝足此外何所望汝此等不勉急急去我舍

詩話　讀詩愈瘧

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漁隱叢話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以鄭虔其或病瘧子美令取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已矣此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有求食於嘔泄之間哉觀子美有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飫饜鮮粃則足災也杜陵正自不免

癭疾

群書要語

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　嵇叔夜養生論

事詩

癭木杉栝柏瘤劉蔣來　陸龜蒙

古今事實

號智囊

樗里癭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發憤生癭

魏賈逵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自啓願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志恐其不活教謝主簿曰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

以瓢繫狗頸

晉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瓢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割瘤即死

南史宋齡石傳蔣氏頸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安頸祖

神宗嘗夢入太學有傀儡以金填字曰宰相嗣安卿諸而求之乃大學生也　蔡聖顧之曰此真宰相也於是王安禮為相頸有瘤曰瘤自生布衣至宰相　談叢

古今文集

古詩

汝癭和王仲儀　王介甫

汝水出山險汝民多病癭或如鳥嗉滿或若猿嗛並女憖髙龕

褋男大闊裁領飲水擬注壺吐詞佯宥㮣㯗里既已閭杜預亦不幸秦人號智囊莫敎拘頸闊腿常拄頤徐行安及腰秖欲仰問天無由俯窺井挾帶歲月深冒犯風霜冷歡惡雖自知割剖旦難肯不惟若把鏡仍亦愁弄影内察煩羊齧外砭駭針穎在木曰楠瘤剜之可曰㽞此誠無所用既有何能屏臃腫弼元首臃腫異顱頂難將面目施可與胞胎逞賢者臨汝守甘德調金鼎斯祗俗雖醜辛教今日偷整風土恐隨路異昏昏要省僕欲覲慈顏名誠不難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八

建安祝穆和父編

神鬼部

神廟 生祠 家廟附

羣書要語

有以測此盟明神亟之。成十二 繖子忘之鬼神其忘諸乎 定元 叢祠 頻注叢謂草之本蔚也 陳勝傳

詩句

廟令老人識神意手持杯珓導我擲 韓退之謁南嶽廟 沙晞有朝青林合 韓渾

古今事實

五方神現

武王代紂都洛邑天大雨雪十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無廢禮焉 太公陰謀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爲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爲国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爲祥鑄銅象之 晉五行志

爲窮神會

京師百司胥史每至秋以醵錢爲賽神會往二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亦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其驗事之極熱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許叙以外 以下係佛

虔州鎮武昌引戴洋問病候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至明年而薨本傳

神占郡廳

梁蔡撙爲吳興守郡有項羽廟甚靈於郡听事爲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以牛祀祭而避居他室撙至著履登听事常閉室中有此声撙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听事何也因遷之

焚蔣帝廟

梁武帝以京師旱甚禱於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是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而驟雨如注臺中宫殿皆震動帝懼自此畏信備法駕到廟脩謁曹景宗

毀廬山廟

蕭劭爲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悲諫不從夜有人叩閤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遂及流左傳以續之兒欲淩劭三而劭湛然兒返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兒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商芸小說

宿薄后廟

牛僧孺落第歸宛葉間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夜月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皆衣閣人曰有客有客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至大殿謁以故禮拜于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辱至行役無苦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又顧一人曰此元帝王嬙如前拜各就坐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太后顧曰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即肅拜如后禮退一人曰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如復拜既畢太后命進饌具酒各賦詩別有善笛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此石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妃綠珠皆辭不可及乱太后又曰太真先朝貴妃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牛秀才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郎旋失使人行少時天始明余却望有廬荒毀不可入竟不知其如何僧孺自作周秦行記

毀淫祠

唐狄仁傑爲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脩江瀆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宇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視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壯觀甲天下聞見錄

收其施利

張誠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有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時王荆公秉政主謀言欲下有差南京高辛廟絕少祈祭縣吏抑勒僧錄十千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与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大駭賣廟事尋罷倦遊錄

術致廟梁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

鬭乃令縣於剪髮婦手搏者騶戲對於廳前天欲舊居中數十
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劇采然後觀
手搏衆欣然越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雜戲皆此類說聞

古今生祠 以下係生祠

石奮為齊相邦人慕其家行則有石相之祠欒布嘗守燕郡燕
人服其廉則有欒公之社以至荀勗之遺愛童恢之異政甘寧
之狂獄變空王之削呼群益杜軫之尊尚風化皆立生祠

民立生祠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民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
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父生祠

當立家廟 以下係家廟

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劾太宗為立廟
媿之

家廟影帳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順如時劉記伯祖
毋指其為誰今則無從識者抱笏者頭曰福郎家人傳云畫工
呼使婢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
亦畫侍者二人大曰楚安小曰養娘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
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哉偶然爾 劉氏讀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
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
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
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祀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
而不宗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海之東南海道八
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
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
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
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
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
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
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
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
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
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
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
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弭棹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
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
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蜿蜿蜒蜒來
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
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
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
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
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
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

身為師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於屬州負逋之緡錢千有八萬米八萬八千斛獄訟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廪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憚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福我家邦推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當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上有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於上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天下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辭其末曰

土木其形猶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甘猶窮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煩煩酒牲甚微神之聚也敢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閩東徇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覡以祈謁要擬蓋黯衣襤褸瀝觴擷拜而前纖然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所饗而答者寡乃識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檜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鳳麟峻出衆峯三實性空動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及乎余之敬詞之懼瀆乎神之聽且神視果高而聽卑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必巫乎余言無妄乎爲妄言者之箴

亳州聖水狀　李德裕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病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疾之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而取者益之他水必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絶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時有聖火亦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絶妖源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陸務觀

漢將軍紀侯以死脱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傳弗載也維　宋十一葉　天子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江淮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庇其邦之人禱祈祓會昭答如響紹興之間虜比入寇金鼓之声震于江滸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歸雖虜畏　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所以王事至於流徙散野其民婦嬰而居如弗聞疫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二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修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　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宇寓肅然釆軍來歸於是呂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白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亡雖力焉爲書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此碑以知所以事神爲神者歲六月癸未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陸務觀

夫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也斯人之生食於田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未也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有祭祀中霤之類是也況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爲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險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之水滙爲大澤溺漩澓散出没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蒸爲瘴毒鬰爲疫延蔓迍瘥往往大暑嚴寒以道路亭傳爲病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恃具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北隅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誑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

淵渠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余為記其曰幽顯
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
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必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擷澗溪之
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雖豐碩肥腯以求福也得無
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勸君亦以自勸又因以勸邑人八月一日
山陰陸某記

古詩

王華宮　杜甫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
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
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黃牛峽祠　歐陽永叔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
薄溪聲賽巫覡歲為送迎神盍航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
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
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
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滯客舟
東坡云嘗聞之於公言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
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
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方拜時廟像為起既出門見一馬
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亦貶
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
所見予為縣令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
大驚乃留詩廟中蓋私識其事也

迎神　李建勳

擂鼙鼓吹簫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滿奠椒漿
齊獻揖陰風窣窣吹紙錢巫賤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為豐年
莫教賽祀虧常筵

迎神　司空文明

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
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
江浪起神歟降兮我獨知目成再拜為傳詞

送神　司空文明

神之去迴風嫋嫋雲容與桂棹蘭旗不復陳蒼山綠水暮愁人

賽神曲　陸務觀

叢祠千歲臨江渚拜跪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即雨人意所
向神輒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嗚嗚歌吹坎坎
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盤牲肥豚再拜獻神神不違晚來
人散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律詩

三閭大夫廟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謁昇仙太子廟　鄭畋

在昔靈王子吹笙溯洛濱六宮攀不住三島互相招土國原陵
古賓天歲月遙無蹊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栱彩
翠翁鑾駕曉珮直鶯鳥飲杳珠錦青蕪寶琳宮阿母朝氣異
仙女侍天馬吏兵鷗湘妓紅綵愁秦郎白雀翔西城邀絳約蕭
浦命嬌嬈勾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朧天珠貢紫蕊赤帝王生苗
鶴取爭銜箭鸞妃各獻蜩秋從星渚流丹就日宮燒物外花常
滿人間棗自凋幾自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經天漢伊瀾入
海潮何踪侍直吹使我佩環飄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欻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野廟　吳融

古原荒廟掩莓苔何處喧喧鼓笛來日暮鳥歸人散盡野風吹起紙錢灰

題烏江霸王廟　李山甫

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

木居士廟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題木居士廟　羅隱

烏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應水物長爲主未必浮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誰馨南朝還信無因賦牢落祠前水氣腥

蜀先主廟　杜甫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童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謁文宣王廟　羅隱

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蕭牆堆瓦礫三間茅殿走狐狸雨霖狀似悲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儻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受棲遲

詩話

三閭廟詩

三閭大夫屈平字靈均汨羅沉沙之處在岳州境內正廟以漁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裨將軍將志其姓名題一絕云苔蘚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　青瑣後集

雙廟詩

荆公題雙廟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又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窗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託意其中矣

掛紙竹生

寇萊公歿於雷州歸葬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掛紙爲祭祭之後生筍成林民以爲神因立公祠目其竹曰相公竹李誠之有詩曰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爲英賢著獨深竹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澠水燕談

雜著

張文定生祠記　係生祠　蘇明允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張公方平至蜀之日歸屯軍撤守備明年正月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蘇洵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何事於斯雖然於我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

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思之於心也因由此觀之像亦不爲无助也簡無以𣗳遂爲之記

文潞公家廟碑 懍家廟　司馬君實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𡨋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礼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頹教隳廟制遂絕　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　仁宗皇帝閔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臣當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下儒臣礼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太保以上立三廟詔如其請公卿无肯倡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

鬼

群書要語

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〻之言歸也𢡖也 說文 子不語怪力乱神 語 屈原国殤云身既死神以靈子魂魄分爲鬼雄〻無主之鬼謂之殤謂死於国事者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傑也 貨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自淫厲 左 精神所形各歸其真謂之鬼 列 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罔兩土之怪爲羵羊火之怪爲宋无忌 博物志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山鬼 烏无声兮山寂〻夜正長兮風淅〻魂魄結兮天沉〻鬼神聚兮雲冪〻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李華弔古戰場文

詩句

山鬼吹灯滅 杜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声啾〻 杜

古今事實

夢伯有

鄭人相驚以伯有 詩 鄭人殺伯有其鬼至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国人益懼其弃之三月壬寅公孫段卒国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子良止伯有子也 以撫之乃止 昭七

無鬼論

阮瞻素執无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无即僕便是鬼於是変爲異形須臾消滅

不信鬼

晉阮脩字宣子善清談論若以人死有鬼脩独以爲无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見土中人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无所言如此非一又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夢此人來謝

家中談易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

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旨致深邃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實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无玄學自此談玄殊進

因鬼殺子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譙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无若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扶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于市欲遇而刺之明旦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逆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 呂覽

正能辟邪

宋徐孝先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寮皆携家屬居省年代久遠多有鬼恠每夜昏之時無故有声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閉見者多死之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鬼之董狐

干寶兄常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本傳

見恠不恠

魏元忠公正寛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猿爲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閔我無人爲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飢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鵂鶹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從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從堂中乎群女乃復擡於床至舊所公曰能從吾床至街市乎群女曰拜而去曰此寛厚長者可同常人觀之哉 見異錄

鬼手入窓

少保馮公京少時館僧舍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滿蘸雄黃水大書花字忽然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汝公不聽而寢有頃聲甚衆哀懇公不應將曉哀鳴而去益不能無恐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縮而去 夷堅志

雜著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声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声與形安有氣曰鬼無声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声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声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声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声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恠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声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声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声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声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声與形者物恠是也故其作而見於民也無常故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戴氏廣異記序　顧況

予嘗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梓抗為黃熊彭生為大豕萇弘為碧㫖女為皋牛哀為虎黃母為黿君子為鶴小人為蟲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墓十載却活嬴諜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相冢墓白澤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漢之開華以溝祥音開寶碣形鑄鼎禹鼎玉牒石記五岳九疇說者為然故漢武帝紀首重祠之事夜半前席志催之以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橫之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異其中神異稀君之真誥洞冥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義陽之著述異記之作賛亂阜所通邈時所記吾天與陽夷商越西京注引古今記梁陳溪瀛之盛弘之陳道略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　國朝有梁吏部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與郄戴君孚幽求最深去過之賦若愚之後雖為晉侯財遂為美隨士世濟文雅不以其名宦德初天下兵亂況始與同登乙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十卷蓋十萬餘言雖景命不融而鑽測之賾固可輔於神明矣二子戴飛濮州臨洮縣前尉以見況行而叙之

顧況集

或問朱子曰世人多有見鬼神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人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便為祟因為人放爆杖於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卻被小鬼污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語錄

氣未消亡

或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先生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大許地祇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則是引得其氣來不成無子孫底其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不生不滅底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謂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太原之後晉人祭之祭那先了此因來理合祭他所在有其間他不當祭之合如此此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且當祭不祭但其心也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是有子孫底只有感格其無子孫者其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魂魄魂散如此氣又未嘗散也先生曰亦祭句芒史記云以其理合當祭亦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人曉也所以明道答人問鬼神云要與賢說無何故理會人說有則又與賢說只又來問某討此要人自看得說只

讀錄到家集朱語錄

許諾

燈檠精

宋潘為司漫巡檢遊人道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似迷雁宿風漂背西隴兩逐滅起趨就獲之乃本東方人家鏡身於武城郎今却執光上

國喪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佯爲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潜往觀焉因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檠焚之（[illegible]）

廣異記

神座有狐

景德中郴州有神祠相傳神親享盃盤蓋神座下有穴藏群狐狐自穴出享肴醴王嗣宗得其實縱火焚穴擒殺群狐撤廟祝背脊絕初公在長安極蹤种山人放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郴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但輸王大守聖朝方信有英雄（涑水燕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九

建安祝穆和父編

今喪事部

國哀

群書要語

天子死曰崩（[illegible]）告喪曰天王登假（[illegible]）之王曰帝（[illegible]）其死登假三年而形遯（[illegible]）遠遊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朱氏注曰霞與遐同猶曰遠遊云爾由禮告喪之辭乃又借以爲死之美稱莊子作登假亦此例但此篇注皆以解爲[illegible]之義[illegible]爲格而訓至焉則非[illegible]周書曰謚者行之跡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illegible]）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illegible]）千歲厭世而去[illegible]于帝鄉（[illegible]）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illegible]爲者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illegible]）禹而天下不亂孟康曰晏駕者若天子未坐朝事[illegible]也（漢書）

古今事實

鼎湖登龍

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封禪志）

如喪考妣

舜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書舜典）

降割我家

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也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嬛嬛在疚

閔予小子嗣王謀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未堪家難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病既彌留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沒於祇宮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注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獲沒謂免篡弒

即位而哭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尸蟲出戶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立公子無詭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

祖龍死

秦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水神也杀以水德始皇自以水德故其水神自相告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車載鮑魚

秦始皇崩於沙丘李斯以上崩在外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轀車臭詔從官令車載鮑魚一石亂其臭

謚以節貌

順帝朝有希冀梁冀共作飛章虛誣李固罪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冀因名德更奏前事遂誅之

女簪白花

晉杜后咸康七年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帝持心喪

仁廟聖誕乃李宸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慝時上幼章獻母爲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揭

太后病葬 上聞疾揚府詔其事 上大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於是持心喪 孫公談圃

雜著

卞太后誄　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全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神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万機兼才備藝兒納谷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觀潛明内察及踐大位母養万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逹皇恩怵勞熙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闈心照万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飢臨樂勿歡去書即倫瞻世作顯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咸奉百靈高天踏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蘋蘩二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蒙祐曰大何閤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瘳貢命有終神食其言遺誥在我承諱東藩擗踊郊畔瀁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遽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烟巡省階塗髣髴幃幄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殊觀都游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與揮淚雨集徘徊輾轉號咷靡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齊敬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景安陵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 詔太尉某使副于行宮禮也羣帝銜哀玄堂啓扉嗣徽三獻疑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哀銜恤延首思鑾轡而撫心痛椒塗之先鄭哀長信之莫臨自隔兩起時無二辰也 詔勒史臣言允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遊胄神龍逆命作嬪大漢開基推淑聖哲守克令清漢表靈曾瑞泐瀆發祥定徵辟徹首光登光華沼沚岳耀中谷發始紛纓教先穠蒸睿問川流神襟開朗先徽韶光長方被于在宋賢哲潛興我懷史弘式陳詩篆義厚下曰任姒惟伊智于亂助我以教周式思媚諸姬助我敷則化自公宮達莅南國軒瞻在星也 懷光素舒符德閨于不祚慈訓早違方年中繞婉袖齊休家節貫寂冥淵淡清湘殞歸嗚呼哀哉帝迁因命式規茂俊紀遂斜臨念儀內缺安懋被鈿藏洼金穴瑶璜蘭被揥敝照嗚呼哀哉思撫和告被服贊長往崇嚴遠闡未命長夜繡帳之網終兮神京之迴繩隙會稚之不從兮遵剡龍以同哀嗚呼哀哉陳與敬於庙殿兮映與蹊於松楸墜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鑑光辭於洄執兮悲龍帷於造冊翅埂寂其巳暮兮東川淮而下流嗚呼哀哉稽閟宮之遠烈兮問續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寅象之罔極兮託形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冊　梁王筠

聖轄義我翻騑躅步羽翹前驅雲被北儀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副德之佚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銘旌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昕哲曆明昊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

脩禊事兮友率田獵設兮威有極德惠知彝聖語暢流略包舉藝文
揄設緗素輝煥兮費騰籌充積衛畢區分雕河間刊正音揚芬
雲物告徵授沖纂[illegible]皇儲[illegible]山頹朽壞滅儀上賓梧宮長往
具僚無陰翊承兮[illegible]而涕呼哀哉當宁[illegible]問[illegible]祁紀御容衛從[illegible]
青華亦絕書幌兮張設[illegible]罷[illegible][illegible]錦[illegible][illegible]嗚呼哀哉
簡辰請日設合鼎翠蓋與風兮[illegible]獻歲[illegible]於齊川文物增明
昔遊有水賓從無賴兮歸郊郭徒御翊翊[illegible]以京[illegible]昔爵闕以
遠徂輔畫陌而徐岡[illegible]馳道而謂劇從國都而不致覆脩阪之
威夷飛平原之悠緬輟蹄足以踐蹤擾慢嘶而流泫嗚呼哀哉
混古今於萬祀[illegible]於大日雖[illegible]之森[illegible]乃莫林之蕭瑟
與[illegible]而後發[illegible]有來而逝矢誼天地其無心還求諸於哀順
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孝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
大內太極殿之西階[illegible]五月[illegible]庚申遷座於景陵禮也玉
衛南指金波[illegible]哀[illegible]其緒幕柳宮龍動竹
池曳驛北[illegible]而[illegible]西望[illegible]孝子嗣皇帝仰攀
[illegible]無[illegible]不返而餘天仙伏徐進宸儀
[illegible]降[illegible]於[illegible]前功於[illegible]冊貞詞曰
[illegible]元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illegible]繼
[illegible]朗[illegible]其大[illegible]司援左契武烈[illegible]數文明下濟
[illegible]不[illegible]親[illegible]封[illegible]承[illegible]黃屋主[illegible]青宮
[illegible]據[illegible]轉[illegible]付[illegible]太母侍養[illegible]臨寶位
拾[illegible]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明明出震[illegible]承乾
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illegible]學[illegible]幽[illegible]動[illegible]霞鮮
所持者[illegible]者[illegible]刑[illegible]不延[illegible]迎日[illegible]祈年

深謁宗廟[illegible]昊天天[illegible]神聖日[illegible]名[illegible]加寶曆一定
[illegible]人[illegible]名[illegible]聽[illegible]邪[illegible]指[illegible]修貢[illegible]羽遂[illegible]
河色[illegible]山[illegible]告[illegible]敗[illegible]甘[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威之[illegible]政之盛[illegible]風[illegible]新上當[illegible]
趙[illegible]宅[illegible]聽命[illegible]去兵[illegible]有[illegible]金陵[illegible]清
狐鳴[illegible]聚[illegible]就[illegible]殺歸於好生
慨然不識蕩蕩難名[illegible]道[illegible]博夫[illegible]咸若
謂[illegible]燭[illegible]以[illegible]東[illegible]台[illegible]太尊
[illegible]將登[illegible]張五刃已[illegible]不來王
天下清靜朝廷樂康會[illegible]以高[illegible]龍[illegible]廣場[illegible]
無[illegible]俗皆[illegible]書[illegible]人自[illegible]皇日出入[illegible]極雲
飛[illegible]語[illegible]年之可
豈凡[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于[illegible]其[illegible]無[illegible]人[illegible]於[illegible]山帝子已[illegible]於[illegible]哀哉
披靈[illegible]如在[illegible]仙[illegible]去[illegible]遺[illegible]海以[illegible]而遠遊
桂華[illegible]高[illegible]寂[illegible]深宮[illegible]至[illegible]長川而
而不[illegible]呼哀哉[illegible]前列[illegible]五[illegible]金振
而曉[illegible]出朱[illegible]門[illegible]野[illegible]日月去
復去[illegible]降[illegible]悲[illegible]臨[illegible]九[illegible]呼哀哉[illegible]作豐
山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illegible]封馬[illegible]龍[illegible]舞
有[illegible]會[illegible]朝[illegible]以[illegible]入[illegible]以開[illegible]陵
植[illegible]禾[illegible]生[illegible]已[illegible]宮而深閉[illegible]以[illegible]與
[illegible]於[illegible]悲於九閽嗚呼哀哉[illegible]乾健不息[illegible]
皆[illegible]於[illegible]人自[illegible]帝力[illegible]高代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動[illegible]復
玄[illegible]以長存[illegible]而罔極嗚呼哀哉

介潘魏氏輯編見　真宗時公卿大夫以疑國喪稱袝在漢書諡
大臣同要職宜有慶弔往在南郊事　神宗諱見蘇尚書作本
路發運使吳充當慰勞論　仍與商論竟復中輟乃知前代禮
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疏漏也因録之施行則禮書以次以
大行皇帝奄棄萬邦天下臣子與同號慕昔同華誠俱受異恩
攀號靡及以無緣望天顏而求訣方纏悲綿更奏台函推恫之誠
使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天澤如春
普被成頌於九有先在眼臨之下得同歡抃之心侍郎久滞外
藩已成美政稱朝廷微於前能惠需如治於新恩未果馳誠先
義飛翰感慇忻慰無以喻言台批對疏

布四脚帛也

司馬溫公云　古者副首有巾以故事折巨布四脚加冠於
是時莫識其制以帕而冪有後六後為四脚其後鄭教夫議續
事始云三代皆以布為冠　周武帝裁為四脚名以幞頭馬
周謂軍謁所用蓋古四脚幞頭之遺製則遇冥則裁其脚如
唐制　英宗崩天以翦頭為幞頭可逐用其制爲喪之服
以今添紀幞頭未能識脚而布製之則幞後遮而不可加冠壞
之而冠幞頭之炎自秦道始也不得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
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以禮為服[illegible]

太上皇升遐慰　皇帝表　周必大

天心難測[illegible]存疑而追悔而喪其如中謝臣竊以慈戚哀
圖之奉安駿馭[illegible]成龍胡以斷恭捧而不釋
聖神悲痛以何其共惟　陛下孝通神明昉侍寢居大舜終身
之慕每竭誠心有若三年之戚方際鍾養遽致誤極哀恫
顧兌御恤之情毋變宗廢之礼臣退休田里叨前宮庭臣無任

孝宗登遐慰　皇帝表

聖君侍膳万伸永命之新天父登遐忽下遺音之詔痛結群哀
之逮哀纏率土之濱中謝恭以　尊号德洽民心仁根天性陛
帝位二十八載高蹈勤勤至寢門一日三朝久聞隆養長福共期
於壽考扶服於孫以殺[illegible]歲於惟明惟聞未命乘白雲於帝
所悦昉古遂有弓劍以空存睨羨牆而猶見共惟　陛下睿思
聞極孝慕哀衷問安慟以色憂不能任復窀穸除而思過哀故
弗言顧揉紀志之圖少抑孝明之戚臣忝在郡縣遐在海瑞驚
奉諱音徒結攀號之懷望燃官府莫伸奔聞之誠

寧宗升遐慰　皇帝表　趙汝談

皇考弗出降此鞠凶黎民何辜罹此荼毒中謝伏以大行皇
帝恍慮光東踰三十年仁恕出乎人心恭儉根於大性治淨毛
作神明之德能消臣連若景永除宿奸如棄宗社祚十朝
羽翼孝恭方丕闊乃止震動共惟　陛下哉自藩邸入承宗祧
孝有之同於深付託之器重孝思方切悲喪奚任然而總衣于庭
群公既皆所命乱人而罪白所以奚敢不哀少抑之情以業

寧宗升遐慰　皇太后表　趙汝談

顯考陟遐宸極登遐群方哀號万國號絶中謝共惟　太皇太
后陛下陰以合德同心勤相歷年顧成久要臨黑眼撫號
割悲摧心哉弓劍之思勉副攀惟之託

皇太后升遐慰　皇帝表　周必大

慈帷晝掩哀訃更聞凡思持載之功事抱昊陽之痛中謝共惟
陛下事親及礼侍膳雅誠以承八母之歡徽音遽遠遐邇同示
之孝追慕何窮振前慟號之悲少副普天之望

皇太后升遐慰　皇帝表　周必大

哀結宸衷刻慈潭中謝遠知睟穆止切哀惆中謝共惟　陛下壯
本自天行皆古今世漢文景孝長昏无解帶之安[illegible]好生[illegible]

稺耆宥之祭既勤撫德可謂寧親恢閭厚地之傾莫睎彼蒼之
莫遡畀過變毋致過哀上以符 慈寧治命之言下以副黎庶
誠心之懇
壽仁太上皇后上仙慰 皇帝表 周必大
災纏長樂悲動霄衷中慰伏以 尊号涉覲俗祚河洲如詠動
宮歸道筵育聖躬共惟 陛下欽念毋儀倫敦誠孝宮行自行
三載之制天下咸諭一人之心顧寄罔極之哀永御无疆之曆
臣限以退伏田里不獲奔赴宮闈臣无任
皇后上仙慰 皇帝表 周必大
壯輪帷雖深嚴儀陳載奄傾淵衷感惻中慰伏以 大行皇
后天姿秀令地望高華父母婦順之共正符坤寧之助翕從
先上宣道由 聞共惟 陛下孝切先慈思隆儷極篤聖情之易
感哉天數之難移願寬尊孝之思垂副合生之望臣退居田里

限迫宮庭臣无任
孝宗攢宮發引慰 皇帝表
舜三年之喪倏臨襄奉商內極之殯遽啟昏黄奔痛結熏衣悲纏
率土中慰共惟 太上皇帝陛下孝思罔極哀礼无違念恭默
非言之志於天下繼齊踐躬於自不廢於宮中顧紆逆慕之
深吞怨送終之典臣勉官疎遠奉板奮攀莫伸同軌之駿奔徒
陷老駟之涕泗
顯仁太后發引慰 皇帝表 周必大
陟彼岵兮爰卜青烏之吉維其時矣遽畢靈輦之行視道途遥
遠慟儀從中慰共惟 陛下德鍾天性道冠人倫粤行素奈之
謠宋初義之誠親喪固所自盡也內不發於三年之聖德何
加於孝乎外已形於四海之遠益逞長无極哀懷顧叔靈已偶於
東朝惟追哀少見於南面

同前 周必大
純循告吉龍駕即登念慈矩之長違知聖情之永慕中慰共惟
陛下高行超於今古純誠貫于神明自罹文毋之哀益顯有虞
之孝送終盡礼遣奠及期暗披緋之在庭宜拊陶之增感願副
群生之望少寬罔極之懷
寧宗發引慰 皇帝表
龍座協從既先於遠日龍輴就祖已次於近郊凡在海宇以悲摧
極乾坤之悽愴中慰共惟 陛下作民明辟執古通喪致堯之
思於羹牆而如見盡舜之孝豈富貴之解憂屆七月之有期增
九重之永慕臣輸將無補扈從有行臨表涕零寄難志於忠悉
永祧体重頗少抑於聖懷
寧宗發引慰 皇太后表
宮車上僊茲卜因山歔衛風嚴屬引載道發万方而永慕悵七

月之有期中慰共惟 陛下以毋儀之尊盡婦道之順雞鳴警
戒懷往日以增悲龍舞攀痛悲天之永訣同前
英宗掩殯慰 皇帝表 王安石
須白襗之林巳襄葬設九虞之主方考衎儀中慰共惟 陛
下徳茂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礼巳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
順安以節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預朝班
同前慰 太皇太后殿 王安石
惢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 殿下道侔坤
育仁出天成永懷案孝之隆尤積悲恫之感稍舒哀念實慰輿
情臣叨備從官限分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辨護之微勞
太皇太后掩殯慰 皇帝表 周必大
驪馭上賓祇帳久虛於長樂龜猶未詠谷衣遂閟於稽山一人
嗟慈範之違万國嘆坤儀之遠中慰共惟 陛下純誠冠古至

行積中慕親之心未嘗息焉執喪之禮可謂盡矣神靈爲之顯
相天日至於晏温用葛無麻蓋畏君之毋因山配地安　同寢
室之規仙寢既成真游莫返追懷聖善固益動於孝心俯爲邦
家當勉裁於哀慕

同前　　周必大

日月有期爰畢因山之制寢園在望共勤陟岵之瞻追懷太姒
之徽音益惻武王之達孝共惟　陛下德隆天性念極母儀既
哀戚之内深亦礼文之外盡爲之宅兆奉長樂之禕衣見于耆
龜祔　裕陵之吉壤速庭南鵞執不經悲雖上聖草〻痛長違
於慈矩然下民悃〻願勉抑於至情

寧宗掩殯慰　皇帝表

禹穴因山今陶攻卜漢陵復土大事既畢尼戴照臨至深摧咽
中慰其以　謚號皇帝休功邁出至仁如天方垂衣以致太平

延脫躧而超方乘六飛入駿尚仙馭之來歸萬歲千秋竟神遊
之永閟共惟　陛下義隆送往孝極奉先慨日月之有期俯寢
園之告備臣將拈龍送引聯闕庭運慶發祥已兆龍岡之吉節
哀順变顧儲蝶護之思

同前慰大皇太后表

橋山井返遺弓劒於軒臺茂陵初成閟衣冠於漢殿悲纏九土
哀慟六宫中慰恭以　謚號皇帝繼紹百王永休累聖華封有
請共擬祝於堯年梧野陟方乃竟成於舜葬恭惟　陛下倪天
作合儷極居尊屬將大事之襄弥劇慈懷之感臣同前願貽燕
翼之謀

太上皇帝掩攅慰　皇后牋

虞帝陟方狩已迷於梧野太公十葬役始就於櫟陽復土言遄
望雲靡及中慰切以　尊號儲精物表玩化天倪太山其頹驟

孔聖兩楹之奠祈招不作信穆王八駿之遊茲永閟於慈顏宜
有傷於中抱共惟　陛下順承靡懈定省弗違婦子熙〻尚憶
板盤之奉山川欝〻空聞娛主之歸永懷如在之靈豈曰無從
之淨伏望茂加節抑勿過憂傷惟孝道之大端初不專於哭踊
况王心鉅創尤所賴於慰寬

太皇太后掩殯慰　皇帝表

兵衛載嚴風静胥江之浪輅車已室雲深禹會之山甫周復土
之儀益重居方之感中慰伏以　謚號發祥食毀晚樂含飴獻
代賓仙棄四海九州之養因山定制妥千秋万歲之靈仙馭莫
追闕衷永慟共惟　陛下仁心内恕德教旁加稱孝孫擗哀孫
不忘继志請喪礼謹祭礼尤謹送終既永傷而永懷且如疑而
如慕伏願爲宗祐而自重順時変以安行謂葬曰藏既克襄於
大事至礼而止更節抑於餘哀

英宗祔廟慰　皇帝表　　王安石

七月而葬既克奉於寢園万世不祧遂崇成於宗廟凡居覆載
同不勝號中慰伏惟一陛下躬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
礼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弥勤於裸奠仰祈順変俯賭含
生臣符守所攖班朝莫預臣無任

同前慰　太后表　　王安石

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華於夾䆁中慰伏惟　殿
下比賢任姒膺慶蜜芊祇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
有濔陵之安唯劉至文尚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

太皇太后祔廟慰　皇帝表　　周必大

設祭以虞久駐言歸之馭祔姑而祀永綏如在之靈遍觀舜與
之成弥顯聖人之孝中慰共惟　陛下行爲世法性本生知宅
憂每越於常情制礼率遵於故事瞻文王之清廟久奉神顧

太姒之徽音茲焉登配既送終之無憾在追遠以宜寬臣無任
太皇太后附廟慰　皇帝表　周必大
纂圭來歸既講九虞之祭祔姑求閟遂參諸后之游悲動紫宸
礼嚴清廟中賀共惟　陛下誠通幽顯道述　祖宗問服承顏
事母昔同於事地謹終追遠寧親今至於寧神雖云彝訓之遵
時乃明王之孝閟宫有侐已聞升祔於姜嫄南面何為顧瞻哀
侗於虞舜
慈烈皇后祔廟慰　壽成太后牋
事嚴舁聖甫畢於山陵礼重祔姑益尊於宗廟皇陛安奉祭示
顯承中賀切以　尊號位歷四朝謀詒万世篤慈建極尚垂坤
厚之光精爽在天宜正渙章之假共惟　殿下難二中德冥三
孝誠如慕如敬獨厚送終之意以享以祀式嚴升配之儀諒因
制服之成益重視瞻之感願循國典少獲聖懷雨露既濡雖未
忘於悽愴春秋而祭尚少慰於哀思
同前慰　太上皇后牋
易名以謚備極於尊崇卒哭而虞式嚴於升祔道全敬愛孝達
幽明中賀切以　尊號天壽九齡母儀四世三十五載享榮養
於東朝億万斯年安明靈於大寶共惟　殿下適追在念思媚
有懷喪紀不忘儼愛服於九筵之次礼文是守寓敬心於宗廟
之中適歷典之載陳諒忱情之有恻顧循至理更節餘哀不顯
不承庸尽如生之事以享以祀尚寬將見之思臣無任
寧宗祔廟慰　皇帝
嚴衛反虞九筵載揆宗祊升祔万世不祧中賀共以　謚號體
德在天曆讀垂世鼎湖弓劍已迄大事之襄高廟衣冠再修崇
儀之奉昭穆以序安侑惟時共惟　陛下若稽大猷荅揚先訓
主鬯以承祭祀於昭寢游之衎假廟以致精神深明孝享之義

既右烈考載陟新宫寧親大於寧神既率先於孝治盡倫從而
尽制顧俯就於礼經少抑哀思以祢群品
同前慰　皇太后表
梓宫就殯桑主返虞宗萬世以不祧祔九廟而為穆中賀恭以
謚號恩聖有哉德合无疆翠柏留陰悲茂陵之秋夕朱櫻作薦
鬱原廟之春昔共惟　陛下尽志謹終求懷追遠悵天容之遂
隔諒聖情之難居願推礼制之宜少抑哀思之過共建皇極永
作生靈
卒哭慰　皇太后表
倦游漢難忘必世之仁天運既更奄及踰時之慕慨喪事之
即遠知聖情之難居中賀共惟　陛下德合无疆功高邃古泰
通以治錯海内於又安謹尊而光有天下而不与義雖隆於伉
儷礼當酌於權宜願錫福於含生以節哀而順变
同前慰　皇帝表
龍胡莫逮一以遠於倦游駒隙易馳十遂周於旬暑感時增疚
率土同情中賀共惟　陛下嗣服无疆繼聖有作本生知於愛
敬爰躬履於艱難率天下以為堯喪行三年之制慕終身而
見舜孝度越五帝之隆驚時朔之屢更軫哀恫之一念願副有
生之望少寬罔極之悲
孝宗小祥慰　太上皇帝表
舜御上賓嗟帝鄉之寖遠羲輪右旋驚天道之一周諒冠練之
初臨結哀而求慕中賀共惟　陛下徽思饋復退宅諒陰雖
謳歌獄訟之舉已歸於一宜餰粥斎疏之服自尽於親顧紵罔
極之哀俯就有終之制臣分符輔郡阻迹闕庭並一哭莫効於駿
奔除重徒深於哽咽
同前慰　皇帝表

繼禹道以敬承盤惟元祀躬舜喪而追慕倏換終星屬周於之
初臨諒聖情之深結中慰共惟　陛下念存夙敬哀極時思春
燕賁於詒謀服方纘於遺緒絲於承嫡穀既升新願寖抑於悲
恫冀益遵於成德臣同前

寧宗小祥慰　皇太后表

神機厭代致喪方謹於三年禮制權宜練祭姑從於易月中慰
共惟　陛下処心柔順秉德寬慈永懷伉儷之隆尤極哀恫之
感願少加於節抑以大庇於生靈

同前慰　皇帝表

儼御登真甫月輪之既望喪期有數俄歲籥之告周臣中慰恭
惟　陛下義本篤親孝深尽道雖勉從於朞練終難抑於哀情
願賁罔極之思以慰含生之望

孝宗大祥慰　太上皇帝表

儼興不返莫窮千歲之遊喪服有終倏届再朞之慕諒聖情之
追遠經時変以興悲中慰共惟　陛下慕切羹墻感深風不雖
心非黃屋已貽翼子之謀然躬御綴衣每尽喪親之道願抑霜
濡之感永膺日養之嚴臣无任

同前

蒼梧天遠倏流駟隙之光黃道星回再换龍輴之次愴寖遥於
祖武諒增慕於宸衷中慰共惟　陛下孝尽時思恩隆世嫡敬
承禹道有光三五六經之傳躬服舜喪亦既二十五月之畢願
益遵於成德用俯慰於輿情

寧宗大祥慰　皇太后表

三年之制痛方抱於烏號易月而除悵已終於素蹕念仙游之
寖邈知聖情之難居中慰共惟　陛下保佑功勤付託任重宗
社大計亦既慶於有祥世俗深悲願少寬於无益

慰　皇帝表

儼游莫返倏驚流景之遷礼典有常奄及終喪之制感時增慕
易月從權中慰共惟　陛下授神器之公承宗祧之重雖嬛又
在疚難忘人子之至情然業又萬幾當為天下之大計願少寬
於宸慮以永御於丕圖

釋服慰　皇帝表

風慘雲愁緇衣如昨日周月竟禫服從常中慰共惟　陛下誕
受丕基率循大舜昊天罔極既盡制於通喪示民有終姑權宜
而即吉惟聖政作新之始繫民情傒戴之初願抑餘悲以全達
孝

同前慰　皇太后表

鼎湖龍去雲天莫攀宮隙駒馳日月已竟奄外除而即吉酌中
制以從常中慰共惟　陛下輔佐先朝憂勤内治感今懷昔諒
深伉儷之悲順変節哀勉為宗祊之計

元正慰表　周必大

行夏時而正曆荐易歲華復春露以念親益昭聖德凡預載持
之數共懷怵惕之思中慰共惟　陛下以大孝而顯揚任姒之
徽音以至尊而度越來寶之萬行當萬國貢珍之在列嘆東朝
靈几之方新佩響舊宮莫展壽觴之礼鍾鳴漢殿暫停元會之
儀矧宵追遠之心茂對履端之序臣振將隆指不獲躬詣東上
閤門臣無任

冬至慰表　周必大

化国日舒徐行北陸聖人孝至永念東朝凡在輿情同深孺慕
中慰共惟　陛下德隆天性報厚毋慈當宮線之初添悵禕衣
之浸遠率百官而為壽尽盧輿慶之儀幸椒宅而會冬益愴
永平之故事願抑哀時之感俯安率土之心

冬至慰表　周必大

望雲氣於觀臺而騐新陽之至聽鍾声於長樂莫陳亞歳之儀上切哀恫下均感慕 中慰共惟 陛下仁篤文帝孝過有虞誦凱風聖善之詩悵六騷之永陽當化日蓄長之候視一線以增悲仰祈宸抱之少寬式副天心之來復

同前　周必大

亞歳甫臨方講漢儀之舊微音寖遠共深文母之思遙知睟穆之光正切哀恫之慕 中慰共惟 陛下道同堯舜行過湖蓁龍長樂之壽觴深悲節物望慈寧之褘帳益動孝思省寬追遠之懷庶娛晨長之序

皇太子薨慰 寧宗表　趙汝談

皇天殞秀国嗣告凶 抑揚小海之歎 帝大慈前星之掩翳凡在黔首匕不悼心 中慰共惟 陛下道冠群倫仁懷庶類哀元良之不淑側怒念以何堪金婁門當缺三朝之礼然宗廟重事當貴万世之基宜釋聖心以安宸內

皇太子薨慰 皇后箋

震宮有変不勝哀匕之驚失維城之望 中慰共惟 殿下母儀德備子育恩深惆已成遽霜露而先須追惟孝愛誠難割於至懷開擴聖心尚力扶於大計

古詩

祖龍行　韋莊老

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冤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偽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乱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律詩

太宗皇帝挽歌　王元之

下土知無極上僊安可尋机堯達衆望傳位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蓂寂寞陰何人聞殿閣塵暗九絃琴

發化無窮業先年父事期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終避東封禮遂成南狩悲金輿舊學士頭白涕漣而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飛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仁宗皇帝挽詞四首　王安石

去序三朝聖行㳂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最長年七百壽高厚哀思塞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遐凡微言絕群臣淚四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待不復未明衣

歷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邃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人牧羞見半常飛白凡寂寞暗塵浮

同軌群方至因山七日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金歌薤露哀宮中幸晚輸西去不更回

仁宗皇帝挽詞　歐陽脩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為家大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鑾質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遊遨處今日龍轜慟哭隨

都接接塞庚莊西送過苑墻會樂成龍巳去人間惟有鼎拋觴

素帳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如何不向蒼梧望雲霧昏陵洛水東

仰昔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來推燕塊

夢到鈞天

神宗皇帝挽詞　黃庭堅

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痛拳齡孫謀開二
葉天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約繫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　神
宗廟千秋　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寺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立陵忽為谷天地不藏舟何恪功無
憾幽燕業未收　嗣皇朝萬國任姒正殷周

孝宗皇帝挽章　朱熹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胡
殺何由復漢疆遂移丹極仗更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
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覲周行但憶丹墀引頻瞻黼座旁泰華
叨假寵緘素識周衰似有鹽梅契遽嗟負錫傷貳至焉安黎增
秩侍行香手疏德冊徊衡程發皇囊神心應斗轉冥令函風揚
未答隆儒厚俄聞脫屣甘此生知永已没世恨空長内難開新
主遺啼立右廂因山方掩涕去國又憐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
自量報恩端復日忍死續殘章

高宗皇帝挽詞　葉適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歲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黃屋堯年
度青山禹兆昏遺民猶望幸決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親視師續戎由子聖承命獨天知鶴吹空虛
警皇至伏自移 獻代八文夕都下相傳有新羹翔鶴之異上哀何
以繼序仍繼周詩

孝宗皇帝挽詞　葉適

儉德加文景雄謨酌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已盡三年豈乙在胡
命常持後漢權金縢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衣襟豈不人皆舊其如天意深帝王猶遇
合南北限升沉尚有登遐日將軍對賜金

御製　寧宗皇帝挽詞

我宋書開洛炎圖紀汴天年推　仁祖父爵至　紹興綿　孝
廟鴻謨永　光皇寶祚延四朝各三紀盛德洽民編
冲澹凝金粟憂勤失寶冊論餘曦巳午班仄滿方殘齊野雲生
暗卷倍日精寒刻朝從　藝祖天開會金壺
偃御制坐日龍飛百合閶五霞呈瑞彩九虎敞重閽宝輦扶斜
鶴雲部扉士班千年枝佛地今日亂天顏

莊惠皇后挽歌詞　宋庠

媯怪柔明訓泉淵保治昏別房仍宗嚴儀給水衡錢蓬疾方加
膳收神遂去仙衣裳宗尚服紀追次紛紛天
昔帝推鑽川迎升井蓋陵漢六書升墨室闕宮祠霧暗星軒
隱天秋月御稅宫山無真淵漢後闕汗期

莊獻明肅太后挽詞　宋庠

實寶至毋訓一紀御丞庶地有占外補道天仍補石餘斷星淪夕
緯羅黔去夜居吳日金陵陵方知相辭書皇太后上傷後於巾
籍中得德碑銘章
昕昊自無憚慕瞻疾有加災生織女泰魂斷濯龍車感萋浮晨
旭邊蘭咽雁霞雖曾天樂汴川未在皇家

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王安石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閑邢水窮能卷有合勤劳聖淑才難
擬休明運繼遺闕泵今獻卜翀袞正攀號
塗山女德茂享筆毋才難且美冬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裹之館
御親載出宫是最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皇太后挽詞　陳師道

德名三后並母道兩朝尊勇決高千古危疑定一言先朝還政
事隆禮改山陵哀挽西郊道雲愁晝亦昏
扶日行黃道秉雲上紫微憂勞形未命悲儉見浣衣布德開刑
網和戎戢武威要知懷惠處行路涕交揮

隆祐皇太后挽詞　　汪藻

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艱難先后戀恩及聖君深冊寶追崇
德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音
慶源由魏国奉事及宣仁盛德儀中壼私恩絕外親長秋期不
老厚夜忽無晨來歲參綠誰臨繭館春
朔漠遐征後南州倣擾時人心憂社稷天意屬讒帷擁佑千齡
主圖回万世基中興能事畢倏而帝鄉期

悼懷太子挽歌詞　　白居易

竹馬書曼歲銅龍表𢑱時求言逢變事全用小陽儀壽夭由天
命哀榮出聖慈蔡閣喪贈部曲念成夷
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伊洛咽風雪殺梁園凄凌霜
宿路旌向月翻宮燈不照事空送出都門

詩話

玉欄賞牡丹

慈聖光献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妾識者能神術使死者復生
上命試其術無効乃曰臣見　太宗与　仁宗宴臨白玉欄干
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　上知妄誕亦不深罪斥郴州蔡承禧
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謂此也

卷終